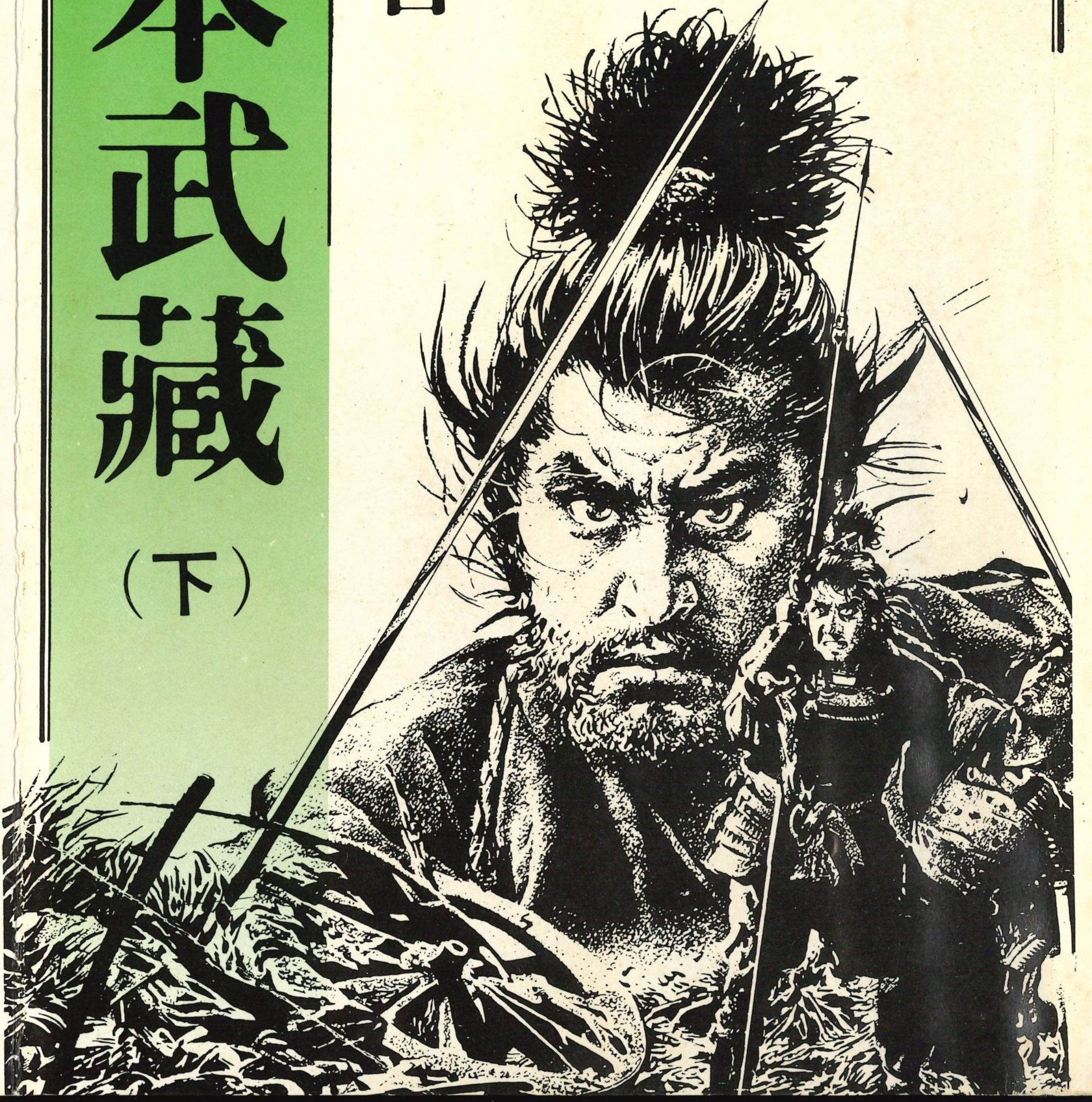
滿庭芳

決鬥者

宮本武藏

（下）



滿庭芳

決鬥者

宮本武藏

（下）

系列叢書

決鬥者

宮本武藏

（下）

張豐榮譯

滿庭芳

決鬥者

宮本武藏

目錄

譯者序

宮本武藏（壯年篇）……六三五

不動岩……六三七

月下二閃……六四七

金剛杖……六五六

南蠻武士……六六五

強暴……六七四

巨城出頭人……六八四

紅蜻蜓……六九三

廢屋慘狀……七〇三
復仇團……七一三
箭文……七二三
追悼船……七三三
山犬……七四三
大戰賭場……七五三
心猿意馬……七六三
報仇街道……七七二
後藤又兵衛……七八一
武者與劍客……七九〇
慟哭……八〇〇
網……八一〇
臨終之言……八二〇
陽物說教……八三〇
毒酒……八四〇
妻六出現……八五〇
水中計策……八六〇
出售佛像……八六九
小野次郎右衞門……八七九
江戶劍術……八八八
夢想權之助……八九八
自然法則……九〇八
要求繼嗣……九一七
春情戒……九二七
突襲……九三六
逃水……九四六
武藏野女人……九五五
狐塚……九六五
嫉妒劍……九七五
因果循環……九八五
武將之子……九九四
悲慘情侶……一〇〇三

雙劍伊織……一〇一二
收拾忍者……一〇二一
鬥雞……一〇三一
僞者墓……一〇四一
預感……一〇五〇
攜子和尚……一〇五九
二天一流……一〇六八
女體……一〇七七
八幡船……一〇八六
再會……一〇九五
劍二道……一一〇四
長島……一一一三
迎擊者……一一二二
邂逅對立……一一三一
魚心庵老人……一一四一
賭陀螺……一一五〇
木刀……一一五九
劍相……一一六八
行踪……一一七八
等待比武的人們……一一八七
小次郎敗北……一一九六
最後……一二〇五
後記……一二一四

譯者序

「宮本武藏」這部書，是日本最著名的歷史俠情小說，但是，看這本書可以由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欣賞，歷史的價值反而只是爲了鋪陳小說所不可少的時代背景，而俠情也許只是讀者在初看這本書時，所獲得的一點浮淺印象而已。

所謂「時勢造英雄」，宮本武藏所生長的時代，正是介於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兩大霸權爭逐的時代，也許只有像這樣的背景，才能使衆多的人們，拋開人道、宗教、公義、理念等種種因素，而接納宮本武藏——一個表現赤裸人性的亂世英雄。

我們不難理解原作者想藉這樣一個超凡的人物，以及他週遭的陪襯人物，所想表現的宗旨。當然，所謂「宗旨」也非定論，只是藉著這些人所交織的愛、恨、離、亂、迷、悟，讓讀者們一一去領略生命多層面的意境。

此外，更需要在此提出一個中心的理念，亦即作者數度在行文中，或明喻、或暗示，並由兩位人物——澤庵和尚闡述其理，而由宮本武藏力行實踐的「劍禪合一」的道理。這個層次的領悟，可謂「如人飲水」，有待讀者仔細去玩味了。

另外一個重點，便是我們中國人最諱莫若深的話題—「性」，在這本書中，不僅與其他或高深、或嚴整、或平實、或莞薾的主題相提並論，並且是連貫全書的重要環結之一。我們驚訝於日本民族可以用如此坦然、率眞的態度，面對這個「人之大慾」；並且巧妙地串連、鋪敍，從這裡我們又可看出日本民族對「性愛」所持的態度與觀念，與其指摘其爲放任，毋寧說是一種率性而爲的擧動，就這一點來說，他們的態度就比矯柔做作之輩來得可愛多了。

宮本武藏除了是個「以決鬪爲存活之意義」的劍客以外，在雕刻佛像方面更有其獨到之處。作者成功的塑造兼具「殺手與慈悲之手」雙重性格的宮本武藏，像這樣——外在世界猙獰冷酷、內心世界則優美平和——具有衝突性的人格，無疑是作者藉以對這個有情、無情世界所作的忠實評價與最尖銳的評擊。

中國與日本在文化上有不可分隔的關係，在這部書中，處處可以發現日本社會受中國思想薰染的痕跡；尤其在儒學、孫子兵法方面更見深鉅。但是，如衆所周知的，日本不止是一個擅於翻版的民族，且是一個勇於創新的國家。因此，儘管有人說宮本武藏是日本的關雲長，但是「決鬪者宮本武藏」與「三國演義」絕對是大異其趣。

不過，我們却意外的發現中、日文學在寫作的情愫上，有個十分雷同之處，那便是在主要人物之外，再創造一個影子人物。讀者最熟悉的「紅樓夢」中，有「賈寶玉」、「甄寶玉」，在「決鬪者宮本武藏」中，也有無二齋與無三四（即宮本武藏）。這種寫作的趣味，大概是東方文學最耐人尋味的一環吧！

一九八三、六月譯者序於台北

宮本武藏壯年篇

宮本武藏壯年篇

不動岩

一

在清澈晴朗的秋空裡，連續劃過一陣陣強勁、尖銳的聲響。

這是從突出於海面的一塊巨大岩石上，所發出的哀號。

一顆狀如蟠龍的老松樹，攀附在岩石上，樹幹上繫著一條粗繩，在十數公尺的下方吊著一塊橫木。

一個人坐在這個原始的鞦韆上，用銼子和鐵鎚在雕鑿岩石。

他所雕刻的似乎是不動明王的像，光是明王佩劍的長度就超過十尺。

雕像大約已完成八分，其背後的迦樓羅炎也大致完成了。

然而，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

脚下的紅土絕壁驟然朝內側凹進，數丈的下方便是疏林點綴的海灘。

稍一不慎，整個人便會跌落海灘，摔得粉身碎骨。

從事雕刻的人，是個蓬頭垢面，裝扮有如乞丐一般的大漢，他的眼睛放射出劍客特有的光芒。

這項危險的工作，在半年前便已展開。

從海邊到村子大約有二里的距離，每天早上，這個人便在同一時刻出現，然後一整天不停地敲擊岩石，到黃昏才回家。半年來不曾一天休息。

是的——連風雨交加的日子也不曾中斷。

這裡是一處深灣，海面上漂浮著幾座島嶼，阻礙遠望的視界，但仍然有許多船隻繞道至此，來觀看這項艱鉅的工作。

「到底這個人許了什麼樣的大願呢？」仰望這項工作的人都百思不解。

有的人把船停到海邊，以手握嘴，大聲發問，但雕刻者並不回答。

那雙手似乎從不知道休息的滋味。

仰望的人們只好認定這個人必定是執著於某種信念。

在洛北瓜生山下一乘寺村下松，與吉岡道場的七十餘名徒衆展開一場生死之鬪的武藏，在往後的三年當中，行踪不明，原來是藏居在面臨瀨戶內海的備前國邑久郡蟲明地方。

頭頂上的松林，有足音接近。

「武藏先生……」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從岩石後面露出臉來，出聲叫喊。她長得眉清目秀，膚色黝黑，相當富於野性美，而且表情生動。

「有客人來找您。今天就作到這裡吧！」

「客人？是誰？」

「是長船來的刀匠。」

「喔！」武藏點點頭。

距蟲明數里以外，有個長船村，自古以來，此地便以刀匠、劍匠世代相傳，且承襲秘傳，而聞名天下。

長船的冶鍊業，是以近忠爲遠祖，近忠之子光忠，光忠之子叫長光。

有一次，鄰村福岡的寶巖院失火，藏經樓的大門因鐵鎖卡住，而無法打開，長光聞訊趕來，一劍將鎖斬斷，從此以後，這把劍便聲名遠播。這件事又傳到宮廷裡，長光便將這把劍獻給天皇，成爲御物。

大永年間，一場洪水把長船著名的冶鍊之家完全吞沒，僅餘祐定一家。

長船冶鍊業的全盛時期，是從鎌倉幕府的中葉到天正年間，這其間名家輩出，多至千家。

祐定的名聲，從文明年間，由父子徒孫代代相傳，直到慶長年間猶存其名。

武藏之所以會到長船村造訪當代祐定，主要是由於松山主水曾告訴他：「劍客就必須有名劍相佩。」而且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

這已是兩年前的往事。

祐定看完介紹信，便對武藏說：「請給我一段時間打造該劍。」

他所謂的一段時間，竟然是到兩年後的今天，而在今天以前，武藏無時無刻不在等待。

武藏抓住粗繩，攀附而上。

在上面等他的女孩，名叫赤音，她並非蟲明村的人。

山中有一座修驗者的道場，其中一名修驗者綁架了遭船難漂流到沙灘的船夫之妻，而生下了赤音，這也是武藏道聽途說的。

赤音從十歲開始，便獨居在修驗者遺棄的道場。

這裡有一條極陡的坡道可通村落，赤音大約只須花半個時辰便可走完。

距道場一百公尺左右，是一座荒廢的「裳掛寺」，武藏就居住在寺裡。

也就是說，漂泊的劍客，和修驗者的棄兒，在此地村民的白眼中，過著形同野蠻人一般的生活。

「武藏先生……」走在前頭的赤音回頭說道。

「嗯？」

「雕像快完成了吧！」

「嗯！」

「完成之後，你就要離開這裡嗎？」

「嗯。」

「……，我又要變成孤零零一個人了。」赤音像自言自語般地細聲說道。

武藏並沒有提出要求，但赤音卻自動爲他做三餐。

「武藏先生，您要離開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讓我同行呢？」

「……」武藏沒有回答。

這時候，赤音突然雙膝跪地，以誠懇的表情，合掌說道：「求求您……」

武藏默默走過她身邊。

「這還不行嗎？」

赤音無可奈何地站起來，尾隨在後。

武藏走進毀壞的寺門。

慶長五年的關原之役，依附石田三成而敗北的宇喜多秀家逃回故鄉，在黑井山裳掛寺藏匿了近三個月。

本來宇喜多秀家是在此邑的久郡發跡的，裳掛寺便是秀家的祖父直家重建的。

秀家被捕，放逐到八丈島，裳掛寺的住持也遭放逐，此後裳掛寺便成無人的荒寺，狐狸就在此營居。

武藏就住在崩塌的本堂。

在本堂裡等候的是長船的刀匠祐定。他是個年逾六十，瘦削如白鶴般的老人。

膝前放著一把以褪色的布包裹的長劍。

武藏在他面前坐下，祐定沒有寒喧半句，開門見山地說道：「打造好了。」

然後解開布，拿出白鞘長劍。

「謝謝您！」

武藏恭敬地接下，隨即拔劍直立眼前。

武藏的目光從劍尖一直凝視到劍柄，的確與衆不同。

鵜首造型的劍尖，青鐵材，鋒利的刀刃，細緻的花紋，大大的彎度，和沉重的……。

武藏忘情地凝視，幾乎忘了時間。

祐定不發一言，怔怔地注視武藏的表情。

過了一段長久的時間，武藏才把劍納入鞘中，說道：「打造得很好，太謝謝您了。」

祐定似乎是個性情怪異之人，他沒有任何異樣的表情，冷冷說道：「若是滿意就交給你了，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請吩咐……」

「以後你與人眞劍比武時，請務必查明對手所持的劍的來歷。看看是天國或三池鍛冶，還是千手院、未一類、粟田口、吉岡一文字……等等。假如這把劍有折斷、彎曲、刀鋒受損等情形，請務必通告我。……萬一你以祐定爲你打造的這把劍比武落敗的話，也請旁觀的人將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

「好的！」

「那麼，謹祝你幸運！」

祐定沒有喝赤音端出來的茶，便起身準備離去。

走了幾步，祐定又想起什麼似的，轉頭看著送他出來的武藏。

「你在海邊雕刻的不動明王，大概快完成了吧！……」

「再一個月就完成了。」

「一個月？似乎太久了吧！」

「我已經花費了半年時間，再花一個月……」

「不！我的意思是說池田家不知能否等到你把不動明王完成。」

「怎麼說呢？」

「大約在我剛來的時候，有幾名池田家的侍從也來到蟲明，好像是來尋寶的。」

「尋寶？」

「等一下大概會有官府的人來這裡。」

祐定只丟下這句話就離開了。

二

「武藏先生！武藏先生！」赤音的喊叫聲破壞了黎明前的寂靜，也驚醒了武藏。

赤音跑進本堂，氣喘吁吁地說道：「武藏先生，官府的人來了，……你快逃吧！求求您，快逃吧！」

「找我嗎？……爲什麼官府的人一來，我就必須逃呢？」

「可是，武藏先生，您似乎是爲了懺悔贖罪才雕刻不動明王的像。……」

「我並不是爲了懺悔贖罪才刻不動明王。」

「眞的嗎？」赤音臉上閃爍著不安的神色。

「我不是犯人，雖然我殺過許多人，不過，那是在比武場上，除此之外，我沒有作過作姦犯科的事。」

「眞的嗎？」

「你眞多嘴！」

武藏穿過走廊，來到廚房，以雙手接住從懸桶流下來的冷水。

這座寺院已經荒廢得不堪居住，屋頂、天花板、地板都破舊不堪。

只有廚房經赤音收拾之後，還堪使用。

赤音一邊添材入竈，一邊仍不安地瞄著神色篤定地磨銼刀的武藏。

從寺院內傳來說話聲。

由於寺院被風吹得破落不堪，所以可從廚房一眼看見站在寺院裡的人。

那是戴陣笠的四名武士。

他們先窺了一眼本堂，然後走到裡面來。

「仔細聽著！浪人！」走在最前面的武士大聲喝道。「限你今天離開本寺，不！離開黑井山！」

聽到這項命令，武藏停止磨刀，正視對方。

「我正在海邊的岩石上刻不動明王。」

「這一點我們聽村民說過了！」備前二十五萬石池田家的目付（譯註：目付是官名，有如現在的警察。）答道。

「再過一個月就可完成，到時候我自然會離開。」

「不行！你必須立即離開！」

「我不知道你們爲什麼這麼作，不過，我並沒有妨礙任何人，請不要管我！」

「住口！你擅自闖入池田家的領地，又破壞海岬的景觀，這些都構成罪行！……不過，我們

並不追究，只要你早點離開！」

「……」武藏不予作答。

目付們以爲武藏已經承諾，所以又轉往他處去了。

赤音用碗盛粥，端出來問道：「您打算怎麼作呢？」

「不打算怎麼作！」武藏說完啜一口粥。

「您是說要離開嗎？反正我也不能繼續住在這裡，讓我跟您走吧！」

「……」武藏像往常一樣，吃了五碗粥，然後起身，赤音看到武藏在腰間繫著銼刀和鎚子的皮革帶子，不禁皺起眉頭。

武藏走向海岬。

「……」

「武藏先生，那些官府來的人還在附近，……你如果抗拒他們，恐怕事情會鬧大！」

武藏像什麼也沒聽見似的，逕自走上小路。

月下二閃

一

池田家的四位目付在黑井山附近巡視之後，便慢慢走向海岬。

這時候，傳來銼刀和鐵鎚敲打岩壁的聲音。

「怎麼回事？」

「那小子居然不聽命令，還在那裡刻不動明王。」

「可惡！」

四個兇神惡煞似的目付，一齊跑向海岬。

赤音就站在海岬邊緣，看到目付來了，便大叫道：「武藏先生，官府的人來了！……怎麼辦呢？」

武藏不動聲色地坐在凌空的橫木上，繼續雕刻。

奔馳而至的目付推開赤音。一起探頭看著武藏。

「喂！浪人！爲什麼違抗命令？快說！」其中一人大聲咆哮。

「你們也看到了，我不想擱下已經接近完成的不動明王像，請讓我繼續工作。」

「住口！你立刻停手，上來，否則……」四位目付都瞪大眼睛。「我們要砍斷繩子。」

赤音一聽到這句話，便發出驚叫聲。

武藏仍鎭定若素，只是抬頭仰望目付。

「好吧！我們眞會砍斷繩子！……還不快停手，上來！」

武藏沒有回答，只是把銼刀在岩石上定位，然後揮動鐵鎚敲打。

「可惡！浪人，難道你不怕我們砍斷繩子嗎？」

「……」

武藏任憑他們叫囂，雙手不停地敲擊，而不斷迸發出石屑和火花。

「我們要砍斷繩子了，這可是你自找的！」

赤音再度尖叫，這時候，目付的長劍已經開始砍向粗繩。

刹那間，武藏的身體便懸在不動明王右手所持的長劍上，就在這一瞬間，他的身體輕如飛燕似地，反彈躍起。

武藏站在四個目瞪口呆的目付前面，說道：「不管你們砍斷多少繩子，我還是要繼續完成。」

赤音奔向武藏身旁，大聲痛哭。

四位目付的表情，就像見了惡鬼一般。

好不容易其中一人嚥了一口口水，開口問道：「你是劍客嗎？」

「是的。」

「請問尊姓大名？」

「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四個人都睜大了眼睛。

這個以一介武士滅掉室町劍術所的劍客，聲名早已遠播日本各地。

二

「原來您是日本第一劍客。」赤音一邊替武藏添飯，一邊說道。

「我不是日本第一。」

「可是那些目付們都這麼說。」

武藏拒絕了目付們的招待，所以目付們便請赤音帶回飯菜給武藏享用。

飯桌上擺著武藏來此之後，首次出現的可口的飯菜。

「我居然不知道您是這麼偉大的人，實在抱歉。」

「赤音，你把這些東西吃完吧！」武藏說道。

「啊？……爲什麼呢？」

「劍客不接受他人招待，我只喝你作的湯就夠了。」

「可是……」赤音感到困擾。

「你也是第一次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吧！別客氣，儘量吃。」

「是！」赤音忙不迭地點頭，但並沒有立即拿起筷子。「眞的沒有關係嗎？」

「反正我不會吃，與其丟掉或任其腐爛，還不如讓你吃完。」

「是。」

桌上有黑鯛，有雞蛋，還有肉。

赤音一拿起筷子，便狼吞虎嚥地吃將起來。

「好吃嗎？」

「嗯！很好吃！」

赤音吃到一半，才發覺自己的醜態，而停下來問道：

「武藏先生！您一向吃得那麼壞，爲什麼會有一身天狗一般的功夫呢？」

「我這是我從小鍛鍊出來的。」

武藏回憶起被平田無二齋撫養的童年時代。

三餐的主食都是摻了醬汁的芋粥，大約十天才能吃一次無二齋捕來的醃狐狸肉。不過，那些野獸主要的功用還是用來剝皮，以交換米、粟、鹽、燈油、布料，杉原紙等日常用品。所以擔任剝皮任務的武藏，根本沒有吃肉的意念。

眞正回想起來，武藏根本從沒有吃過一頓好吃的飯菜。

因爲他一直過著只要能裹腹即可的流浪生涯，就這樣過了半輩子了。

「哇！眞好吃，太謝謝您了！」

赤音也是個粗食蔽衣成長的女孩子。

當赤音收拾碗筷到厨房去後，武藏便攤開紙，並開始磨墨。

自從武藏住進這個寺院，且在海岬開始雕刻不動明王之後，他也開始寫作潑墨畫。

武藏之所以開始從事繪畫，是在一乘寺下松的決鬪之後，他逃到近江，不久，便在琵琶湖畔的一所客棧結識北海友松，兩人成爲莫逆之交。

北海友松姓源名紹藝，又號如切齋或友景齋。原本在淺井長政的麾下，是六位重臣之一。他的武藝超群，也參禪，學養兼富，不是一個普通的畫者。

他自幼年時代便喜好繪畫，在京都東湖寺住持的引薦下，師事古法眼狩野元信。

元信一看到他的畫，激賞地說道：「此兒習成櫟楷之妙。」

武藏與他結識之時，友松已是古稀老翁。

武藏初見他的潑墨畫，便被畫中那脫俗的雅韻和強勁沉著的氣魄所吸引。

友松知道武藏便是毀了吉岡一門的劍客，在武藏的央求下，乃授以畫藝。

此刻，武藏畫的是枯葦湖畔的兩隻浮鴨。

他已經畫過無數張相同的畫，但都被他撕毀了，今天畫的這一張，似乎還令他滿意，他在右上角題上「寒風帶月澄如鏡」的句子。

就在此時，廚房裡傳來一陣可怕的聲響。

「赤音，怎麼啦？」

武藏一問，廚房立即傳來呻吟聲。

武藏趕往廚房一看，赤音已經倒臥在地上。

他將赤音抱起來，她的臉色已如死灰，唇角還流出血絲。

「赤音！」武藏用力搖動她的身體，但已是回生乏術。

他把赤音抱進本堂時，赤音的心跳已經停止了。

「混蛋！」武藏目含怒光，憶起池田家那四名目付的嘴臉。

原來他們獲悉武藏的眞實身份之後，並非出自誠意想邀請他到城主宅邸赴宴。

他們自知不是武藏對手，便想出這招毒計。

沒想到在武藏的好意之下，赤音卻成了犧牲品。

「赤音，請原諒我！」武藏合掌閉目。

赤音已死，武藏深刻回憶起這半年來，赤音盡心盡力照顧他的一切情景。雖然赤音是個棄兒，但絲毫沒有孤僻的性情，反而快樂、純情，而且對武藏付出純摯的戀情。

武藏帶著圓鍬來到菜圃。這是赤音所開墾的菜圃。

裳掛寺沒有墓園，姑且將赤音葬在她親手栽植的菜園裡，大概可以苦慰她的亡靈吧！

每動一鍬，武藏便在內心裡重覆著：『原諒我……』

三

時間剛過子刻（上午零時），武藏來到蟲明村。

這是個沿海而居的細長村落。

天上高掛十二夜的月亮，把附近的民家，田園及樹林輝映得有如薄墨的畫成的景緻。

武藏的左手拿著長船祐定所贈的長劍。他萬萬沒有想到剛拿到劍的隔天，便是試劍的日子。

從村子中央的阿彌陀堂右轉，走過注入海灣的小河上的橋，便可看到一座十分醒目的大宅邸，那便是莊主的房子。

沒有門，前面是一片寬廣的田野，田的中央有一條坡度稍緩的通道，延伸到石牆圍繞的庭院。

武藏進入庭院，把視綫投向主屋旁的廂房。

廂房設有檜木的大門，和寬廣的曬穀場不同，此處種有樹木。

這一定是用來招待自岡山城的官人們下榻之處。

穿過大門，可以看到精緻的小花園和燈籠。

武藏緩緩走近房門，輕輕拉開其中一扇。

月影投射到房內，裡面傳來鼾聲。

「目付……」武藏壓抑著滿腔殺氣，以平靜的聲音叫道。「宮本武藏來了，起來吧！」

四個人同時踢開被子，跳了起來。

「那個叫赤音的女孩，代替我死了。」武藏說道：「也許你們是爲了任務而不得不使用這種手段，不過，那個女孩不能白白送死，我來替她報仇！……我們來個公平比武吧！」

武藏沒有進到房內，而退到庭院等待。

四個目付迅速穿衣拿劍。既然身爲負有盛名的「西國將軍」的池田輝政手下，就不能因爲貪生怕死，而逃之夭夭。

既然用暗的手段沒有收拾掉武藏，只有以身赴死，與他決鬪了。

他們四個人從走廊跳下來，一起向著背對燈籠的武藏出劍。

他們似乎都有豐富的戰場經驗，聲勢咄咄逼人。

武藏任憑他們步步逼近，以緩慢的動作拔劍出鞘，以左拳貼額，高舉長劍。

劍身微微向右傾，武藏的上半身也以肉眼無法察覺的程度，慢慢向前傾。

當武藏的姿勢彎如貓背時，左側的目付怪叫一聲，朝武藏砍過來。

但由於他過度畏懼武藏，不敢過分逼近，所以他的刄線只微微擦過武藏身邊。

下個刹那，武藏已出劍砍落他的頭，又迅速的轉身，把長劍轉向左後方敵人的臉上。

長劍一閃，便連斬兩人。

右方，也就是原本正面相對的敵人，高舉長劍時，武藏也已舉劍至中段。

另一人慢慢繞到武藏背後，但找不出空隙突擊背靠燈籠的武藏。

武藏向左移動一步，引誘敵人出擊。

當背後的敵人猛然刺擊時，正面的敵人也滿面殺氣地撲上來，兩人的動作幾乎同時。

此時，至少可以不必理會正面的攻擊者。

武藏迅速彎下身子。

當他蹲下時，武藏讓背後的刺擊由頭上掃過。敵人的劍砍到燈籠的石笠，武藏便以近似慢動作的橫掃，砍斷其腰身。然後繼續刺擊自背後襲來的敵人的咽喉。

武藏再度以一閃之速，連殺兩人。

當莊主和數位隨從聽到庭院傳來的廝殺聲，而趕至現場時，武藏已不知去向了。

金剛杖

一

單調的槳聲在平靜如湖面的海上響著。

蹲在船頭的人，以及划船的人都保持沉默。

這艘船現在正繞過蟲明村外海的一座島嶼，正要離開瀨戶內海。

蹲在船頭的武藏凝視著遠方。

划船的人是個年邁的老者，武藏只知道這一點，並沒有仔細看他的面貌。

武藏在莊主宅邸殺死池田家的四名目付之後，便到海邊想找隻船離開這裡。當時這位老人突然出聲叫他。

「我送你一程吧！」他的態度似乎已經知道那件慘事，而且有意助他離開此地。

「謝謝！」

除了這兩句話以外，兩人便不再交談。

武藏遠眺被月光照得一片銀白的外海，腦海裡浮現出六年前的往事。

六年前，武藏漂流到伊予國外海的一座島嶼，住在島上的一間山神廟裡。正巧遇見一樁海盜要強取島上少女，作爲活貢物的事件。武藏在島民協助之下，一舉將海盜船擊沉而挽救了少女。

那位差點落入海盜手中的少女，名叫阿幸。

第二天晚上，暴風雨襲擊島上，島長和漁夫們都認爲這是因爲擊沉海盜，而觸怒了龍神的緣故。於是，又爭相建議要將阿幸供奉龍神。

當時，武藏爲了考驗自己的體能，便代替阿幸，從島上的天狗岩的突出部份，跳入波濤洶湧的大海中。

武藏遍體鱗傷地回到山神廟，靜養了十天便離開該島。

在離島的前一夜，武藏擁抱了阿幸。

阿幸在天狗岩上相送武藏搭乘小船離去，當兩人的身影都變成一個小點時，阿幸却投身到大海中。

當時的光景，不停地浮現在武藏腦海裡，使武藏心裡興起陣陣悔意。

武藏來到備前海邊，在向海突出山腰巨岩上，雕刻不動明王，雖然不是專爲阿幸而作，但在潛意識裡，也許具有弔祭亡靈的作用吧！

而現在，武藏又和六年前一樣，犧牲了一名純眞、可愛的少女。

划船的老人輕咳一聲，說道：「不動明王雕像還沒有完成，你就要離開，實在很遺憾。」

對方這麼一說，使武藏返回自我，他回過頭，從老者的言談看來，可知他不是個普通的漁夫。

「不過，仔細想想，除了寥寥可數幾位壽終正寢的高僧之外，一般人大都在死前，都還有許多餘事未了。」

「老先生，您是宇喜多秀家的人嗎？」武藏問道。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只是個漁夫罷了。」

——這個老年人說不定就是守護主君所藏匿軍費的人。

武藏突然有此預感。

因爲池田家必定是知道宇喜多秀家把一筆龐大的軍費，藏匿在某地，所以才在宇喜多秀家曾經藏身的黑井山裳掛寺和附近地帶，進行搜索的工作。

不過，武藏對這件事並不感興趣。

但是他直覺得這筆軍費如果眞是由這位老先生看守的話，那麼遲早有一天會被池田家尋獲的。

武藏任憑划船者的槳隨意向前划，而躺下來先睡個覺。

槳聲停止了。

二

「到了！」

對方說道，武藏睜開眼睛。

眼前是一片黎明前淡淡的雲朵。

起身一看，海邊有一長排漁戶，不過，都還在沉沉的睡夢中。

「這裡是……」

「這裡是方上浦，向東走越過山，就可到和氣、作州或播磨，隨便你選擇到那裡。」

武藏這才發現老人的相貌，十足是位武士的長相，不過，他還是向老人致謝。

武藏上岸後，老人並沒有表現出依依不捨的樣子，而立即掉轉船頭。

「老先生……」武藏叫道。「您認識長船刀匠祐定先生嗎？」

「我們見過面。」

「假如您有機會再和他見面的話，可否轉告他我殺了池田家目付的情形？」

「……」

「因爲我使用的劍是祐定先生剛剛打造好的新劍，麻煩告訴他，這把劍十分銳利。」

老人點點頭，說道：「我會在今年之內，到長船村告訴他這件事。」說完之後，他停頓了一下，又說道：「從這裡到二里外的西北方向是備後三郎（兒島高德）舉兵的熊山，地形和比叡山相當類似，山勢險惡、山峰平坦，過去還有一座唐招提寺的別院。現在，在山腰的地方有一個修驗道的道場。……如果你身邊帶著赤音的遺髮的話，不妨交給道場的主人。」

「道場的主人是赤音的親人嗎？」武藏問道。

但老人不置可否，兀自離去。

當太陽昇起時，武藏已站在熊山的山麓。

他仰頭一看，果然地勢與比叡山極爲類似。

這是一座山脈綿亙數里的高山，因爲被人迹罕至的密林掩蔽，所以武藏來到山麓地帶，便以爲已經進入山裡了。

他在途中喚住一位當地人，詢問那一座山是熊山。對方的表情立刻現出不安的樣子。

「你要到魔地去嗎？」

不過，從這座山的外貌看來，的確堪稱是「魔地」。

据太平記上所記載：

——兒島備後三郎高德在熊山舉兵之時，只率領少數幾位士兵。熊山的四個方向共有七條路，每一條路的地形都十分險惡，到山頂地帶才轉爲平坦，所以高德將士兵分七路，各自防守每一道路口。

圍軍方面有一位名叫石戸彥三郎的人作嚮導，他却從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入山，把圍軍帶到山頂上唐招提寺別院靈仙寺本堂的後山，而後一舉攻下。

由於在深山密林中決鬪，分不淸敵我雙方的刀槍，致使高德本人也被刺中盔甲墮馬。

現在武藏所登的熊山，可說自太平記的記載以來，便人煙稀少，七條通路也都堵塞了，所以只能尋找小徑入山，而別無他途。

他想問路，却又找不到民家可問。

如果武藏是個在城裡或鄉下的道場出身的劍客，或許會放棄入山。但武藏從十歲開始，便以山爲道場。

就像野獸是在山裡鍛鍊出本能一樣，武藏的六感也磨鍊得十分敏銳。

不久，武藏便循著一條小徑，找到昔日的修道場。

三

在如此險峻的高峯上，竟會有如此寬濶平坦的臺地，實在令人稱奇。

臺地的中央有一縷濃煙緩緩上昇。

地面上掘有爐坑，四周的碎木片堆積得比人還高，而且正熊熊燃燒。

這是修驗道所說的土壇，也是柴燈護摩的修練法。

所謂護摩修練法，是把行者本身比喻爲爐，煩惱比喻爲柴薪，以智慧之火燒盡煩惱。

正在進行修鍊的行者只有一人。

這是個身高達六尺餘，相貌魁梧的人。

他頭戴黑色的折頭巾，身穿純白的淨衣，頸戴百八玉的念珠，眼睛緊閉，手中揮動錫杖，口中喃喃唸著咒語。

音調時高時低，速度時快時慢。錫杖揮動的速度也跟著聲音的節奏而有變化。

行者的錫杖是代表法界總體、衆生覺道的智杖、所以揮舞的方式也代表不同的意義。

連揮三下是代表喚醒三界群類的蟄眠。兩次連揮六下，代表喚醒六道衆生，三次連揮九下代表喚醒九界迷情。

修驗道的修法，是用以驅逐邪魔外道、鬼魅魍魎和毒蟲猛獸，所以其動作和聲音顯得格外淒厲、猛烈。

當淒厲猛烈的動作達到最高潮的瞬間——

修行者把錫杖拋向空中，同時抓起放在脚邊的金鋼杖。然後迅速轉身。

修行者怒目圓睜，瞪視著相距十步遠的武藏。

「來者何人？是從妄執地獄來的外道？還是被修羅瞋恚的火焰焚化的畜牲？或是迷惑於飢念的餓鬼？」他一邊怒吼，一邊朝武藏逼近。

他的形像有如背負著煩惱的孽焰，想摧毀人們所有的煩惱和迷惑，並且努力克服一切困難的不動明王。

但看起來又像是意欲降伏魔鬼的憤怒之相，緊鎖雙眉，露出牙齒。

武藏感到十分迷惑。說道：「我只是個浪人武士。」

「住口！本峰是釋尊常在說法的靈地，大日覺王三世常住的聖地，豈容你這不淨之身的外人踏入。……現在，先讓你看看受法力懲罰的可怕。」

行者低身踢地，猛然襲擊而來。

金鋼杖是保護佛法的法器，其用途是擊退魔軍。

因此，學習金鋼杖的舞動方法，也是修驗道的課目之一。

用以降伏魔鬼所修鍊的本領，再加上瘋狂的攻擊，倍覺淩厲難當。

武藏以閃、躲、蹲、跳，來逃避金鋼杖的連番攻擊，但最後，他的鬥志也漸被挑起。

「奉陪了！」

武藏向後跳開六尺餘，手裏拿著祐定劍。

「惡魔，露出原形來吧！」行者的形相更爲凶惡。

儘管武藏這位行者已失去正常意識，但他仍將這場較量，認爲是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比武。

行者不停地揮舞金鋼杖，以不像發自人類咽喉的怪叫聲，連連吶喊，山谷都爲之撼動。

武藏水平捧劍，緊接著響起一陣嗡嗡聲，只見武藏把腰部降低，長劍向上一揮，金鋼杖已被砍成兩半，上半部飛騰到空中。

對這件突如其來的意外，行者似是難以相信，而茫然呆立。

他作夢也沒想到四面刻有「發心、修行、菩提、涅槃」的金鋼杖，居然會遭此浩刼。

「這……這……」行者呻吟著，雙膝撲地跪了下來。

他的眼睛流出淚水。

瞬間，呻吟聲更轉爲痛哭。

然而，行者並沒有以雙手掩面。而是仰頭望著武藏哭叫著。

武藏的背脊感到一陣戰慄。但他仍平靜地從懷中取出赤音的遺髮。

「你遺棄在蟲明村的女兒已經死了。」說完，他把頭髮放在行者的面前。

武藏認爲他無法進一步確定這個行者，是否赤音的生父，只好妄自判斷了。

但對行者而言，這件事對他似乎不關痛癢，倒是金鋼杖被斬成兩截，令他感到悲慟、絕望。

武藏走下臺地，朝山下行去。他這才領悟到：

——原來那位老先生，有意要我上山收拾這個發瘋的山僧。

南蠻武士

一

「這眞是個風格特殊的城鎭。」

一個背負著四尺長劍的年輕劍客，任憑晚風吹亂他滿頭的紅髮，信步走在人馬雜沓的沿河道路上。他的目光停留在幾位剛從洋船上岸的傳教士。

這裏是大阪城最熱鬧的地帶「天滿堀川」。

佐佐木小次郎首度來到大阪城。

他在街頭漫步之際，發現這裏的蓬勃朝氣，和其他城市大異其趣。

大阪城不愧是豐臣秀吉所建築的全日本最堅固的城市。

至今，八層的天守閣仍竚立於藍空中。

然而，馬路及運河中的盛況，却是商業社會的市民們努力的成果。

到目前爲止，小次郎所走過的城市，都是以城爲中心地帶，而以成列的武士宅邸爲輔，商家

只是點綴而已，也很少在街上看到普通市民。

只有大阪城與衆不同。

在馬路上，難得看到武士的影子，而且武士宅邸也難得一見。

沿天滿堀川而行，只有兩家諸侯的宅邸，小次郎認出其中一家是黑田家。

相反的，收藏物品的倉庫却觸目可見。

取代武士宅邸景觀的是青果店和魚市場，成排聚集在橋頭，販賣聲此起彼落。

魚市場座落的地方，叫做「靭街」。

這是在豐臣秀吉某次巡視大阪時，正好聽見魚市場的商人大叫著：「Ya Su！Ya Su！」（註：Ya Su是靭字的日語讀音）秀吉因而命令道：「矢栖（Ya Su）是太平之稱，以後就將這條街名稱爲靭。」

秀吉天正十一年五月起，雇用三萬人伕，晝夜興工，耗時三年，才築成大阪城。但他却從沒有想過此城會遭致攻陷的命運。

大阪城內外城牆的規模雄偉，與其說是爲防備敵患，不如說是秀吉在誇示大將軍家的威儀。

因此，在城外的方圓百里之地，以戒備爲由，禁止諸侯建築宅邸，却任憑商家、店舖在天滿、碼頭、天王寺、住吉、堺之津等方圓三里之地營生，甚至連道路都委託商人開築。

所以大阪城的景觀與其他城市迥然不同。

近畿、中國（此地指日本地名）、四國、九州等地的諸侯在大阪設有倉廩，以輸送領地的米穀在此進行交易。這一點，在秀吉生前便已展開。此外，又以「堺之湊」爲對外貿易的場所。末吉船、角倉船也遠航南方，從東京、安南、交趾、呂宋、東埔寨、暹羅等地，携回各種奇珍異品。

尤其是居住在大阪城的秀賴之母淀君，因篤信佛教，而不斷地建築，修膳或重建近畿內的神社、佛閣和橋樑。

秀吉所遺留下來的千枚砝碼（以黃金千枚所融成的坪鐘），在大阪城內堆積如山。

無怪乎大阪城盛極一時。

由於這裏是個自由貿易的城市，耶穌教可以在此自由傳教，所以經常可看到紅髮碧眼的外國人。

現在，從洋船裏上岸的傳教士，也信步走在街道上。

小次郎的視綫緊隨傳教士身後的洋武士而移動，這位武士腰間佩劍，與翻譯人員並肩走著。

「站住！」小次郎叫道。

翻譯人員回頭，小次郎對他說道：「我看那個人是個洋武士吧！」

「……」翻譯人員皺著眉頭，不予回答。

「我也是劍客，……請告訴他，我要和洋武士較量一番。」

小次郎目光如炬，令翻譯人員心生畏懼。

洋武士看到小次郎這種不尋常的態度，便向翻譯人員詢問發生何事。

翻譯人員答以詳情之後，洋武士微笑著回答了幾句話。

翻譯人員遲疑了一下，最後對小次郎說道：「這位歐洲的武士說，除非對方侮辱他，否則他不輕易比武。……」

二

聽到這句話，小次郎莞爾一笑。「這麼說，他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的囉？」

「不！不！不是這個意思。……他只負責保護傳教士，不會比武的。……」

小次郎不等翻譯人員把話說完，迅速上前兩步，然後朝洋武士臉上吐了口口水。

但洋武士的表情不變，只是拿出手帕，平靜地拭掉口水，然後又對翻譯人員說了幾句話。

翻譯人員困惑地點點頭，轉對小次郎說道：「明天辰時上刻，請到大阪城三之丸的玉造口，屆時會帶你到比武場所。」

「眞的嗎？」小次郎加重語氣問道。

「洋武士也和本國武士一樣，極重信譽，絕對不會違約。」

「好！……我叫巖流佐佐木小次郎，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格斯塔夫．巴利尼亞尼。」

洋武士與翻譯人員趕上傳教士，揚長而去。

小次郎目送他們的背影離去，聳聳肩說道：「這可眞有意思。」

小次郎卽是個以使自己揚名天下爲生存目的的劍客，他之所以來大阪，是因爲聽說豐臣家正在大肆招攬本領高強的浪人。

剛才他瞥見護衞傳教士上岸的洋武士，動作俐落、舉止不凡，所以才興起與他比武的念頭。

這位傳教士一定是接受招聘，而前來大阪城的。

——能在城內比武，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說不定可以在右大臣（秀賴）御前比武呢？

小次郎卽難抑想縱聲大笑的衝動，而得意地笑將起來。

這時候，有人從旁喚他，似乎是要制止他的笑聲。

相距十步之處，站著一個身穿筒袖葛袴，面貌有如猿猴的矮小男人。

「原來是猿面忍者，你跟踪我，是想趁機報仇嗎？」

「我沒有放棄復仇的念頭，不過，我的主人禁止我爲報私怨而枉送性命。……你向那位洋武士挑戰，大概還不知道他的來歷吧！」

「你是說他的功夫很高強嗎？」

「去年，我親眼看見他在堺市海邊，被一群持長矛的根來和尚重重包圍，他的本領簡直比鬼

神還利害，還數不到十秒，他就連連刺倒八人，所以他出劍的速度比我的飛鏢快得多了。……現在你所挑戰的對象，可是強中之強者了。」

所謂「根來和尚」，是指以紀州那賀郡葛城山中的根來寺爲大本營的戰鬪和尚。

根來寺是在平安朝末年，由高野山的覺鑁上人所創設。天正年間，便在各地擁有數十萬石的封地，所以其勢力堪稱強大。

山中有兩百多座僧院，住在僧院裏的和尚超過兩萬人，他們雖自名僧侶，但却蓄長髮，且擅長使刀劍、長矛、弓箭及火器。

天文十二年，槍砲首次輸入到日本的種子島，那一年，根來寺便到種子島購置槍砲。

根來和尚的好勇尚武，由此可見一斑。

豐臣秀吉在天正十三年征伐根來，採用先禮後兵的戰略，他明知會遭到頑強的抵抗，爲了使其不戰而降，便提出下列的條件。

條件是必須交出根來寺的舊封地，以及後來侵略所得的土地，合計有七十萬石。秀吉則奉送兩萬石的新封地。

但根來和尚對此條件置之不理。

因此，豐臣秀吉率十萬大軍，征伐根來。

「根來和尚與雜賀莊的一向宗門徒結爲同盟，編制成兩萬的防禦軍，以迎擊豐臣的大軍。

這是秀吉一生當中，所遭遇的最慘烈的一次戰爭。

擔任先鋒部隊的大將大和中納言秀長的軍隊，發射如傾盆大雨般的火箭，命中千國城的彈藥庫，使之爆炸，才使得國守城內的一千六百餘名敵軍棄城而逃，而挽救了戰況的不利。

豐臣大軍在攻陷根來寺之前，犧牲了八千餘名士兵。而固守根來寺的一千五百餘名精銳部隊，和四千餘名老弱婦孺也犧牲殆盡。

後來，生還的殘餘和尚，逃出高野山和雜賀，分散各地，有的被雇用爲浪人傭兵，有的則投身野伏夜盜的竊盜集團，有的則雲遊浪跡各地。

與洋武士比鬪的根來和尚，大概是受雇於堺市七大商人的浪人。由於堺市是採自治體制，不受諸侯管轄，所以爲了自衞起見，常須雇用千位以上的浪人或凶惡的僧兵。

三

「哈！哈！哈！……」小次郎聽了猿飛佐助這番話，便縱聲大笑。「猿飛佐助，你最了解我佐佐木小次郎乃是天下無敵的劍客，……如果你認爲那個洋武士是強中之強者，那麼，正好是領教我竹竿本領的最佳人選。」

「我是不希望你成爲洋劍下的犧牲品，因爲我要親自取你的性命！」

「放心！猿面忍者，我是百戰百勝的劍客，……你如果不信，可以就地見證一下，我會讓你

大開眼界的。」小次郎瞪視著佐助。

佐助迅速後退，

「眞是遺憾！……我不能親取你的性命，不過，顯而易見的，明天早上你一定會死在洋劍之下。」佐助丟下這句話，便消失於人群當中。

「一派胡言！」小次郎以響亮的聲音朝人群裏大叫道：「你以爲我是誰？我是巖流佐佐木小次郎，是天下無敵的劍客。」

這句話正好傳到停泊在碼頭的一條船上，有個人憤憤不平地罵道：「哼！什麼天下無敵！眞正天下無敵的劍客，只有我的師父宮本武藏！」

說出這些話的，是個年僅十二、三歲的少年。

武藏所收的唯一徒弟山野邊伊織，自三年前在武藏的故鄉宮本村追隨武藏出遊，但却在岡前備下的客棧，被武藏遺棄，以致於終日漫無目的地流浪。

「……那傢伙好面熟！」伊織在腦海裏努力地回想，但却想不起在那兒見過。

「請問一下……」當伊織要上岸時，有個中年的武士之妻把手搭在他肩上，她是船上乘客之一。

「什麼事？」伊織回瞪對方。

「你剛才說你師父是宮本武藏，是嗎？」

「是的，我說的，又怎樣？」

「那麼，你應該知道武藏的行踪吧！請告訴我。」

「你是誰？」

「我是個必須找到武藏的人。……請告訴我！」

「我問你是誰？」

伊織邊走，一邊在內心思忖著：

——這個女人有點奇怪。

「假如我說出來意，你會告訴我武藏在那裏嗎？」

「……」

「我是在一乘寺村下松被武藏殺死的吉岡道場發起人佐野又一郎的母親。」

「啊？」伊織仰起頭。

伊織也聽說過吉岡道場的發起人佐野又一郎，是個年僅十一歲的少年。

「我已經說出我的身份，請快告訴我吧！」又一郎的母親靜重央求道。

這時候，伊織突然像脫兎一般，向前跑了約二十步才回頭。

「嬸嬸！其實我也正在找我師父呢！是眞的，實在很抱歉。」

强暴

一

這天晚上，佐佐木小次郎借宿在與天王寺位於同一條巷中的一個純樸的武家住宅。

「是這裏嗎？」

小次郎花費了好一段時間，才找到這裏，發現竟遠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般豪華，不禁嗤之以鼻。

木村藤太夫。

此屋的主人是越前國宇板莊一乘谷淨敎寺村巖流館的佐佐木巖流的胞弟。

巖流、藤太夫兄弟是承繼近江蒲生郡佐佐木源氏的豪門後裔。

蒲生郡的木村家，是名震四方的豪族，最初是一個佐佐木源氏的黨人木村左衞門尉行定在此定居，而後才聲名大噪，早在壽永時期，隸屬源賴朝而征伐平通盛的木村源五重章，同源三成綱、同三郎後綱，都屬於這一家族。

巖流、藤太夫兄弟的父親，叫做木村彌一右衞門。

附帶一提的是，在大阪城內號稱第一美少年的秀賴侍童木村重成，即是木村彌一右衞門之妹的兒子。

木村家的長子巖流，性情狂傲，連其父親彌一右衞門對他都束手無策。當巖流十五歲離家出走之時，其父親至感到慶幸不已。

巖流投身修驗道，不久便前往越前，強佔了修驗道的修驗場，改建爲自己的宅邸，而作爲劍術道場。

小次郎就是巖流所拾回的棄兒，由其外貌卽可知道，他是由一名船夫從遇難的船上所救出的洋人嬰兒，而巖流則是由船夫手中接收小次郎。

巖流之弟藤太夫繼承木村家，現在大阪城爲官，小次郎得悉此一消息，才前來尋找。

雖然二人並無血緣關係，但對小次郎而言，木村藤太夫相當於是自己的叔叔。

出來應門的，是一位四十出頭，面貌姣好的婦人。

「我是越前一乘谷巖流館的小次郎，我想拜見叔叔。」

「喔！……」藤太夫的妻子阿端一看到小次郎異常長相，立刻表現出困惑的樣子。「很不湊巧，我家主人這個月正好在城裏值班。……」

「我不會久留，只想借住一宿。」

「是的，……可是，我家主人正好不在……」

「藤太夫大人是我佐佐木小次郎的叔叔，我在這裏住一個晚上，應該沒什麼關係。……」小次郎說著，便脫去草鞋。

他在內心忖度著：藤太夫的俸祿大概只有二、三百石吧！這間房子看起來勉強稱得上樸素而已。

這位不速之客強行進入，且是在用晚餐的時間，令阿端感到困擾，但是來者的目光，身材和態度，都令阿端感到畏懼。

——反正只是借住一宿……。

阿端如此安慰自己，然後命令隨從，向城內的丈夫告知此一消息，然後著手準備晚餐。

阿端端來晚餐，坐在僕人的座位上，小次郎傾身問道：「叔叔的俸祿是……」

一聽到是二百五十石，小次郎以不屑的口氣說道：「佐佐木源氏的後裔，豈可滿足於這一點點俸祿……」

阿端低頭不語。

「看來，叔叔是個不求長進的人。」

阿端不得不在心裏默認這句話。

木村藤太夫是個不求叱吒崢嶸的人，手無縛雞之力，只是略諳兵法，藉此討生活，值得一提的優點，只有他絕不與人結怨，是個典型的凡夫俗子。

能夠隨侍豐臣家，說起來也是因爲木村重成的母親——豐臣秀賴的乳母所薦舉的，但藤太夫對於這項工作，還遲疑了好久才決定出仕呢？

不過，對阿端而言，他是個性情溫和、體貼入微的好丈夫，這一點，令阿端感到很滿足了。他們是一對天造地設的夫妻，因爲阿端也是個十分內向的女人，連家裏的貓死了，也會哭上三天。

二

亥時（上午十時）。

小次郎在黑暗中睜開眼睛，但仍躺在床上。

「西洋劍？」小次郎喃喃說道，一邊在腦海裏回想著跟隨在傳教士後面的洋武士，其腰間所佩戴的眞劍。

「假如我乘坐的那艘船不遇難的話，現在我一定也是在我的祖國，成爲一個使用洋劍的好手。」

小次郎對於西洋劍的認識，僅止於知道它可用來刺擊而已。

在日本只聽說過田信長曾邀請葡萄牙的船長，和五位水手表演過西洋劍，到目前爲止，大概還沒有人眞正與西洋劍客交手過吧！

——我是第一個！

小次郎如此地告訴自己，突然他的身體像一把火正在熊熊燃燒一般。

比武是明天早上辰時。

無所是事地度過這段漫長的時間，對這個精力充沛的男人來說，實在頗難忍受。

沸騰的身體仰躺著，眼睛在黑暗中瞪視著，然而睡魔却久久不來。

小次郎倏地起身。

這種情況下，要平復內心的激動，只有一個方法。

揮劍或沖冷水等尋常的方法，都不足以使這巨大的身軀平靜下來。

小次郎拿起燭台，走到走廊。

他並不刻意壓低脚步聲。

來到那個房間時，一直投射在紙門上的燈火，突然熄滅了。

但小次郎沒有半點猶豫，伸手拉開紙門。

燭台的微弱燈光，再次使黑暗的室內明亮起來。

阿端睜大著充滿恐怖和畏懼的雙眼，屏息仰望著侵入者。瞠目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小次郎坐在她的枕邊，說道：「明天早上，我要和護衞傳教士的洋武士比武。」

「……」

阿端像石頭一樣，身體動彈不得，只是睜大著眼睛，以恐怖的神情注視著小次郎。

「依我看來，那個洋武士本領相當強，我必須有充沛的體力，才能和他比武。……換句話說，我必須有充份的睡眠來養精蓄銳，所以必須壓抑內心的浮躁之氣。……請允許我借你的身體一用。」

阿端注視著小次郎如炬的目光，央求道：「……你……你不可以這麼做……」阿端好不容易才說出這句話，然後閉上眼睛，似是在乞求神助一般。

「失禮了！」小次郎踢開被褥。

阿端想發出尖叫，但却被小次郎的大手掌堵住嘴巴。

小次郎以手壓住阿端的嘴，身體順勢爬到阿端身上。阿端死命掙扎著，然而她的對手是習於玷污女人的小次郎，她的雙手根本發揮不了作用。

小次郎以膝蓋輕易地撥開阿端的下肢。

當小次郎的下腹接觸到阿端的下腹時，才放開蓋在阿端嘴上的巨掌。

阿端早已失去叫喊的力氣。

她只能喘息不已，一面的嘶啞的聲音央求道：「……放了我吧！……」

「女人如果決心保守秘密的話，甚至可以把秘密帶到墳墓裏呢！」小次郎嘻皮笑臉地說道。

對於生長在平凡的鄉村之家，又嫁給平凡的丈夫，滿足於平凡生活的阿端而言，即使已經遭

到如此凶惡的暴力侵犯，但刹那間，仍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正當男人的陽物強勁地壓入體內之時，阿端腦海裏所想到的，只是今天是亡母的祭日。

阿端平日忙於縫補衣物，總是把必須唸百萬遍佛號的事，一天拖過一天。

今天遭此厄運，所能歸罪的原因，只有這件疏忽的事了。

阿端的臉上佈滿了淚水。

小次郎俯看她的淚水，却仍不放鬆地迸發出強勁的男人精力。

三

這時候，黑暗的廊下站著一個人。

他是這家的主人木村藤太夫。

藤太夫今天曾聽到翻譯人員告訴他，有位劍客在路上，向護衞傳教士的荷蘭劍客格斯塔夫。巴利尼亞公然挑戰，藤太夫聽了猶不以爲意；可是當他一聽說該劍客叫做巖流佐佐木小次郎時，大吃了一驚。

當時，藤太夫還以爲這位劍客是自己的兄長。

但是，一個時辰之後，家裏的小僮來報告他：「家裏來了一位佐佐木小次郎的客人，自稱是主人的侄兒。」

藤太夫雖不曾見過這位「侄兒」，不過，他認爲應該阻止小次郎，向他的主君秀賴所延請的傳教士的護衞挑戰，於是連夜趕回家中。

傭人們早已進入夢鄉，一向習於輕手輕脚的藤太夫，悄悄地從庭院走過，來到寢房。

他自己更衣之後，却從一牆之隔的妻子的臥房，傳來異樣的喘息聲，藤太夫以爲是妻子得了傷風。

於是來到廊下。

他從紙門縫所窺見的情景，令藤太夫顫慄憤怒。

被褥踢至一旁，妻子的兩股被大大地分開，而足踝則被一名年輕的巨漢緊緊抓住。

藤太夫目睹這一切，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藉著燭台昏暗的火光照耀下，他看見妻子的臉頰被涔涔淚水所濕濡。

這個自稱是自己侄兒的年輕大漢，正在玷辱他的妻子，對於藤太夫而言，與其說令他感到憤怒，毋寧說是令他感到困惑。

因爲藤太夫深知自己的兄長巖流，正是個性情極爲狂暴的人。

如今他的兒子突然出現，其凶惡的形態，更駕乎其兄長巖流之上。

藤太夫步履顫抖地回到寢房，拿出長矛。

但他畢竟是個不曾經歷沙場的人，只在十歲左右，學過一點使長矛的皮毛而已。

藤太夫緊抓住長矛，口裏呢喃著：絕不放過玷汚自己妻子的人。但他的內心只是徒然悸動著，根本沒有絲毫鬪志可言。

——可能嗎？

他困惑不已，祈禱著這只是一場噩夢。

最後，他終於下定決心，走出走廊，他站在妻子臥房的門前，深吸一口氣，然後說道：「可……可惡的暴徒！」

此時，小次郎已在阿端體內放射完第二次精液了。

聽到藤太夫的聲音，小次郎不慌不忙地從阿端身上起來。

小次郎若無其事地走向門邊，打開紙門，舉起燭台照著手持長矛的藤太夫。

「你是叔叔嗎？我是小次郎。」

眼看小次郎還一付理直氣壯的模樣，向他打招呼，令藤太夫憤怒的想大吼一聲，但却哽在喉嚨裏，叫不出來。

他也想不出任何質問的話。

小次郎冷笑道：「明天早上，我要和洋武士比武，爲了調整心氣，才借用一下嬸嬸的身體。」

「……」藤太夫張著大口，但發出的只是類似哀號的奇怪聲音。

「爲了尋求慰藉，才抱嬸嬸，應該沒啥關係吧！」小次郎說完，走過藤太夫身邊。

藤太夫瞪著他離去的背影，這才如夢初醒地勃然大怒。

「小……小次郎！」他大叫道，矛尖對準小次郎。

小次郎回頭，冷冷地看他一眼，那種態度像是在嘲笑藤太夫沒有刺他的本領和勇氣。

藤太夫的內心似在滴血，周身因憤怒而血脈賁張，但長矛依然沒有刺出。

當小次郎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時，藤太夫對自己的懦弱，感到像死了一般地絕望。

阿端坐在房間的一隅，低垂著頭，淚水涔涔。

小次郎像是有意嘲謔這對夫婦似的，從對面的房間傳出他的歌聲。

『出生入死，浮世作旅的人，總有一天，會走到盡頭……。』

巨城出頭人

一

第二天早上，大阪城的出頭人片桐市正且元，在入城之後，才聽說淀君所延聘的基督教信教士的護衛，要與佐佐木小次郎舉行比武。

且元立刻傳訊負責三之丸守備的大野庄馬守治房。

大野治房是大阪城最有權勢的大野修理大夫治長之弟。

根據後人的評斷，大阪城的忠臣是片桐且元，大野治長則是佞臣，而且還是淀君的情夫。是公開的秘密。

不過，實情並非如此。

片桐且元是個懂得明哲保身的人物，大野治長是個一無所懼之人，絲毫不懾於德川家康的威勢。

故且元與治長之間，可說是水火不相容。

且元盡力想保住豐臣家的社稷，而遭到治長一派所排擠，這種說法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且元是因爲一味地維護自身利益，才受到治長的蔑視。

但不論且元如何全心全意謀豐臣家的安態，或者完全心向德川家康，其結果仍是一樣的，因爲家康早已打定要滅毀豐臣家的念頭。

既然有此決定，則不論大阪的當權者如何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

他說：「假如秀忠大人要前往京都的話，也應該順道來大阪城，以便在故太閣殿下靈前，稟告其晉昇爲內大臣征夷大將軍之事。」

他的意思是：家康雖高居將軍之職，且傳位秀忠，但經德川家終究是豐臣家的臣下。

曾經蒙豐臣家恩顧的諸侯們依然健在，如：加藤清正、淺野長政、堀尾吉晴、池田輝政、前田利長……等等。

大阪城的諸將認爲，只要其中的加藤清正和淺野長政依然健在，家康就必須對豐臣家表示敬意。但後世的人認爲，這些人只爲了能居住在全日本第一大城，而故意視而不見。

這種嘲諷未免過於苛刻。

事實上，註定要被毀滅的人，寧可沉溺於無知的平靜，也不願掀起眞相的波濤。

「庄馬，你說荷蘭劍士要和一個叫佐佐木的劍客比武，是嗎？……」片桐且元皺著眉頭問大野治房。

「馬上要在三之丸的紅葉廣場比武了。………」治房答道。

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母親是大藏卿局，哥哥是修理太夫治長，爲人磊落，不爭權奪利，只希望自己以一個武士立身。

從治房的樣子，可以看出他十分希望親臨比武的現場，觀看外國劍士以何種秘技，對付本國的劍客。

且元厭惡地看著對此事興味盎然的治房，忠告道：「庄馬，你可知道世人都以爲大阪城不斷地延攬在關原之役中喪生之諸侯的舊臣，是具有不良的意圖………。今天早上的比武，說不定會引起無謂的謠言，希望借助你的力量，使比武取消。」

「市正先生，您未免多慮了。」治房笑著說道。

「無謂的謠言，還是避免的好。希望你可以勸阻。」

「昨天，那位佐佐木小次郎在荷蘭劍士臉上吐了一口口水。………洋劍士和我國武士一樣，一旦受到侮辱，就不可退縮。而且，我也不允許有人侮辱淀君殿下所延聘的傳教士的護衞。」

治房堅決地回絕且元的要求。

二

且元身爲大阪城出頭人，却缺乏足夠的氣概，來威逼治房取消這場比武。

他只是不斷地提及不要引起無謂的謠言。

且元的外貌卓越，體格魁梧，所以贏得一般人的尊敬，也獲得淀君的信賴。然而大野治長、治房兄弟，却早已洞穿其明哲保身的小心作風。

治房不等且元說完，便迅速離座。

治房直接前往兄長治長的房間「唐獅子之間」。

在大阪城內，諸侯的私人房間，可依其房內所給的圖案，而命名之。如「唐獅子之間」、「麒麟之間」、「虎嘯之間」等等。

治長正在翻閱桌上的一本帳册。

那是從慶長五年到今天爲止，以秀賴之名營建神社、佛閣的帳目記錄。

慶長五年——營造大阪四天王寺及醍醐三寶院金堂。

慶長七年——營造石山寺及東寺金堂。

慶長八年——捐贈寺領予河內叡海寺，重建河內八幡宮。

慶長九年——營造東寺南大門，橫川中堂、三條曇華院、攝津勝尾寺。

即使是今年，仍繼續營造三寶院的仁王門、多田院的本堂、中堂、御影堂，和相國寺的法堂。

甚至可以誇張地說，所有神社、佛閣的樂捐簿上，都有秀賴的名字。

這一切都是淀君爲秀賴祈福所捐贈的。

未免所費太多了吧！

治長之所以起疑，是因爲昨天聽且元提及：「將軍家曾向我們提議，是否願意重建方廣寺的大佛。」

京都東山的方廣寺，是在天正十四年，由秀吉所建。

大概沒有第二個像秀吉那樣不尊重信仰的人了，他之所以建築方廣寺，其目的只有一個：「何不在京都建一座可與奈良東大寺大佛媲美的寺院？」

當他聽說奈良大佛的鑄造，費時二十年之時，秀吉立刻下令：「五年間便要完成。」

但是，以當時的技術，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內鑄造高達十六丈的大佛，負責建寺的前田玄以，便請求秀吉改建木像。

雖說是木像，仍然有許多須要考究的細節，例如塗抹用的泥灰須用一萬包蠣殼磨成，而彩色顏料也須由中國輸入。

此外，爲了建築安置大佛的大佛殿，光是建地基，搬運石牆所用的巨石，及棟樑的巨木，都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和精力。

爲了誇示石牆雄偉氣魄所用的巨石，根據細川藤孝估計，從三日月山切割、搬運來的巨石，長達十三尺，寬六尺、厚六尺，動用四千名人伕來搬運。

爲了建造棟樑，還尋遍全日本，才在嵩古山發現良木，家康於是下令砍伐，沿河流至熊野灘，再經由海上運抵大阪，光是這種樹，就動員了五萬人伕，和千兩黃金。

天正十七年，方廣寺才告完成，這是秀吉下達命令的四年之後。大佛殿的規模美侖美奐，堂高三十丈，面積東西七十八丈，南北八十二丈；地基南北三十三丈，東西二十二丈。堂中所使用的樑柱大小計九十二支，光是西門的仁五門，高度就達六丈六尺。而金剛力士的高度則爲二丈六尺。

這項工程以高野山木食上人擔任總監，動用一千萬人伕才完成的。

大佛殿裡供奉的十六丈盧遮那坐像，其雄偉氣象，似在誇耀太閤秀吉的蓋世威儀，以及永世不朽的象徵。

三

但時間才過七年，一場大地震撼動了京都，大佛像也完全倒塌崩潰。

秀吉原本計劃重建，卻因爲生病，而未能實現。兩年後，秀吉便去逝了。

大佛重建的心願，直到秀吉死後第四年——慶長七年，才獲得實現。

家康傳詔片桐且元，提議秉承太閣遺願，重建方廣寺。

且元將此事稟告淀君，淀君自然不會拒絕，便以且元爲總指揮，於該年開夏便動工。

但是，在盧遮那坐像完成七分之譜時，突然發生一場原因不明的火災，連同大佛殿都化爲烏有。

當時謠言四起，說是有人故意縱火。

又過了三年。

德川家康又以將軍秀忠之名，提議重建大佛。

淀君自然又欣然接受，並開始大興土木。

大野治長到此才洞悉德川的陰謀。

——德川企圖藉此耗盡大阪城儲備的金銀。

——當初，縱火的人一定是家康指使的人。

家康巧妙地利用淀君篤信神佛的心理，達成其政治的陰謀。

——家康這個老匹夫！

直到此時，治長才完全覺察出那個豐頰童顏的老人，正在打什麼算盤，不禁令他感到悚然。

「兄長……」

從背後傳來治房的叫聲。

「什麼事？」

「今天早上，有一位傳教士的荷蘭護衞，要在三之丸紅葉廣場，和一個叫做佐佐木小次郎的

「知道，又如何呢？……你想看帳册嗎？」

「就是看了也是枉然，花出去的金子也不會回到庫裡。」

「請恕我多心，難道您懷疑我嗎？」且元的眼光飽含怒意。

「……」治長默默地承受且元的眼光。

「假如你懷疑我中飽私囊的話，那麼，我絕不饒你。」且元忘情地大聲叫嚷。

然治長完全沒有這種心意，所以一看到且元惱羞成怒的樣子，反而在心裡更加輕視他。

——眞是小人之心。

「我只是想知道重建方廣寺的預算，然後才能決定是否答應江左的提議。」

「重建方廣寺，是太閣殿下的遺願，所以不論花費多少錢，我都不予計較。」

「身爲大阪城的出頭人，就如此對德川家唯命是從嗎？」治長冷笑道。

當主宰大阪城的兩名巨頭，處於互不相讓的險惡氣氛中時，背負竹竿的佐佐木小次郎高大的身軀，已經出現在三之丸的玉造口。

劍客比武，您想去看看嗎？」

「胡說！」治長頭也不回地咆哮道：「我有那種時間嗎？」

「可……可是……」

「你想說什麼？」

「市正認爲不要因此引起無謂的謠言，而命令我設法取消，但是我拒絕了。如果您也前去觀看的話，他就無話可說了。……」

「市正只是想顧全德川的顏面，你不必對他客氣，照常比武。」

「是！」

治房離去。

治長考慮了一會，去到白駒之間來會且元。

「想請教您一件事，營造多田院及相國寺之後，是否還要修築其它的寺院呢？」

且元以不信任的眼光，看著治長部愼重其事的態度。

因爲舉凡修築神社佛閣之事，向來都由且元主其事。

「是的，還有南禪寺法堂、北野經堂、石清水八幡宮、生國魂神社，以及上醍醐御影堂、五大堂、如竟輪堂、樓門……等等，你問這些作什麼呢？」

「這五年來，您可計算過花費了多少公帑嗎？」

紅蜻蜓

一

大阪城的三之丸紅葉廣場，果然名不虛傳，在二千坪的佔地內，種植了數百棵楓樹。套句平凡的用語來形容，就如燃燒的焰火，令人置身其中，不由得歎爲觀止。

北角是鬼門，光是這裡就佔地二百餘坪，四周有種植桂樹的圍牆環繞。

荷蘭劍士格斯塔夫、巴利尼亞尼，早已提前半個時辰，便來到桂樹圍牆下。

這位而立之年的劍士，因爲劍術凌厲，而離開歐洲，遠渡重洋，來到東方的國度。

他的父親是在巴黎的多，波爾多街開設劍術道場，名叫北艾爾・貝爾修，在當時號稱是豪勇蓋世之人。其本名則是亞貝爾・多貝爾修。

當時，歐洲正值劍客時代，各門各派可謂百家爭鳴。

在歐洲的國境內，到處都可能發生械鬥，甚至在繁華的大都會裡，每天也都有決鬪事件上演。

亞貝爾・多・貝爾修生於劍術道場，所以自孩提時代，即開始勤練劍術，二十些時，參加近衞青年隊，很快地便嶄露頭角。

隊員中沒有人可以比得過他的劍術。

他與自恃本領高強的豪門貴族進行沒有理由的決鬪，也所戰皆捷。

成爲舉世無敵的劍客之後，遭人暗算的可能性也相對地增加了。

有一天晚上，貝爾修在尼爾門前，遭到數十名埋伏的刺客突襲，儘管貝爾修猛如雄獅，但是遭到貝爾修砍斷敵方的劍尖，却正巧刺到搭乘馬車路經此處的一位修女的胸膛。

這位修女是國王的表妹，也是拉・克羅里亞修院的副院長，所以貝爾修蓋世劍名也因此銷聲匿迹了。

貝爾修逃到荷蘭，化名格斯塔夫・巴利尼亞尼，隱居在海邊的小鎭裡。

但路易王朝近衞騎兵搜索的觸角，也很快傳至這個地方。

貝爾修不得不潛藏在即將出航的船上，這艘船載著他遠離荷蘭，到遙遠的東方去進行貿易。

除了各種交易商品之外，船上還有數位受到東方命傳教的耶蘇會傳教士。

不久，水手們發現了貝爾修，貝爾修將自己逃亡的始末告訴傳教士，終於獲得他們的諒解，而充當護衞之職。

但貝爾修來到東方之後，兩年間不曾動過劍。

事實上，傳教士們也從不曾遭到生命的危險。

最教人感到諷刺的是，貝爾修本人却不明原因遭到無理的挑戰。

而且傳教士們對於貝爾修被人無禮的吐口水在臉上，也認爲不可原諒，所以對比武並不加勸阻。

劍士受到侮辱，只有決鬪一途可以解決問題。

貝爾修正站立在廣場中央。

他身披披風，長劍藏在披風裡面。

這個出生於巴黎，曾歷經無數次決鬪的劍士，自從逃亡以來，第一次獲得用劍的機會，他也想藉此試試自己的功力。

他迅速丢棄披風，丢到前方，並拔出劍來。

首先，他將身體的重心放在左脚，微微傾身向後彎曲，然後筆直踏出右脚，舉劍向上。

他凝視前方一會，而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連連向前刺擊數次。

假如他的眼前有蜘蛛懸絲的話，那麼他的劍尖必定命中蜘蛛絲。

二

不知何時，佐佐木小次郎已來到桂樹牆垣外，正在觀察貝爾修的練習。

——果然厲害……

不論刺擊多少次，貝爾修的劍就像沿著眼睛看不見的軌道，而以紅心爲目的地，百無一失看在小次郎眼裡，更增添了他的鬪志。

小次郎推門，走進廣場，貝爾修回身看見他，作個揖便將劍收入鞘中，而後拾起披風，再度披回身上。

小次郎皺皺眉頭。

在決鬪時，應該脫掉身上累贅的外套或披風才對，但這位洋武士爲什麼反而披上披風呢？這到底是何居心呢？

兩人相距約廿步，對峙而立。

「你……」小次郎叫對方。「你會說我國的語言嗎？」

「……」貝爾修沒有回答。

雖然他已在日本待了兩年，但完全不會講日語。

「好吧！反正以眞劍比武，不必多說話。」

小次郎說完，慢慢就出背負的四尺長竿。

這枝竹竿的「一心一刀虎切刀」神技，在青年篇中早已述及，不過，在此仍略述其要。

小次郎曾在越前的溪谷裡，練習凌空斬飛燕的本領，最後，他拋棄以出劍快速著名的中條流短劍，脫離師門，浪跡各國，並逐漸加長其使用的劍。

其長劍的特色敘述如下。

先高舉長劍，以拜擊的姿勢向前緩緩踏出一步，而後逐漸加快速度，朝敵方逼近，在適當的時機由上向下劈斬。這稱劈斬的功夫確有獨到之處。

由上往下劈斬之時，一邊彎曲雙膝，使身體降低，而在敵人被砍成兩截時，他的身體也已完全蹲低。

小次郎在過去無數次的比武當中，都以這手虎切刀一擊致勝。

唯一躲過小次郎一心一刀虎切刀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素以「使用飯綱之人」著稱的松山主水。

小次郎到目前爲止，完全無法猜測到這位洋武士，將採取何種攻勢。但他仍慢慢拔出竹竿，擺好架勢。

當小次郎緩緩踏出第一步時，貝爾修仍面不改色，身體靜止不動，披風則長及靴子。

在三十步的距離當中，最初的十步，小次郎以緩慢的速度逼近，而後，突然加速前進。

貝爾修則像一尊銅像一般，紋風不動，只待他逼近。

小次郎的速度化成一陣疾風，把竹竿由上往下拜擊下來，而貝爾修的披風幾乎就在同時向前拋出。

貝爾修投出披風，再迅速出擊，動作快而精確。

但他並無得手之感，他看到披風被砍成兩半，分向左右飛開。

小次郎在披風阻礙之下，沒有順利斬殺貝爾修，而貝爾修的劍尖也無法觸及小次郎。

但接下來的剎那，却有利於貝爾修。

因為小次郎此刻是完全蹲下的姿勢。

貝爾修以目力無法捕捉的速度，朝小次郎臉上刺去。

假如小次郎沒有修鍊過斬飛燕本領，其臉部必會被斜砍至頸部。

正當小次郎發覺危險之際，他的右手抽出腰間短劍，揮向前去，架開敵劍。

小次郎之所以使用短劍，並不是他自認來不及以長劍防禦。

這是一種本能的動作，因為他已學成中條流短劍的最高境界，又修鍊過長劍斬飛燕的本領，才能使出這種發自本能的動作。

小次郎終於以中條流短劍救了自己一命。

但是貝爾修此刻已用雙膝夾住長劍劍身，而且進逼到三尺之距。

換言之，竹竿已完全受制於貝爾修。

不過，貝爾修也因剛才劍被架開，其衝勢太強勁，以致於右手微微感到痲木。

小次郎以短劍的握柄承受貝爾修再次襲來的刺擊。

貝爾修向下瞪視仰臉的小次郎，四目相接在空中迸發出數秒的火花。

三

當大野治房帶七、八名侍衞進入桂樹牆垣之時，小次郎正高舉竹竿，向前刺擊。

貝爾修向前刺出之時，這一行人在旁屏息觀看，他們都認為小次郎顯然居於劣勢。

貝爾修也不負衆望，暫時壓制了小次郎。

看在旁觀者眼裡，都認為只要貝爾修連續出擊，必然會刺中小次郎的臉部、胸部或咽喉。

這位桀傲不馴劍客的末日已經到來，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但數秒之後，貝爾修以腳踢中小次郎頸部，正欲展開第三度刺擊，就在這一剎那，勝負已見分曉。

在仰面倒地之際，小次郎突然立起抓在手邊的竹竿。

竹竿的劍尖不偏不倚，從貝爾修的下顎直穿至腦髓。

歐洲的劍法，包括刺擊、接劍、迪斯普格基（以劍尖捲落放劍）、橫掃反擊等等千變萬化的技巧，但很不幸的，貝爾修無法在小次郎的虎切刀下施展出來。

小次郎漫不經心地起身，自下顎被竹竿貫穿的貝爾修仍挺直站立。但已然斷氣。

「好身手……」治房走近小次郎身邊，漲紅著臉說道。

「我佐佐木小次郎比武過二十幾場，還不曾有過敗績………」小次郎不可一世地揹起竹竿說道。

「您的流派是………」

「一心一刀虎切刀。」

「你願意在右大臣大人（秀賴）御前表演你的身手嗎？」

「這就要看看你的條件了！」

「你的意思是？」

「一千石！」

「什麼！一千石？」治房難以置信似地看著小次郎那與衆不同的裝扮。

「你也太過於傲慢了，你不過是個沒沒無名的劍客罷了。」治房感到些許不快。

這時候，小次郎沈吟了一會，突然仰頭巡視空中。

一羣紅蜻蜓悠閒地飛過。

這羣紅蜻蜓像是在享受秋陽的溫暖，時停、時飛、或高揚、或低舞，姿態曼妙。

瞬間，小次郎以右手按住竹竿的握柄，迅即在空中掃出一道閃亮的光芒。

治房睜大眼睛，俯看脚邊。

三隻蜻蜓掉落在地，每一隻都成了無首屍。

治房及其侍從都大驚失色。

「大阪城的確規模不凡，不過，如果百人有我這種本領，我可眞想領教一下。一千石還嫌太便宜了呢！」

「嗯！嗯！」治房點頭。

「在謁見右大臣之前，我還可以表演很多精采的本領。………一千石，如何？答應嗎？」

「好！我接受！」

就在治房允諾之時，一名侍從突然神色慌張在闖入桂樹牆垣內。

「主馬守大人，這個………」而後交給治房一封信。

「這是什麼？」

「是木村藤太夫的遺書，藤太夫夫婦今早都自殺了。」

「你說什麼？」

治房急忙展讀遺書。

——眞是愚蠢的叔叔。

小次郎在心裡狠狠咒罵著。

治房看完之後，瞪視著小次郎，渾身因因憤怒而震顫。他大罵道：「你這個行爲乖張的人，竟然還敢要求千石，還不快滾！」

小次郎而無表情地說道：「有這種愚不可及的叔叔，可眞是我的不幸。」而後邁開大步離去。

廢屋慘狀

一

這是一棟奇妙的客棧。

在武庫郡的和田崎，有一棟看似豪華的宅邸。裡面有堂皇的正屋，和幾間廂房，但荒廢日久，有如鬼屋一般。

經過數次暴風雨的襲擊，其屋頂早已破損不堪，門戶破落，又無人看守，更形陰森破敗。

當地人有個傳說，說這棟宅邸是足利時代，遠渡重洋，襲擊南方諸國沿海的倭寇首領的宅邸。

太閣秀吉在前往九州，要遠征朝鮮的途中，還曾在此借宿過。因此曾大規模修繕過。

而在田治部少輔三成在決定與德川家康逐鹿天下時，也曾想過萬一敗北，將退到長州或薩摩，以謀東山再起。所以在兵庫湊預備十數艘軍艦，而且在這棟和田崎的華宅，留下一位心腹小田甚左衞門忠政，看管這些軍艦。

三成失敗後，却無暇逃到兵庫湊，而被德川家康逮捕處以極刑。留在兵庫湊的軍艦，在井伊直政一聲令下，盡付一炬。

當時，和田崎的這所華宅按理也該焚爲灰燼，但直政卻制止放火焚燒。

可能是重視古蹟的心情，使直政作此決定的吧！

和田崎有數件著名史實發生，當平淸盛遷都福原時，曾在和田崎設置燈爐堂；在足利尊氏聯合水陸數十萬大軍攻打時，新田義貞的部將，曾以兩萬五千餘水軍，在此拼死應戰。

本間孫四郎重氏拉開強弩，射中足利大軍的軍船，而贏得射術名譽，也是在和田崎濫觴的。

自從關原之役結束以來，已成廣屋的這棟宅邸，不知何時成了無依無靠人們的窩巢。

其中有被撤換之諸侯的舊侍從，有肆虐瀨戶內的殘餘海盜，有作惡多端的破戒和尚，還有一生從事賣淫生的老太婆，在戰場中喪失一條腿的殘兵、更有患了麻瘋病的盲眼修驗者等等。

——沒有一個是正常的人，換言之，這是一羣在戰亂之世倖存的無價值之人。

不過，其中有一人十數天前才暫借這所免費客棧一宿。儘管他那一身污穢的外表與其他人大同小異，但從他身上所散發的蓬勃生氣，却是其他人早已遺忘的東西。那個人就是武藏。

他在這裡出現的第一天，便默默地用銼子削一根直徑一尺，長三尺餘的松木。

正屋有十餘間房間，其他還有個供居住的廂房，而武藏却選擇北角最破落的一間廂房住下。

屋頂滿是破洞，月光從破洞直射進屋內。而牆壁也已毀壞，從裡面可以望見遠方的草原。武藏來此之時，這個廂房尚無人居住。

大約一個月前，有個瘦骨嶙峋的女人在這裡上吊身死，五天後才被人發現。

一個單眼跛脚的野盜把這件事告訴武藏，並且忠告他：「看起來你是個勇不可當的劍客，不過，滿臉皺紋的女鬼也是很可怕的。」

武藏對他的忠告僅報以淡淡一笑。

第三天，他所刻的東西已略具雛形。

武藏想刻的是乘船的佛像，看起來好像是四臂的如意輪觀音坐像。

其中右手一隻是以掌貼頰，另一隻則持唸珠；一隻左手持蓮花，另一隻則在掌中放著看似食物的東西。

他從臉部開始雕刻，而且已大致成形，表情十分高雅、優美。

二

「武藏兄……」

突然從破裂的牆洞探出一張臉孔，以驚喜的聲音叫道。

武藏抬起頭來，看清對方，也親切地回以：「喔！是妻六！」然後微微一笑。

「我找得你好苦哟！」

伊賀的妻六繞到門口，走了進來。

妻六坐定時，武藏並沒有和他寒暄問暖，只是自顧自地動刀雕刻。

妻六看著他的雕像，問道：「乘船的觀音像，這可眞新鮮，你想用來作啥呢？」

「讓它漂在大海上。」武藏低聲回答。

「啊！漂在海上？………你要作佛事嗎？」

「嗯………」

「是要超渡吉岡道場的人嗎？」

「不！那是械鬪，不須要超渡。」

「………」

「過去，有兩個少女爲我而死，………我不會對被我殺死的人感到歉意或哀悼，不過，這兩個少女都對我以心相許，使我深感抱歉。………阿幸、赤音如果不照顧我的話，就不會枉送性命了。」

阿幸是伊予國的海上島嶼的一位純情少女，因爲無法忍受與武藏別離的痛苦，而從海岬上投海而死。

赤音則是在備前國邑文郡蟲明村的山中，代替武藏成了池田家目付毒殺的對象。

爲了對這兩個少女表示哀悼，武藏才雕刻如意輪觀音乘船的法相，預備將其置於瀨戶內海，超渡亡靈。

伊賀的妻六看著武藏的神情，內心不禁暗暗稱奇。

妻六到現在才知道，這個孤獨、沉默、寡言，從不對人吐露眞心話的劍客，爲了實踐決鬪者的生涯，甚至連十一歲的發起人，也毫不留情的將其殺害，沒想到也會具有慈悲的一面。

「自從分手以後，發生了太多事情，請容我一一向您稟告。………」

「嗯！」

「首先是夕姫小姐………她現在在奈良的法華寺。」

「法華寺？」武藏點點頭。「我聽伊織說過，她出家當尼姑了。」

「那麼伊織現在還跟隨你嗎？」

「不！我回故鄉的時候，他在那裡尋找我，後來又擅自當我的徒弟。………因爲我嫌他麻煩，中途就把他甩掉了，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裡。」

「伊織有沒有告訴你夕姫小姐當尼姑的原因？」

「她說是被伊賀谷的宍戸梅軒玷辱的關係。」

「武藏兄，我想求你爲夕姫小姐報仇，殺死宍戸梅軒！」妻六雙手扶地，額頭頻頻磕到榻榻米上。

妻六一五一十把夕姫受辱的始末告訴武藏，但武藏並沒有表現異樣的神情。

此時的武藏，完全面無表情。

妻六接下來又一一說出許多武藏認識之人的消息。

澤庵與城之助一齊到江戶去。吉岡道場因後繼無人，終於拆下「室町劍術所」的大招牌，而其寬敞的宅邸則變成京都所司代的私人寓所。

「還有佐野又一郎的母親，叫靜重的婦人，到處在找你，聲言要報仇，這一點，希望你心理上有準備。」

「……」

「另外還有一個把你當成他一生中最大的比武對象，他也在找你。」

「……？」武藏瞥了妻六一眼。

「他是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

「你殺死宍戶梅軒之後，勢必會遭遇佐佐木小次郎。」

「……」

「你在一乘寺下松與吉岡門徒決鬪時，聽說曾受到隱居瓜生山中的松山主水指引……。」

「嗯！是的！若不是那位老先生指點我連接瓜生山腰和下松的地下道的話，當時，我絕不可能生還。」

「佐佐木小次郎已經殺了松山主水。」

「啊！」此時，武藏的表情才爲之一變。「是真的嗎？」

「是真的！」

「可是，在正常的情況下，那位老先生是不可能被殺的。……」

「松山主水在幫助你之後，大約過了一年，身患中風而半身不遂，佐佐木小次郎明知如此，還向他挑戰，並殺了他。」

三

武藏的眼睛凝視前方，散發出火一般的光芒。

武藏借住主水的草庵，是在與吉岡門徒比武的前三天。

在這段期間，主水還曾在鳥部野巧遇佐佐木小次郎，親眼看到他以竹竿斬飛燕的神技，而主水當時也曾遭小次郎襲擊。

主水曾告訴武藏有關佐佐木小次郎切刀的厲害，而且還問武藏：「你也能斬飛燕嗎？」

武藏答以大概辦不到。

——佐佐木小次郎明知他是隱士，卻還殺了他。

一股憤怒爬滿武藏全身。

就在這時候，一陣騷動聲朝宅邸接近。

住在這個宅邸裡的人，大都喜好孤獨，連進出都保持肅靜。

因爲他們很多是被追緝之人，也有些是行動不方便，甚至還有想了此殘生的人。

他們之間從沒有過集體行動。

妻六從破爛的牆孔往外一看，說道：「哦……是十幾個浪人結夥來了。」

由於武藏目前並無想殺他之人所以他繼續雕刻，以平息胸中的憤怒。

那羣浪人浩浩蕩蕩地闖進正堂。

由於屋內門板隔間都已破爛損壞，所以可以看穿整個屋內。

領頭的浪人以光銳的目光環視屋內，然後以不奈煩的聲音說道：「果然都是些老朽和殘廢的廢物。」

「居然沒有一個可以作咱們的夥伴。」

「還是把他們趕出去吧！」

「不！趕他們出去，會散佈謠言，不過，他們都是些老人和殘廢的傢伙，殺了他們還算作了件慈悲的事呢！」

「說得對，收拾他們吧！」

這裡的居民，對這羣人的兇惡表情，都顯出畏懼的樣子。

一個過去可能當過諸侯部下的老人，代表所有人，從三丈遠的地方，徐徐走近浪人們。

「你們有什麼事嗎？」

「我們想把這個房子當作我們的大本營。」首領答道。

「那麼，那邊的大廳可權且一用。」

「不！我們不想和你們同住。」

「這麼說……」

「這裡只允許我們的兄弟們居住。」

「這點未免強人所難吧！」

「如果你有自信可以成爲我們的同夥，就不妨住下來！」

「你也看到了，我們是一羣苟延殘喘的人……」

「所以說，你們活著只是浪費食糧！」

「請饒了我們吧！」

「我們有需要，所以才要佔領這裡！」這句話尚未說完，一刀劍光已送到老人身上。

接下來，所有的浪人一齊拔刀。

奇妙的是，住在這裡的人，只有那個過去以賣淫爲生的老太婆發出哀叫，想要逃命。

其餘人的臉上都表現出「反抗也是枉然」的表情。

所有的浪人就像在砍殺植物一般，由這邊殺到那一邊。

整座廣屋形成一片淒慘的血海。

「救……救命啊！」一個老太婆跌跌撞撞地跑到外面，向住在廂房裡的人求救。

伊賀的妻子早已從隱蔽處目睹正堂的地獄圖，而急忙奔回廂房向武藏馳報。

復仇團

一

「武藏兄，那些浪人在屠殺這裡的居民！」

妻六臉色慘白地呼叫著，但武藏的銼刀却沒有停下來。

他的態度明顯地表示：此事與己無關，更令妻六感到惶惶不安。

「那些浪人想霸佔這棟房子，一定有所企圖，……他們也會殺到這裡來的。」

「嗯！」武藏只是微微頷首，然後從膝蓋上拿起乘船的如意輪觀音，仔細地端詳著。

佛像的表情十分優雅、柔美，似乎很令武藏滿意。

「武藏兄，那些浪人可不是泛泛之輩呀！」

這些浪人不僅殘忍地屠殺了老弱傷殘的廢屋居民，而且從他們使用凶器的手法看來，妻六可以猜出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才能發揮這種本領。

妻六認爲武藏曾經以寡擊衆，消滅了吉岡家七十餘名徒衆，這種歷練可謂空前絕後，所以才使得

使得武藏培養出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情。妻六想到這裡，愈發感到急躁不安。腳步聲已漸漸接近。

妻六一面向外窺探，一邊對武藏叫喊著。

「武藏兄，怎麼辦？他們來了！」

武藏冷笑道：「伊賀的妻六也這麼膽小嗎？」

「不，我不是膽小，……這些傢伙不是一般的野盜……」

妻六才說到這裡，門口已經傳來一聲咆哮聲：「這裡還有兩個人。」

武藏沒有回頭，妻六卻早已跳上榻榻米，瞪著幾名闖進來的浪人，說道：「你們殺了毫無反抗之力的人，到底有何居心？」

「噢！我還以為這屋子裡只有些老人、瘸子、瞎子和賣淫的老太婆，沒想到還躲著口齒伶俐的人呢！」

就在這時候，頭領走進來，呼叫裡面的武藏：「如果你在關原之役是投効西軍的話，我們可以饒你一命，還不快走！」

頭領說完，武藏才回過來。

「我只是一個劍客！」

「劍客？………先報上名來！」

「我想不須要報名！」

「你說什麼？」

「你剛才說，如果我不是西軍，就不能留我的活口，這麼一來，跟你們厮殺，算不上是比武，既然你們不要我來超渡，那麼，報上姓名也是枉然！」

對聽者而言，這句話簡直大言不慚！

「大膽！不過，你的勇氣可嘉，殺了你實在可惜，你可以加入我們，作我們的兄弟！」

「………」武藏只是冷冷一笑。

就在這一刹那，一支長矛從武藏背後的牆板刺穿而來。

不知什麼時候，這間屋子已被浪人團團圍住。

武藏面不改色，兩腿盤坐，並以右手的鉎刀架開長矛。

武藏如此快速的反應，並不是聽到貫穿牆板的聲音，才產生這種反射動作，而是他早已察覺到牆板外面有人暗中架起長矛，當時，他便已感受到騰騰的殺氣。

長矛的矛端折斷了。其實，武藏只是用鉎刀輕輕架開，但矛頭却似不堪一擊地折斷了，而掉落在武藏膝前。

「啊！」頭領大吃一驚。

二

「請你迅速離開這裡。」這位頭領似已看出武藏的厲害，萬一雙方起了衝突，己方的傷亡必定慘重，所以改以緩和的語氣提出請求。

但武藏却答以：「在我完成這尊佛像之前，絕不離開這裡。」

「你可以到別的地方繼續完成，我可以給你錢。」

「我在這裡開始雕刻，就要在這裡完成。」

對浪人們而言，這是一句強詞奪理的話，但武藏却自有他的理由。因爲他初到和田崎，眺望大海時，突然有個念頭，要雕一尊乘船的如意輪觀音，流放在海上，以悼唁阿幸與赤音。

「我們要佔領這棟宅邸，也是有原因的。你仔細聽著。」

頭領走上榻榻米。

妻六退至一旁。

「……」武藏默默不語，再度開始雕刻佛像。

「我們是小西攝津守行長的舊侍從，我是小西與五郎。……關原之役後，我們逃到瀨戶內海，當海盜營生。」

武藏對他們的來歷一無所知，但小西行長的舊侍從，到瀨戶內海當海盜，這是可以想見的。

因爲過去小西行長曾任水軍將帥，頗得秀吉的賞識，而將瀨戶內海的制海權授給他。行長所掌領的軍船之根據地，就在小豆島及塩飽諸島。

小豆島位於瀨戶內海的入口處，控制西方與南方的入口，所以從源平時代開始，便是個爭權的要衝地帶。塩飽諸島則是散佈在小豆島以西的西讚岐海上。涵蓋備前與備前之間的本島、與島、廣島、佐柳島、高見島、粟島等等。

行長便統領這個小豆島及塩飽諸島。

（當時前來日本的傳教士克拉西，曾在他的傳記中提及：『……羽柴秀吉成爲日本宰相之後，便以其鍾愛如親生兒子的年輕諸侯唐．歐幾斯坦（行長的教名）爲水師提督。』）

因此，當行長在關原之役失利敗逃，後在伊吹山的東北粕川谷被捕，並處以死刑，其殘餘部下便逃到瀨戶內海，藏匿在小豆島及塩飽諸島中，其以海盜營生，是不難理解的事。

「你大概不知道關原之役中，西軍敗北的眞正原因吧！世人都認爲在那場關鍵性的決戰中，就是因爲曾與石田治部少輔締結盟約的金吾中納言秀秋中途倒戈，所以西軍才會敗潰。的確，小早川秀秋的倒戈，是令人刻骨銘心的創痛，不過，眞正的原因却起因自關原之役以前。」

小西與五郎說出以下的事情。

我們的主人小西行長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生長在泉州堺的藥草店。自幼即常有機會與停泊在泉州堺港口的外國人接觸。行長頗得傳教士的鍾愛，所以大約十歲左右，便已成爲一名基督教信

徒了。

秀吉麾下許多諸侯，都改信基督教，這都是受行長影響之故。

成爲基督教信徒的諸侯有：高山右近、小西行長、黑田孝高等人。他們交往密切，感情有如親兄弟。

高山右近與小西行長也勸說細川忠興改變宗教信仰，但細川忠興卻是個天生不信仰宗教的人。

忠興與父親藤孝（幽齋）反目成仇，與弟弟興元斷絕往來，又放逐長子忠隆，殺死次子興秋，是個道地的恐怖人物。

爲了改變忠興這種殘暴的個性，才引發行長與右近熱心地勸他信奉基督教。

然而忠興却只在表面上虛與委蛇，內心却從未努力去信奉外國的神靈。不過，他却告訴過他的妻子（明智光秀的女兒）說：「當人們遭遇不幸的時候，耶穌教似乎可以給予人忍耐的力量。」

忠興的妻子在發生本能寺之變時，曾經與丈夫分別，被關閉在三戶野的深山裡。山崎會戰後，由於秀吉採寬大政策，她才能獲許回到丈夫身邊。儘管她可以依賴丈夫的富貴，但生爲叛逆之徒的女兒，使她在精神上感到難以負荷。

忠興之妻最後信基督教，成爲最虔誠的信徒。

她的教名是「加拉西亞」，小西行長得知她信仰虔誠之事以後，更加確信忠興之所以排斥信教，是因爲對於厭惡耶穌教的秀吉有所顧忌，實際上他私底下仍與妻子一起行耶穌教的禮儀。

石田三成決定打倒德川家康，而私下籠絡各方諸侯之時，小西行長便以允許耶穌教可自由傳教爲條件，而贊助其計劃。

而後，行長又給細川忠興一封密函，遊說其加入石田三成的計劃。忠興的回答果然沒有讓他失望。

實際上，忠興却將密函交給家康，而背叛了行長。所以當家康舉兵征伐上杉景勝時，便已知當石田三成會趁自己不在時，舉兵造反。

細川忠興甚至還請求加入征討上杉景勝。

小西行長確信一旦西軍舉兵征伐，細川忠興會背叛德川家康，而與上杉景勝聯手，襲擊東軍。

但是，當忠興出征時，却命令留守的老臣，說道：「石田治部少輔將舉兵背叛德川內府，小西行長也參加這次行動。我答應行長加入，但這是騙他們的。一旦行長識破我的用心，必定會十分震怒，而且會抓我的妻子當人質，所以，到時候你要毫不猶豫的先殺掉夫人。」

三

「……總之，細川忠興是我們的主人小西攝津守行長的敵人。我們這些舊侍從，之所以淪爲海盜，是希望日後俟機找細川忠興報仇。……這棟屋子本來是瀨戶內海船大將攝津守行長的別墅，我們計劃以這棟舊主人的宅邸爲本營，來進行向細川忠興報復的行動。所以，不允許阻撓我們的人住在這裡。……你懂了嗎？懂的話就儘快離去，否則，就加入我們的行動。」

小西與五郎想說服武藏。

不過，他並沒有說出要採取何種報復的行動。

天正時期，細川忠興與父親藤孝同時成爲丹後宮津十二萬石的領主。秀吉死後，受到豐後國（大分縣）杵築六萬石的加封。在關原之役後，則成爲豐前小倉三十九九千石的太守。

其子忠利駐在小倉城，忠興本人則駐在杵築城。

細川忠興父子若要前往江戶城或駿府城晉見德川家康的話，大概會捨陸路，而選擇海路。小西與五郎等人或許是洞穿這一點，所以才計劃從海上襲擊的吧。

小西與五郎說完，等待著武藏回答。其它包圍整個宅邸的浪人們，也都屏息以待，不發一語。

武藏却始終保持沉默，只是一心一意地雕刻。

與五郎終於沉不住氣，而大聲咆哮道：「你眞的不回答嗎？」

武藏終於開口了。「報仇是你們的事，和我無關，我只要完成這尊佛像，就會離開這裡。」

「可惡！這也叫回答嗎？……你一定對自己相當有自信吧！不過，我們有十六個人，等一下還會有十三個人來，你絕對別想活著離開這裡。」

「……」

與五郎又嚐試著提出另一個妥協的條件。

「假如你肯加入我們，我出大判二十枚，你認爲如何？」

一聽到這句話，妻六暗忖：條件不錯。

假如得到大判二十枚，可以三年躺著不必做活計，對於居無定所的劍客來說，有了這筆錢，可以悠閒地流浪十年。

妻六頗感興趣地看著武藏，想看他反應如何。

武藏停下雕刻佛像的手。

他以冷漠的眼神注視著小西與五郎。說道：「我不是爲了錢財才習劍的。」

「這一點我知道。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劍客，所以我才出大判二十枚。」與五郎說道。

「我拒絕！」

「毫無妥協的餘地嗎？」

「少囉唆！」

「十六人加十三人，共有二十九人，你跟二十九個人爲敵，還能活得了嗎？」

「只有試試看，才知道活不活得了。」

「眞是好膽量，送你到地獄去，實在可惜。」

與五郎憤憤地說道，他似乎下定決心，要犧牲幾名同伴，來取這個劍客的性命。

殺吧！

與五郎向左右的人眨眼示意，訊號立即傳給包圍在外面的人。

武藏把坐船的如意輪觀音丟給妻六：「妻六，這個暫時托你保管。」

妻六一把接過來。

箭文

一

武藏緩緩起身，左手拿著長船祐定打造的劍。

頭領小西與五郎站定不動，其餘八個小西家餘黨，則走上寬廣的榻榻米上。

其餘七人則包圍小屋。

每個浪人的年齡與武藏不相上下，只有頭領大約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

妻六接過如意輪觀音，在武藏的背後屏息靜觀。

八支長劍圍成半圓形，並慢慢縮短距離，朝武藏逼近。

武藏還未將手握在劍柄上，臉上也毫無表情。

原本就缺乏表情變化的武藏，自從與吉岡一門決鬥之後，更是變得面無表情。他雕刻佛像時的眼神，與面對敵人的眼神幾乎沒有二致。

他之所以在體內潛藏著鬭志，而在表面上却冷靜如常，並非是有意爲之，而是因爲對武藏而

言，比武、雕刻佛像、捕魚、敲落樹上的果實，都是完全一樣的行爲。

換言之，現在的武藏，比當年擊敗吉岡兄弟，毀了吉岡一門的時候，更爲成熟、老練了。而且從他那高大的身軀裡，散溢出一種肅殺的氣質。統而言之，武藏已經逐漸在他自身表現出養父平田無二齋的孤獨身影。

「納命來吧！」

武藏等待正面的敵人吶喊一聲，砍斬而來，便開始施展他驚人的本領。

連在一旁做壁上觀的妻六，也無法看武藏躲、閃、跳、刺擊的連續變換動作。

當三個人見機逃走時，榻榻米上已染成一片血海，有無頭的屍體、單脚匍伏在地的人、咽喉還噴著血，眼睛瞪著天花板，頻臨斷氣的人；還有身體被斜斬，垂著頭靠在牆壁上的人、兩手被砍斷，痛得大聲呻吟的人。

小西與五郎一邊聽著逃到他身邊的部下，囁嚅地說著對方身手的凌厲，以及他們因害怕而無法止住的喘息聲，一邊在內心裏思忖著：的確厲害。

與五郎曾經追隨主人小西行長，馳騁在朝鮮之役、關原之役的戰場上，也曾經有以矛尖連殺十人的紀錄，但現在卻第一次遭逢到在刹那間便連斬五人，而氣息絲毫不亂的敵人。

「你……」與五郎向手提著沾滿鮮血長劍的武藏說道：「你一定是個有名的劍客。……請報上名吧！」

「我是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什麼？」

與五郎及其手下愕然不動地看著武藏的臉。

作武士的人，沒有人不知道曾以一支孤劍，將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一門毀滅的劍客之大名。

小西家的餘黨現在正遭逢到如此可恨的強敵。

而且，在瞬息間便損失了五人。

「你是宮本武藏？」小西與五郎喃喃地問道。

武藏默默領受與五郎的視線。

「……，如果你是宮本武藏的話，只好讓你雕完佛像才離開。不過，無論我們作什麼事，都請你不聞不問。」與五郎妥協地說道。

武藏仍然默默不語。

「可以嗎？無論我們作什麼事，都與你無關。」與五郎再次強調。

武藏沒有回答，只是從妻六手中接過如意輪觀音。

二

死傷者被抬走之後，屋內仍充滿了血腥的味道。

牆壁、天花板都沾到血跡。

但武藏仍平靜地盤坐在血跡與腥味充斥的榻榻米上，繼續雕刻的工作。

妻六悄悄走出去，窺探小西家餘黨在正堂裡的情形。不久，便回到武藏屋裡。

「武藏兄，我們搬到別的房間去吧！」妻六皺著眉頭勸說道。

「在這裡就可以了。」武藏不聽勸告。

「這裡恐怕不太舒服吧！」

「有什麼不舒服！」

——好吧！隨你便！

於是妻六急急忙忙地把榻榻米、地板和牆壁上的血跡都擦拭乾淨。

武藏並沒有充分的理由留在這裡。

妻六實在想不通，爲什麼武藏固執地要留在這個淒慘的小屋中。

——一經決定，就絕對不會改變；或許這就是這位劍客的偉大之處。

妻六快速地擦拭榻榻米，口中喃喃自語著。的確，武藏所具有的堅強個性，實在不是拋棄忍著身份而淪爲窃盜的妻六所可比擬的。

黃昏時，妻六開始在厨房裡準備晚餐。但血腥的味道仍然沒有完全消失，妻六不禁在內心想道：『在這種地方吃飯，實在令人難以下嚥……。』

但是，在妻六端來晚餐時，武藏却立即拿起筷子，很快地把一尾烤魚、醬湯和一大碗麥飯都吃光了。

妻六把碗盤收到厨房後，便不聲不響地潛到外面。

武藏仍專注地動著銼刀。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戌刻（下午八時）左右，妻六如影子般地回到屋裡。

「武藏兄，又有十三個人來正堂會合了。」

「………」

「後來的浪人們一聽說你殺了五個人，便喧鬧起來，就算你是宮本武藏，也不可饒恕，但後來被領頭說服，他們才平息了怒氣。」

妻六一定是潛藏在正堂的屋頂，才偷聽到這些話。

「對了………後來的浪人扛來一頂轎子，裡面押著一名人質。」

「………」

「這個人質看起來很可憐，才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女呢！」

「………」武藏停下銼刀，看著妻六。

「總之，這個人質大概是細川家的千金。………從他們的談話中，好像是坐小船在海上攔截到的，把小姐搶了之後，就把整船的人都燒死了。」

「………」

「小西家的餘黨一定是拿小姐做人質，要威脅細川侯。這種手段眞是卑鄙。………這位小姐一定是細川侯最寵愛的掌上明珠，因爲她實在長得太美了。」

「………」

武藏也曾聽說過，細川忠興夫人比大阪城的淀君長得更漂亮。如更這位少女眞如妻六所說的那般美麗，那麼，必定是教名爲加拉西亞的細川夫人的女兒。

不久，武藏端詳著已完成的如意輪觀音像。然後叫道：「妻六………」

「是！」

「你可以從小西家餘黨手中，搶下那位少女嗎？」

「武藏兄………」妻六困惑地說道：「那位頭領剛才不是說過，無論他們作什麼事，你都要不聞不問嗎？」

「我是問你能不能搶下那位少女。」

「你是說要把小姐救還給細川家嗎？」

「我是問你能還是不能。」

「這………雖然很難，不過並非不可能。………」

「這麼說，你就去把小姐搶過來。」

「過去你曾經蒙受細川家的恩惠嗎？」

「沒有！」

「這麼說，咱們還是遵守約定，不要干涉的好。………」

齊集在正堂的小西家餘黨二十四名，雖然已有五人被殺，但爲了復仇大計，他們不願再動干戈，以免損兵折將，所以才默許武藏留在這裡。

搶奪少女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經對方察覺之後，武藏勢必要與二十五人爲敵。同伴被殺的舊恨，再加上搶奪小姐，使復仇行動受阻的新怨加起來，必定會激怒小西家餘黨，使他們如惡鬼一般地採取新的報復行動。

「妻六，我是想藉那位少女的手，把這尊如意輪觀音漂流到海上。」

「只爲了這個理由，就要冒這麼大的危險嗎？」妻六感到十分意外地注視著武藏。

「嗯！」武藏點點頭。

三

妻六曾聽武藏說過，他雕這尊乘船如意輪觀音，是爲了要追悼兩名爲他而死的少女。

妻六不難了解武藏一聽到這名少女美若天仙，便興起要藉這位少女之手，把船放到海裡的念頭。

但這是一件九死一生的冒險行動。

搶奪少女不僅是只可成功不許失敗，而且事成之後，武藏還必須和浪人們展開決鬪。

想搶走少女，而在他們尚未察覺之時，便逃離和由崎，而免掉一場厮殺，這簡直是夢想。

——早知如此，就不該告訴他這件事。

妻六後悔莫及。

「麻煩你了，妻六。………」武藏低頭行禮。

武藏既已行禮，妻六就沒有拒絕的理由了。只好說道：「遵命！」

在同一時刻………

家老長岡佐渡守興長正在細川家的宅邸裡。

他和大阪的商人已經協議好，以多少價格出售今年的米穫。然後，再前往江戶向上呈報。

再順路到大阪宅邸，迎接由海路而來的細川家小姐，一同前往江戶。

自從去年江戶城大興土木以來，諸侯們也爭相在江戶興建宅邸，把妻兒安置在江戶。這也可說是一種變相的人質。

江戶幕府的基礎早已固若磐石，所以各路諸侯都爭相諂媚家康。

為了證明自己絕無反叛意圖，把妻兒安置在江戶是最具體的辦法，尤其西國的諸侯更是猶恐落人之後。

細川家也不例外。

加拉西亞死後，忠興沒有正房，所以便將最寵愛的女兒安置在江戶。

今天，千惠應該到大阪的宅邸，但却沒有人報告船已入港的消息。

——大概是被暴風雨所阻吧！

長岡佐渡不以為意，與大阪商人順利地協議之後，便在茶室裡喝茶聊天。

就在這時侯，一名侍從神色慌張地跑進來。

「有人射來一封箭文。」

長岡佐渡展讀箭文，臉色立即驟變。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們不能饒恕細川忠興在關原之役中，背叛我們主人的醜行。所有生還的舊侍從，莫不臥薪嘗膽，枕戈待旦，不仕二君，誓將與細川為敵，以報舊仇。如今，終於讓我等逮到機會。忠興之女千惠已在我們手中，我們早已獲悉忠興有意把千惠送給秀忠將軍做養女，如果忠興希望千惠安然無恙，就必須依從我等小西攝津守行長舊侍從的要求，關於要求事項，明日再以箭文告知。』

這是怎麼回事？

長岡佐渡想起小西行長曾任瀨戶內海船大將這件事，不禁責備自己失策，不該讓千惠小姐隨後乘船來大阪。

但後悔也無濟於事，只有趕快想出對策，以解救小姐。

追悼船

一

這天晚上，下著滂沱大雨。

過了戌刻（午后八時）之後，風雨交加，似乎有颱風來襲。

武藏所住的小屋，雨水從有破洞的屋頂傾瀉而下，有如瀑布一般。破損的門戶板壁也早就被強風刮走了。

武藏在壁櫥裡蔽身。

「這場風雨可眞是天助我也！」

伊賀的妻六笑瞇瞇地出去，已過了一個時辰。

到處都響起東西被刮走的巨響，風雨更形強烈，使人不得不想到，也許連這棟小屋都會被吹走。

武藏雙手盤在胸前，閉目養神。

武藏最感興趣的是，妻六要如何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救出細川忠興的女兒。

據說少女被關在轎子裡，放置在正堂的中央。

二十四位小西家餘黨環伺在周圍。

若運用尋常的手段，絕對無法救出小姐。

由於正堂的屋頂損壞得並不利害，所以不會漏雨，不過，窗戶却有被吹走的危險，所以浪人們大概正手忙脚亂地修修補補吧！妻六大概想趁這個空隙救出小姐，但是武藏也猜想得到，這個方法行不通，妻六不可能逃過浪人們的視線，而偷偷接近轎子，救出少女。

不過，妻六是伊賀的忍者，他在離開這裡時，必定已經想好救人的對策了。

……又過了半個時辰了。

武藏豎耳傾聽。

——回來了！

這位劍客已具備在風雨聲中，探測出是否有人奔走的直覺。

果然不出所料，一道黑影閃進屋內。

是妻六揹負著少女。

武藏包起如意輪觀音，揹在背上，從壁櫥裡走出來。

「你作得很好。」

「只是有點辛苦罷了！」

「你是如何把她救出來的？」

「我潛到地板下，鑿穿地板和轎子的底部，我事先把催眠煙吹入轎內，使小姐昏迷，而後順利救出。所以這位小姐恐怕要到明天下午才會醒過來。」

「好吧！咱們走！」

「看來，他們在明天早上之前不會察覺，這場風雨實在是天助我也！」

武藏揹負佛像，妻六揹著少女，兩人走進風狂雨驟的屋外。

這間小屋的北角，有一條緩坡直通正堂，因此，必須沿著分隔內部的高牆行走，才能到達木門。

穿過木門之後，是一道有如城廓的方形牆，壕溝上有架橋，廣場對面則有一個拱形門。

廣場的左方有石牆堵塞，右方則有一座瞭望台。

走出拱門之後又是橋。

由於這裡過去是倭寇首領的住處，也曾經是太閤秀吉的休息處，所以在設計上完全採取防禦的形勢。

也因爲這樣，小西家餘黨才會選擇這裡作爲根據地。

武藏讓妻六走在前頭，沿著高牆急 急趕路。

除了不時發生的閃電之外，四周是一片漆黑。

只要不發生意外，他們應該可以安全離開這棟巨宅。

但在正堂裡却發生了意外。

由於屋頂突然破裂，雨水如注地傾瀉在轎頂上。

浪人們立即移動轎子，這才發現人質已經不見了。

「是那個小子——宮本武藏幹的好事！」

二

武藏一行正想走出木門，正堂裡已經引發一陣騷動。

「妻六，他們察覺了！」

「眞的嗎？那咱們快一點！」

「我在這裡擋一陣，你先走，在武庫川入海的地方有一片森林，你在那裡等我。」

「是！」

看著妻六跑開之後，武藏藉著閃電的光芒觀察濠溝的深度。

假如跳進濠溝內躲藏，要馬上爬出便很困難。

——暫時先在橋上擋一陣子再說吧！

接著在方形廣場廝殺一陣，最後在狹窄的拱門入口把剩下的人都收拾掉。

武藏迅速地計劃好戰略，然後站在橋上。

小西家餘黨很快地從正堂奔出來。

此時，一陣雷鳴響徹天空，映現出站在橋上的武藏的身影。

「在那裡！」

所有的人立即蜂湧而至，但是閃電過後，四周復歸黑暗，什麼也看不見。

武藏曾像野獸一般在深山裡生活，所以他的眼力和自覺力都頗能適應黑暗。武藏以橋爲據點，可說佔了地利的優勢。

「射箭和長矛！」

頭領小西與五郎的反應果然很快。

十數枝箭和五支長矛齊向橋上射出。

當閃電再度照亮大地時，武藏已不見踪影了。

這時候，有幾個人提著火把，從正堂裡跑出來。

在風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整個方形廣場。

「不見了，別讓他逃走了！」

提著火把的人先行過橋。

就在這一剎那，把身體貼在橋畔石牆的武藏，像一隻鳥般地凌空躍出。

瞬間，四枝火把都被砍落，掉到濠溝裡。濠溝裡本來沒有水，但是這場豪雨使溝裡積滿了水，火焰掉到水裡，便熄滅了。

接下來，武藏再度使用祐定之劍，施展砍殺的本領。

在強風中不斷傳來人被劍砍中而發出的慘叫聲。

當閃電再度照亮之時，已有六七人倒地不起。

武藏跑過廣場，移身到拱門裡面。

看來似乎沒有新的火把了。

但接下來的瞬間，却有無數火箭朝拱門射來。

武藏把背貼在左邊的石牆。

這些火箭並不是針對武藏而來，而是要點燃右方的瞭望台，以作為照明之用。

——難道他們已經識破我不會逃走，而想展開一場拼鬪嗎？

對於小西與五郎的老謀深算，武藏感到相當佩服。

如果瞭望台燃燒起來，就可以從和田崎一直照射到遠處。從這棟宅邸沿著一道緩坡，便可直通西國街道，而左右兩方則是一片曠野。

雨勢已逐漸減弱，但風勢却更為凌厲，由於強風是從海上吹來，所以瞭望台一旦燃燒起來，火屑必定會飛向緩坡。

揹負少女的妻六就會被發覺。

武藏直奔瞭望台。

射中外牆的火箭會自然熄滅，但射到裡面的火箭，則須設法撲滅。

「他跑到瞭望台去了。」

一聽到這句吶喊聲，武藏立即奔向階梯，迅速地踏熄幾枝火箭。

這時候，敵人已湧至階梯下面。

武藏從瞭望台的窗戶，跳到拱門的屋頂，然後再跳到門外的吊橋。

敵人分成兩路，其中一路跑過吊橋，想追趕妻六。

武藏從他們背後突襲。

這些浪人完全沒有料到武藏會在這裡出現，所以當他們聽到有奔走的腳步聲時，還以為是自自的伙伴，連頭也不回。

剎那間，已有兩人被武藏砍倒。其餘的人一聽到哀號聲，才知道來者是武藏。

武藏始終不吭一聲，只是連續揮動祐定之劍，一個接一個地斬殺。

不久，當厮殺的場所轉移到斜坡中央，瞭望台的火焰已熊熊燃燒，一大羣人迅即跑出拱門。

當他們趕到這裡時，先前的伙伴已經一個個倒地身亡了。

武藏並沒有逃匿。

「小西與五郎，你的人已經死了半數以上了，細川家的女兒也已經走遠了，你們想追趕也沒有用。………倒不如由你和我宮本武藏，一對一地比武，結束這場拼鬥吧！」

三

天亮之後，暴風雨有如一場噩夢般煙消雲散，天空一片晴朗。

海上波濤洶湧，潮聲高昂；投射在松林的陽光明朗而平靜。

妻六背靠著樹幹，爲了壓抑睡意，而猛打呵欠。

少女的頭擱在他的膝蓋上，還呈昏迷狀態。

陽光投射在她臉上，映著有如白磁一般光滑的肌膚。

妻六低頭注視這張睡臉，口中呢喃著：「世界上居然有這麼美麗的一張臉龐。」

從微啓的嘴唇，飄蕩出少女清純的芳香，令妻六十分動心。而且妻六也最喜歡天眞無邪的小孩。

如果可以作這位少女的侍從，陪伴她一生，也心甘情願。

——眞可憐，這個女孩的母親竟然是關原之役發生前，在大阪遭到殺害的加拉西亞夫人。

想到這裡，妻六才發覺武藏其實用心良苦。

「咦？他早該到了才對。………」

妻六朝樹林的方向望過去。

不久，從河邊的堤坊，可看到信步走來的武藏的頭部。

「喂——」妻六叫道：「我在這裡！」

武藏爬上堤坊。

「一切還順利吧！………你竟然毫髮無傷，不愧是天下無雙的劍客。」

武藏以冷漠的眼神，看著細川忠興的女兒千惠甜美的睡臉。

雖然他沒有開口，但顯然也被這張清純的臉所吸引。

「你收拾了那二十四個人嗎？」

「沒有，我跟頭領一對一比武，就結束了。」武藏答道。

原來他砍掉了小西與五郎的左腳。

中午過後，千惠終於醒來。

妻六向千惠說明，他和武藏是解救她的人。然後問道：「當初你們是想搭船到那裡去呢？」

「我是要到大阪的宅邸，家老長岡佐渡在那裡與我們會合。而後我要和佐渡一起到江戶去。」千惠口齒伶俐地答道。

雖然她歷經一場可怕的遭遇，却絲毫沒有在她澄澈的眼底留下任何陰影。

武藏看到掛在少女頸部的十字架。

——難道她也受母親影響，成爲基督徒嗎？

武藏曾聽說過基督教信徒堅信來生會到天堂去，所以不畏任何痛苦，死也感到快樂。

「小姐，我們會護送你到大阪的宅邸。………不過，在此之前，有件事想麻煩你。」妻六說完，仰頭看看武藏。

武藏遞出乘船的如意輪觀音給妻六。

千惠感到不解。

武藏對她說道：「我想藉你的手，把這艘船漂流到海上。」

「好的。」千惠直率地點點頭。然後接過船，站起身。

三人一起來到沙灘上。

千惠把裙襬撩到膝蓋邊，走進大海。

層層波浪不停地襲來，留下白色的泡沫，輕撫著沙地，而後緩緩退去。——這種畫面不停地重演著。

千惠在妻六的陪伴下，走到淹沒大腿的海水中，然後輕輕的把佛像船放到水面上。武藏冷眼旁觀，表情似乎絲毫不受感動。

山犬

一

「喔！眞冷啊！」

一個滿臉鬍子的獵人去過雜樹林，肩上扛著槍，手上提著一隻野雞。

「今年的冬天好像來得特別快。」

他走到坡度較緩的丘陵時，瑟縮著身體，口中喃喃說道。

這裡與其說是丘陵，不如說是荒丘還來得恰當。

所有的樹木都枯萎了，斜坡上露出幾處紅土，雖然圍有幾重濠溝，但都已乾涸。

展現在寒空下的是被兵火蹂躪過的一片荒涼景色。

這裡是伊丹城的遺址。

壕溝與堡壘都顯示出此地曾是城寨所在之地。

永正十六年，一位叫伊丹兵庫助的豪族在此建築城寨，天正初期被織田信長所滅。天正六年

十月，荒木村重以此地爲據點，背叛信長。荒木本是信長的心腹大將，也是一個忠心耿耿的武將。

對信長而言，村重的謀叛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其間衆說紛云，有人說是明智光秀進讒言所致；也有人說是村重的侍從，私下把米賣到大阪的本願寺，事機敗露，才畏罪投向毛利軍。不過眞相到今仍是一團謎。

荒木村重出身卑微，因爲信長的提拔，才得以晉升爲武將。

這一點和明智光秀的際遇相似。

信長被這兩位心腹所叛，並且被其中一名殺害。

當信長獲悉村重謀叛，倒向毛利軍時，並不立即訴諸武力，而先採取懷柔政策。但一切手段都徒勞無功之後，信長才採取反擊的手段。

荒木村重的勢力從攝津一直延伸到播磨，其兩翼則是高槻城主高山石近和茨木城代中川清秀。

天正六年十一月，信長親自率軍，以山崎爲大帥營，派遣信忠、信雄、信孝三個兒子率不破、前田、佐佐原、金森、日根野兄弟，攻打高山右近的高槻城。又派遣瀧川、明智、丹羽、蜂屋、氏家、伊賀、稻葉諸將，合攻中川清秀的茨木城。

對付高山右近的方法，信長利用其爲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要脅他說：「如果不獻城投降，將逮捕、殺戮所有的傳教士，並且將耶蘇教逐出日本。」

右近寫了一封密函給歐爾幹第諾神父，請求指引。因爲右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抓到荒木村重的伊丹城作人質，所以令他感到相當苦惱。

歐爾幹第諾神父得到信長的允諾，進入高槻城，勸說右近投降。

他的勸說果然奏效。右近離開高槻城，前往郡山投効信長。而右近的父親飛驒守，也進入伊丹城，傳達右近的苦衷，請求釋放人質。村重體恤他的苦心，便將右近的妻兒送還給飛驒守。

據守茨木城的中川清秀，原本就不贊成荒木村重的謀叛意圖。不過因事發突然，所以才和石田伊予、渡邊勘太夫一起固守茨木城。因此他可以說毫無戰志，反而伺機逐出石田、渡邊二人，而打開城門。

信長征服高槻、茨木兩翼之後，下達一個殘忍至極的命令：「村重所轄的領土，民屋格殺毋論！」

信長的作法，是要讓所有領地的居民們發出怨恨之聲，責怪領主謀叛，才使他們遭此浩劫。

因此，從甲山到須磨、一谷一帶，民舍全被縱火焚毀，居民不論僧俗老幼男女，概被屠殺殆盡，神社、佛閣也化爲烏有。

織田軍在十二月八日向有應山的伊丹城發動總攻擊，然而荒木軍的抵抗相當頑強，久攻不下。

信長不得已採取久戰。

伊丹城一直僵持到翌年——天正七年十月，其持久力可說相當驚人。

城主荒木村重却在天正七年九月二日，便已潛出伊丹城，轉往尼崎城，但此舉並不是因爲他認爲城不可守，而是爲謀東山再起之策。換言之，他是接獲了情報，得知毛利輝元所率的水軍，將在西宮附近登陸，所以才擬向他求援。

不過，這是個假情報，或許這是瀧川一益所設下的圈套。

二

失去城主的伊丹城，在一個月後就被攻陷了。

雖然守軍知道城主並非畏戰逃走，但士氣却一蹶不振，留守的主帥荒木久左衞門，也因彈盡援絕，而開門出降，他把妻兒交給織田信澄作人質，而逕奔尼崎。

然而村重對毛利輝元的援救仍堅信不移，在尼崎城等待其水軍的馳援。所以他對於荒木久左衞門獻城給織田軍一事，感到十分震怒，而拒絕讓他進城，久左衞門也無法折回伊丹城，只得逃亡。

信長看村重佔領在崎城，毫無投降之意，便採取一個最殘忍的手段。「好吧！我只有殺死你全族的人！」

信長下令在尼崎城附近的七松，把從伊丹城內拖出來的一百二十二名婦女，全部處死。

接下來，又將三百八十八位婢女，和一百二十四位男僕，合計五百一十二人，推入四間房子，在其周圍堆放乾草，然後放火焚燒。

最後，又從伊丹城的人質當中，把重臣的妻兵們，以每一輛車乘載兩人，遊行京都，而後全部在六條河原斬首示衆。

荒木久左衞門的十四歲兒子，和伊丹安太夫人八歲的兒子，在被拖到六條河原之時，神色自若，毫無畏死之神色，並且自行將頭伸到斬首台上，接受斬首。據說數千位旁觀者目睹這一幕，無不落淚。

招致此一巨禍的罪魁禍首荒木重村，在得知毛利輝元不會前來援救之時，才從尼崎轉移到花隈城，再從兵庫湊由海路逃到備後尾道，成爲毛利家的食客。

天正十年六月一日，信長在本能寺被殺，村重由於居中使羽柴秀吉和毛利輝元講和，而受封於攝州菟原，以專研茶道度其餘生，卒於天正十四年。

由於伊丹城址有這麼一段悲慘的歷史，所以有人傳言含寃而死的遊魂，經常在此流連徘徊，連當地居民都視若禁地，不敢接近。

爲了追悼亡魂，在城址附近建有墨染寺，並豎有荒木家將卒墓碑，但却鮮有人前往參拜。

直到數年前，才有一個獵人，住在這座荒城裡。

這位獵人曾經在大門舊址的空地上，築起比人高二倍的木柵，在裡面豢養捕獵的野獸。

但他所飼養的野獸，不是狐狸、鹿、豬，而是山犬，雖然他也捉過狐狸，但都加以殺戮，取其皮毛；至於鹿豬，則將肉晒乾，賣錢。

只有在用陷阱捕獲山犬時，便將其飼養在圈內。

墨染寺年邁的住持，曾詢問獵人有何用途。

獵人笑著回答：「養馴了之後，我想教牠們一些本領。」

這位獵人年紀已有六十上下，臉上有刀槍傷痕，顯然他在過去曾是一位武士。

墨染寺的住持明知山犬是無法馴養的，但既然獵人如此回答，他也只有無奈地每天聽山犬的吠叫聲，而別無辦法。

被活捉的山犬已有二十幾隻。

每當其中一隻開始吠叫，其餘的應和聲便此起彼落，令墨染寺的住持夜夜失眠。

尤其在發情的季節，雄犬爲爭奪雌犬，而鬪毆、吠叫，更使住持產生想將所有山犬毒殺的意圖。

然而，住在木柵邊小屋裡的獵人，卻能置若罔聞，使墨染寺住持自歎弗如。

三

原本是武士的年邁獵人，手提著雉雞，回到小屋。

這時，突然從木柵邊響起一陣尖銳的叫聲，獵人大吃一驚。

獵人急忙跑出屋子，發現有一個木梯架在柵欄邊，這個梯子本來應該放在倉庫裡。

「怎麼回事？」

獵人爬上木梯，俯瞰圈內，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一個年僅十二、三歲的少年，手拿短刀，和成羣的山犬搏鬥。

「喂！小孩子！你在幹什麼？」獵人吃驚地加以責備。

「你沒看到嗎？我是想試試看可以殺死幾隻山犬。」少年答道。

他就是宮本武藏惟一的弟子伊織。

「別傻了，你會被吃掉的！」

「我要成爲天下第一劍客，所以要勤加鍛鍊。……老爺爺，你還是靜靜在一旁看吧。」

「眞是個傻孩子，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了。……我從來沒聽過和山犬搏鬪來鍛鍊功夫的。」

「現在不就看到了嗎？……來吧！」

伊織大叫一聲，身體騰跳起來。

不一會，一隻山犬的脚被砍斷而吠叫著。

「糟了！」獵人大叫道。因爲他知道山犬一旦見到血，立刻會兇性大發。

老獵人的腦海裏浮現出當他把沾滿血腥的野兎丟進柵內，山犬爭食的恐怖光景。

「小孩，快住手！」老獵人大叫道。

但他的話根本沒有聽進伊織的耳朵裏。

伊織矢志要成爲天下第一的劍客，儘管被武藏遺棄，他仍然獨自在山野、海邊勤加鍛鍊。

他那敏捷的動作，看起來有板有眼。

斬、刺、橫掃、揮劈，每個動作與下個動作之間都毫無破綻。

瞬間已有數隻山犬倒地。

山犬是野獸，一看到同伴流血，便立卽圍過來爭食同伴的屍體。

但是襲擊伊織的山犬，一直沒有少於十隻以下。

最後，有一隻山犬從伊織背後跳了起來，一口咬住伊織的頸背。伊織的動作也在刹那間停止了。

「哎喲！好痛！」伊織叫了一聲，終於醒轉過來。

他躺在小屋裏，頭部、頸部、胸部和手，都包紮著布條。

伊織因爲渾身疼痛難當，而皺緊了眉頭。他移動視綫，發覺老獵人就坐在爐邊。

老獵人察覺伊織恢復意識，立刻回頭看他，並說道：「我　是第一次看見像你這樣有勇無謀的小孩。」

「我的鍛鍊還不夠。……再過五年，我一定可以把那些山犬通通殺掉。」伊織說道。

「你爲什麼要當天下第一劍客呢？」

「我的父親是當年在這裏防守伊丹城的荒木左久衞門，……別人都認爲荒木佐久衞門是出賣伊丹城的懦夫，所以他才會到處藏匿，過著像罪人一般的生活，……父親住在紀州的深山時，和樵夫的女兒生下了我，……當我父親臨終時，曾經告訴我，他絕不是膽怯的武士，……他要我以身爲荒木佐久衞門的兒子爲傲，並在日後揚名天下，讓世人認識我父親絕不是個膽小鬼。……這是千眞萬確的。老爺爺，你既然住在這裏，應該也聽說過荒木左久衞門的事蹟吧！」

「嗯！」

「我父親絕對不是懦夫。我身爲他的兒子，而有此膽量，就是洗刷我父親的罪名了。因爲膽小鬼絕對不會生像我這樣勇敢的兒子。」

「嗯！」老獵人鄭重地點點頭。

「老爺爺，你相信我嗎？」

「當然相信。……其實，我以前也是伊丹城的武士。」

「眞的嗎？」

「我叫時雨源十郎。……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名字了。我的父母、妻子和一個年僅兩歲的孩

子，都被織田信長殺死了。」

「……」

「如果要追究伊丹城被消滅的原因，應該歸咎於主君荒木攝津守上了毛利輝元的當。主君爲了報仇，才成爲毛利家的食客，但終其一生都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報仇。……毛利輝元才是我們眞正的仇敵。……在關原之役時，他身爲西軍總大將，却在石田治部少輔敗北之初，便倉惶而逃，把大阪城的西堡拱手讓給家康，甚至還剃光頭髮，逃至木津而降。……我立志要殺死這個懦夫，飼養山犬也是爲了這個目的。」

大戰賭場

一

距伊丹城址約兩里遠，有個名叫「鴻池村」的小村落。

在二十餘年前，有個名叫山中信直的鄉紳住在這裏，除此之外，便只有兩、三家農戶而已。

山中信直是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叔叔，弱冠即離家遠遊。遍歷諸國之後，作了茨木城中川清秀的食客。後來經中川清秀的薦擧，而仕於伊丹城荒木村重，成爲其心腹大臣。

但是山中信直一得知荒木村重要投靠毛利家，而背叛織田信長時，便極力勸諫村重，惜未獲採納。山中信直於是罷官，自號喜樂，而閒居在鴻池村。

當舊主荒木村重潛離伊丹城，移身尼崎城時，信直平靜中去世。

他曾收養侄子山中新六幸元爲養子，也就是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兒子。

新六九歲時，曾目睹伊丹城一百二十二名婦女，在織田信長的命令下，被拖出城處死的情景。新六雖然年幼，但已經對此種殘暴的武人行徑感到不齒。

這個可怕的記憶，始終存在新六的腦海裏，在十五歲行元服之儀時，終至丟棄雙劍。

新六決心棄武從商，於是將幸元之名，改爲新右衞門。

矢志從商的新右衞門，從事過許多行業，但都告失敗。

當他揹著沉重的行李巡歷諸國，最後回到故鄉之時，他的囊中只剩下幾個破銅錢。

新右衞門坐在武川河畔，茫然看著水流，突然靈機一動。

武庫川的河水相當清澈。

——對了，何不用這裏的水來釀酒。

鴻池村南邊有寬敞的台地，北邊有背山的滿願寺、中山寺；西邊有南流的武庫川，對岸則可達武庫山的東麓。

東邊有豬名川流過，對岸則有綿延不絕的丘陵，一直延伸到大阪城下的北端。

從高臺緩慢而降的有西國街道，自古以來便是京都前往山陽道的必經之路。

換句話說，頗得地利之便。

——不妨釀酒運送到大阪去賣，一定會賺錢。

新右衞門回家後，立刻賣掉養父遺留下來的武具，以作爲釀酒的資本。

但這次的嚐試並不如預期的順利，主要是因爲他不諳釀酒的技術。

而且，在京都、伏見、大阪等地，都已經有很多造酒屋，每一家規模都相當大，競爭也很激烈。

當時經營造酒屋的人家，由於財力雄厚，被稱爲「土倉」，並兼營當鋪和錢莊。到了足利幕府，又支持他們壟斷市場，並加以課稅，以彌補財政上的困難。

足利幕府滅亡後，信長繼續掌天下大權，後來又由秀吉承繼，接下來則是德川家康掌權。京畿的造酒屋雖已喪失壟斷的優勢，却依然富甲天下。

新右衞門固然無法與伏見附近的造酒屋相抗衡，但是要與這些富家並肩齊轡也須要相當的才幹。

新右衞門苦幹了十數年，也只達到把店面加大而已。

鴻池屋的酒屋之所以馳名天下，可說是僥倖得來的。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在關原之役中敗北，德川家康掌天下大權。——就在這一年冬天。

有一天，鴻池屋的一位僕人犯了錯，遭主人新右衞門嚴厲叱責，這位僕人惱羞成怒，決心逃走，但爲了洩憤，便偷偷地把後院的灰桶扛到酒庫裏，把灰盡數倒入酒桶裏，而後潛逃而去。

第二天，新右衞門用酒杓舀酒出來一看，昨天還是白濁的酒，現在却變得清澈無比，嚐了一口，又發現味道十分香醇。

他感到十分懷疑，後來發現桶底有沉澱物。

原來是灰，他才知道是那位潛逃的僕人所作的。

當時只有濁酒，還沒有清酒問世。

在濁酒中摻入灰，便可造清酒，這一發現使鴻池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便名聞遐邇。

過了六年之後，攝津國伊丹鴻池村的鴻池屋，已擁有二十幾棟酒庫，成為全日本第一大規模的造酒屋。

二

村子裏的居民也驟增，由原本寥寥幾戶增加到百餘戶，西國街道，武庫川的水陸運輸，也因而繁盛起來。

即使是今天，在武庫川仍可見到無數隻等候載酒的船隻。

而且在等候的時間裏，到處可見船夫或搬運工人，在河邊攤開草席，就地賭博。

所有的賭局都是玩骰子。

他們的玩法與後人並無二致，先將兩個骰子放在竹筒裏，搖動幾下倒蓋揭曉分出勝負。

與後世稍有不同的是，他們不以點數來分勝負，而是以「四下」的數子來決定莊家及賭客的輸贏。

所謂四下是指玩客把錢押在一、二、三、四等數字上，若出現四以上的數字，則減去四，所剩的數字便可定出勝負。

莊家只限一人，玩客則不限。

換言之，若有位玩客押二，則當骰子出現一和一，或和四或三和三時，便算得勝，可獲得十倍的賭金。

贏者可當莊家，莊家不須押錢，只要出現四以上的數字（例如：四和五、五和五、五和六、六和六），則由莊家通吃。

到處都充滿歡笑聲與吶喊聲。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慢慢從堤防的斜坡走下來。

這個人身長六尺二、三寸，臉龐被針一般粗大的鬍鬚所掩蓋。——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宍戶梅軒。

他觀望了一陣，朝人數最多，賭金也可能押得最大的賭博場走去。

早已有許多人圍成人牆，觀看這場賭局。

梅軒站在後面向前探頭觀望，作莊的是一個身材肥胖，口袋裏裝滿銀錢，重得垂下來的商旅模樣，五十歲左右的男子。看來他似乎連連贏標。

他把好酒倒在銀杯裏，一邊啜飲，一邊微笑看著數十位玩客，把錢押在寫有一、二、三、四的木板上。並連連喊道：「好了嗎？好了嗎？……停押！」他拿起竹筒，對一名客人說道：「來吧！丟進去。」

兩個骰子丟進竹筒後，他故意把竹筒高舉到頭頂，搖動幾下。

二十幾隻眼睛都瘋狂地圓睜著，瞪視即將揭曉的竹筒。

這位肥胖男子迅速地把竹筒倒蓋在草席上，嘲謔地說道：「這次是五，還是六、九、十呢？」

「快開呀！可惡！」

「這次一定是四下！」

「這是第七次了，如果再出現五以上的話，我可就要賣老婆了。」

莊家大喊一聲，揭開竹筒。

是六與三，也就是五。

「眞是冒犯了！」莊家裝模作樣地作個揖。

頓時四周響起一片咒罵聲、哀號聲、呻吟聲和嘆息聲。

第八和第九次依然沒有出現四下。

到了第十次，每個玩客的臉都變得猙獰起來。

莊家則更形篤定，煽動地說：「諸位，這可是最後一次機會，請盡量押吧！」

「混帳！莫非十次都出現五以上，就算武庫川的河水倒流，也不可能這樣。」

「好吧！我押三！」

「我還是押一！」

甚至有人從肚腰裏，拿出所有家當。

一、二、三、四的木板上，都已押滿了錢。

「現在……」莊家滿臉自信地一口飲盡杯中酒，然後抓起竹筒。

「各位！準備好了嗎？這可是一千次合併成一次的大輪贏，到底你們會輸，還是我會輸呢？」

其中一位玩客喊道：「讓我來丟骰子！」他拍拍雙手，向前一拜：「八幡大菩薩！」然後把骰子一粒粒丟進竹筒裏。

莊家還是和剛才一樣，把竹筒高舉過頭，搖了幾下，吶喊一聲，然後蓋在草席上。

三

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持續著。

有的人口乾舌燥，也有人押了所有的家當，眼球幾乎要暴突出來，似乎生命存亡就在這開注的一剎那。

有人口中還呢喃著：「南無阿彌陀佛！」

莊家看到這十多人個個表情緊張，便不再說嘲謔的話，而準備揭曉。

這一瞬間，一道黑影像飛箭一般，射中抓著竹筒的手臂。

這是一根菱形的忍者飛鏢。

一莊家呻吟一聲，童顏頓時便成兇暴的惡魔，仰頭看，口中咆哮道：「搞什麼鬼？那個傢伙，出來！」

「是我！」宍戶梅軒從人牆後方答道。

「你想作什麼？」

「問你自己吧！臭小子！」

「你說什麼？」

「這個竹筒中的骰子數目，一定在五以上，因爲你使用做過手脚的骰子。像你這種伎倆，只騙得了瞎子。」

「你……你胡說！」

「不妨打開竹筒看看，大概又是六和五吧！」

一聽到這句話，有個玩客立刻抓住被飛鏢射中的手。然後打開竹筒。

果然是六和五。

頓時，肥胖的莊家以相當敏捷的速度，向後躍起。

「可惡！殺了他！」

一聲吶喊之下，在附近有七、八位打扮怪異的流浪漢，立刻蜂湧而上，並從拐杖裏抽出短劍

梅軒冷笑道：「很久沒有施展我宍戶八重垣流的厲害了。……等你們都下了地獄，大概都要向閻王報告被誰所殺，所以，我先報出名字。……我是伊賀谷頭領宍戶梅軒，你們都記住了吧！」

流浪漢口中發出怪叫，一起包圍過來。

梅軒慢慢拔出腰間的黑色鐵棒。

使勁揮動一下，前端的鐵鍊像蛇一般地伸出來，而頂點的鐵球閃動著黑色的光芒。

梅軒抓住鐵鍊，使鐵球繞著圓圈行走，並且直立起鐵棒。

當一尺餘的鐮刀從鐵棒中彈跳出來時，在一旁圍觀的人群裏，發出一陣驚呼。

「你們一個也跑不掉，甚至沒有時間讓你們慘叫，就要把你們都收拾掉。……最後，我再奉勸你們一句話，這把鐵鍊鐮刀在三年前，曾經使得連殺兩位室町劍術所當主，並且滅了吉岡一門的宮本武藏都甘拜下風。」

這句話使無賴漢大爲震驚，甚至有人想趁機開溜。

但宍戶梅軒一說完，立卽縱身跳起，堵住了他們的去路。

這可眞是名符其實惡鬼羅剎的激戰場。

有的人被圓球擊碎頭蓋，有的人被鐮刀砍落首級。

果然如梅軒所言，他們根本沒有時間發出慘叫，七位無賴漢在半晌之間，就血染河畔，橫屍地上。

沒有一個是身負重傷，全部都是倒地死亡。

百餘位旁觀的人都被這幕淒慘的光景懾住了，個個噤若寒蟬。

梅軒平靜地說道：「那麼，這些賭資就由我代替死去的莊家收起來，以作爲超度費。」說完，便大把大把地抓起來，塞進懷裏，大搖大擺地朝堤防走去。

心猿意馬

一

「源十郎！」

從遠處傳來呼喚這個舊名字的聲音。使得坐在伊丹城址旁小屋的爐邊，正在烹調雉雞的獵人大吃一驚。

應該無人知道荒木村重的近衞時雨源十郎在此搭一間小屋，以狩獵爲生才對。

伊丹城談攻陷後，源十郎轉至民崎城，繼續侍奉主公村重。

當村重由兵庫湊經海路逃到備後尾道時，源十郎也隨侍在側。

所以源十郎十分了解村重的意向。村重爲了向違約的毛利輝元報仇，才故意成爲毛利家的食客。

但村重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終於在天正十四年，含恨死於攝州菟原。臨終時，源十郎也在他身邊。

「源十郎，我這一生實在太糊塗了。」

村重臨終之語，滿含著自嘲的意味。

這句話深深感動了源十郎。

村重本是一位出身卑微的武士，隨著踵至的功名，村重也逐漸看淸自己根本無法追隨主君信長。

因爲村重十分厭惡信長那殘暴不仁的個性，在當時的武將當中，村重是少數幾位願意騰出時間，來接近書本的人。

換言之，他曾認眞地思考過「君子之道」的眞義。

論語說：『君子之道，如日月之蝕。』——可見君子絕不會掩飾其過失。

子貢有云：『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若居於下流的話，那麼天下之惡都會歸於一身，所以君子人必須居於上流。換言之，居上流者，必定是君子。

史記中也曾記載老子說的一句話：『君子有盛德，容貌如愚。』——乍見君子，有如愚人。

能舉的例子多不可勝數，不過信長所走的路，却與君子之道背道而馳。

逐漸興起的厭惡感，終於使村重背叛了主君，而歸向毛利輝元。

但毛利輝元也非村重可以倚恃的武將。

毛利輝元的祖父元就、叔父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都成就了偉大的事業，才使輝元缺乏獨立自主的精神。

因此，在關原之役中，毛利輝元被德川家康打得落荒而逃，舊封地八個國盡被沒收，事實上不是減封，而是完全撤換毛利家的封地。最後把防、長二國封給輝元的長男秀就，毛利家的血脈才得以延續。而輝元本身却完全喪失了自祖父時代相傳下來的八國領地。

總而言之，荒木村重沒有機會向他所憎恨的輝元報仇，就含恨去世了。

時雨源十郎聽了主人的遺言，便發誓——

我要替主人報仇！

他流浪諸國之後，便在這伊丹城址建一座小屋，以狩獵爲生，以等待毛利輝元的參府行列經過。

二

——難道有人來找我時雨源十郎。

源十郎迅速站起，抓起藏在板壁中的長矛。

睡在一角的伊織則靜觀源十郎的一舉一動。

「時雨源十郎住在這裏嗎？」有人走近門口問道。

「是誰？」

「我是宍戸梅軒。」

梅軒推開門走了進來，一見到源十郎便微笑道：「好久不見了，源十郎！」

「你……」源十郎仍然緊抓住長矛，警戒的眼神絲毫沒有改變。

「哈！哈！哈！……果然眞像個獵人。……不過，這麼大把年紀了，想裝出武士的樣子也不像了。」

梅軒逕自走到爐邊，盤坐下來。

時雨源十郎是在關原之役以後才認識宍戸梅軒。

當時，梅軒在柳生宗矩的命令下，爲了刺探豐臣家過去恩顧的諸侯們的動靜，而遊歷諸國，源十郎和梅軒第一次見面地點，是在長門國萩城，那一年是慶長九年的夏天。毛利輝元的兒子藩主秀就年僅十歲，而輝元尙屬隱居之身，所以建築萩城，並以此地爲中心，以鞏固防、長二國的體制。

當源十郎隔著城壕，眺望接近完成的萩城時，突然有人從背後叫他，那人就是宍戸梅軒。

梅軒是伊賀的忍者，源十郎雖是商旅打扮，可是梅軒一眼就看出他是個武士。

「你也是奸細嗎？」

梅軒這麼一問，源十郎一時爲之語塞。

後來他在城下的客棧休宿時，源十郎才向梅軒說明他是荒木村重的近衞，正想尋機找毛利輝元報仇。應該說是在梅軒的追問下，他才作如此的表白。

一年之後，源十郎與梅軒又在江戸見面。

關原之役後，源十郎在伊丹城舊址搭建小屋落脚，每年都有一、兩次前往江戸，以尋找報仇的時機，但他從未告訴過梅軒他住在這裏。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他們二人隔著圍爐相對坐下，源十郎開口問道。

「難道你忘了我是伊賀南谷的首領？源十郎……，要找到你隱居之處並不困難。」

梅軒拿起烤熟的雉雞肉，大口地吃將起來。

「來找我有事嗎？」源十郎依然用警戒的眼神看著梅軒。

「我想來幫助你！」

「幫助？」

「哈！哈！哈！……你大概還沒有放棄聲討毛利輝元之事吧！……我就是來幫助你達成這件事。」

「……」

「對德川幕府而言，毛利家是礙手礙脚的人，最好能將他消滅，……輝元已過知命之年（五十歲），他的兒子秀就不過十二、三歲，只要收拾這對父子，就只剩長府三萬六千石的秀元（輝元的堂弟），和岩國三萬石的廣家（吉川元春之子）。……秀元與廣家原本感情不睦，因爲秀元

在關原之役時，加盟石田三成，而以輝元之名前往關原。廣家却在一開始就反對加入石田三成。只在輝元的兒子出生之前，秀元就是其養子，廣家雖然愼謀遠慮，但也可說是個狡猾無比之人。只要小早川隆景一死，就只剩下小早川、吉川兩家爲中心，所以，我們只要殺死輝元、秀就，就只只剩下秀元和廣家兩家對峙，如此一來，毛利家就會開始動搖。這便是我們的目的。到那時候，德川幕府便會以內鬨爲理由，而消滅毛利家。……這就是你和我梅軒的大功勞了。……哈！哈！哈！……你以爲如何呢？……你和我都可以當德川家的近衞了。」梅軒口若懸河地說完。

源十郎默默看著爐火，「很抱歉，我時雨源十郎已經老邁了，沒有氣力和體力爲我的主公報仇了。」

「你別瞞我了！」

「不！我是說眞的，我在這裏蓋這間小屋，只是想悼祭那些被織田信長無辜殺害的遊魂。現在我所能作的只是這些而已。」

「你瞞不過我宍戶梅軒的，當我叫你名字的時候，你手中的長矛充滿著殺氣，這又怎麼解釋呢？……這就可以證明你胸中仍然燃燒著報復的火焰。而且，我進來之前，看到木柵裏面飼養的的山犬，看來你是想利用山犬來襲擊毛利輝元的行列。」

三

睡在角落的伊織以憎恨的眼光瞪視著宍戶梅軒。

——就是這個惡魔玷汚夕姬小姐，才害得她去作尼姑。

妻六與伊織曾護衞夕姬通過伊賀的南谷，沒想到宍戶梅軒像煞星一般出現，不僅欺騙了妻六和伊織，而且還玷辱了夕姬。

梅軒曾答應妻六只要取來偷自寶藏院的日蓮上人的純金佛像，就不會動夕姬一根汗毛，沒想到他却欺騙伊織說宮本武藏已死，而叫他到後山去看武藏的墳墓，然後趁隙玷辱了夕姬。

伊織在後山被兩位伊賀人逮捕，而捆綁在大樹上，後來被下柘植的大猿所救，才奔回梅軒家裏，但事情已無法挽救了。

後來，妻六和伊織要前往奈良尼姑庵會見夕姬時，在伏見城的街道上又遇見梅軒。

當時，梅軒是看到德川家騎兵隊的旗幟，才落荒而逃。

現在，伊織最憎恨的敵人又三度出現在眼前。

——畜牲。

憤怒爬滿了他小小的身軀。

然而，他被山犬咬得遍體鱗傷，根本無法起身。

——畜牲！畜牲！畜牲！

他只能在內心裏咒罵著。

「源十郎，難道你還想隱瞞下去，而由我宍戶梅軒來替你殺掉毛利輝元父子嗎？」

「隨便你！」源十郎添了柴火，爐火也變得更旺盛。」

梅軒迅速站起，走出屋子，順手拿了幾根火把。

「好！我要讓你報不了仇！」

「你要作什麼？」源十郎責問道。

「我要把你飼養的山犬統統殺死！」

「不行！那些山犬經過訓練之後，我要把牠們賣到大阪當看家狗。……」

「別撒謊了，你是訓練牠們一看到刀槍就呲牙咧嘴地攻擊吧！絕不是訓練什麼看家狗。我當伊賀南谷首領的時候，也曾經捕抓到山犬，想將牠們養馴，結果却失敗了。山犬的殘暴性情可以煽動起來，却無法叫牠們順從，你仔細看吧！」

梅軒把火把點燃，走出屋子。

源十郎並沒有採取行動。

「老爺爺！」伊織忘了疼痛，站起身。「那個惡魔也是我的敵人。……老爺爺，叫山犬把他咬死吧！在他身上灑上野獸的血，山犬就會攻擊他，把他咬死，快呀！……」

源十郎絕望地看著不停叫嚷的伊織，說道：「宍戶梅軒不是普通人，而是惡魔。……由他去吧！」

「畜牲！……讓山犬把他咬死！」伊織大聲叫道。

不久，從圈內傳出山犬的狂吠聲。

源十郎與伊織都屏息靜聽。

但接下來的瞬間，狂吠聲嘎然停止，而變成一陣陣哀鳴聲。

鐵鍊鐮刀和圓球的威力所到之處，山犬一隻隻地死亡。

不論對手是人或野獸，都會使梅軒燃起殺機。只要有機會讓他施展宍戶八重流的神技，他才會覺得人生有意義，也是他生存的價值。

宍戶梅軒是個完全摒棄理性、感情，不知道控制慾望的殺戮魔鬼。

在「安樂集」裏，有句話說：「心如野馬，識叱猿猿劇烈，馳騁六鹿，何曾停息。」從這句話引申出「心猿意馬」這句成語，而宍戶梅軒這位忍者，似乎是爲了實踐這句「心猿意馬」，才遊歷各地。

當山犬的吠聲和哀鳴聲都消失，一切又復歸寧靜時，前後並沒有花費多少時間。

「……全都殺光了！」伊織低聲說道，又嘆了口氣。

始終注視爐火的源十郎，這才將視綫移向前方，低語著：「我已經老邁了！」

報仇街道

一

往來於連接京都與奈良的街道上的旅客，當然以僧侶爲多。名剎的住持帶領著寺僧，乘轎往來於街道上，也時常可見。尤其是托鉢和尚行脚僧也多於一般的旅客。

今天也有一位雲遊僧，以圓笠遮著臉，緩慢地正想走過木津。

從四條綴方向要前往笠置的路，是位於一處山麓的交叉口。

在交叉路口的附近，散佈著三四家茶水攤。

雲遊僧並不想休息，而只想路過茶水攤。但當他正要通過時，突然看到一位中年的武士之妻，坐在一家茶水攤的長凳上。

他悄悄地走到她面前，問道：「你不是靜重嗎？」

「……？」

佐野又一郎之母靜重看了一眼雲遊僧圓笠下的臉，不剎詫異地低叫一聲，而慌忙想要跪地。

「不！不！我只是托鉢的幽夢而已。」

「是！是！」靜重也顧忌周圍好奇的眼光，立即坐回椅子上。

雲遊僧與靜重併肩坐下。

這位雲遊僧便是當年在關原之役前，領有土佐二十二萬二千石的國主宮內少輔我部盛親。

後來封地被德川家康所奪，只得剃髮爲僧，賜號幽夢，隱居在上京柳之辻，至今已逾六年。

但圓笠下的臉龐，依然英氣煥發，其年約三十多歲。

「我聽說你的兒子年僅十歲，却因爲作了吉岡家的發起人，而遭到殺害。」幽夢注視前方，繼續說道：「又左衞門……那個頑固的中風老人，爲了急於挽回吉岡家的顏面，而出此下策，實在是大錯特錯。」

「……」靜重把視綫落在重疊於膝蓋上的雙手，身體僵直得宛如石像。

靜重是盛親的乳母。

佐野又左衞門的兒子又十郎，之所以和靜重結爲夫婦，完全是盛親之父元親的撮合。

對盛親來說，視乳母靜重如親人，而並不只視爲部屬之妻。

當土佐被德川家康所奪之時，長曾我部家的部下，曾死守浦戶城，而抗拒前來接收的井伊直政軍隊進入城內，並將其組織名爲「一具甲冑組」。在困守五十多日期間，與恭順派抗衡，城池

被奪之後，他們又攻出城外，有二百七十餘人力戰而死。最後終因力竭而投降，靜重的丈夫佐野又一郎便是死於此次戰役中。

靜重成了寡婦，但幸運地擁有一個兒子又一郎，靜重辛勤養育兒子，希望成爲將來的寄託，並且以土佐豪族爲名，繼續守住佐野家。

但中風的公公却堅持說：「將他帶到吉岡道場，讓他日後成爲一流的劍客。」

長曾我部家沒落之後，山內對馬守一豐代代而成爲新的領主，但又左衞門不希望孫子又一郎日後隨侍在山內一豐身邊，然而他們昔日豪族時代的領地，房屋都已盡失，若要讓又一郎過著貧困的生活，又未免說不過去。

佐野又左衞門正好是室町劍術所當主吉岡淸十郎的舅舅。

當他接獲外甥慘遭一位沒沒無名的劍客殺害時，便暗自決定：

——對了，這正是培養又一郎成爲一流劍客，也讓佐野家重振聲威的時機到了。

沒想到這項決定，却招來了一乘寺下松的悲慘事件。

二

靜重因此成了一個喪失丈夫和兒子，生活沒有目標的可憐女人。

幽夢入道盛親把視綫重新回到靜重身上，仔細端詳她那一身風塵僕僕的模樣。

「你是不是在找尋殺你兒子的仇人宮本武藏的下落呢？」

「是的，除此之外，我別無生存的目標。」靜重沉痛地答道。

「我聽說在一乘寺下松那場決鬥中，宮本武藏以一擊衆，殺了吉岡一門七十餘人，凌厲有如鬼神夜叉一般。……以你一個女流，恐怕不是他的對手。」

「卽使會被殺，也總比苟延生命來得好。」

「你不妨替亡夫、亡子作些功德，以度餘生呢？」

「公公，丈夫及又一郎在九泉之下，必定期待著我爲他們報仇。」

「或許他們並不如此希望。」

「不！」靜重用力搖搖頭，「他們一定希望如此，佐野家的武士風範，你是最了解的。……只要宮本武藏是人，就有可能死在我的手下。」

「女人有女人的生活方式，你何不當尼姑，以超度這些親人的亡魂呢？……在奈良有一座尼姑庵，我相當熟稔你願意去嗎？」

「不管你怎麼說，也不可能改變我的心意。」

「是嗎？……好吧！那麼我就不勉強你了。」

「謝謝你……，我絕對不會忘記你的好意。……今天能在此遇見你，眞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

這三年來，靜重根本無人可以傾吐心事，每天只是持續著孤獨的旅行，有幾次曾想回故鄉去。因爲孤獨的滋味實在難以忍受。

能夠遇見舊主公，可說是一大鼓舞。

「我要繼續趕路，會經過奈良，如果你願意的話，不妨和我同行吧！」

「我如果和你一起到奈良的話，說不定會改變報仇的決心。……還是就此分手吧！」

「嗯！……好吧！」

幽夢先行離座。走了十幾步，他又回過頭來，只見靜重還站在茶水攤前面，向他深深行個禮。

——女人的執著有時候比男人更強呢！

幽夢自言自語地說。

成爲雲遊僧的幽夢，所要前去的目的地是高野山麓的北谷九度山——亦即眞田左衞門佐幸村隱居的所在地傳心月叟庵。

幽夢是在三個多月前，接到幽夢的密函。

內容是向他表明一項重大的決定。

『我不打算就此以傳心月叟自號，而一生過著製造打紐的日子，我生於武人之家，也希望以武者的泰勢終我一生。雖然，天下已歸德川家所有，局勢也日漸穩定。江戶幕府的基礎也牢不可破。但現在大阪城尚有已故太閤的遺兒，而且還貯存了不計其數的鉅金，再加上大阪城地勢固若金湯，這一點，是我輩武者應該認知的。有朝一日秀賴公揭竿而起，藉著龐大的軍費，死守大阪城的話，我輩應義不容辭，馳往效命。才能使身爲武者的我們，得到最後的光榮。就我所知，宮內少輔必定不安於只是以調教孩子，來度此餘生吧！想必也想將長曾我部盛親的武名發揚光大。所以希望你撥冗前來寒舍一敘。

幽夢接到這封密函之後，一直延擱了三個月才動身。

三年前，毛利勝永曾經去拜訪他的草庵，遊說他以大阪城爲根據地，起而與德川家康決一死戰。當時，幽夢便答以：「一旦時機成熟，自當起義。」

現在，幽夢仍不知道時機是否已臻成熟。

他所知道的只是江戶幕府已牢不可動搖，這一點，眞田幸村也該了解，何況太閤秀吉的威望已不復存在了。

范文公曾說過：『不忘舊爲信，失信無以立。』目前曾受太閤恩顧的諸侯當中，已無人有勇氣與德川家相抗衡，而且，放眼所見，盡是棄舊迎新的風潮。

——發起一個毫無勝算的戰爭，只是徒然令生民塗炭而已，又有何用呢？

這種念頭使幽夢遲遲沒有動身。

但生於武者之家，就應該以武者的泰勢死去。幸村這句話實在頗富吸引力。

——與其過著與世無爭，老死於窮鄉僻壤，倒不如轟轟烈烈地以宮內少輔盛親之名，死於戰場上。

幽夢如此告訴自己，於是便決定造訪幸村。

三

在同一條路上，約落後半個時辰，還有一位我們熟識的人也趕著路。

他就是伊織。

他拄著拐杖，拖著行動不便的左脚向前行。被山犬咬傷的傷口，至今尚未痊癒。右肩、左膝都疼痛不已。

但伊織不聽老獵人的勸阻，執意要離開座落在伊丹城舊址的小屋。

他是來追趕宿敵宍戶梅軒。

宍戶梅軒以他的鐵鍊鐮刀收拾了二十幾隻山犬，自己也負了傷。

當他回到小屋時，臉上沒有一點傷痕，但頸部、手腕、腿部都有傷痕，而且傷得相當嚴重。

他自行敷了藥，便躺在爐邊睡覺，直到天明才起身，離去之時還說道：「我要到紀州山正龍神溫泉療傷，源十郎，現在你半隻山犬也沒有了，以你一個人的力量，絕對無法向毛利輝元報仇。所以會需要我的幫助，我還會回來的。……假如毛利家的行列經過此地，而我還滯留在龍神溫泉的話，你可以趕快來通知我。」

梅軒走了之後，伊織氣憤地跳了起來。大叫道：「畜牲，我去追他，我要爲夕姫小姐報仇。」說完，便急忙打點起來。

「別作傻事了！」

老人加以勸阻，但伊織不聽。

宍戶梅軒說他要到紀州山中的龍神溫泉療傷，只要到那裏去，趁他泡溫泉的時候，便可伺機下手報仇。

伊織不服氣地告訴自己：「我是天下第一劍客宮本武藏的弟子，若不能收拾宍戶梅軒，豈不貽笑後人！

然而，他拄著拐杖，拖著左脚要走到紀州山中，實在需要相當的耐力和持久力。

「請問一下，……」伊織叫住走在前面的白髮老者。

這位老人是鄉紳的打扮，沒有帶劍。

當老人回過頭時，他的白髯長及胸前。

想必已過了古稀之年。

「老爺爺，你知道紀滿山的龍神溫泉嗎？」

「離這裏還很遠喔！」老人回答。

「是不是要經過奈良呢？」

「你去過高野山嗎？」

「那是和尚住的地方，我不會去過那裏。」

「要到龍神溫泉，必須先越過高野山，再攀過幾處險惡的高山，沿日高川而下，再走幾里路，才到得了，相當遠喔！」

「再遠我也要去！」

「就是因爲有這麼多倔強的人，所以才會有人陸續走在這些險惡的山路上。高野山沿日高川以下這段路，除了獵人可走之外，便只有行脚僧了。……像你這樣的小孩，而且又負了傷，是絕對無法通過的，你不妨先找個地方療傷，等傷好了，再上路吧！」

「我沒有盤纏可以住客棧療傷，反正我要一直走下去。」

「你可以住在我家。」

「老爺爺就住在附近嗎？」

「嗯！我住在柳生莊，以你的脚程計算，大概黃昏就可到達。」

這位老人就是柳生石舟齋宗嚴。

後藤又兵衛

一

武藏與妻六暫時住在細川家大阪的宅邸裡。

他們從小西行長舊侍從手中，救出細川忠興的女兒千惠，然後陪著她到大阪。當時，細川家老長岡佐渡正焦心如焚，一看到他們，眞是又驚又喜，立卽邀請武藏說：「您務必要在本家作食客。」

武藏說道：「我正在周遊列國，以修鍊劍術。……」而拒絕其美意，但經不起他三番兩次的邀請，便決定暫時住在宅邸內的一間房子裡。

關原之役後，各諸侯設在大阪的宅邸，却是用來收藏自領地所繳納的米糧，同時也在這裡和大阪商人進行交易。

因此，各個諸侯都在自家宅邸內，建有數十棟倉庫。

爲了便於搬運米糧，宅邸都是沿運河建築，而且每一家都擁有許多私人商船。

到了這個季節，正是工人們在總管的指揮下，忙於在倉庫裡工作。

當時，諸侯的稅率是五成，舉例說，細川家是豐前三十六萬石，但這只是虛數；細川家所須繳納的米糧是十八萬石。

再從這十八萬石中，撥放米糧給部下。規定是一位雜兵每天的米糧是二合五勺。

而純屬諸侯的米糧，則是經由海上運至大阪，若是細川家這種大諸侯，所擁有的石數爲數驚人。

大阪宅邸的倉庫，是用來收藏自領地收來的米糧，然後出售給商人。

米糧的價格每年不同，豐收的時候與飢荒的時候，價格更是懸殊。

很幸運的，今年是豐收之年。家老長岡佐渡前往江戶的途中，便與商人議價成功，所以令他頗爲安心。

長岡佐渡與千惠小姐一起出發前往江戶。

在大阪宅邸內無所是事地看著家僕忙裡忙外的，只有食客武藏，而妻六則負責炊事。

妻六不滿武藏老是關在屋子裡。

自從獨自享有一棟屋子之後，武藏就一直過著不聞不問的生活。

每天都有大半的時間用來面壁打坐。

——學禪有什麼好呢？

妻六雖然知道這是劍客用來使自己心無雜念的方法，但他總覺得這麼作，實在辜負了大好時光。

妻六是個片刻都靜不下來的人。

用完早餐後，妻六便建議道：「今天，我要到大阪城去看看。」

妻六所謂「看看」，就是要潛入大阪城內天守閣的密庫，看看裡面藏了多少金銀財寶，這一點武藏十分了解。

故太閤逝世之時，曾說了一句膾炙人口的話。

「我所貯存的軍費，不僅足夠征服朝鮮，甚至可以進攻明朝。」

據說秀吉將貯存的黃金，鑄成「砝碼」（大秤錘、小秤錘合稱），堆積在天守閣的密庫裡。

而現在就連小孩也知道，這些金磈塊被鎔成大小金幣，而以秀賴之名在近畿附近營建神社佛閣，這些黃金就像流水一般地消耗掉。

也難怪淪爲竊盜的妻六，會想一窺密庫的藏金。

武藏對正要外出的妻六，只淡淡說了一句：「不可以偷！」。

「那……那裡敢呢！我只是看看而已。」妻六嬉皮笑臉地說道。

二

後藤又兵衛

正午之前，武藏一直保持面壁的姿態。

「請問一下！」

直等到門口的人重覆問了兩次之後，武藏才慢慢回過頭。

由於這間屋子本來就是供僕人住的，兩壁之間十分狹窄，只要一轉頭，就可以看到門口的人。

「……？」武藏睜大眼睛。

武者——這個名稱似乎是門口這位武士專有的稱呼。

他的體格壯碩，相貌魁偉，臂力驚人，氣宇不凡，手中持兵刃，看起來似有萬夫莫敵之慨。

——這就是名符其實的武者。

這位武者一臉武士的氣慨。

「消滅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的宮本武藏，就是閣下嗎？」

「是的，閣下是……」

「我是後藤基次。」武者報上姓名。

後藤又兵衞基次的名聲，早已響徹海內外。

「您就是後藤基次……？」

武藏重新打量這位武者不凡的相貌。

就算這人不曾樹立任何武功，單憑他的外表，也足以令接近他的人肅然起敬。

「我可以進來嗎？」

「請吧！」

當武藏想移往下座時，後藤基次阻止道：「不！不用，我又兵衞目前只是個乞丐武士而已。」

「……？」武藏不解地看著基次。

他不知道後藤基次已在今年夏天，拋棄了小隈城城主的地位，而離開黑田家，成爲一名浪人。

後藤基次與黑田長政並非只是尋常的主從關係。

基次的父親後藤新左衞門基國，是播州別所家的重臣。

後來，與小寺官兵衞孝高（黑田如水）同屬於小寺政職。

新左衞門基國去逝之時，又兵衞基次尚在孩提時代。

小寺官兵衞收養基次，與其子松壽（長政）一起養育。

換言之，基次與黑田長政的關係，情同兄弟。

原來抱有想成爲幕府將軍的官兵衞孝高，非常喜歡自少年時代便具有武者風範的基次，且更甚於自己的兒子長政。然長政也非泛泛之輩，自幼便顯露出大將之風，不過，與基次相較之下，

卻略遜一籌。

基次不負官兵衞的期望，自十四歲起便參加會戰，屢建奇功。

不可避免的，身爲黑田家長子的黑田長政，對又兵衞基次產生了敵對的意識。

秀吉平定九州之後，黑田孝高受封豐前十八萬石，領有中津城。但九州雖已平定，不過長達百餘年的戰亂，無法在一朝一夕便平息。各地都有土豪據地自立，不願歸順秀吉。

其中有一位叫宇都宮中務少輔鎮房的豪族，在城井谷的天險地帶，築寨自雄，最爲桀傲不馴。

孝高本想暫時休兵，但長子長政反對，而煽動基次，想一舉將宇都攻落。

沒想到卻遭到強大的反擊，鎩羽而歸。

長政無顏見父親孝高，便落髮贖罪，諸將士也效法主君，全都剪掉髮髻剃光頭。

只有又兵衞基次一人，仍處之泰然，沒有剃髮。

同僚黑田惣兵衞對他不滿，而責備道：「這次的失利，少主與每一位將士，無不相當自責，爲何只你一人例外，是否有何異議？」

基次笑著說道：「勝敗乃兵家常事，無須如此自責。今朝失利，最重要者便是檢討明日如何獲勝。……只輸一仗，便如此氣短，實在沒有武將的氣度。假如每敗一仗就要剃髮，那麼頭髮永無留長之日。」

不可諱言的，這句話觸怒了長政。

長政站在基次面前，怒叱道：「基次，你在嘲笑我嗎？」

基次凜然答道：「漢高祖與足利尊寺，都是敗戰多於勝戰的武將，但他們絲毫不減英銳之氣，所以才能完成日後的豐功偉業。」

從此以後，兩人之間的裂痕日益擴大。

三

天正十七年，黑田孝高傳位給長政，自己隱居起來，號如水。

又兵衞基次就算千般無奈，也必須成爲長政的侍從。

不久，長政與基次終於決裂。

秀吉發兵征韓，黑田長政擔任先鋒，率兵登陸朝鮮。

後藤基次也隨軍而至，在攻打晉州城之時，基次身先士卒，領頭攻城。

加藤清正曾針對此一勇敢行動，而稱讚道：「黑田家只要有後藤基次，別家都休想先聲奪人。」

而在嘉山之戰時，有一天，敵軍渡河而來，朝黑田長政、小西行長的軍營發動總攻擊。

敵我雙方的軍力相爲懸殊。

敵軍一舉攻入長政的大帥營。

身爲大將的長政拔刀制敵，與敵將李應理展開一對一決鬥。

苦鬪一番之後，兩人纏在一起跌入水中，而此時正好有一名小西軍的部下經過，看到長政的水牛頭盔已沒入水中。

這名部下急忙馳報已殺退敵軍，正在營中休息的後藤基次：「請快去解救長政殿下。」

但基次却悠閑地搖著團扇，說道：「我的主人絕不會敗給朝鮮的武將。」而不願起身迎救。

當時，一位名叫渡邊平吾的武士，看見水面的血液漸漸擴散，立即丢下盔甲躍入水中。

長政雖刺死李應理，但自身也已筋疲力竭，且身負重傷。

當他聽說基次在獲悉他困戰之時，只是手搖團扇，而不願馳往相救，心中憤恨地罵道：「又兵衞這臭小子！」

基次一定是希望他被殺死，一旦長政死了，基次便可順理成章繼承黑田家。

也難怪長政會作此猜測。

在慶長五年的關原之役中，長政投靠德川家，因奮勇作戰，而受封爲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的國守。但在這次戰役中，後藤基次並未參與，長政希望以自身之力，與西軍決死一戰，以提高自身的武名。

雖然有人傳說是因爲後藤基次輔佐長政，在關原之役中屢立戰功，但這只是謠傳之言。

事實上，長政不想再讓基次出鋒頭。

擁有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的長政，給予基次一萬六千石，封其爲小隈城城主。雖然基次自認應該獲得三萬石以上，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不服的態度。

隱居的如水，內心也認爲長政的作法稍嫌吝嗇，但既已隱居，便不再過問，而佯裝不知。

長政與基次間的不合，除了家中大小之外，連別家也有耳聞。

只不過如水只是隱居，尚還健在，所以兩人之間不敢演變成正面的對立。

但在關原之役後，長政便不再與基次說話。

而基次也寸步不離小隈城，一年總有兩、三次造訪如水的隱居處，閒談半天便離去。若兩人偶而見面，基次也只是表面化地寒暄幾句而已。

去年——慶長九年的三月二十日，如水去逝，長政與基次之間便喪失了協調之人。

長政極端痛恨自己的屬下與他家往來，家中大小瞭解這點，每個人無不小心行止，惟有基次一人，時時邀請他家人士，來到小隈城歡宴。而且，也經常和相識的諸侯保持書信的往返。

這一點正好觸及長政的忌諱，長政於是下定決心：總有一天，要好好教訓基次。

如水舉行過葬禮之後，基次從來不曾拜會長政，長政苦無機會下手。

今年夏天，終於發生了重大的決裂事件，而使基次拋棄小隈城。

武者與劍客

一

當時的風俗是，凡是守城的陪臣，必須送一名兒子到主君的城內當侍童。

後藤基次也將次子左門基則（十五歲）送到福岡城。

左門基則頗有乃父之風，相貌出衆，且擅長玩小鼓，在家中十分得寵。

今年夏天，長政自京都請來金剛大夫，表演能樂。

當家中大小都入座之後，長政便命令道：「基則，由你負責小鼓。」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總之長政的興緻十分高昂。

「大人，此事恕不能從命。」左門跪地婉拒表演。

身爲後藤又兵衛的次子，絕不能作此敲鑼打鼓，類似戲子的餘興工作。左門學習擊鼓，是爲了在戰陣上鼓舞士氣之用。所以左門寧死也不肯作這種戲子的行徑。

左門拒絕之後，長政立刻嚴厲斥責道：「你居然也像隱岐（基次）那般頑固，我不許你拒絕，今天，你一定要擊鼓！」

左門佯作遵命，行完禮之後，便稱要回城拿鼓，卻逕自快馬馳回小隈城。

基次聽到左門敍述之後，便說道：「左門，你作得很好，雖是主從關係，也不該叫我的兒子作戲子的行徑。這簡直有意侮辱我！……士爲知己者死，從現在開始，我再也不服侍這種主人了！」

於是，他召集部下，說明棄官之事。

沒有一人表示反對。

於是基次立即寫信給鄰國豐前小倉城城主細川忠興，表明要離開黑田家之意，而請求暫時予以庇護。

細川答應，並立即給予回音。

於是，基次又寫了一封永久的告假信，給主君長政，而後率領所有城民，離開打掃得纖塵不染的小隈城。金庫裡的軍費，和兵庫裡的武器也原封不動，只留下三人留守。

此時，細川忠興則忙著前往江戶的事誼，不過，在接到後藤基次的信之後，爲了預防萬一，便派遣三百槍隊，五百矛隊和騎兵一千，浩浩蕩蕩前往國境迎接。

在後藤基次前來小倉城的前兩天，忠興便前往江戶，但是他交待留守的家老長岡佐渡：「給予後藤基次五千石，並待之以客……。」

基次平安抵達小倉城，對細川忠興的厚待十分感激。

這是六月初的事情。

黑田家立即派遣使者，以越前守長政之名寫信要求道：「後藤隱岐與本家因細故不和，而擅自離開，請予以驅逐是禱。」

細川家則斷然地加以拒絕，說道：「本家並未收留任用他，而是覺得其境堪憫，所以待之以客。」

長政再度派遣使者，表示世人都認爲細川家收留後藤隱岐，使身爲越前守的長政喪失立場，所以請務必加以驅逐。

長岡佐渡巧妙地避重就輕答道：「等主人回國之後，再予回答。」

但長政無法忍耐，經數度交涉，徒勞往返之後，長政幾乎自己要披甲上陣，直接進攻小倉城。

這件事傳到駿府的家康耳中。

家康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江戶，使臣轉造閣老說：「這場紛爭幕府將出面調停。……」

江戶派出赤井五郎作，駿府則派遣山口主水爲使者，來到小倉城。使者表示將以幕府之名收留後藤基次，這才化解了黑田、細川兩家的紛爭。

基次不得已，祇好離開小倉城。

二

過了半年之後，後藤又兵衞基次隱居在山科，身邊只有一名侍從。

他之所以出現在細川家大阪的宅邸，是因爲家老長岡佐渡在小倉城時曾照顧過他，他聽說長岡佐渡現在大阪，便專程前來致謝。

又兵衞基次因一日之差，與長岡佐渡失之交臂，但是，當他聽到宮本武藏在此作食客之時，便想到：「他以一人之力，使吉岡道場家破人亡，盛名掃地，這種人會長得什麼樣子呢？我不妨前去看看。」所以才前來造訪。

武藏在這位名氣響亮的武者又兵衞基次面前，也顯得相當拘謹。

兩人的年齡正好相差一倍。

「聽說你未曾拜師，獨自修鍊劍法，而體會到劍術的最高境界，想必這是眞的吧！」

「我只是過著形同野獸的生活罷了。」

「這麼說，室町劍術所一門，是被野獸的利齒咬死的囉！可眞是有趣。」又兵衞笑道。

武藏鄭重地看著又兵衞：「你是說野獸的劍終究只是野獸的劍嗎？」

「不！我沒有這個意思。……不論任何事情，只要具有深奧的道理，都必須用心去領會。因爲你不是野獸，而是個道道地地的人。野獸沒有具備所謂的恒心，而閣下却矢志成爲劍客，並終

此一生！」

「是的！」

「能否讓我見識閣下的劍術呢？」又兵衛央求道。

「如果你希望的話……」

「我非常渴望！」

門邊早有一支長矛斜靠在門板上，想必他此行的用意便是如此吧！

武藏所住小屋的東南隅，是一片菜園，再往下去，便有一片赤松林。

穿過樹林有一處建築米倉的預定地，那裡人跡罕至。

武藏選擇該地，並帶著又兵衛前去。

天下第一的浪人，和一名以決鬥爲生存目的的年輕劍客對峙，兩人相距十數尺。

又兵衛的長矛，自十四歲開始便追隨主人遍歷沙場，沾滿了無數敵人的鮮血。

當又兵衛舉起長矛之時，宛如是舉起自己的一支手臂，運用自如，這種形容絲毫不誇張。

武藏把長船祐定之劍，捧高與眼齊平。

這把劍已在備前的海邊，殺過池田家四名目付，也在熊山山頂斬斷過瘋狂修驗者的金剛杖，並在武庫郡的和田崎殺過無數名小西行長的舊部。

這是一把凌厲無比的神劍。

又兵衛微瞇著雙眼，凝看武藏所擺開的架勢。

三十年來的豐富經驗，告訴了又兵衛：

——此人全身上下果然充滿英氣。

永久——一陣像永恒一般長的時間流過這片空地。

對於這兩人而言，從對峙的那一刻開始，時間便已靜止不動。

由於氣候陰鬱，看不見影子移動，也沒有人涉足此地。

他們二人就像兩尊塑像一般，沉浸在一片靜穆的大地裡。

數隻麻雀飛到兩人之間的地上覓食。

首先移動的是武藏。

這不是一場尋常的比武，而是應一位想見識他劍法的偉大武者之求，所表現的禮貌。

雀群敏感地迅速飛離地面。

武藏首先自劍身迸發出劇烈的銳氣。

又兵衛並不爲這般銳氣所動，身體也沒有移動。

武藏又向前逼進，以緩慢如滑動般的速度，移動步伐。

武藏移身到劍身可觸及矛尖的地方，站定下來。

不知爲何，又兵衛仍保持頂天立地的姿態，而將矛尖向後縮退一尺餘。

在相對的靜默中，兩人只是以眼光在空中交會，瞬間迸發出肉眼所不能看見的火花。

「……」

「……」

三

──不對！

武藏在內心忖度著。

又兵衞的長矛顯然與武藏過去所遭遇對手的長矛不同。

武藏曾在奈良，與寶藏院的十一名兇和尚對峙，展開一場激戰。

那些兇和尚所採取的圍攻陣容，充分發揮了他們平日在道場所修鍊的本領，而向武藏襲擊而來。

當時，兇和尚們包圍住背倚樹幹的武藏，採取密不透風的圓陣，準備一舉殺死武藏。他們有的瞄準武藏的頭部、有的瞄準腹部、有的瞄準脚。

──亦即是十分完美地瞄準武藏全身各個部位。

也等於是將武藏逼入死地。

武藏之所以能逃過這場刼數，主要是依賴隱藏在樟樹上的妻六，投下硝石，形成白煙障身，才得以逃生。

在一乘寺下松，武藏也曾遭遇吉岡門徒，以長矛陣圍攻。

過去的武藏曾無數次在長矛的逼迫下，幾乎置於死地，而現在卻首次遭遇完全迥異的長矛。

簡言之，又兵衞長矛的架勢，似有若無，與寶藏院流的高手完全不同。

他的架勢與第一次拿長矛的生手，完全沒有分別，而且破綻百出。

等武藏測好距離之後，又兵衞却故意向後退了一尺，這一點，更令武藏困惑不已。

當然，武藏只得再向前逼近。

如此一來，又兵衞又迅速後退。

就這樣一進一退。

這種動作不斷持續著。

然而又兵衞並非筆直地後退，卻是繞著圓圈後退。

武藏腦海裡湧起這個疑點。

──在戰場上難道會有這種後退的戰法嗎？

瞬間，武藏以十分敏捷的速度向前滑動。這時，又兵衞也以同樣快速的動作跳退。

武藏又出其不意地改變架勢。

他把劍舉起大上段。

如此一來，又兵衛也高舉矛尖。

接著，又兵衛首次緩緩踏出步伐。

武藏的眼光投向又兵衛看似全不設防的身體上。

武藏有完全的自信，可以如飛鳥般的速度，斬到又兵衛的身體。且可以毫髮之差，先砍下又兵衛的矛頭。

但不知什麼原因，武藏却無法作到。

這時候，又兵衛極爲平靜地放下長矛，却迅速將矛尖揷進武藏的臉和高舉的臂膀之間。而將矛尖架在武藏的右肩上。

「……？」武藏啞口無言地注視著又兵衛。

「我們不分勝負。」又兵衛笑著收回長矛。

「我實在不懂。」武藏坦然地說道。

「不懂什麼？」

「爲什麼你一直不用刺擊呢？」

「假如我用刺擊的話，你一定會把我這把寶貴長矛砍成兩截吧！」

「……」

「所以，我一直後退。……當你舉劍上段時，我也挑起矛尖，當時如果你向前衝刺，我的身

體早已攔腰砍成兩半了，但是你沒有這麼作。……當你面對一位無懈可擊的強者之時，你一定可以發揮凌厲的攻勢，然而，在面對一個破綻百出的對手，却變得一無用處。」

「承蒙指教！」武藏行個禮。

如果又兵衛以閃電般的速度刺擊過來的話，武藏必可將其矛柄砍成兩半。

所以又兵衛沒有這麼作，只是笨拙地伸出長矛，而出其不意地將矛尖架在武藏肩上。

在這位武者完美的戰法下，武藏首次嚐到敗北的滋味。

慟哭

一

陽光普照在杉樹林上，但是從枝椏間投射進來的陽光，所照射到的坡道，却是濕而寒冷。

踏在淺黑色石板上的草鞋，被一股寒氣所侵襲而僵凍著。

這條坡路就是「瀧坂道」。從奈良通往柳生里，所以柳生里的居民又將它稱爲奈良道。

之所以稱爲瀧坂—是指其在下雨過後，山上積存的雨水便如瀑布瀧一般傾瀉而下，而將路面全然覆沒。

今天早上，大約下了一個時辰的雪，於是開始有滴滴嗒嗒的水自石板縫間穿梭而下。

這些石板並沒有鋪得十分整齊，而是相隔一段距離，才鋪一塊踏脚石。

這條瀧坂道，是中世紀潛居春日深山修行的僧侶們，所踏出的一條道路。大概是這些僧侶們爲了便利通行，才在這條一雨成淫的路上，零亂的鋪放石頭吧！

路旁的岩壁上，排列許多石佛，顯示出這條路可通往聖地。

杉樹林下，水聲淙淙。

一位婦女拄著拐杖，獨自登行。

這是佐野又一郎的母親靜重。

她曾在奈良的客棧逗留數日，以尋找宮本武藏的行踪。後來突然心生一念，想造訪柳生里。

愈向前走，路旁佛像的數目也愈漸增多。

過去春日奥山曾經是營建東大寺時的砌石場。搬運作地基用的巨石，曾動用了兩萬人，所以當時又有「石砌峠」的名稱。

靜重略事休息，不自覺地抬起頭來。

刻在岩壁上的幾尊地藏菩薩，在陽光照射下，浮現出古樸的造型。

當靜重凝望之際，突然憶起五天前邂逅幽夢入道盛親的一席話。

舊主曾懇切地勸告她：「女人有女人的生活方式，你何不當尼姑以超渡亡靈呢？這不也是一種生存的方式嗎？」

她的內心閃過一統念頭，想回到土佐故鄉，爲公公、丈夫和兒子塑造一尊地藏菩薩，爲他們祈求冥福。

——不！

接下來的瞬間，靜重又揮除這個念頭。

——當尼姑必須等到收拾宮本武藏以後。

靜重再也不看成列的石佛，而專心趕路。

不久，靜重來到左望可看見忍辱山的圓成寺的位置。

在天文十三年七月，柳生家嚴曾帶領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宗嚴（石舟齋），與筒井順昭作戰，而在忍辱山的山麓慘遭敗北，使得柳生家將小柳生城拱手讓給筒井家。

星移日換，今日所見的山麓，是一片寧靜、祥和的氣氛。

石佛、古刹、神社，都融入了自然的景觀中。

越過路旁有成排野佛的山徑，便是柳生里。

在不足以稱爲盆地的狹長的山谷中，散佈著田疇和村落。

靜重站在水車慢旋的小河邊，仰望遠方丘陵上的柳生家屯駐村。

那個山寨距離原野不遠，又沒有濠溝環繞，只有一條石階筆直地通往柳生家。到處可見一幅寧靜、平和的景象。

冬天的原野中，極目望去都無人影，寂靜的寒氣籠罩著一片神秘的景色。

靜重走上通往宅邸的石階，沒有人加以阻止。

二

靜重站在大門口，出聲叫喚，但無人應門。

「有人在嗎？」靜重提高聲音。

這時候，階梯上傳來奔跑的聲音。

靜重回過頭。

是個手提木劍的少年。

——好像在那裏見過這個小孩……？

靜重努力地回想，但却想不起來。

對方的少年——伊織却立刻想起這位婦人。

他曾在大阪的天滿運河的渡船口，遇見這位中年的武士之妻。

當時，這位婦人自稱是佐野又一郎的母親，也就是在一乘寺下松遭宮本武藏殺害的吉岡道場發起人的親生母親。

——她又來這裏做什麼？

伊織表情不悅地看著靜重。

當伊織得知帶他來柳生莊的老人，便是柳生石舟齋宗嚴時，便立刻決定暫緩前往龍神的計劃

，而央求這位聲名蓋世的老先生，把劍法傳授給他。

但不論伊織如何懇求，石舟齋却沒有傳授之意。

「我想拜見石舟齋先生，請替我通報一聲。」靜重求道。

「有什麽事？」

「你只須爲我通報卽可。」

「我們這裏向來不隨便接見陌生人。」

「我千里迢迢專程前來拜訪，請無論如何替我通報一聲，我是……」

「你是吉岡道場發起人佐野又一郎的母親。」

「你……你怎麽知道我的身份呢？……」

「我們曾在大阪見過面。」

「喔！……」靜重終於回想起來了。「對了！當時你還說宮本武藏是你的師父。……」

「是的，我們都在尋找宮本武藏。大嬸，你找的是殺兒子的仇人，而我找的是我師父。……現在，我們又在這裏見面，可眞是有緣呢！」

「難道武藏躲在這裏嗎？」靜重追問道。

「假如他在這裏的話，難道你想報仇嗎？」

「我的決心，神明可鑑！」

「開玩笑，你聽過不自量力這句話嗎？眞是傻瓜！」

「難道武藏眞的在這裏？……我要讓你看看身爲母親的女人，具有多大的能耐。」

「大嬸，你可別胡來，我看你連我這個徒弟都贏不了呢！」

「胡說！小鬼！」

「那麽，咱們先較量較量吧！」伊織舉起木劍。「來呀！就算是女人，我也一樣不留情。」

「讓我見武藏！」

「我代替師父先和你交手，來呀！」

「小鬼，膽子還不小，可別怪我出手太重。」

「來呀！來呀！」伊織步步進逼。

靜重被逼得只好舉起拐杖，筆直向前伸出。

她不是個普通的武士之妻。

她之所以有膽量找宮本武藏報仇，便足以證明她也是個身懷絕技之人。

而伊織却無法認清靜重潛在的高強本領。

伊織使勁全身力量，迸發出一聲吶喊，隨卽朝靜重襲擊而來。

靜重一個閃躲的動作，順手架開伊織的木劍。

伊織的木劍雖然未被打落，但他自己却結結實實地翻倒在地上。

「可惡……」伊織縱身跳起，擺出標準武士的架勢，並將木劍舉起大上段。

此時，有人叫喚著：「伊織！還不住手！」

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有位白髮銀鬚的老人，從森林裏走出來。

手中還拿著一株山橘。

再過兩天就是新年，或許這株山橘就是用來裝飾客廳的吧！

「伊織，你不是她的對手，還不快停止。」石舟齋笑著加以制止。

「可惡，我才不會輸給一個女人！」

伊織不聽石舟齋的勸阻，像野獸般地再度襲擊靜重。

這一次，木劍果然被打掉，彈向空中。

伊織雙手感到一陣麻木，茫然呆立著。

「可……可惡！」他憤恨地咒罵著，眼睛流出豆大的淚水。

「哈！哈！哈！……伊織，讓你嚐嚐失敗的滋味也好，哭完以後，自己可要好好反省，你才不過是個十三歲的小孩罷了！」

三

靜重坐在客廳裏，看著老人悠閒地把結著紅色果實的山橘，投進壁龕的花瓶裏。

石舟齋坐下來，說道：「對一個女人來說，這種事情實在太困難了！」

石舟齋聽了靜重的來歷與目的之後，才將她延至客廳。

「請教導我如何可以自身的力量，殺死宮本武藏。」靜重俯首行禮。

「我沒有見過宮本武藏這位年輕的劍客，也不知道他的本事如何。不過，我聽說他對劍術有獨到的天賦，而且有野獸般敏捷的身手。……剛才從你揮杖的動作，我可以看出你的本領也非等閒，但恐怕還無法勝過宮本武藏。」

「以前我就聽說過石舟齋先生，在一夜之間把刀鍔之法，傳授給一位決心復仇的書生。」靜重說道。

「確有這麼一回事。」

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有一天，一位年輕的儒生來求見宗嚴，表示他有一位殺父的仇人，他花費了好多年時光，才找到仇人的住處。但是他自幼體弱多病，空有一番報仇的壯志，卻無能為力。雖然，他在尋找敵人的數年間，也曾拜師學藝，不過，卻毫無自信可以打敗敵人，反而害怕會被敵人所殺，如此豈不徒然使亡父蒙羞，而且這多年來飽嘗的艱苦，也將付諸流水。於是他向宗嚴懇求道：「我並不妄想在報完父仇之後，還能苟活於人世，至少，能與仇人同歸於盡，也死而無憾。懇求你傳授我殺敵的秘訣。」

宗嚴告訴他，劍法沒有一朝一夕便學成的。既然復仇之事已逼在眉捷，根本已無暇可修鍊劍術，只須謹記一句話。

「以刀鋒殺人者敗，以刀鍔殺人者勝。」

他要書生將這句話牢記在心。

換言之，武藝未臻成熟之人，妄想以刀鋒殺敵，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所以，必須以刀鍔制敵，就如以自己的身體去攻擊敵方，如此才有勝算。

也就是說，這種方法雖可殺敵，但自身也須覺悟，自己也可能命喪敵人刀下。

「那麼，請你也傳授我一些殺敵的秘訣。」

「沒有所謂秘訣！」石舟齋的回答相當冷漠。

「那位年輕書生之所以可用刀鍔之法順利殺死仇人，是因爲對方並非一流的劍客。」

書生的仇家，只是一個貪生怕死，爲報死者家屬尋仇，而到處藏匿的人，所以刀鍔之法才能奏效。

「而你的仇家，却是個可以狠心殺死十一歲發起人的高手，不是那種害怕被尋仇而藏匿起來的人。雖然他手殺十一歲的少年，心中想必也沒有悔恨、惻隱之意。……很遺憾地說一句，如果你仍不死心，決心報仇的話，那麼一定是必死無疑。」

「……」靜重眼睛眨也不眨地瞪視著石舟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也許我這番話太過冷酷無情。……但只要你不死心，必會死在武藏的劍下，而步兒子的後塵。不過，武藏也許會因年事的增長，而了解所謂骨肉至情，而饒你不死，逕自離去也說不定。」

「……」

「假如你的公公、丈夫、兒子在黃泉路上遇見你，又有何意義可言呢？」

石舟齋這番話才剛說完，靜重的上身匐伏在榻榻米上，失聲慟哭起來。

網

一

新年已過了二十幾天，有一天下午……。

連接河內國與大河國的竹內官道上，正有兩個人影越過二上山南方的山頂，迤邐而來。

那就是武藏與伊賀的妻六。

他們在細川家的大阪宅邸過完新年，便離開大阪，經河內，正想進入飛鳥。

竹內官道是在推古帝（西元六一一年左右）時代闢建完成的。

這條山路四周有丘陵環繞，蜿蜒於密林之中。在首都尚未遷往平城京之前的一世紀中，被派遣到中國的僧侶或留學生，都懷著必死的決心踏上這條道路。若能有幸生還的話，身上都帶著經典、佛畫、錦衣、陶瓷器等禮物，內心興奮不已地走在這條官道上。此外，也有些在遣唐使率領下的外國工人，走過這條官道。

當他們瞻仰聳立於北方，分成雌、雄兩岳的二上山時，莫不興奮地高喊：「哇！終於回到大和了！」

雖然現今的二上山，已恢復優雅、寂靜的風貌，但在雄岳的山頂，有一座被持統女天皇所殺害的大津皇子的陵寢，而且這個地方也曾發生過族人首相殘殺的血腥事件。

如今，這些故事已成塵封往事，飛鳥這個地方，在戰國時代，也已成爲一方被遺忘的土地。更何況對古代史絲毫不感興趣的劍客與忍者而言，這裡不過是一條冰冷、荒寂的古官道而已。

「喔！對了……」在走下山坡時，妻六搔搔顎下的亂鬚，說道：「這一帶叫做當麻。」

「當麻又怎樣呢？」

「有一座當麻寺。」

「又怎麼樣呢？」

「夕姫小姐就是在那座寺廟裡當尼姑。」

「……」

「在前往奈良的途中，小姐曾說過，當麻寺是中將小姐與佛結緣的寺廟。」

「中將小姐是……」

「是右大臣藤原豐成的女兒，自幼常受繼母虐待。十六歲時被迫當尼姑，而遺棄在雲雀山。中將小姐獲得如來佛的幫助，以蓮絲在一夜之間織成曼陀羅圖。夕姫小姐很喜歡這個美麗的傳說

，所以先到當麻寺剃髮，而後才到法華寺。」

「……。」

「我們是否順路到當麻寺走一遭呢？」

「我與佛寺無緣。」

「難道說你到了奈良，都不肯去看看夕姬小姐嗎？」

「見面又有什麼用，還是不見面的好。」

「武藏兄，我的想法是，我們到當麻寺去要一小綹小姐的黑髮，你帶在身上，去聲討宍石梅軒。……」

「……」

「你意下如何呢？既然你不願意見到出家的夕姬小姐，至少，也請你接受這個請求。」

「如果你堅持的話……」

「務必請你這麼作！」

「由你去拿頭髮吧！」

武藏決定在當麻寺的入口等待妻六。

東、西兩座屋頂覆雪的三層塔尚還保存完好。也是「大和路」上僅存的古蹟。但武藏並不具備這種歷史知識。

武藏眺望著寺堂、塔、石佛及墓塚，却沒有因此絲毫感慨之心。

他漫不經心地聽著從遠方經堂所傳頌出寺的梵聲，但武藏那不帶感情的冷漠眼神，却投向聳立於北方的二上山上。

那裡是一座山。

對武藏而言，只有如此的概念而已。

二

妻六表情興奮地從寺院裡跑出來，口中大叫道：「武藏兄！我知道宍石梅軒的下落了。」

「……」

「梅軒闖入法華寺，綁架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尼姑，前往紀州山的龍神溫泉。」

「你怎麼知道的？」

「去年初冬，梅軒來到法華寺，提起他因爲殺了二十幾隻山犬，而身負重傷，正要前往紀州山的龍神溫泉療傷，所以要求借用一位尼姑陪他前往，以協助他療傷。寺裡的住持嚴辭拒絕，梅軒便強行擄走一名尼姑，然後逃逸。……他闖到夕姬小姐出家的法華寺，又說出自己的行踪，這不啻是一段孽緣。……他強行綁架十七歲尼姑的行徑，已在大和傳開來了。當麻寺住持早已聽夕姬小姐談起你的事蹟，所以他懇切希望你去收拾梅軒，一方面爲夕姬小姐報仇，也解救那名十七

歲的尼姑。」

由於妻六意外得知梅軒的行踪，而顯得興奮異常。

武藏却面不改色。

「你知道龍神溫泉怎麼走嗎？」

「越過高野山，沿日高川而下，就到了。」

「那是一條積雪的路吧！」

「是的，……現在大概沒有修行僧路過那裡了。……另外有一條較遠的路，是先經和歌山城，再到御坊，然後沿日高川而上。你認爲這條路如何？」

「不！我們走最直接的路，順道再到九度山的傳心月叟庵，向眞田左衞門大人問個安。」

武藏在三年前，曾護送關白秀次的女兒文姬，前往九度山，交給幸村。

當時，武藏便看出幸村不是尋常的武將。

若說後藤又兵衞基次是武者中的武者，那麼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則是武將中的武將，其風貌、行止、言談都深刻地留在武藏腦海裡。

他是武藏渴望再見一面的人物。

當時，幸村也對武藏頗有好感，而且自動提出要爲武藏寫一封介紹信，給柳生莊的柳生石舟齋。

武藏婉拒介紹信，便逕自離去。但夕姬却因仰慕武藏，一心一意要追隨他，才離開傳心月叟庵。沒想到却遭到梅軒凌辱，而在萬念俱灰之餘，落髮當了尼姑。

對武藏而言，的確該負一半的責任。

武藏認爲自己應該再次造訪幸村。

武藏向前跨出步伐。

妻六緊隨而至，並問道：「你眞的不想見夕姬小姐嗎？」

「不想！」武藏的回答毫無轉圜的餘地。

三

慶長十一年到十二年之間，六下看起來似是平安無事。

豐臣秀賴聽憑生母淀君的安排，大事修建營繕各地的神社、佛閣。

德川家康也似乎對江石城和駿府城大興土木，表現得頗爲熱心。並且不遺餘力獎掖學問，提拔人材；並收集歷經百年戰火，碩果僅存的一些古籍。……

在這種煙幕下，世人都以爲天下將從此太平無事了。

諸侯在幕府邀請下，爭相在江石或其它地方築城、修建河川堤防，或派工人修整五大官道。或接受開墾伊豆國金礦的義務勞動，以貯備軍需。

總之，毀滅大阪城的這項陰謀，只是存在家康及其心腹的肚子裡，而不爲世人所知。

然而在暗地裡，攜帶家康秘會的柳生但馬守宗矩，及其麾下密探，都積極地暗中進行毀滅豐臣家勢力的行動，而絲毫不敢懈怠。

把諸侯之妻留在江戶充當人質，便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此外，並嚴密監視在關原之役中，加盟兩軍而領地被沒收的武將。柳生道場還派出密探，分別假扮成商人四出潛入兩國諸侯的領地內。

武藏與妻六正要進入高野山麓的九度山北谷時，在僅餘二里路程之處，就被數位打扮成浪人的人擋住去路。這些人也是幕府所派出的密探。

「武藏兄，眞是奇怪！」妻六壓低聲音說道。

前面兩個人，後面三個人——這幾位浪人步伐整齊，且保持一定的距離向前走。

「嗯！」武藏也早已察覺了。

因爲他們的步伐不像普通的浪人。這一點看在武藏和妻六眼中，立刻能夠識破，因爲他們在江湖上曾有無數次和浪人交手的經驗。

這條寬敞的官道，當地人稱之爲「高野道」，左右是一行松樹林。

右邊望去可看到連接金剛山脈與葛城山脈的連綿山地。這條河川流經無數條自山峯傾瀉而下的無數支流，而滙成大河。

剛才陽光還自雲端透出，但現在却被一大片濃密的灰色雲層所遮蔽，似乎就快要下雪了。寒氣刺骨。

當他們抵達士橋畔時，武藏突然停下來。

「妻六！你快躲起來。」

「一、兩個人，你大概還應付得過去，可是……」

「不必多說，我一個人就夠了！」武藏斷然地說道，他的聲音裡，有身爲一個決鬥者所持有的決心。

妻六退到排列在橋畔的十數尊野佛的旁邊。

武藏默默地佇立等待。

走在前面的兩人轉過身，後面的三人則向前與他們會合。

五個人幾乎同時掀掉草笠。

前面的一個人說道：「我們早就知道你是宮本武藏。……過去我們也是吉岡道場的門人。現在，我們要爲亡師吉岡清十郎報仇。如果你還有事待辦，我們可以等你辦完事，再另約時間，當衆比武。」

武藏面無表情地斥道：「一派胡言！」

「你說什麼？」

「既然你們是吉岡的門人，一看到我就應該立即要求比武，你們却裝作不認識，只是前後包圍跟踪我，走了一里以上的路。……你們自稱是吉岡門徒，其實是要刺探我此行的去處，沒錯吧！……劍客的步伐和密探的步伐，是完全不同的。」

當武藏明確地指出這點之後，五個人同時拔劍。

雙方對峙於狹窄的土橋上。

他們不可能圍殺武藏。

只能前後各站一人，前後包抄攻擊。

武藏背靠欄杆，背向河水，拔出大小兩劍，劍尖朝地。

光看對方的架勢，武藏就可以看出這五位浪人，是柳生道場派出的高手。

與正統柳生流的高手決鬪，這是武藏生平第一遭。

然而，對方一看出他是宮本武藏，便向他挑戰比武，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們已看出武藏的目的地，是九度山的眞田館。

由此看來，德川幕府的密探早已遍及日本全土。

他們一定是在此監視所有前往眞田館的人。

這對僅是去問好的武藏而言，實在是惹火上身。

但身爲決鬪者的武藏，也頗爲渴望這次較量的機會。

他曾聽說過，柳生流在面臨以多擊少的狀況時，往往會採取「虎亂」的秘招。

武藏有一股鬪志，想領教所謂虎亂的秘招。

有一人跳上正面的橋欄杆，擧劍大上段。

左右各有兩人慢慢向前逼近。

武藏的大小長劍，依然劍尖朝地。

——到底搞什麼名堂？

妻六躲在野佛當中，屏息以待。

這時候，陰沉的天空開始飄雪。

臨終之言

一

儘管如此，這幾位密探在識破來者是宮本武藏時，並且看出他有意前往九度山北谷造訪眞田幸村，也應該先埋伏起來，讓武藏進入山裡，以窺探其行動才是。

或許，他們是猜測武藏已成爲幸村所培植的六連錢組的一員。

因爲，或許武藏只是因仰慕幸村的人格，而順道上山造訪，事情達成之後，便會很快離去。如果只是如此，根本不須要擋其去路。

對密探來說，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察出武藏是否已加入眞田六連錢組，如此而已。

假如幸村延攬武藏加入的話，那麼他的用心便十分明顯了。也就是說幸村在不久之後，便會進入大阪城，以隨侍豐臣秀頼。

現在幕府的密探擋住武藏的去路，不使其進入九度山北谷，似乎稍嫌莽撞。是的，如果是其它密探，絕不會在此便攔截武藏。

這五位刺客都是柳生道場的高手。他們的身份是密探，也是劍客。不！在他們的意識中，應該是劍客的身份重於密探的身份。

一旦遇見這位無師自通，以一把劍便使吉岡家滅門的年輕劍客宮本武藏，便認爲是大好良機，而產生競技之心。

對劍客而言，一旦面對這位自創劍術，且不曾遭過敗績的無敵劍客，決不可能坐失比武的良機。

——我們不是吉岡門徒，而是柳生道場的高徒。

可以說是這種優越感的驅使，令他們爭相拔劍。

有一人站在正面的欄杆上，左右則各有人向他逼近。大約過了二十分鐘之後，才算定了距離。

這二十分鐘的時間，對武藏相當有利。

因爲雪突然變大，而變成有如霏霏細雨一般。

武藏雖然身處刀双包圍之下，但雙劍垂地的姿勢毫不含糊。

柳生流對付持劍的對手，有兩種招式，也就是「二具足」和「打物」，這是石舟齋所發明的。

站在正面欄杆上的劍客，把劍尖對準武藏頭部約二寸的地方，準備施展其中的一套。

左右四道影子，則單手捧劍，也準備使用柳生流獨門的「虎亂」。

當正面的人以閃電般的速度，使出二具足或打物的招術時，左右四人便立即以虎亂刀法襲來——這是一套固定的戰術。

在橋畔野佛邊觀看的妻六，非常不安，不知武藏是否能識破這種戰術，而加以擊破。妻六是個經驗豐富的忍者，才能一眼便看出柳生流的招術及其厲害之處。

假如不下大雪的話，武藏就算不被殺死，也很難全身而退。

敵我雙方的身影，都融入了雪白的世界中。

「太好了！」

在妻六叫喊的同時，站在欄杆上的敵人，也從全身迸發出一聲吶喊。

透過雪花妻六，想看清打鬪的情形，但却無法看得清楚。

二

這場決鬪在從一數到三的短短數秒中，便告結束。

當妻六跑到橋上一看——

武藏脚邊已躺著一具屍體，距離數步之外又有三人倒地，另一個人則掉到河裡。

「你可眞厲害！」妻六更加認識了武藏的厲害，而不斷搖頭讚歎。

「我認爲贏得很驚險！」武藏深吸了一口氣。

因爲剛才正面敵人跳起之際，裝成要砍殺武藏的頭頂，其實却攻擊武藏握短劍的左手。

武藏以類似野獸的敏銳本能，察覺他的動機，而立刻蹲下身子。

且不只是蹲下的動作而已，同時以祐定長劍欲殺正面敵人的腰部，再將左手的短劍投向左邊的一人，短劍刺中敵人的胸膛。

瞬間便有兩人仆倒在地。而當右方敵人襲擊而來之時，武藏早已不在原地。

武藏跳到欄杆上，其餘三人想施展虎亂刀法，却爲時晚矣。

其中一人撲空砍到欄杆，另一人就在同時首級落地。

緊接下來，武藏的動作簡直出人意表。

他高高躍起，移至對面的欄杆。

敵人輕身想加以攻擊，武藏却自欄杆迅速跳起，兩者出手的時間僅毫髮之差，但後者略勝一籌。

那個砍斷欄杆的人，似乎無法忍受只剩自己孤軍作戰的事實，而大喊一聲襲擊而來，沒想到被武藏的劍結實地砍中，而倒向被自己砍斷的欄杆，落入水中。

「這些密探爲什麼要殺你呢？」妻六和武藏並肩走在紛紛的雪中，前者狐疑地問道。

「或許這就是天下還要發生一場戰爭的前兆吧！」

「戰爭？……天下不是已經屬於德川家了嗎？難道還有諸侯想打倒德川家嗎？」

「就在大阪城。」

「喔！言之有理，豐臣家的確還存在著。」

「你潛入天守閣，有沒有看到裡面藏了多少軍費？」

「若說是難以勝數，實在一點也不誇張。」

「我們可以想見德川家康在動那筆軍費的腦筋。這件事本來與我們無關，沒想到却掉了一些火屑在我們身上。」

「我們還是別到眞田館去吧！你認爲呢？」

「我是劍客，對參加戰爭，根本與趣缺缺，也不想立什麼戰功。正因爲我沒有這種野心，才敢坦蕩蕩地向武將中的武將表示敬意。我想佐衞門左大人，也不可能延攬我當部下。」

「不過，剛才幕府的密探埋伏在這裡，如果再加上莫須有的懷疑，豈不是惹疵煩上身。」

「妻六……」

「什麼事？」

「我實在看不順眼那位柳生但馬守宗矩的劍客，淪爲德川幕府的走狗。……身爲劍客就應該終身以劍客爲職志。……我想和柳生道場來一場比武，分個高下。」

「這有點意氣用事吧！……」妻六全身打了個冷顫。

「妻六，你是爲什麼目的，才跟隨我呢？」

「應該說是仰慕你吧！我想親眼看看你這位劍客，要以多少次壯烈的廝殺，才成就你的劍。……」

「既然身爲劍客，我想以將軍家師範柳生但馬守爲敵，並且將他擊敗，才不枉身爲劍客吧。」

「我實在無法摸清你的個性。」妻六無奈地搖搖頭。

風起，雪花也頓時成了大風雪。

二人仍平靜地走在山徑上。

妻六大約落後兩步，自言自語地說道：「當前的仇人是宍戶梅軒，……還有一個瘋狂的天才劍客佐佐木小次郎想找你較量，……現在，你又和柳生道場的高徒爲敵，恐怕你也自身難保吧……反正，我覺得咱們還是別去眞田館。」

武藏充耳不聞，仍繼續邁出步伐。

三

同一天，也有兩個人離開柳生里。

他們是靜重和伊織。

「我想今天就告辭！」靜重前往不遠的茶亭，說出辭意。這時候，石舟齋正倚著床柱，閉眼打坐。

不知爲什麼，石舟齋不動也不回答。

「非常感謝你的開導，祝您長命百歲。」

靜重行禮之時，石舟齋才低咳一聲，睜開眼睛。

「人……，」說到一半便頓住了。好一會才繼續說道：「人，眞是孤獨！」

「啊？……」靜重抬起頭，看著石舟齋，臉色爲之一變。

因爲石舟齋的臉色已非尋常人的臉色了。

「石舟齋老先生……，您不舒服嗎？……」

「我的壽數已盡！」

「爲什麼說這種話呢？」

「我已經很滿足了！」

「老先生，我立刻叫人來……」

「不用叫了！」意外的，石舟齋的聲音中氣十足。「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自己能安靜、孤獨地離開人世……，這是我的心願，不過，能夠在此與和我毫無關係的你告別，實在很愉快。……我不喜歡在兒孫和部下們的哭聲中離去。……這八十年的生涯中，我經歷了許多事情，現在都化爲烏有，人的一生可眞是一場夢啊！」

「……」靜重以憂慮的眼睛，注視著石舟齋。

她第一次看到像石舟齋這樣，平靜而毫無痛苦地死去，且揮開世俗塵事，而迎接生命之結束。

內心的感動使靜重的表情變得更爲嚴肅。

「再見了！……你可以走了！」

「是……是……」

「……對了！你可以帶著伊織一起離開嗎？」

「遵命！」

石舟齋再次閉上眼睛。

「奈良道」仍是大雪紛飛。

伊織有些不耐煩。

「大嬸，爲什麼選這種日子出發呢？」

「因爲明天這裡會很忙。」

「爲什麼呢？」

「……」靜重沒有回答。

伊織被靜重催促著離開柳生館，他一聽是石舟齋的命令，只得聽命地上路。

伊織也到茶亭向石舟齋告別，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一個像佛像般盤坐不動的形體，沒有說話，也不回答他。

伊織並不知道他去告別之時，石舟齋的靈魂已經遠離這個人世。

「大嬸，你說明天這裡會很忙，爲什麼呢？」伊織重覆地問道。

「因爲石舟齋先生已經去逝了。」

「什麼？……怎麼可能？」伊織大聲叫道。

「老先生希望孤獨、寧靜地離開塵世，現在果然安詳地無疾而終了。」

「……」

「伊織！」

「嗯？」

「我已經放棄找宮本武藏報仇的念頭了。」

「眞的嗎？」

「是的，我要回土佐故鄉當尼姑，超渡亡靈度此殘生。……當我看見石舟齋先生死時的情景，就已經下定決心了。」

「太好了！」伊織在漫天雪花中高舉雙手。「這麼一來，我師父就不會因爲殺死婦人，而留下汚點了！太好了！大嬸！你的決心太好了，我要向你道謝。」

走完瀧坂道之後，便是一條雙岔路。

「伊織，我們就在這裡分手了！」

「嗯……大嬸，你可要保重！」

「伊織，我希望你早日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大劍客。」

「當然會的。從今天起，我要改名爲宮本伊織，我要成爲比宮本武藏更厲害的劍客，以揚名天下。我相信這個消息很快就會傳到大嬸耳裡。」

「你一定作得到的。」

喪失獨子的靜重，此刻看著伊織，又興起母性的感覺。

陽物說教

一

水聲自遠處傳來。

由於四處密林掩蔽，從「維盛路」起，就看不到這條溪流。

隔著原始林聳立在左方，有紀州屋脊之稱的護摩壇山，在雪花的妝點下，高聳在晴朗的冬日天空中。

很久以前——

在屋島會戰中敗北的平維盛，與愛人阿萬隱居在這座山的山麓，但源氏的搜索網却延伸至此。維盛自知難以擺脫源氏的追緝，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登上山頂，焚燒護摩，以占卜平家及自己的前程。

煙火沿溪谷向西延漫，維盛便循煙霧的方向，在山麓的一座樵夫小屋裏自殺身亡。護摩壇山也因這個故事而得名。

當地人懷念維盛，便將高野山到護摩壇山，乃至於龍神的數十里棧道，稱爲維盛路。

少年伊織正昂首濶步地走在維盛路上。

在奈良與靜重分手後，便直接越過高野山，朝龍神前進。

很幸運的是，在越過高野山之時，連著放晴好幾天，但是被冰雪凍結的棧道，却使伊織滑了好幾跤。

膝蓋、手腕滿是擦傷，疼痛不已。而且寒氣逼人，滲入骨髓。

但隨著逐漸往下的峽谷，伊織的鬪志却更形高昂。

伊織的腦海裏浮現師父武藏第一次比武的光景。

武藏第一次比武是在十三歲那一年，比武的對手是在京畿一帶頗負盛名的有馬喜兵衞。有馬喜兵衞是德川家康的「師範役」有馬豐前守的族人。曾有三十多次比武的經驗，從不曾遭過敗績

十三歲的武藏向這位一流的劍客挑戰，最後將他的臉橫斬成兩半，而初嚐勝利的滋味。

這是伊織到武藏故鄉時，從武藏的姊姊於幸口中所聽到的。

今年伊織也已十三歲。

——我也要比武，我的敵人是宍戶梅軒。

爲了獲得揚名天下的武名，就要進行比師父更艱苦的比武。

雖然他並不知道有馬喜兵衞的身手如何。但宍戶梅軒的武功一定在有馬喜兵衞之上。

據說梅軒曾和武藏在伊賀谷對決，若非柳生宗矩適時阻止，宍戶梅軒可能早已用他的鐵鍊鐮刀砍下武藏的首級了。

在伊丹城舊地，梅軒還曾經屠殺了二十幾隻山犬，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他的鐵鍊鐮刀確實厲害。

假如十三歲的伊織可以殺死梅軒的話，無疑的，他的劍客生涯，將比他的師父來得更輝煌。也無怪乎伊織的內心會激盪不已。

不久，棧道漸趨平坦，並展開一片田疇，伊織的眼前呈現出十幾戶聚落的田園景觀。

「大概就是這裏吧！」

伊織走到被百齡老杉樹所環繞的古刹門前，然後登上石階，走進寺門。

他站在廚房的後門，朝裏面叫道：「有人在嗎？」

出來應門的和尚一看到來客活像個乞丐，便說道：「本寺只供高野山的修行僧留宿，……」

「誰說我要留宿！」伊織瞪大眼睛，打斷和尚的話。「我只是問一問這裏是不是龍神村。」

「龍神距這裏還有三里的路程。」

伊織沒有道謝，逕自轉身離去。

二

這是巧遇。

「你不是伊織嗎？」

伊織聽到有人呼叫他，便立即回過頭。

站在迴廊叫他的人正是澤庵。

伊織曾經和妻六護送夕姬回宇治的昌山庵。後來夕姬決心到奈良出家之時，伊織也曾陪伴前往，並二度造訪澤庵，所以與澤庵十分熟稔。

「啊！……原來師父，你就住在這裏嗎？」

「不！不久前我在道城寺超渡清姬的怨靈，現在，正要前往高野山。……很難得竟然會在這裏遇見你。如果你也想上高野山當和尚的話，我們倒是可以同行。」

「師父，我是要替夕姬小姐報仇。」

「報仇？」澤庵皺起眉頭說道。

「是的，我要去報仇，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比武。」

「夕姬小姐的仇人，不就是伊賀的忍者宍戶梅軒嗎？」

「不錯！那個畜牲現在正在龍神溫泉療傷。我要去殺死他！」

「伊織，你還清醒吧！」

「清醒？我當然很清醒！我的師父宮本武藏在十三歲時就打敗有馬喜兵衞，今年，我也十三歲了，正是我劍客生涯的起步，我要好好的幹！」

「伊織！」澤庵頓時變了臉。

「怎……怎麼啦？」

「我聽說宍戶梅軒是個嗜血的餓狼，只要你的意識還清醒的話，就應該知道你根本沒有勝算！」

「有！我絕對可以擊敗他！」伊織抗議似地大叫。

「你怎麼擊敗他？」

「三天前，我住在柳生里，也就是柳生石舟齋老先生的宅邸。我細心觀察過柳生館，而且領悟出捨生求勝的道理。」

「石舟齋先生曾傳授你得勝的秘訣嗎？」

「沒有，不過，我永遠無法忘記他安祥地無疾而終的情景。」

伊織向石舟齋辭行之際，石舟齋的魂魄已經遠離軀殼，然而伊織當時並未察覺到。

直到靜重把事實眞象告訴他時，伊織才恍然大悟，並且深受感動，這件事實在令他佩服得難以言喻。

「你是說以你這種年齡，在目睹石舟齋先生無疾而終的情景，就能領會劍術的奧旨嗎？」澤庵邊說邊走下階梯，「我倒要試試看你領會了多少。」

「師父也諳劍術嗎？」

「和尚當然不會拿過木刀之類的東西。」

「那麼，你如何試我的劍術呢？」

「可以！」澤庵微笑道。「伊織，你先脫掉身上所有的東西，我也要脫掉。」

「爲什麼這麼做呢？」

「不要多問，照我的話去做就對了，讓我們彼此以呱呱墜地時的姿態相對立。」

「好，……好吧！」

伊織把布子，下帶都丟到地上，澤庵也脫下袈裟和白衣。澤庵則沒有穿著下帶。

「好了！伊織！……注意看我的胯間，不可以眨眼，也不可以分心！」澤庵說道。

「……」伊織睜大眼睛。

伊織是個流浪兒，過去也曾經看過大人的陽物，但是却還沒有見過比此刻所見更大的陽物。

「拔劍對準我的陽物！」

「……？」

「凝聚心氣來瞄準，一邊瞄準，一邊從一數到十，數完之後，就向陽物刺過來，懂了嗎？」

「是！」

假如此刻有旁觀者的話，必定會訝於這幅光景。

這眞是前所未有的對立光景。

當時的溫度，大約是零下四、五度，無風的寒冷襲到人體上，眞有如針刺一般。

但對於這對峙中的和尚與少年而言，雖然全身赤裸裸，却有如置身於眞空中一般，皮膚絲毫不爲寒氣所懾。

「……一、二、三、……」伊織口中慢數著，眼睛注視著澤庵的胯間。「七、八……」

當他數到這裏時，澤庵不知爲何，突然閉目仰頭。

三

伊織感覺受到侮辱一般。

——畜牲！

伊織全身打了個寒顫。內心裏吶喊著：我眞的要刺過去了。

突然，伊織大喊一聲：「九！」

此時，澤庵胯間那根碩大的陽物，突然延伸，膨脹宛如樹根一般。

伊織從來不知道陽物會有這種異常的變化。

他呆若木雞地看著，忘了要數十。

瞬間，自澤庵口中迸發出一陣令人膽寒的叫聲。

伊織全身感到顫慄不已。

當他恢復意識之時，澤庵胯間的陽物已全然恢復原狀了。

「伊織……」澤庵笑道：「懂了嗎？」

「……？」伊織一臉迷惑地看著澤庵。

「你那個小陽物，大概還不能像這樣膨脹、變硬、勃起吧？」

「……」

「再過兩年，你就會了。這才可以證明你已經長大的人。」

「……」

「你大概還不了解男女交合的事吧！」

「……」

「伊織，男女的交合就像你剛才所看見的那樣，男人的陽物勃起，插入女人胯下陰部，女人的陰部深得足以容納產生變化的陽物。」

「……」伊織忍不住嚥了一口口水。

「這種行爲是人類的本能，尤其是男人更爲衝動，很難抑止這種本能。……你從小就過著流

浪的生活，說不定也看過無賴漢玷辱女人的事情。……伊織，不只是野盜山賊有這種本能，我澤庵也和野盜山賊一樣，具有這種本能，所以我才能夠使陽物變化、變硬、勃起，我之所以閉上眼睛，仰起頭，就是在想像擁抱一位年輕、美麗的女人的情景。」

「……」

「雖然我已皈衣佛門，不過，仍然具有想凌辱女人一逞獸慾的本能，只不過我勉強自己壓抑下來。我的陽物從不曾與女人的陰部交合，數年前，一種幾近瘋狂的情慾，使我日夜都陷入痛苦的煎熬中，最後我還是壓抑下來了。或許，你還無法了解這種痛苦的滋味，等到你可以了解這種痛苦時，你才是一個眞正的男人。而且，必須壓抑這種情慾，才能展開劍客的生涯。……伊織，你的陰莖還不成熟，不了解壓情慾的痛苦。像你這種未成年之身，怎麼對付得了宍戶梅軒呢？」

「……」

「伊織，先到裏面用餐吧！」

澤庵把伊織帶到客廳。

面對著滿桌的素齋，伊織並沒有拿起筷子。

「伊織，餓了吧！快吃呀！」

「師父……」伊織身體後退，雙膝跪地，兩手拄地。「師父的教誨我會謹記在心。今後一定會勤加鍛鍊，成爲一個眞正的男人。」

「看來你已經懂了。……將來你必定會成爲比宮本武藏更高明的劍客。」

「師父，現在我只能算半個人。……二十歲以後，我一定要成爲眞正的劍客。」

「很好！……我還有一句話要奉送你，你要成爲和宮本武藏的劍客，作一個屬於你自己應有的類型的劍客，不能夠只是作個像宮本武藏那樣，只知道殺人的劍客！」

毒 酒

一

一張臉露出水面，眉頭緊皺，因爲溫泉水正滲透進他滿是傷痕的軀幹和四肢，使他感到陣陣疼痛。

這個澡堂並不是人工鑿成的，而是在一處山腰上有塊巨大岩石，自然形成一個凹處，而從岩石縫中滲出的溫泉水，注入凹處，等滿溢之後，便又注入數丈以下的一條溪流裏。

其上有以四根木柱支撐的屋脊，以擋住不斷飄落的雪花。

宍戶梅軒就這樣沉浸在溫泉水中，晨午晚各一次，每一次約浸半個時辰。

雖然傷口浸水時仍會疼痛，但體力已完全恢復。

——明天就離開吧！

他在內心忖度著，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漢，竟開始沉迷於這種療傷的安穩日子。

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爲了蹲在他脫下的衣服旁，那個以白布包臉的小身影。

小身影正等著他起來。

那是他從奈良的法華寺綁架來的小尼姑。

這位尼姑十二歲就進入法華寺，她的容貌、胸部和腰身都還留著少女特有的稚氣，使梅軒生平第一次對女人產生依戀的感情。

到目前爲止，不論任何美貌的女子，梅軒只要玩弄過一次，便棄之如敝屣。

梅軒把這位法號「蓮華尼」的十七歲尼姑，綁架到龍神溫泉後，第三天便加以玷辱。

對於自幼皈依佛門，想一生保持淨身的蓮華尼而言，這不啻是遭到活地獄一般的苦難。

但被梅軒凌辱時，蓮華尼却毫不抵抗。

在巨大身軀壓在自己身上之時，蓮華尼必定是想著建築法華寺的光明皇后，替痲瘋病人吸膿汁的故事。而且一方面還不斷地唸著佛號吧！

而當巨大的陽物間入股間的剎那，蓮華尼也只是咬緊牙根，既不呻吟，也沒有流淚。

第二天起，蓮華尼稚嫩的嬌軀，不分晝夜地任憑梅軒蹂躪、玩弄。

對蓮華尼而言，最感安慰的是，梅軒在玩弄她那屍體般的身體時，絲毫不會焦躁，事實上，梅軒根本不要求女人身體在作愛時的微妙反應，他是個完全不知道愛撫女人的莽漢，只要能讓他爲所欲爲地玩弄女人，並且發洩其精氣，如此便感到滿足了。不！他根本認爲歡愛之事，只是他個人的事而已。

忍者有一條嚴格的戒律，就是不能傾心於女人，也不可沉溺於情慾之事。梅軒不愧是伊賀南谷的首領，在這一方面，他可謂恪遵其事。

對梅軒來說，女人只是讓男人發洩的玩物罷了。

換言之，梅軒到目前爲止，還不曾感到過女人因高潮的喜悅，而發出呻吟及身體顫抖的經驗。

「哇！熱死了！」

梅軒從溫泉裏站起來，他那遍體鱗傷的毛茸茸的巨軀，昂然站立在蓮華尼面前。

蓮華尼不發一言地爲他擦拭裸露的身體。

這是梅軒命令她如此作的。

「若是違逆我，或是想逃走的話，格殺勿論！」他從法華寺把蓮華尼綁架來此之時，便作了這個殘酷的宣告。

蓮華尼所以遵從這項命令，甚且沒有絲毫逃走的意圖並不是她懼怕被梅軒所殺，然而這一點，對毫無人性的梅軒而言，根本無法領會得到。

蓮華尼一再地告訴自己，忍受這種苦難，是皈依佛門之人所應忍受的修鍊，她也沒有想過，這種作法反倒給了梅軒許多便利。

蓮華尼自從被綁架那天開始，就一直不曾開口說話，這也許可說是她唯一的反抗吧！

假如梅軒命令她開口說話，蓮華尼也絕不會說話，因爲她不可能和蹂躪她的人交談。就算遭到拳打腳踢，甚至被殺害的下場，蓮華尼也絕不會開口。

有朝一日，若是梅軒提出這個命令的話，就不難了解這個年輕女尼意志之堅了。

但梅軒這種人，根本不會和一個供他發洩的女人交談。

梅軒也根本未察覺蓮華尼的沉默，是代表一種抗議，因此，這一個多月來，彼此相安無事。

二

沿著維盛路走下去，可見到一所茅屋。溫泉則位於維盛路沿途的一處陡峭岩壁上。在這個季節，鮮少有樵夫來此洗溫泉，也看不到往來於高野山的修行者。

梅軒與蓮華尼滯留此地的一個多月間，只有一名樵夫來這裏洗溫泉，但被梅軒大喝一聲，便抱頭鼠竄地逃走了。

在溫泉下方兩百公尺處，住著一位老人，他的兩個兒子都被拉去充軍，唯一的女兒則是個脚跛得很嚴重的少女。這位少女專門送食物到茅屋去，有時候則由蓮華尼下山去取。

老人看得出梅軒與蓮華尼十分不相稱，也曾懷疑過：『這是被綁架的！』但是他從不曾問過蓮華尼，只是由他的眼神和擧止，來表示對她的同情。

「怎麼還沒有送酒來？」梅軒回到茅屋，便面露凶相地問道。

梅軒曾命令老人，在正午之時——亦即洗完溫泉之時，必須送一壺酒來，到目前爲止，老人都還不敢違抗。

「你去拿吧！」梅軒對蓮華尼命令道。

蓮華尼走在雪花繽紛的山徑上。

老人和女兒都在家裏，正在用簡單的午餐。

蓮華尼把空的酒罈送在地上。

老人點點頭，然後起身拿了另一酒罈。

他並不是忘了送酒，而是別有計謀。

「這些酒已經摻了毒藥，我在雪山裏找毒草，直到今天才找到。……一般人只要喝一碗就會致命，不過，我看那個人不是普通人，大概沒辦法毒死他。不過，只要他喝完這罈酒，也會四肢痲痺，大概五、六天都無法行走。……等他暈倒之時，你就趕快逃走，其他的事我會處理。」

這位老人似乎決定等蓮華尼逃走之後，便要殺死梅軒的樣子。

「……」蓮華尼睜大眼睛，露出懷疑的神色。

這個與她毫無關係的老人，竟然不顧自己和女兒的安危而要解救她，——這種關切令蓮華尼感到困惑。以前，她甚至不曾和他們說過話。

如果不是同情她的遭遇，又怎會想出這種方法呢？

「我……」

老人看著蓮華尼的表情，突然激動地說道：「我痛恨所有帶刀的人，不論是諸侯或浪人！」

「……」

「就因爲有武士，才會發生戰爭，有了戰爭，連我們這種安分守己，住在深山裏的人，也會被奪走兒子。……我的長子和次子都被抓去當兵，而且都死於關原之役。」

「……」

「我兒子是個善良、怯懦的人，却死於沙場上；而那個綁架你，長得像野豬般的人，却繼續活在人世間。我不願見到這種惡棍活下來……，既然我的兒子死了，那種壞人更應該死。我不是可憐你、想解救你，才要殺那個壞蛋。」

「……」

「把這個毒酒給那個人喝，這麼一來，你就自由了，我也可以消除失子之恨！」

老人要將酒罈交給蓮華尼。

但蓮華尼却退後一步，搖搖頭。

「我辦不到！」她說出這句令人意外的話。

「你說什麼？……」現在輪到老人露出驚訝、困惑的表情。「難道你不想逃走嗎？」

「不！我想逃。」

「既然這樣，就只有這個辦法可行了。」

「我是佛門弟子，不能殺人。」

「你只管逃走，我會解決他的性命，……」

「是我讓他喝毒酒，這不就是我殺了他嗎？」

「簡直一派胡言！」老人顯得不耐煩，「你恨他嗎？難道你不恨他將你抓到這裏，汚辱你，又把你當婢女一般使喚？……或者，你根本已經不自覺地變成一個凡俗的女人，喜歡被他擁抱呢？」

被老人如此奚落，蓮華尼不禁低下頭。「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痛恨他人的苦楚。」

「既然這樣，讓他喝毒酒又算得了什麼？」

「不！憎恨與殺人是兩回事，與其叫我殺人，我寧可自己死去。……我認爲忍受痛恨他人的苦楚，且不使自己喪失惻隱之心，這也是修行的課目。」

「可是那個壞蛋絲毫沒有悔過之心呀！」

「他不是禽獸，也許他到了你這個年齡，也會有悔意的。」

「如果讓他活那麼久的話，還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會枉送在他手中，甚至還會玷辱多少像你這樣的女子。」老人憤憤地說道，但他也看出蓮華尼心意已決，只好拿起毒酒罈和蓮華尼帶來的酒罈，進到廚房裏。

自此，老人就不再出現。

代替他出來的是老人的女兒，每走一步，身體就向一邊傾斜，手中抱著蓮華尼帶來的酒罈走出來。

蓮華尼接過酒罈，第一次對女孩發出會心的笑，但女孩的表情却顯得十分僵硬。

三

蓮華尼打開木門的同時，梅軒的咆哮聲也從屋內傳出來。

「爲什麼到現在才回來？笨尼姑！」

蓮華尼才踏進門，梅軒立刻搶過酒罈，順手朝那張被寒氣凍僵的臉打了一個巴掌。

蓮華尼向後傾倒在地，梅軒却看也不看一眼，只是把酒倒滿木碗，捧到嘴邊。

才喝了一口，梅軒立刻皺起眉頭，轉過頭，將眼光投到正要起身的蓮華尼身上。

突然，他把剛喝下的酒重新吐回口腔，然後全部噴到蓮華尼臉上。

「嚇！居然想用毒酒痲醉我！」

眞不愧是伊賀南谷的首領，舌頭還眞靈光。

「以這種笨方法，也想殺我宍戶梅軒！眞是大笑話，可別忘了，我是伊賀的忍者！你這笨尼

姑！」

「……」對蓮華尼而言，這不啻是件意外的事，她還以為老人交給她的不是毒酒，而是一般的酒。

其實，老人還是將毒酒倒進這個罈子裏，無怪乎女孩在將酒罈交給她時，表情那麼怪異。原來她早已經知道父親動了手腳。

——沒想到他還是……。

蓮華尼感覺到自己即將被置之死地的恐怖。

的確，此刻梅軒的眼中正充滿騰騰的殺氣，梅軒曾說過：「違逆我的話，格殺勿論！」

突然，梅軒嗤嗤地笑起來。

「一定是那個笨老頭教你的吧！你一個人想必也沒這膽量。能從雪山採到毒草的人，只有那個笨老頭。現在，你再到老人那裏告訴他，這個計謀已經報銷了！……還有，跟他說，與其採這毒草，倒不如多釀些好酒給我喝！……」

「……」

「懂了嗎？懂得的話，立刻去換酒來！」

梅軒對於想暗算他的人，居然表現出意外寬大的態度。

或許對梅軒而言，殺了老人和蓮華尼，本是易如反掌之事，但這麼一來，他就少了為他準備食物和酒的人，另一方面，殺了蓮華尼，就無人可供他洩慾了。

他之所以沒有殺他們，只是為了這個緣故罷了！

忍者有時候，甚至以自己的父兄為敵，而現在，卻饒恕了想殺他的人，這一點，絲毫不足為奇。

妻六出現

一

蓮華尼一踏進小屋裏，跛脚的女孩立刻慌慌張張地跑進裏面去。

「爹！尼姑她……」

老人打開杉門走出來，對蓮華尼說道：「請你不要難過，我實在無法讓那個壞蛋繼續活在這個世上，你快點沿著維盛路逃走吧！……在龍神所發生的事，就當作是一場惡夢，忘了吧！」說完，便走下來，手中還拿著粗麻繩。

蓮華尼擋住老人的去路。

「他沒有喝下毒酒。」

「什麼？」老人的眼睛睜得幾乎要裂開了。「他沒有喝嗎？」

「他是伊賀的上忍，只喝了一口，就發覺是毒酒。」

一聽到這句話，老人發出像受傷野獸般的哀號。

「他叫我來拿沒有毒的酒。」蓮華尼不忍正視老人失望的表情，低頭說道。

「他眞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居然不在意我在酒中下毒，還叫你來拿酒。」

「因爲我們都殺不了他。」

「總有一天，他想到要離開這裏的時候，就會把我們全殺光的。」

「……」

「我們要先下手爲強，難道你不能暫時撇開仁慈的心腸？」

老人以絕望的表情看著蓮華尼。

蓮華尼一接過酒罈，便轉身走向坡道。

雪花狂亂的飛舞著。

走了大約一百公尺後，突然有個人出現在蓮華尼面前。

「你就是被宍戶梅軒從法華寺刼走的尼姑嗎？」

「……」

蓮華尼看著對方，苦澀地一笑。

「我和宍戶梅軒從小就住在伊賀谷，也許是前世的因緣，我們一直都是誓不兩立的敵人，我的名字叫妻六。」

「……」

「關白秀次的遺女夕姬小姐也寄身在法華寺，夕姬小姐所以出家當尼姑，也是因爲被宍戶梅軒凌辱，才走上這條路。……那個人是個爲害世人的蛇蝎。」

「……」

「現在，我保護你逃回法華寺，雖然梅軒一定會隨後追來，不過，我早已佈下天羅地網了。……有一位名叫宮本武藏的劍客，將代替你和夕姬小姐報仇，把宍戶梅軒收拾掉。現在，他已經在附近等很久了，只要你願意的話，還可以親眼目睹這場比武。」

「……」

「走，我保護你！」

妻六催促著上路，但蓮華尼却搖搖頭。

「爲什麼呢？難道你還想待在這裏，你可眞敎人想不通。」

其實，蓮華尼是顧慮到山下那對父女。

——如果我逃走的話，梅軒一定會追上來，那麼首先遭殃的就是那對父女。

「爲什麼你不逃呢？難道你害怕嗎？」

「不是。」

「既然這樣，還是趕快跟我走吧！你的脚程一定比我慢，如果跑不動的話，我還可以揹你。我也是伊賀的忍者，揹你就像揹一團棉花一樣。……快點！」

「我不能逃。」

「你這麼怕梅軒嗎？……的確，他根本是個鬼，不像是人。不過，宮本武藏比那個鬼還要厲害，你可以不必擔心。」

「既然如此，就麻煩你請那位劍客到龍神來吧！」蓮華尼說完，便跑過妻六身邊，逕自走上坡道。

「咦？」妻六目送她的背影，百思不得其解，「她該不會甘心情願做那個魔鬼的妻子吧！……」

二

蓮華尼回到茅屋時，梅軒已經出去了。

——大概是去洗溫泉了。

這一來，蓮華尼又必須履行她的任務。

走到陡峭的岩石小徑，果然看見梅軒脫下的衣服，堆在一塊岩石上。

梅軒浸在溫泉裏，只露出頭部。他一看頭悄悄蹲在岩石旁邊的蓮華尼，立刻說道：「你拿酒回來的途中，遇到一個叫妻六的人，是嗎？」

原來他已經看到剛才的情景了。

「妻六勸你逃走，是嗎？」

「……」

「爲什麼不跟他逃走呢？難道我梅軒眞的這麼可怕嗎？還是妻六傳授你殺我的方法？」

「……」

「喂！快回答呀！」梅軒第一次要求蓮華尼開口說話。

當然，蓮華尼依然保持沉默。

梅軒瞪著蓮華尼，並且首度發現到，自從他將蓮華尼綁架到此以來，這位年輕的尼姑還不曾開口說話過，完全是一語不發，遵照他的命令行事。

「喂！脫光衣服進來吧！」梅軒喝道。

蓮華尼並沒有違抗命令，默默地脫下衣服，縮著肩膀，一手遮胸，一手遮胯間，慢慢地從岩石邊走下來。

她的肩膀、胸部、腰部、臀部、大腿、都還不失少女的稚嫩，紋理曲線細緻動人。

這種完美的組合，又勾引起梅軒的嗜虐性。

梅軒伸出猿臂，緊抓住蓮華尼的手腕，將她拉近自己身邊。

他那五根粗大宛如樹根般的指頭，從肩膀、胸部一直撫摸到腹部，而蓮華尼則只是僵直著身體。

梅軒突然把蓮華尼抓到自己的膝蓋，使她與自己面對面。

蓮華尼閉上眼睛。

「把妻六教你殺我的方法，說出來！」

「……」

「不說的話，我可要一邊插進你的陰部，一邊勒死你，你不怕嗎？」

梅軒的陽物早已經勃起。

他的陽物緊貼在蓮華尼的胯間，繞過蓮華尼臀部的雙手，則慢慢高舉起來。

梅軒坐在水底的岩石上。

梅軒的十指壓在蓮華尼纖細的頸子上，逐漸施加壓力。

此時，不知從何處响起一陣尖銳的聲音：「梅軒！」

「誰？……是妻六嗎？」

「假如你殺了這個可憐的女孩，就會有毒箭射穿你的心臟。」

「呵！」梅軒嗤之以鼻，但目前的情況的確對他相當不利，因爲他全身都浸在水裏。

「等一等，妻六，我要跟你進行公平的比武。」

「很抱歉，比武的對手不是我，而是你期待已久的宮本武藏。」

「宮本武藏在那裏？」

「明天就會到這裏來，你快放那個尼姑回法華寺，否則，我就放毒箭刺穿你的心臟。」

「好吧！……」梅軒放開蓮華尼！

「好了！接下來要殺你的是宮本武藏，你最好早點覺悟吧！」

「呵！呵！……你相信武藏會擊敗我嗎？簡直是笑話！」梅軒說著從溫泉中站起來。

「別動！梅軒！在這位尼姑離開這裏之前，你還得泡在溫泉裏。」

「好吧！」

蓮華尼一爬到岩石上，急忙穿上衣服。

「尼姑，你大概是擔心那對送飯菜父女的安全，所以才不敢逃走的吧！現在，你不用擔心了，我已經叫他們躲起來，……你還是趕快沿維盛路逃走吧！……妻六會叫這小子乖乖呆在溫泉裏。梅軒，我說的沒錯吧！你殺了那對父女和這位尼姑有何用呢？……你所應該面對的，是宮本武藏呀！」

「說的不錯！」

「很幸運的，我遇見一位從高野山下來的修行僧，請他帶口信下山。明天，武藏就會來這裏。在此之前，你還是好好地養精蓄銳吧！否則，你別忘了，我妻六也會找你拼命的。」

「難道你要我一直泡在這裏嗎？」

「嗯！至少也要兩個時辰，可能會燙傷你的皮膚，不過，這也是不得已的。」

妻六也是個和梅軒交手數次的強手，現在，他又居於絕對有利的立場。

梅軒縱有天大本領，也不敢輕舉妄動。

三

武藏住進御坊道成寺附近的一間客棧。

他在高野道一口氣殺了五名柳生密探之後，本想去造訪九度山北谷的眞田幸村，却臨時改變計劃，走往和歌山城下，沿海而行，來到御坊。

雖然他不曾對妻六提起，不過他知道在訪問幸村之後，一定會遭到監視幸村的密探糾纏不放，而殺再多的密探，也不能使他的名聲遠播。

所以武藏興起一個念頭——

不如前往江戶，直闖柳生道場，向但馬守柳生宗矩挑戰。

武藏不曾到過江戶。

在江戶有不少劍豪開設道場。武藏很早以前就想向這些劍豪一一挑戰。

全力以赴，是武藏生存的目的，就算因而敗北喪生，他也毫無悔意。

首先，必須先殺掉宍戶梅軒。

接下來便是佐佐木小次郎。

武藏住在細川家的大阪宅邸時，便聽說過佐佐木小次郎在大阪城三之丸的紅葉廣場，擊敗荷蘭劍客格斯塔夫．巴列尼亞尼的傳聞。

小次郎的勝利似乎被渲染、誇大了。

據說對方是荷蘭所向無敵的劍客。

一聽到這個傳言，武藏更是熱血沸騰。

——佐佐木小次郎絕不能敗在他人手下，必須由我來殺死他。在我三十歲以前，要以如何擊破他的竹竿爲主要課題。……現在，先到江戶擊敗但馬守宗矩的柳生流。

決鬥者的鬥志在他的內心翻攪不已。

而眼前的敵人則是宍戶梅軒。

在伊賀谷首次遭逢之際，顯然是梅軒佔了上風。

但是武藏也曾單獨一人對抗吉岡七十餘徒衆，展開一場慘烈的決鬥，這種空前絕後的比武經驗，應該可以助長他長劍的功力。

——只要能擊敗鐵鍊鐮刀，必定又可展開一段新的里程。

這時候，女傭送來飯菜。

是一些簡陋的粗菜。

「喝酒嗎？」

「不喝！」武藏粗暴地回答。

女傭第一次見到這麼凶惡的客人，所以除非必要，絕不任意開口寒喧。而且這個人周身散發出來的殺氣，教人不寒而慄。

這位客人是在午后才住進客棧，但無論女傭如何殷勤延請，他却說什麼也不肯去洗澡，這一點，最教人納悶。

——看來是個劍客，這麼年輕就這麼可怕。

女傭也不想再服侍他。

用完晚餐，又過了一個時辰，妻六才回來。

同時，還帶著蓮華尼，想必妻六是揹著她趕路的吧！否則一般人總要花上一天的時間，才能來回一趟。

「我託高野山的修行僧帶口信給你，不知道來過沒有呢？」

「沒有！」

「現在的和尚可真靠不住，……梅軒在龍神溫泉等你，也有可能他正奔跑在坡道上，追趕這位尼姑呢！」

武藏以冰冷的視綫瞥一眼蓮華尼，突然胸中產生了疑惑。

——像這樣年輕的尼姑，一旦受男人玷辱之後，還能夠回到日日誦經的單調生活嗎？

水中計策

拂曉時分……

宍戶梅軒走在蓊鬱的密林小徑中。

沿著日高川的這條小徑，高於河流數丈，素有「紀州木」之稱的針葉樹，在當時幾乎斧鉞不入。路旁則密佈著「千年杉」的巨樹。

這條路通往御坊，當地人俗稱「高野道」。

從高野山通往龍神的路，叫做「維盛路」，從龍神通往高野山的則稱爲「高野道」。

天空及河川都被巨樹所遮蔽，整條路上密不見日。

偶而可望見下面的日高川，呈現著清澈、美麗的面貌，然而梅軒却看都不看一眼。

溪谷和山谷之間完全沒有平地的地形，也沒有可供民家居住的地方。整條高野道，似乎是環繞著山腰，綿延無盡的樣子。

梅軒的步伐比一般人小跑步還要快。

隨著日高川河面逐漸擴展，路也愈來愈靠近河流，眼前景色豁然開朗。

到了用紀州木編成竹筏的地區，隨處可見星羅棋佈的田疇，也可見背倚密林的兩三戶農舍。

河川兩旁是河灘，光亮的巨岩背後，呈現出美麗的山光水色。

一對樵夫打扮的樵夫父子，與梅軒面對面走來，他們一看到梅軒臉上異常凶惡的模樣，不禁震懾住，而呆呆地佇立在路旁。

梅軒是第一次像這樣鬪志昂揚地走在路上。不僅如此，連他的容貌也似乎不比尋常。被妻六探出他的行踪，還奪走了蓮華尼，這種屈辱使他對妻六和宮本武藏更是恨之入骨，而且，也使他變成可怕的羅刹魔，不僅要殺死敵人，甚至想將敵人烹而食之。

這不是一句誇大之言，因爲梅軒以前確要烹羮敵人的肉。

梅軒告訴自己——

我要吃宮本武藏的手。

梅軒根本沒有耐性等武藏來龍神。

……沿著河灘，可以望見河的彼岸。有神社、其左右還有聚落。

在這嚴冬的早晨，還看不到半個人影。

走近聚落後，可見一片長著霜柱的田園。

河灘與道路之間，滿佈巨岩，可能是以前被大洪水沖刷下來的，連田園裏都可看見許多岩石。

敏銳的神經反應，使梅軒停下腳步。

他的視綫透過巨岩的縫隙，投向河灘。

水邊有一道人影。

「是宮本武藏！」梅軒大叫一聲，縱身跳上岩石。

這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梅軒早已聽過武藏在蓮台野殺死吉岡清十郎，又在阿彌陀峰的豐國廟殺了清十郎之弟傳七郎，最後又在一乘寺下松，與吉岡一門展開死鬪。

無論任何時候，武藏的出現總是令對手出乎意料之外。

在蓮台野比武之時，武藏提前一天到達，在雜樹林中露宿一夜。而到了約定時刻才突然出現在清十郎及其門徒背後。在阿彌陀峰比武時，也是前一天便登上豐國廟，藏匿在屋脊後面，當他突然出現時，令傳七郎措手不及。

在一乘寺下松時，他通過吉岡門人都不知道的地下密道，然後從石頭後面一躍而出，以像飛鳥般的速度，斬殺了十一歲發起人的首級。

武藏對於戰術十分考究，因此才能獲勝機先。

一對一的比武，稱爲「決鬪」或「較量」，而諸侯們爲爭奪領土的戰爭，則稱之爲「軍陣」，兩者都必須考究兵法，自然會運用到武略、智略、計略等方法。

武藏便是深諳此道，才能連獲勝利。

二

梅軒知道武藏過人之處，所以才離開龍神溫泉，自行來到高野道。因爲他如果在茅屋裏守候的話，必會遭到武藏的突襲，所以當妻六一走，梅軒立刻出發，也不回茅屋，當夜便在森林裏的岩穴中度過。

——我才不要讓武藏有突襲的機會呢！

梅軒決定自己先行上路。

然而，此刻的武藏似乎被眼前溪流的景色所吸引，而佇立在水邊欣賞。

「宮本武藏！」梅軒站在岩石上大叫一聲。

「……」武藏仍佇立不動，只是默默的回看一眼。

「我們比武的場所就是這裏嗎？」

「是的！」

「你居然會在這裏等我，這和你以往的作風不大相同。」梅軒又跳向河灘，一步步地縮短距

離。「過去你總是出人意料之外地出現，今天，你是安什麼心呢？」

「……」

「對了，你在伊賀谷已經領教過我宍戸八重流的厲害了。……所以，你叫妻六埋伏在岩石後面，到時可助你一臂之力，對吧！」

「過去我在比武的時候，從不曾請過幫手。」武藏答道。

「那麼，你是昨晚去突擊龍神的小茅屋，看不到我梅軒，所以才在這裏等待第二次突擊，是嗎？」

「我不作這種徒勞無功之事，我早料到你會下山，所以才在這裏等候。」

「這麼說，你已經想出對付宍戸八重流的計策了嗎？」

「比比看就知道了。」

武藏從容答道，但是他是否已想出擊破宍戸八重流的方法呢？

在伊賀谷決鬥時，兩人並未眞正交手，那時候武藏用劍鞘，使梅軒的鐵鍊纏繞在劍鞘上，而無法施展威力。

但是，梅軒機智地想突然放鬆鐵鍊，在鐵球脫離劍鞘的瞬間，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武藏居於不利的地位，而方才平分秋色的局面也勢將轉變。

如果梅軒的策略得逞的話，那麼武藏的頭很可能被鐵球擊碎，再不然，脖子也會被鐮刀砍斷最幸運的是，柳生宗矩適時介入，中止這場比鬥，武藏也才得以逃離虎口。

武藏並沒有忘記當日的情景，却還大膽地選擇寬廣的河灘作比武的場所。

——難道這小子擊敗了吉岡當主，和他的弟弟及門徒，就認爲自己是不死之身嗎？

這是梅軒的看法。

梅軒繼續逼近到僅七、八步的距離，然後從腰間抽出收納鐮刀的二尺黑棒，並解開捲在身上的鐵鍊。

梅軒自黑棒中彈出一尺餘的鐮刀，然後慢慢甩動鐵鍊，前端的鐵球也跟著旋轉。

「武藏，這一次想用劍鞘纏住鐵鍊的方法已經行不通了。」梅軒的臉上閃過惡魔般的獰笑。

「我不會重覆錯誤的方法。……其實，我現在毫無準備，不過，等我們正式交手時，我一定會出奇制勝。」

武藏大言不慚地回答。

「少說狂語，要誇口也該看看對象。」

梅軒加快鐵鍊旋轉的速度，使鐵球和鐵鍊都融於空中，只聽得到嗡嗡的聲響。

儘管梅軒步步逼近，但武藏仍然沒有拔劍，只是慢慢往左邊的水邊移動。

「武藏，你想出什麼絕招了嗎？」

再向前兩步，就可以使武藏受制於鐵鍊的威力之下。此時，梅軒再度露出獰笑。

武藏沒有回答。

三

「看招！」梅軒警告一聲，向前跨出一步，隨即甩出鐵球。

武藏迅速跳入水中，濺起水花，沒想到他會將自己置身於行動最受牽制的立場。

梅軒此刻大概也在懷疑武藏爲什麼會如此作吧！

但是梅軒只是單純地將這種舉動，解釋爲進退不得的下下之策而已。

他接著又大吼一聲，二度擊出鐵球，而在同時，武藏拔出短劍，以抵抗鐵鍊，使其纏繞在短劍上。

由於短劍是呈直立狀態，所以鐵鍊也一直綫纏繞住。

祐定長劍仍掛在腰際。

梅軒在這一刻，十分自信勝利將屬於自己。

因爲此刻的立場，遠比在伊賀谷決鬪之時更爲有利。

武藏站在深及膝蓋的水中，削減了躲閃的速度。

梅軒認爲武藏的計策，不外是想趁他使盡全力絞緊鐵鍊時，突然放鬆短劍，然後拔出長劍襲擊他吧！不過，他認爲這簡直是異想天開。

梅軒的本領足以用鎌刀擋架武藏的長劍。

在接下來的刹那，只要鐵鍊再繞一圈，便可纏住武藏的脖子；即使武藏想以短劍架開，却遠不及鐵鍊的長度，鐵鍊勢必可以纏住武藏的短劍和頸項，而鐵球便可擊碎他的臉部。

所以，只要梅軒不放鬆鐵鍊，武藏縱使拔出長劍也是枉然。因爲鐵鍊的長度達九尺長。

對武藏來說，似乎只能任憑鐵鍊纏住短劍，讓梅軒緊緊牽制住，除了伺機砍出長劍之外，似已別無他法。

然而梅軒除了拉緊鐵鍊之外，也可突然放鬆，而在鐵鍊甩離長劍之時，迅速將鎌刀砍出去。

如此一來，若武藏拔出長劍，也屬被動的行爲。

當鎌刀與長劍交鋒之際，勝負便立見分曉。

「武藏，勝負就要分曉了。」梅軒得意地大叫道。

武藏仍不動聲色，像一尊石像似地站立在水中。

梅軒使盡全力拉緊鐵鍊，然後左手突然向前推去。

鐵鍊發出巨大的響聲，迅即鬆了開來，鐵球也旋轉幾圈，離開了短劍。

梅軒毫不猶豫地脚點河灘上的小石，倏地跳起。

鎌刀此時已卡住武藏迅速拔出的祐定長劍。

幾乎就在同時，梅軒左手的鐵鍊又在空中旋轉，接著朝武藏的頭頂飛了過來。

瞬間，武藏一個彎腰，身體沒入了水中。

這時候，鐵鍊非但沒有纏到武藏的脖子，反而將短刀彈向空中。

鐵鍊雖然沒有擊中目標，但很快又重新展開攻勢，朝武藏襲散而來。

不到一秒之間，勝負已經分曉了。

武藏迅速從水中躍起，鐵鍊結結實實地纏住他的肩膀。

但就在這時候，一根短矛刺正梅軒的胸膛。

武藏之所以跳進水裏，正因為他在水中預藏了一根短矛，而那根短矛事先經過改造，可以鈎在脚踝上。

武藏蹲低身體，使鐵鍊彈掉短劍，然後迅速起身，用脚踢出預藏的短矛，而正中梅軒的胸膛。

梅軒的臉部表情變得十分猙獰恐怖，身體連連倒退。

儘管胸部中了一矛，梅軒仍然沒有倒地。

武藏抖動肩膀，鬆開纏在肩上的鐵鍊。然後說道：「我贏了！梅軒！」

他用這句話作為送梅軒上西天的引言，接著他高舉祐定長劍，結實地砍了一刀。

梅軒從腦蓋到臉部整齊地劈而為二，血水有如紅色的噴泉一般，把脚底下方圓之地染成一片血紅色，然後仰而倒下。

出售佛像

一

即使六十年來都以決鬥為生涯的人，也會有無所是事的空閒時間。

武藏在日高川的河灘收拾了宍戶梅軒之後，便直接前往江戶。

在江戶過了三年不曾比武的生活。

——首先向柳生但馬守宗矩挑戰，勝利之後，再逐一擊破有名氣的道場。

但這項野心却受到阻礙。

武藏毀了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一門的事，早已傳抵江戶。

但武藏的劍名，在江戶著名劍客的心目中，却比他自己所想像的來得低。

吉岡憲法是個過了氣的人物，室町劍術所也只是虛有其名的道場罷了。憲法的長子清十郎及次子傳七郎，都不曾與當代的一流好手交過手。

吉岡憲法的武藝的確名符其實，但他的兩個兒子清十郎、傳七郎的功力如何，則仍屬疑問。

吉岡道場是因爲擁有直元、直光、直賢等幾位高徒，而聲名遠播，而今，當主的兄弟却死在一個二十餘歲，藉藉無名的劍客手下，這正足以證明吉岡道場早已是徒具虛名。

宮本武藏這位劍客，想必不是天下無敵的高手。

此外，在一乘寺下松毫不留情地殺死十一歲的發起人，這種行徑，並不足爲劍客所效法。

雲集在江戶一帶的著名劍客，都不屑於和一位想在江戶闖出劍名，却又無師法可承，只是自成一家的年輕劍客比試。

武藏曾親自前往柳生道場，求見但馬守宗矩，却遭到斷然拒絕；他也曾派遣妻六送遞挑戰書，却不見回音。

其它道場也都以主人外出爲藉口，使武藏連連碰壁。

武藏又在江戶城城門前的廣場豎立告示牌，表明要與各大劍術所比武的心意，但不久即被衞兵撕下。

武藏曾在京都的三條大橋畔豎立告示牌，公然向吉岡清十郎挑戰，而引起了滿城風雨，但是在江戶却不准樹立告示牌。

江戶城是用以誇示將軍家威儀的新興都市，大部份的劍客都是爲了博得將軍家賞識，才群集在江戶。

武藏自然也被歸於這種沽名釣譽之人。而事實上要獲得將軍家賞識的機會，還眞不容易。

身爲將軍家師範的柳生但馬守宗矩，除了本人不比武之外，也嚴禁門徒與其它門派比武。

——身爲劍客，惟有比武得勝，才生存得有意義！

武藏難以壓抑胸中的憤恨，但對方執意不接受，他也不能貿然地闖入別人的道場。

過去，所謂劍客就是決鬬者，只要有人挑戰，絕對不可拒絕。

然而，現在的劍客却未必是決鬬者。

大部份的劍客都是希望自己的本事，能獲得將軍家或諸侯的青睞，而加以延聘，要不然，便是開道場，以擁有衆多門徒互相誇示。

——總而言之，在這個時代，劍術也成了謀生的工具。

像武藏這種以決鬬爲生活目的的劍客，已經鮮有所聞了。

在江戶的頭一年間，武藏輾轉於細川家，或其它可以攀上關係的諸侯家當食客。

也有某些諸侯賞識他滅了吉岡道場的勇猛實力，而想延攬他，但武藏始終興趣缺缺。

——如果不能和柳生宗矩比武，至少也要和一流的劍客比個高下，使關東一帶的人知道我的劍名。

二

武藏無法抛却這個念頭，所以才會在江戶一帶，虛度了三年光陰。

武藏在各家作了一年多食客之後，暫時住在高繩手（亦即現今的高輪）的大風宅邸。

大風是痲瘋病的別稱。

德川家的家人若是患了痲瘋病的話，便不得住在江戶附近，而須移居到大風宅邸，與家人隔離，並任其自生自滅。

在佔地千餘坪的地方，四周以高牆環繞，裡面散置十餘棟小屋。

但裡面住有病患的只有四棟，其餘都是空屋。

武藏就暫時棲身在其中一間空屋裡。

妻六一聽說武藏要住到那裡，立即表示反對。

「何必住到痲瘋病患的屋子裡去呢，咱們可以找比較合適的地方住……。」

但武藏却堅持道：「這裡比較幽靜。」

於是就這麼住下來了。

由於這裡是隔離痲瘋患者的所在，所以平日都悄然無聲，即使有親友來訪，也都是躡手躡脚的。

雖然這裡規模不大，但由於是德川家族人住的地方，所以設備相當完善，牆上還掛有水墨畫，起居室、厨房的器具也一應俱全，通常一住進去，便可以使用。不過，一般人都害怕傳染痲瘋病，即使是病患用過的被褥、器皿，也都避之猶恐不及，而武藏却全然不當一回事。

妻六不知從何處拿來一床被褥，不讓武藏使用這裡的東西，餐具也完全更換掉。

儘管如此，妻六還是不得不佩服武藏那堅強的意志力，而他光是採解毒的藥草，養成藥水，擦拭整個屋子，就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

江戶不愧爲大將軍的駐地，到處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潮，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慶長八年，家康受命成爲征夷大將軍，從那一天開始，就不斷地大興土木，至今仍持續不輟。

道路上由於搬運石材或木材的車馬往來不絕，而塵沙飛揚之路的兩旁則不斷興建武家宅邸或商店。

江戶城已完成五層高的天守閣。比大阪城大兩倍的內廓與外廓的工程，可能還要好幾年才能竣工，不過大致的規模已經可以清楚看出輪廓。主城門相當宏偉，外壕還圍有高四十八尺的堤坊。

自從家康進入江戶之後，爲了建築城市，將高聳入雲的神田山（現在的駿河谷）夷爲平地，而用剷下來的土，堆在南方的海濱地帶，而塡出約四十五平方公里的陸地，以供人們在上面蓋民房。

慶長七年左右，現今的日比谷公園一帶，還是一片荒涼的海邊，而京橋、新橋一帶，則仍是大海。

不到兩年的時間，這些地方被塡成土地，然後架設長二十二丈六尺五寸，寬二丈六尺五寸的「日本橋」，再以這裡爲起點，建築一條直達東海道的大道。往來於這條新建道路上的商旅，可謂絡繹不絕。

後來，又在高輪搭起大木門，每天晨六（上午六時）開門，暮六（下午六時）關門。即使在半夜，諸侯的行列及旅行商人，也可自由出入江戶。

在夏日的月夜，街上往來的行人也多如白晝。

大將軍所居住的城堡，日夜都趕工興建。

在六年內人口激增了八倍的江戶城，除了臥病者之外，不事生計的人大概只有暫住大風宅邸的武藏而已，這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上自秀忠將軍，下至兒童，無不全心全意地建設這個霸府。

三

住進大風宅邸之後，武藏不分晝夜地雕刻佛像。

決鬪者這項毫無仁慈胸懷的工作，只是爲了使自己保持心無雜念的行爲，但是一個接一個成型的佛像，其形貌却逐漸別樹一格，即使是雙手印相、衣襟的皺折，雕刻的手法都相當細膩。

武藏並沒有遍訪各地名寺古刹，觀察每一尊佛像，例如如來或菩薩的法相，所以他所雕刻的佛像分不出是釋迦摩尼或是藥師如來、彌勒。

他只是任性而爲，以其想像經由雕刻刀，雕出衣飾及所佩的瓔珞。

他雕刻的佛像所表現的纖細之美，完全是自然天成的。

妻六也很欣賞武藏所雕刻的神像，他對著擺在地上的二十餘尊佛像說道：「光是放在這裡太可惜了，倒不如我拿幾尊到外面去賣吧！」

武藏並沒有反對，因爲他們兩人的生計，完全是妻六一人在張羅，所以妻六賣佛像賺錢也是理所當然的。

妻六很快地拿了其中三尊，包了起來，揹著出去，直到黃昏時，才笑瞇瞇地回來。

「全部賣掉了，賣的價錢也不錯呢！」

在京畿一帶，即使擺在路旁賣，恐怕也不易賣掉。

總之，江戶是個欣欣向榮的首府。

雖然武藏所雕刻的，很難區分出是如來或菩薩、觀音的像，但因爲這個城市裡，有許多木材業的暴發戶，或包工程的工頭，只要價錢合宜，又可擺在神龕上當裝飾，便大大方方地買下來。這些暴發戶們，通常都會先蓋一棟美侖美奐的宅邸，而佛像便是最理想的擺設，這種購買行爲與信仰並無關係。

甚至，佛像愈是稀奇古怪，愈能投其所好。

武藏聽妻六說起他在日本橋畔賣佛像的情景，似乎頗感興趣，但却無意親自前往看看。

不久，屋裡的佛像只剩三尊。

日本橋畔的市集是每五天開市一次，在不到兩個月當中，妻六賣掉了二十多尊佛像。

這一天，妻六也揹著三尊佛像，離開大風宅邸。

日本橋上往來的人群當中，包括了各行各業。而江戶的名勝區，認眞說起來也只有江戶城的大天守閣和日本橋二處。

第一次到江戶來的人，不論是諸侯、浪人、商人、工人，必定會先到日本橋遊覽一番。

而且從早到晚，都有各種船隻在岸邊卸貨。對面河岸的魚市場每天都開市，而這邊的河岸廣場，則每五天開市一次，出售的東西，包括刀劍、甲冑、衣服、鞋類、陶磁器、鍋釜、鐵瓶等，還有碗、盤、唐櫃、衣櫥、字畫、琵琶、琴、棋、洋娃娃，甚至連西洋的撲克牌，都擺在路邊求售。

其中也有沒落的公卿或豪族之家的珍品，還有些則是贓品。

妻六把佛像放在一個金光閃閃的櫃子裡出售，至於櫃子的來源則不得而知。

他賣的價錢相當昂貴，不過，這也正好迎合了那些土暴發戶的心理。價錢愈高，愈能吸引他們的購買慾。

不知何時，有一位雲遊和尚站在妻六面前。

妻六心想風塵樸樸的雲遊和尚，絕不會買佛像，所以看都不看一眼。

——眞是煩人，擋我財路。

但這位雲遊和尚還一直擋在面前，令妻六感到厭煩。

就在這時候，雲遊和尚突然說道：「並非發願之人，却能雕出如此慈悲、莊嚴的法相，實在驚人！」

「咦！」妻六聽到這個聲音，才正視這位雲遊和尚。

在圓笠之下，露出澤庵的臉。

「原來是師父，您也到江戶來呀！」

「你什麼時候洗手不幹小偷這一行了？」澤庵笑道。

「噓！別說得那麼大聲。」

「看來你是跟武藏在一起。……武藏大概還不曾在江戶進行過大的比武吧！」

「是的，柳生道場和其它道場都很傲慢，不願接受武藏的挑戰。」

「所以，他才專心雕佛像，讓你拿出來賣，換些生活費，是嗎？這可眞是寂寞。」

「我實在不喜歡江戶，這裡的人都不知忙些什麼，張口閉口都是錢。諸侯們也視德川幕府爲朝廷，極盡卑恭曲膝的能事。……開設大道場的劍客也拒絕和其它流派比武，這又稱什麼劍客呢？我實在想不通，武藏兄爲什麼還要待在這裡。」

「帶我去見武藏吧！」澤庵說道。

雖然還有兩尊佛像沒有賣掉，但他仍然立即收拾停當，帶著澤庵上路。

「武藏住在那裡呢？」

「在高繩手的大風宅邸。」

「哦？住在麻瘋病人住的地方，果然是武藏一貫的作風。」澤庵大笑道。

小野次郎右衞門

一

「呵！呵！這裡果然很清淨。」在妻六的引導下，澤庵走進大風宅邸的大門，一邊揭下草笠，一邊四處觀望。

「實在不應該住在這裡，不過……」

「您就是欣賞武藏這種頑固、大膽的個性，所以才一直跟隨他的吧！」

「也可以這麼說吧！……」

「這叫做同類相度，我可以了解武藏的心情。」

澤庵本身就是大德寺派最出類拔萃的人物，已經獲掌和泉堺的南宗寺，不過，他仍然一直過著雲遊四方的生活。

他相當欣賞武藏這種反叛的精神。

「久違了！」澤庵並沒有推開散落四處的木屑，一逕坐下來，微笑著說道：「三年了，你在

日高川的河灘殺死梅軒的時候，我和伊織也在龍神附近的一座古寺裡。」

「是嗎？我一點都不知道。」

「伊織現在在伊賀上野，隨一位名不見經傳，不過功夫不輸給松山主水的劍客習劍，這位劍客年逾六十，不過他的神技有如魔術一般高明，我想，伊織早晚會得到他的眞傳，而成就也可能在你之上。」

「我想見見那位劍客。」

「還是不見爲妙。」

「爲什麼呢？」

「那位老人一生不曾與人比武，如果你見了他，一定會要求與他比武，而那位老人是絕不會接受的。所以見了面也是徒勞往返。……我央求過那位老人，絕不要教授伊織成爲像你這樣一味殺人的劍客。」

「……」

「你來到江戶，似乎不曾與這裡道場的當主比武過。」

「江戶的劍客從不作與功利無關的事，比武也是其中之一。」武藏憤然說道。

澤庵沉吟了一下，說道：「你去過小野道場嗎？小野次郎右衛門應該不會拒絕比武。」

「小野次郎右衛門的門徒推說當主不在，我想，他也和其它道場當主一樣，藉口不肯與我比武。」

「不！小野次郎右衛門不會拒絕與人比武，他還是神子上典膳的身份的時候，曾經經歷無數次眞劍比武。……他和柳生但馬守不同，雖然身爲將軍家教練，不過，還是和薩摩島津家的高手和其它幾位劍客交手過。」

武藏一聽此言，頗感意外。

因爲他一直不知道小野次郎右衛門忠明就是鼎鼎大名的神子上典膳。

武藏擊敗吉岡清十郎之後，在奈良的日瀨街道上，與神子上典膳有一面之緣，而且親眼目睹過他高強的劍術。

當時，武藏的親戚新免新九郎與其它三位浪人計劃狙擊典膳，結果反被典膳殺死。

典膳受四人狙擊，却只殺其中本事較高的新免新九郎，而後揚長而去。

當時，武藏曾忘我地向典膳挑戰，却被典膳冷酷地拒絕了。

拒絕的理由是：「吉岡清十郎早已拋棄作爲劍客的榮譽，一心只想隱居、遁世，作個田園詩人。……向一個喪失鬪志的劍客挑戰而獲勝，有何意義可言呢？」

面對這句宛如當頭棒喝的警言，武藏只能木然地目送典膳遠去的背影，這幅光景還深深地留在武藏的腦海裡。

——那位神子上典膳眞的就是小野次郎右衛門忠明嗎？

小野次郎右衛門

二

澤庵接著說道：「像小野次郎右衞門這種深具實力的高手，來到江戶開設道場已有一年多了，居然只有寥寥幾位門徒，而且，許多出名的劍客都不把他看在眼裡。」

澤庵曾聽次郎右衞門談起當年坎坷的際遇。

遊歷諸國十餘年之後，神子上典膳來到江戶，在駿河臺設立一個小道場，並且改名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

他的姓是取自被他擊敗的師兄小野善鬼，名字則直接將他父親次郎左衞門改爲右衞門，而成爲今日的「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

他在小道場的門口貼了一張告示牌，寫道：

天下一流一刀根元

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

資助小野次郎右衞門開設道場的人，是小幡勘兵衞景憲。

小幡景憲與伊藤一刀齋景久是宿交，他很欣賞一刀齋的弟子神子上典膳的一身功夫。

雖說天下已歸德川家所有，而且沒有一位武將敢起而反抗德川家康，但大阪城裡仍有豐臣秀賴，而且天守閣裡的寶庫還積存了一筆龐大的軍費。所以許多橫行覇道的浪人，仍然相信以一劍

一矛便可建立功業的時機必將到來。

這種氣概，與後世狼狽的浪人，眞有天壤之別。因爲只要是擁有武名的浪人，例如——後藤又兵衞基次，不論到那裡，都受到相當的禮遇，並以食客之禮待之，而且很快可以得到俸祿。

然而，在現今的時代，只有身經百戰的沙場武者，才能獲得同等的待遇，否則，要想在戰場以外的地方，以一劍一矛博取功名，並不容易。尤其在高手雲集的江戶，更是難上加難。

改名爲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的神子上典膳，爲了使自己劍名遠播，而張貼這種不可一世的告示牌，也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雖然他有繼承甲州流軍學，且頗獲德川家器重的小幡景憲作其後盾，但道場依然是門可羅雀的景況。

不久，次郎右衞門終於獲得一逞劍名的機會，而給他機會的人正是小幡景憲。

有一天，景憲騎一匹快馬馳至駿河臺的小野道場，人尙未下馬，便直接呼叫次郎右衞門。

次郎右衞門自窗口探出頭來，景憲對他催促道：「你有機會展示你的本領了，快跟我來！」

次郎右衞門迅速拿起劈瓶長劍，騎上景憲所牽來的馬背上。

景憲與次郎右衞門並轡而行，景憲說道：「府下膝折村住著一位名叫鬼眼的中條流高手，我希望你可以擊敗他。」

近日來，江戶城近郊的鄉下經常出現殺人搶劫的大盜，由於其行踪飄忽，很難緝捕歸案。不

過，有一位名叫鬼眼的修驗者暫住膝折村，曾因細故而殺害了一名農夫，所以可以斷定此人便是爲非作歹的大盜。

膝折村的村長將這件事告訴官方，官方派遣數名捕快前往緝捕，却悉遭殺害。

鬼眼更得寸進尺，住進村長家中，挾持其妻女及兩名幼子爲人質。

由於無法強行捕捉，所以捕快們只能遠遠地包圍村長家，以觀察其動靜。

「這個歹徒已經判定是死罪，所以我才叫你來抓他。……只要殺死鬼眼，必能使小野場聲名大振，甚至還可能獲得德川家的俸祿。」

景憲是希望次郎右衞門藉此機會，在衆多官員面前發揮他的本領。

但次郎右衞門抵達膝折村時，絲毫沒有急於表現的樣子。

這位村長是武藏七黨的後裔，宅邸建築在膝折坡上，外形相當豪華。

次郎右衞門在膝折坡下下馬，在捕快的目送之下，緩緩登上膝折坡。

三

從灌木門到玄關的距離相當長。

次郎右衞門才走了六、七步，就有一支箭射過來。

次郎右衞門蹲下身體，箭正好掠頭頂而過。

「再走一步，你就沒命！」一陣咆哮聲自玄關後的屏風傳來。

這張檜木屏風上被挖了一個洞，鬼眼就從這個洞眼射出箭來。

次郎右衞門停下脚步，說道：「我叫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是個劍客，我想和你進行公平的比武，請你出來吧！」

「住口！你大概是那些官員用錢買來引誘我出去的，我沒那麼容易上當。」

「假如你不出來的話，我只有進去了。」

「進來呀！這一次，我一定要射穿你的咽喉。」

「以這種距離來看，你最多只能再射一箭，在你射第三箭之前，就已經沒命了！」

「少誇口！上來吧！」

射箭的距離愈遠，對一個一流劍客愈有利，很容易就可以躲開。但如果在十二尺以內，可以說沒有閃躲的餘地。

次郎右衞門此刻所站的位置，距離屏風大約有十五、六步。

鬼眼在他們一問一答的時候，必定已經搭好第二支箭，但次郎右衞門並不擔心。

次郎右衞門所担心的是，鬼眼在十二尺之內射箭這件事，所以才故意這麼說，以刺探對方的心理。

次郎右衞門迅速跨出一步，這時候，從屏風的洞眼又射出第二支箭。

次郎右衛門還是像第一次那樣，讓箭越頭頂而過，接著迅速奔向玄關。

鬼眼還來不及射出第二箭。

「哇！可惡！」

屏風已被踢倒，鬼眼現出七尺巨軀。而此時，鬼眼迅即抽出三尺餘的長劍。

在次郎右衛門踢倒屏風的同時，鬼眼也發出恐怖的砍殺聲。

在接下來的刹那，次郎右衛門不知如何移動脚步，使屏風像活生生的東西一樣地彈跳起來，而使鬼眼的刀砍中屏風。

瞬間，次郎右衛門迅即拔出腰間的劈瓶長劍，刺進屏風的洞眼。劍尖的三寸深入鬼眼的心窩。

鬼眼並沒有就此屈服，倒退幾步，身體靠在柱子上，眼睛瞪著次郎右衛門。

次郎右衛門不慌不忙地向前逼近。

鬼眼突然高叫一聲，並發出全身僅餘的一點力量，而擊出最後一劍。

他的長劍橫掃，想砍掉次郎右衛門的首級。

次郎右衛門單脚曲膝，俯著上身，一邊閃動劈瓶長劍。

鬼眼的雙手連著長劍一起被砍落，而飛到走廊下。

雙手被砍斷的鬼眼，發出痛苦的哀號，然後轟然倒地。

這時候，小幡景憲和官府的人及捕快都已跑入門內。

次郎右衛門從容不迫地回看景憲，問道：「怎麼樣？是否要砍掉首級？」

「不用了，把他綁在大樹上，讓受害者的家屬看一看，以洩心頭之恨！」景憲冷酷地宣佈。

就因爲這件功勞，次郎右衛門在景憲的推薦之下，被德川家康召見，而成爲俸祿三百石的新規旗本。

即使像小野右次郎這種高明的劍客，如果沒有獲得適當的機會表現，也很難在江戶立身，而受到幕府的延攬。

「師父，請你替我寫一封介紹信給小野次郎右衛門，麻煩您了。」武藏合掌央求道。

「嗯！小野右次郎或許會接受你的挑戰，不過，我認爲你贏的機會很小。」

「是否會贏，只有比比看才知道。」

武藏在擊敗吉岡清十郎之後，曾經被神子上典膳冷嘲熱諷一番。

而武藏當時毫無反駁的餘地。

他之所以在一乘寺下松，首先殺了發起人佐野又一郎，主要是受到典膳在月瀨街上那場比武——只殺領頭的新免新九郎——的影響。

——若能與這位劍客較量，即使敗了也沒有遺憾。

武藏如此地告訴自己。

江戶劍術

一

三天後，武藏前往造訪座落於赤坂溜池的小野道場。

他在大門口將澤庵的介紹信交給門徒，稍後便被引致道場內。

這個道場並不很寬敞，既沒有鑲嵌的天花板，牆壁也十分粗糙，設備都相當簡陋。

壁龕上懸掛一個「無」的朱拓大字，也沒有甲胄或刀劍之類的裝飾物。

看不到刻門徒名牌的告示，只在一面粗陋的牆壁上，掛著十幾把木刀而已。

雖然同爲將軍家教練，可是和柳生家比起來，其氣派和門徒的數量都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連武藏曾造訪過的幾個道場，也比這裡氣派得多了。

儘管已經過了巳時（上午十時），却沒有看到門徒們在練習擊劍，只有從窗口投射進來的陽光，篩落在地板上，照得一片明亮。

沒有等多久，次郎右衞門就出現了。

這是睽別七年之後，再次的見面。

次郎右衞門坐定之後，面無表情地說道：「你的面貌還是和當年一樣，沒有什麼改變。」

這句話簡直是一句侮辱的話。

從廿一歲到今天，已經過了七個年頭，次郎右衞門却說他沒有什麼改變，不啻是在說他七年來毫無長進。

「在下技藝未臻成熟……」武藏輕輕地行禮致意。

「不！你的劍術也許比當年凌厲了五倍或十倍，……不過，像你這樣的劍客，就算到了耄耋之年，相貌也不會有多大的改變。」

「……」

「你所具備的精氣和毅力，可說萬人之中，不！應該說數十萬十之中才有一個。這是你得天獨厚之處吧！只有精氣和毅力旺盛之人，才能發展出偉大的功業。……一般所謂的圓熟，只要是凡夫俗子努力修鍊，便可以達到此等境界，而你却與圓熟的境界無緣。」

「……」

「澤庵大師的介紹信中，提到你想在江戶找一流的劍客比武，却虛耗了三年光陰。……在這個江戶城，沒有找到比武的對手，這一點，在我當上將軍家教練之後，才清楚地了解到，無敵之劍在這個政治首府中，是最不受重視的一環。」

「……」武藏不明白對方所喻爲何，只是專注地看著對方的眼睛。

次郎右衞門曾聽說德川家康頗好劍術，而自身也勤練不輟，所以才循此道求官，獲得敎練之職。

劍術在戰國中期，是因爲出現了塚原卜傳，上泉伊勢守信綱等天才劍客，才得以發揚光大。但是，戰國時代的武將，諸如武田信玄、上杉謙信，或當了大將軍的織田信長、豐田秀吉，對劍術都不重視。

在衆多武將當中，重視劍術的只有伊勢的多藝御守北畠具敎。具敎拜塚原卜傳爲師，勤自修練，而終獲卜傳的秘傳「一之太刀」。具敎是伊勢、志摩、熊野、南大和等地一百六十萬石的大守。不過，他最後陷於信長的陰謀之中，而下場十分悲慘。

「大將軍也要槍弄劍，簡直不成體統！」

信長曾說過如此輕狂的話，而秀吉則根本不屑一顧一流劍客的本領。

武士們幾乎都認定戰陣之中，所較量的並非技與藝，而是膽識、經驗和膂力。尤其是運籌帷幄的大將，只要擅計謀和策略，便是勝券在握了。所以都輕視劍術及槍術。

二

繼北畠具敎之後，重視劍術的只有德川家康。他曾拜奧山流的開山祖奧平急加齋習劍，達七年之久。奧平急加齋是三河作手城主奧平貞久的四男，名爲獅二郎公重，在劍術上具有很高的天賦。他自少年時代，便師事上泉信綱，並向奧山明神祈願，又在神前冥想三年餘，終於有所領悟，而自創奧山流派。

家康曾被這位稀世的劍客以木劍擊昏數次。除奧山之外，家康還師事過上泉信綱之侄疋田豐後。又跟隨有馬大膳，學習塚原卜傳的新當流。

喜好劍術的家康在取得天下大權之後，自然會眷顧自四方涓集於江戶的一流劍客。

小野次郎右衞門便是其中之一。他獲得很好的機會，而當上將軍家敎練。

由於小幡勘兵衞景憲的薦擧，而被召入江戶城的次郎右衞門，曾由德川家康親自試驗其武藝。

家康站在走廊，而命令次郎右衞門手持長劍站在外面。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對峙之後，家康突然丟出手中的扇子，命令次郎右衞門接住。

次郎右衞門將右手的劍移至左手，而接住飛來的扇子，而左手仍保持平擧長劍齊眼的姿勢，其架勢幾乎毫無破綻可尋。

假如次郎右衞門以長劍斬落扇子，則家康必定不會延聘他。

次郎右衞門獲得三百石的俸祿之後不久，家康也離開了江戶城。

家康將將軍職傳位秀忠，而隱退至駿府。

從此以後，次郞右衞門的將軍家敎練的職位，可說是朝不保夕。

二代將軍秀忠雖然恪遵父親家康的敎誨，熱衷於習劍，但是他在劍術方面的天賦，却遠不及父親。

柳生但馬守宗矩看穿這一點，知道劍術高手無大用之處，因而專心講求劍心，至於擊劍之術，則只是適可而止，不曾將對守擊昏。而且他所用的是竹劍，只要稍加留心，便不致使秀忠望而生畏。

次郞右衞門的作風則大不相同，他所使用的是木刀，儘管對方是大將軍之尊，也毫不留情地經常將秀忠擊倒在地。

秀忠與其對峙之時，只要一接觸次郞右衞門的眼光，便四肢僵硬，心存膽怯。

次郞右衞門是伊藤一刀齋的弟子，主張劍無理論，只是從無到有，而終極以無爲歸。

次郞右衞門十分痛恨柳生宗矩講述的所謂「劍心」，而並不對大將軍實際傳授劍術。

有一次，秀忠對他的部下，發表有關劍術的理論與技巧的見解。秀忠是個喜歡發表高論的人物，他把得自柳生宗矩的所謂「劍禪合一」的理論，再加上個人的見地，聽起來似乎頗有心得與見解。

突然門被打開了，次郞右衞門出現在門口。

「請恕我插嘴。」次郞右衞門大聲說道：「有關劍的道理，我只知道理應先於技，先師一刀齋曾一再訓誨，臨機應變與思考的轉變不可相提並論。……而現在，大人却不斷講述所謂架勢的理論，想以架勢取勝之人，外實則內必虛，所有功力必分散於架勢中。事實上，內外無虛實之別，此謂無形之架勢。在面對敵人之時，只有置勝負於心外的人，且心中不存生死之念，一切委諸天命，……亦即千萬劍凝於一劍的奧旨。……逞口舌而自以爲劍之達者，應引以爲戒。所謂劍術，只有在拔劍出鞘，不顧生死，不計所在，而能靈活運用，在脫離死地之後，才有資格談論劍道。坐而談論劍道，就如坐在榻榻米上學游泳一樣。」次郞右衞門肆無忌憚地說道。

這對於從不曾進行眞劍比武，也不曾殺過一人的柳生宗矩，可謂是一大諷刺。

很顯然的，秀忠表露出不悅的神情，不發一言，便起身進入屋內。

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從那次以後，次郞右衞門便不曾與秀忠一起練習。

自從仕於德川家以來，不到三年之門，次郞右衞門就成了徒具虛名的將軍家敎練。

他沒有向武藏提起這件往事，但言下之意似已表明江戶這個政治府首，沒有劍客用武之地，也不可能進行可以流傳百世的比武。

三

「但是，我既已來到這裡，不能沒有進行生死攸關的比武，就此離去。」武藏說道。

次郎右衞門則表示自己無意比武的心情。換言之，次郎右衞門目前只想作個謹慎蟄居之人，連門徒們進出道場，也都相當慎重其事。

武藏仍要求次郎右衞門代他物色合適的比武對手。

次郎右衞門沉吟了半晌，說道：「後天……拂曉時分，你不妨到日本橋走一趟吧！」

「您是說日本橋？」武藏頗感意外地反問道。

「如果你想使自己劍名遠播，這是最理想的地點了。」

正如前述所言，日本橋是兩年前才架設好的，也是江戶的中心地區。

在日本橋完成的同時，家康將其定爲基點，在各個官道設置里程碑。

以江戶爲中心的重要官道共有五道：東海道、中仙道、日光道中、奧州道中和甲州街道。主要的基點便是日本橋。

東海道是由日本橋經京橋、新橋、芝口、高輪，而後由品川宿進入東海道五十三所驛站。

中仙道又稱東山道，從日本橋經過室町，從筋違橋到本鄉，經由巢鴨、下板橋、普和、大宮、熊口、高崎，越過碓氷峠，來到下諏訪，連接木曾路。

奧州道中是從日本橋，經過室町、本町，越過淺草橋，從藏前、花川戶、山呑直達千住。又經過草加、粕壁、幸手、古阿，宇都宮直到白河。

日光道中與直達宇都宮的奧州道中相同，不過，當時沒有日光東照宮，所以由宇都宮左轉的官道，只是一條路面狹小的窄道而已。

甲州街道是從日本橋、經吳服町、八重洲河岸、外櫻田、麴町、四谷街，直達內藤新宿；此後再經井戶、府中、八王子直到甲州。在下諏訪和中仙道交會。

不過當時豐臣家還活躍於大阪城，所以沿途的景觀和元和年間不同。例如家康在沿東海道種植的松樹，還只是幼苗。

然而，往來日本橋的人數，已經凌駕京都的三條大橋。

如果想要出名，的確只有選擇在日本橋比武，才能獲得最佳效果。

當時，日本橋的欄杆還是簇新的，也不曾有人在橋上比武過。

「那麼，比武的對象是何方高手呢？」

「我會替你物色與你不相上下的對手。」

不知什麼原故，次郎右衞門故意不說出對方的姓名。

武藏道謝後，離開小野道場，然後直接前往日本橋。

日本橋上今天依然熱鬧無比。

武藏站在橋中央，向四方觀望。

西邊的江戶城本堡，已經完成五層樓的大天守閣，其後爲高聳的山岳，天守閣美侖美奐，金碧輝煌。

一轉頭看向船隻往來的遠方，是一片水天相連的美景。

——我將在此決鬪。

武藏告訴自己。

即使決鬪時間選在拂曉時分，相信也會有不少行人觀看吧！

——如果因爲血染五官道之中心點日本橋而獲罪的話，結果可能會被驅逐，也可能被捕，然後被迫切腹。

這個顧忌在武藏腦海裡一閃而過。

——這也是不得已的吧！

武藏進入京橋畔的河岸廣場。

許多商品擺設在路邊，叫賣聲此起彼落。

武藏在尋找賣佛像的妻六。

「啊……眞難得大駕光臨，等了半個時辰，總算賣掉一尊了。」妻六嘻皮笑臉地對武藏說道。

「你留下一尊不要賣掉！」武藏說道。

因爲大風宅邸的神龕上，已經沒有半尊佛像了。

「爲什麼呢？」妻六疑惑地仰頭看著武藏。

「或許那會成爲我留給你的遺物。」

「什……什麼？」

妻六驚呼一聲，但武藏早已轉身離去了。

夢想權之助

一

東方的天際已逐漸泛白，但距離拂曉還有一段時間。

日本橋上還沒有人影。

沒有雲朵的天空有如一片深灰色的大海，江戶城的天守閣隱沒在漆黑的天空中，不久，總算開始出現黑色的輪廓。

遠方可以看見從海上駛近河岸的漁船。而橋上也開始有人影在移動。

這時候，有個黑影緩緩從室町方向走過來。

這個人眞是不折不扣的巨漢，身高超過六尺二、三寸，如果這時候有人和他迎面而過的話，必定會大吃一驚吧。

這人身上所穿的衣服，袖子長達手肘，衣襬則到膝蓋，背部到頭頂的地方，插著像旗幟般的東西。由於天色尚還太暗，無法看清旗面上寫些什麼。這人腰間沒有佩戴長劍，只在左手提著很

長的兵器。

看起來像長矛，可是又沒有矛尖，是一枝長度約九尺的棍子。

他以快於常人小跑步的步伐走到橋畔，視線投向京橋的兩邊，口中嘀咕道：「還沒來嗎？…………再不來的話，等人一多，就無法比武了。」

小野次郎右衛門替武藏物色的對手就是這個人。

他走到橋中央的時候，突然在相隔七、八步遠的欄杆邊，探出一顆頭。

「什麼？你就是宮本武藏嗎？」巨漢大聲說道。

「不！我叫妻六，是宮本武藏的侍從，你是小野次郎右衛門介紹的人嗎？」

「不錯！我是神道夢想流總杖術開山祖——夢想權之助。」巨漢報上姓名。

「喔！你使用的武器是棍子嗎？」妻六的眼睛特別擅長在黑暗中觀看。他也清晰地看到旗幟上寫的是「劍術天下第一，日下開山，夢想權之助。」他左手提的是八角形的棍棒，兩端有鐵皮包住，棍棒本身是由約五公分寬的薄鐵繞成螺旋狀。

「這不是棍子！是杖術。」

「喔！原來如此……」

妻六攀著欄杆，看向橋下。

剛才他用來攀到橋上的繩子下方，有一條船，船上有個人影。

那人就是武藏。

「主人，您的對手是一位使用杖術的夢想權之助。」妻六說道。

半夜時，武藏就叫妻六划著船來到橋下，一直睡到剛才才醒來。

「嗯！我現在就上去！」

當武藏站立在橋頭時，天色已經亮了。

這時候，出外的旅人、靠手藝維生的人，牽著馱獸的馬伕、魚販、工人都陸續出現於橋上。

每個人都是行色匆匆地走上橋，但是來到橋中央，都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

因爲夢想權之助突然發出一聲怒吼，隨即舉起九尺的木棍。

他和武藏相距約二十餘步。

「有人比武了！」

「這下有好戲可看了！」

群衆聚集在橋的兩邊，每個人都充滿了好奇。

武藏凝視著夢想權之助緊握九尺木棍的架勢，然後慢慢向前走近。

當他走到緊靠著欄杆的妻六身邊時，默默從腰間把祐定長劍連鞘拔出，丟給妻六。

「怎麼啦？」

妻六感到意外，而夢想權之助疑惑的表情則更爲顯明，甚至在下一瞬間，便轉爲憤怒的神色

。

「你藐視我的杖術嗎?宮本武藏?」

二

夢想權之助也是個劍客，所以對宮本武藏以一人之力毀滅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一門的事，也早有耳聞。

昨天，小野次郎右衛門將他叫來，還告訴他說：「武藏不是普通的劍客，說不定連我都比不過他。」

「不是藐視，」武藏答道，「要對付你的長棍，以使用短劍比較得心應手。」說完，拔出短劍，漫不經心地垂提著。

「可惡！」權之助大吼一聲。「要對付我的長棍，只有長矛稍可比擬，你竟故意丟棄長劍，而使用短劍，分明是藐視我，今天，我絕不放過你。」

「……」武藏沒有回答，也沒有擺出架勢。

「看招！」權之助迅速逼近。他先展示杖術的神奇招術，以快如水車之速，朝武藏快速地旋轉木棍。

六尺三寸的巨軀，加上超人的膂力，朝武藏刺擊過來。

而武藏的身軀有如被橋板強力吸住似的，蹲了下來。

接下來的瞬間，權之助把旋轉的木棍，轉化爲快如飛箭的招式，刺向武藏的臉。

這枝九尺的長棍，確實是個變幻莫測的兵器，向下砍便如長劍，向前刺宛如矛，而橫掃的話，便像掃刀，用途甚爲廣泛。

武藏已經在備前熊山的山頂，領教過瘋狂修驗者的金剛杖。

在那場比武中，武藏將對方的金剛杖砍成兩段，而結束了比武。

金剛杖長六尺，而修鍊者所採的戰術，只是不斷猛攻而已。

所以，要對付金剛杖，只要全神貫注砍斷金剛杖便可結束比武。

雖然同是棍形的兵器，但夢想權之助的杖術，比金剛杖要凌厲多了。

這枝木棍長達九尺，兼具長劍、長矛、掃刀等用途。

而且，又以薄鐵片纏繞成螺旋狀，對手無法用刀將其砍斷。就算可以砍斷，剩下四尺餘的長度，仍可作爲攻擊武器。

所以，武藏認爲只有趁機接近敵人，否則別無得勝之法。於是，他把長船祐定交給妻六，改以短劍對陣。

他把刀背朝下，這麼作是爲了不使血濺日本橋。

然而，木棍千變萬化的攻勢，加上快速的動作，使武藏一時難以捉摸。在一旁屏息觀戰的群衆眼中，都此相當同情武藏的處境。

——大概會被刺死吧！

——馬上要被殺死了！

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這種表情。

假如只是經過一般劍術鍛鍊的人，絕對無法在這場決鬪中獲勝。

因爲轉化爲長劍的木棍，在下一次的攻擊，不知會變成長矛或掃刀。武藏之所以能夠閃躲自如，是靠著他多年來在深山野外生活，所訓練出來的如野獸一般靈敏的神經反應。

瞬間，木棍發出颼颼的響聲，在空中畫著圓弧，而武藏的身體則像彈簧一般，凌空彈起。

在武藏的雙脚還沒有降到欄杆上時，權之助的長棍突然猛力刺出。

權之助以爲武藏是想降落在欄杆上。

所以他快速地刺出木棍，想把武藏打落到水裡——可以說他運用了制敵機先的快攻本領。

但實際上，制敵機先的人是武藏。

也就是說，他假裝要跳到欄杆上，在對方刺擊而來之時，他把兩脚向左右兩邊分開，呈一直線。

然後坐在九尺木棍上，迅速滑下，正中權之助的懷裡。

當權之助發現失策之時，已經悔之晚矣。

武藏以刀背刺擊權之助的眉間。

權之助低叫一聲，仰面倒下，巨大的身軀倒落在橋板上，發出轟然巨響。

「贏了！」妻六跳過欄杆，奔跑過來，看看倒在地上動彈不得的權之助。說道：「昏倒了！」。

三

後來，武藏在他寫的「五輪之書」中，述及：

「有三之先，三之先爲——其一，我方先攻敵，是懸之先也；其二，敵方攻我時先，此待之先也；其三，我亦攻，敵亦攻時之先，謂待待之先也。總之，此謂三之先也。任何決戰絕不出此三先，只要順此三先行事，則必獲勝。先，乃劍術之首要也。」

第一　懸之先

第二　待之先

第三　待待之先

武藏便是運用第二所謂的「待之先」，而制伏了夢想權之助。

「第二，所謂待之先，指敵方攻我時，僞裝居於劣勢，俟敵方接近時，再襲其不備，此一先也。此外，敵方攻來時，我亦以強臨之，俟敵方轉攻爲守時，一擧得勝。此乃待之先之理。」

在同一本書中，武藏也述及所謂「山海之變」。

是謂：在比武當中，不可頻頻使用同樣的技巧，不得已的話，只可使用兩次，千萬不可使用三次以上。而且，也須準備好其它招數。假如敵人判斷是山的話，則以海對待之；若對方判斷是海，則出之以山。這是一種値得玩味的劍術。

當天下午，權之助回道小野道場，小野次郎右衞門笑著對他說道：「輸了吧！」眼睛瞥向他眉間那道傷痕。

「眞是慚愧！我還須勤加鍛鍊。」權之助說道。

他背負著「劍術天下第一，日下開山」的旗幟，昂首濶步地走在街上，正是因爲他對自己的杖術頗爲自負。

如今，這份自負已被完全粉碎。

也因爲他擁有無可比擬的自信，所以才標新立異，把旗幟揹在肩上，而且使用「夢想」這個姓。

權之助本身並不是狂人或天才之輩，他只是個努力自勉，想開創神道夢想流，却又天賦不足的人而已。

「我以爲你可以和武藏平分秋色呢！」

次郎右衞門聽完權之助詳述當天比武的情況之後，說道：「你被擊敗實在也是時不我予，因

爲你的本領並不亞於武藏。」

「我被打敗了，這不就證明我技不如人嗎？」

「不！武藏只是善於運用戰術而已，並非他的本事比你高強。……假如他採用長短雙劍，就像對付吉岡門人一樣的方法對待你的話，說不定贏的人就是你了。」

「……」

「你的木棍有九尺長，一旦敵人貼近你，你的長棍就無用武之地了。這就好像一位神槍手，如果獵物飛到他的手掌心，他就無法發揮百步穿揚的本領了。」

「說的也是……」

「輸給宮本武藏並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武藏只是看出你使用長棍的弱點，而加以利用罷了。過去，你用這支九尺長棍，贏過數十場比武，而這支木棍非尋常人便能使用，只有像你這種膂力過人的人，才能使用自如。三尺長劍絕非你的對手，甚至連我次郎右衛門也沒有自信可以勝過你的木棍。……但武藏識破你的弱點，所以，你在比武之前，已經注定失敗的命運了。」

「……」

「武藏這個人是個天生的決鬥者，而且他想必是戰無不勝吧！」

「假如您和宮本武藏比武的話，一定不會被他打敗的。」權之助說道。

「哈……哈……哈……」次郎右衛門縱聲大笑。「我不跟他比武，所以也沒有輸贏的牽掛，如此而已。」

自然法則

一

對成人而言，三年的歲月，只要不發生戰亂，每天過著單調的生活，也不覺得時光特別漫長難捱。但是對一個少年而言——尤其是胸懷大志，想揚名天下的少年而言，三年的歲月，的確是長得足以使人蛻變。

十五歲的伊織，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三年前，澤庵帶著他來到這個伊賀上野的山中，如今已不復看到當年的容貌了。

使伊織改變容貌的是「洗心洞幻夢」。

他的本名不叫洗心洞幻夢。

他在一處山寨的舊址，蓋了一棟簡陋的茅舍，而在柵門外種植山櫻，將樹幹削平，刻上「洗心洞」三個字，並且在茅屋的門上，懸掛一個寫有「幻夢」大字的匾額。

他在這裡已經住了二十餘年，小櫻的樹幹逐年增大，所以幾乎已看不清「洗心洞」三個字了

。

當地的人不知何時開始，慣稱他為「洗心洞先生」或「幻夢先生」，至於他的來歷，則無人知曉。

只有帶伊織來這裡的澤庵，知道他的生平。

但是澤庵來到茅舍與他見面，還是第一次。

「我是受託掌管和泉堺南宗寺的澤庵彭宗。」

澤庵之所以如此慎重其事地介紹自己，並且行禮如儀，是因為眼前這個人，若不是放棄當年的僧職，如今必定位居大德寺派的最高階層——亦即紫衣長老。

澤庵自己報上姓名，却沒有提及夢幻過去的僧職，這是謙稱自己是後輩的緣故。

「請您收留這個孩子，把他培養成一流的劍客。」

澤庵對洗心洞幻夢詳述伊織的來歷。

並且說明他不希望讓一個仰慕滅了吉岡一門的宮本武藏的少年，變成和武藏一樣的決鬥者，所以才提出這個請求。

洗心洞幻夢並沒有立即接受。

於是澤庵又說道：「大約二十年前，大德寺長老曾規勸您改變心意，返回佛門承繼重職。當時，愚僧便已拜讀過您的覆函，不！應該說是一字不漏地記在心裡。……您在信中表示，習劍比

身膺重職，更能夠認識自己的本心。……當時，愚僧感動不已，甚至也想還俗習劍。另外，還有一件事必須向您致歉。……當我得知敝友柳生右衞門宗矩受聘爲德川家師範之時，曾盜用您給長老的覆函，給柳生右衞門宗矩。」

這是七年前的事情。

當年，柳生宗矩造訪昌山庵時，澤庵贈送他封面寫著「不動智」的折帖。

——無明住地煩惱。

——諸佛不動智。

在這兩個標題下所闡述的文字，並非澤庵所獨創的。

而是取自洗心洞幻夢爲了敷衍勸他重返僧職的大德寺長老，而寫的回信的內容。

由這一點可以證明澤庵深受其理論影響，並且將之列爲自己思考的內容。

二

不動智。

不動意即不爲所動。智則是智慧之智。

雖說不動，卻非如草木石頭般的不動，而是一方面使心自由地前後左右、四面八方地移動，却能在短瞬間，不把心滯留於任何一方。這就是「不動智」。

右手持劍，左手拿繩索，眼光銳利、牙齒畢露的不動明王，就代表這種不動智。

不動明王是用來降伏想擾亂佛法的惡魔。惡魔不知會在何時、何處，以何種形狀出現，相當的難以惴惻，所以不動明王雖然目光凝聚在一方一物，但心却不滯留於任何一方或一物。如果不動明王不能隨時悠遊四方，就不能防範惡魔的襲擊，自然就不能降伏惡魔了。

禪的修行與劍的修練可謂殊途同歸，心法和劍法的極致都是「無」。

洗心洞幻夢決心棄禪而歸劍，是因爲有一次他在凝視不動明王的時候，突然有所頓悟：與其修禪打坐，進入心無雜念之境，不如選擇習劍，而達到心無旁騖的境地。

當這個人物離開大德寺時，澤庵還是備前一座寺廟裡的小僧。不曾有人見識過洗心洞幻夢到底具有何等高的本領。

不過，澤庵在看過他寫給長老的回信之後，就堅信：只要他出馬決鬪，必然是天下無敵。很可能連柳生宗矩和宮本武藏的長劍，都不及他所使用的木刀。

正因爲他有這種信念，所以才帶伊織來求見。

幻夢最後接受了澤庵的請求。

幻夢首先教給伊織的是：「不可違逆自然，一切順自然而生活。」

天明則醒來，起床，日暮則上床、睡覺。人類便是依循此種自然法則而生存的肉體。

他命令伊織必須確實履行。

上午就進行耕田，砍柴等單調的工作。

午餐後，幻夢便赤手空拳，叫伊織與他對面而立。

「你隨便從任何地方襲擊我，只要你能觸及我的身體，我就承認你是個可造之材。」

伊織想盡辦法刺擊幻夢，但他的木刀卻始終不曾接觸及幻夢的身體。

下午是讀書的時間，幻夢指定他看漢和書籍、佛書和兵書，同時必須端坐看書。

此外，還教他應對進退的禮儀及打坐。

幻夢所吃的都非粗茶淡飯，而伊織也充份攝取雞、魚、豬、鹿等肉食。

「要鍛鍊身體必須先攝取足夠的食物。」幻夢說道。

冬天時，就給他溫暖的被褥；夏天就掛蚊帳，以抵禦蚊蚋。

「上床後，要儘快入睡；天亮後，就要儘快起床。」

當然，伊織也要負責煮飯、打掃和洗衣服。

一年很快過去了，伊織卻連幻夢的衣袂都碰不到。

「簡直不可能！」伊織說道。

幻夢笑著答道：「這是心的問題，你的心太過於在意我的舉止，由於你在意我的舉動，所以急於想打到我，也因此容易被我識破。此外，你太拘泥於所使用的兵器，所以你的心都貫注在兵器上了。……說穿了，我只是自然地站立著，你太過執著於我的外形，且一心一意也想擊中我，當然，你年紀還小，這也不能怪你，不過，總有一天，你會領悟到不動智的道理。……總之一句話，你應該放棄想要出擊的心，一旦你有出擊的意念，就會全神貫注於此，而這種心理我立刻會發覺。……不要想出擊，也不要想採取任何行動，自然而然地使劍快於你的心，只要能達到這個境界，就可以輕易地擊到我了。」

幻夢的道理似乎很簡單，但是要以不動智的方式出擊卻十分不易。

伊織只要一朝不能領會這種道理，就一朝無法擊中幻夢。

雖然伊織已經練了一、兩年的快攻，且已達到電光石火般的速度，卻依然無法觸及幻夢。

幻夢曾對他下令：「不論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突襲我。」

用餐時，伊織曾經突然抓起爐中燃燒的木塊，丟向幻夢，但卻被巧妙地閃過。

伊織實在百思不解，幻夢究竟是如何閃過的。

『不要把心執著於某物！』

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實踐起來卻難如登天。

有一次，伊織突然抓起爐中的木塊，丟向幻夢。當時已用過晚餐，而幻夢似乎已經沉沉入睡了。

然而，他還是立即抓起鍋蓋，架開伊織突然丟來的木塊，而眼睛仍然沒有睜開。

不違逆自然，順自然的法則生活，還有練習木刀、讀書、禮儀應對及其它的工作，對伊織而言，都不是難事。

三

伊織完全依照幻夢的命令行事，也不曾有過厭煩的感覺。

但只有一件事令伊織感到困惑。而這種事每個月都會在茅舍中發生兩、三次。

在伊賀上野，有許多被稱爲「戰爭寡婦」的女人。

這些戰爭寡婦經常來造訪洗心洞。

她們不是前來聽幻夢說教，而是來讓幻夢擁抱，讓他充份嚐女人身體的樂趣。

這種習慣不知何時開始的。

大概是有某位戰爭寡婦，聽了幻夢所說的：「男女的結合也須遵循自然。」所以悄悄地前來造訪，而獲得幻夢的首肯。

這些戰爭寡婦都須侍奉公婆、養兒育女，可說是一家的支柱，所以前來造訪的時間不定，且大都是利用農餘之暇。

由於幻夢拒絕她們夜裡造訪，所以她們通常在清晨或午飯後出現。

幻夢十分歡迎來訪的戰爭寡婦。

每當有戰爭寡婦來訪時，伊織便藉故走出屋子，但是會有無意中撞見的時候，而使他感到尷尬和疑惑。

而幻夢似乎毫不在意被伊織撞見的事。

伊織從小就四處流浪，也曾看過野盜山賊強暴良家婦女的情景，而且，澤庵也曾讓他看過勃起的陽物，並告訴他這是男人的本能。

所以伊織不至於像懞懂的少年那樣張惶失措，而且在洗心洞住了一年之後，在耳濡目染之下，也開始察覺到自己這種本能。

如果男女的媾合也是天理自然，那麼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向幻夢要求道：「我也想試試看。」且不致於遭到師父責罵，但他還是有所忌諱，而不會表明這個意向。

當伊織從外面回來，撞見此種情形時，會立刻走到外面，但因爲自身的本能也已覺醒，所以映在他眼裡的，被壓在幻夢體下，兩腿張開，口中呻吟，身體不斷顫動的女人姿態，實在難以自腦際揮開，而且，他也發現自己胯間的陽物，也會突然地膨脹、變硬。

——師父眞應該到別的地方做這種事。

伊織心裡抱怨著。

儘管男女的媾合是一件自然的事，但伊織卻只是任陽物勃起，而絲毫沒有想臨場一試的念頭。

這是因爲他想起澤庵所說的一段話。

『……我的陽物從不曾與女人的陰部交合，數年前，一種幾近瘋狂的情慾，使我日夜都陷入痛苦的煎熬中，但最後，我還是壓抑下來了。……等到你可以了解這種痛苦時，你才是一個眞正的男人，而且，必須壓抑這種情慾，才能展開劍客的生涯。……』

伊織已經開始體會到壓抑情慾的痛苦，雖然還不致於達到日夜煎熬的地步，但是要將胯下的陽物恢復原狀，卻頗費時間。

——師父爲什麼要和戰爭寡婦作這種事？

伊織只對這件事感到反感，他不諒解師父爲什麼不試著壓抑呢？

而且幻夢本身事後一點也沒有快樂的樣子。

伊織眞想找個機會要求幻夢：「請師父不要再作這種事了！」或者：「請到別的地方做這種事吧！」

要求繼嗣

一

幻夢所依的洗心洞，是在相隔兩座盆地的矮丘上。

在慶長十五年的時候，伊賀國的地方武士（又稱爲「「國衆」的土豪）全部被消滅，直到兩年前，才變成伊予移封來的藤堂高虎的領地。

本來伊賀國是被一群以莊園或公領的名主而崛起的國衆們所割據。也無諸侯統領，只是藉著家族式的管理，而自成一個社會團體。

所謂「國衆」的地方武士，通常擁有下人、被官等下屬，以防守家族和領土。一旦有事，下人和被官便放下農具，拿起劍矛，在國衆的指揮下，全力保家衞土。所以他們可說是一種農民團體，但是他們會在農暇時期勤練武藝，並非單純的農民兵。

國衆之間，經常爲了爭奪些許領地，而不惜全力攻防。

除了領有盆地的地方武士之外，尚有住在山間的忍者。

忍者的歷史也由來已久。

平將門叛逆、藤原純友倒戈時，伊賀高尾地方，有個名叫藤原千方的土豪，對藤原政權表現出頑強的抗拒。藤原千方屬下則有四名忍者，分別是陰、火、土、風四鬼，據說他們都具有上天入土的本領。

潛居深山的修驗道信徒，是使忍術發揚光大的功臣。他們把咒文，印刷、醫術、藥品等密法，轉變成武藝，使得忍術在源平戰亂期到足利時代，盛行一時。

這些忍者與盆地的國衆互通聲息，維持良好的關係。

在漫長的百年戰國時代中，只有伊賀國能免於被蹂躪，主要原因便是地方武士結合忍者，密切防守的關係。地方武士雖然經常爲方寸之地而爭戰，但對外來的侵略，却一致團結對外。

識田信長最先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入伊賀國，而加以蹂躪。

信長的次子信雄成爲伊勢國司北畠具敎的養子，是兩百五十萬石的大諸侯。天正七年九日，他沒有和父親信長商量，把一萬二千名的軍隊分爲三路，想一舉攻下伊賀國，沒想到鎩羽而歸。

信長獲悉兒子這種獨斷獨行的舉動，便將他召回安土城，而鞭打一頓。

「能攻得下伊賀的，只有我上總介！」

信長平定一向一揆之後，在天正九月率領四萬二千餘大軍，進攻伊賀國。

以如此軍力進攻伊賀國，似乎太過勞師動衆，但由此也可以證明伊賀國的國衆和忍者是何等頑強的對手。

抵禦信長大軍的國衆和忍者還不足兩千，伊賀的土豪儘管能征善戰，但是遭逢到丹羽長秀，瀧川一益、蒲生氏鄉、脇坂安治、崛秀政、筒井順慶、淺野長政等大將的攻擊，和焦土戰略、掃滅戰略等，可說無計可施。

織田大軍對於老弱婦孺全部格殺殆盡，甚至連神社、佛閣、民舍完全燒燬。

歷經千年的寶貴文化財產，都在這次會戰中付之一炬。

戰爭結束後，伊賀淪爲北畠信雄的領地。但不久之後，天下又被豐臣秀吉所奪，至此，信雄被驅逐，由脇坂安治伊賀國。天正十三年，脇坂安治調治淡路，於是改由筒井順慶的養子定次統領伊賀。

筒井定次當上伊賀領主之後，却大爲不滿，因爲筒井家代代相繼的鄉國大和，完全被秀吉沒收了。

也因爲如此，使得定次在慶長五年的關原之役中加盟德川家康。

慶長十三年，筒井定次以怠慢職守的罪名，而被撤封。（其實眞相是因爲他拒絕放棄基督敎的信仰。）

新的領長則是藤堂高虎，是伊予來的。

高虎的領地，包括伊賀國全部、伊勢國安濃郡全部、一志、奄芸、鈴鹿、河曲、三重、飯野

、多氣各郡的一部份。另外，還有山城國相樂郡、下總國香取郡的一部等等，合起來共有三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餘石。

高虎將本堡建築在「津」，而將支城建於上野。

二

總而言之，洗心洞幻夢是在羽柴筑前守，獲天皇賜姓爲豐臣秀吉之後，才開始居住在這裏。

當時，伊賀的領主筒井定次以基督敎寬大爲懷的心胸在原住地的山寨重建屋宇，甚至也默許幻夢這種來路不明的人在此定居。

在藤堂高虎繼任爲領主之後，伊賀國的國衆早已銷聲匿跡，但仍不脫往昔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

居民通常利用耕餘之暇，習槍弄棍、勤練武術，並非只是單純的農夫。

在山間、溪谷裏，也再度有忍者活躍於當地。

伊賀國在應仁之亂前有十一家上忍，這十一家也應時而興起。以下柘植的大猿爲長老，下有下柘植的小猿、野村的大炊孫太夫、新堂的小太郎、植岡的道順、上野的佐、山田的八右衛門、神石的小南、音羽的城戸、甲山的太郎四郎、同太郎左衞門等等。

這十一家當中，又分出二十餘家上忍。百地三太夫、藤林長門守、服部半藏，及被武藏斬殺的宍戸梅軒等，都是分家的上忍。

分家的上忍較之本家的上忍，更擅長忍術，而且擁有更多的下忍。這是伊賀國被征服後大致的情形。

可以說伊賀國是個相當與衆不同的地方。

放棄僧職的幻夢，之所以選擇這裏爲終老之處，主要是因爲這裏的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與其它地方全然不同。

伊織坐在那棵「洗心洞」三字已逐漸模糊的山櫻樹下，茫然地看著天空。

此時茅屋裏有訪客，也就是一名戰爭寡婦。

現在時間還不到中午。

——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對伊織來說，這是他在茅屋裏的生活中，惟一令他不快的時間。

那位戰爭寡婦，已經來了好一段時間了。

伊織拾起一塊木片，想打落來回飛繞不去的蒼蠅。因爲他總得找些事情打發時間。

空中徒然響起木片飛過的聲響，却不見一隻蒼蠅落下來。

伊織像是被蒼蠅嘲弄似的，煩躁不已。

「可惡！」他咒罵道。

就在這時候，他發現緩坡下有個人影。

是個女人。

——哼！又來一個！

這個女人看著表情不悅的伊織，慢慢地走近。

她的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皮膚白晰，容貌清秀，但是肩膀寬厚，胸部高聳，身高大約五尺四、五寸左右。

「沒打到蒼蠅嗎？」女人微笑著說道。

伊織緊閉嘴唇，瞪了那女人一眼。

女人撿起木片，用眼梢瞥了一眼蒼蠅，然後快速地擲出去，立刻有一隻蒼蠅落在伊織腳邊。

伊織大吃一驚，仰頭看著那女人的臉。

「蒼蠅的飛法有一定的方式，只要仔細觀察，然後早一步將木片丟出，蒼蠅便會自己飛過來撞上木片。如果想將蒼蠅擊落，那還得本領相當高強的人才做得到，否則，是不可能將蒼蠅擊落的。」

伊織頓時恍然大悟，這才開口問道：「妳也是武士的遺孀嗎？」

「不！我是忍者宅邸的人。」

把上忍的家總稱為忍者宅邸，是天正十三年以後的事。伊賀在尚未被信長征服之前，各家都以戶別自稱。例如下柘植宅邸、植岡宅邸、服部宅邸、百地宅邸等等。

「忍者宅邸的婦女也練忍術嗎？」

「不……不過，因為我家沒有男孩，所以父親才讓我學習。」

聽到她這麼說，伊織喜形於色。「那麼，能否請令尊大人教我忍術呢？」

「我們有規定不傳授外人。」

「求求妳！不然，妳教我也可以！拜託教我忍術。」伊織說著跪了下來。

這時候，女人突然背對伊織，迅速走開。

原來是剛才那位戰爭寡婦從茅屋裏走出來，女人為了避免和她正面相遇，所以轉身離去。這是婦人應有的禮貌。

年近四十的戰爭寡婦，在完事之後，臉上還留有官能上殘餘的疼痛表情，走過伊織身邊離去。

三

忍者宅邸的女人大概是躲在隱蔽處，等戰爭寡婦走遠了，才又出現在緩坡下。

伊織這才知道她來訪的目的，想到剛才還下跪央求她傳授忍術，不禁感到羞愧。

伊織轉過頭，不願去看女人的臉。

女人走入茅屋，向坐在沒有火的爐邊的幻夢報上姓名：「我是忍者宅邸白地三太夫之女喜和。」

到茅屋來的戰爭寡婦，到目前爲止已不下數十位，但却從沒有人自動報上姓名。幻夢也不曾詢問她們，因爲似乎無此必要。

幻夢請她進來。

兩人隔著火炬對坐，百地三太夫的女兒兩手伏地，垂首說道：「有一事相託……」

幻夢等喜和抬起頭，才說道：「依我看，妳不是寡婦吧……」

「是的，我今年二十八歲，還是處女之身，家中無兄弟，所以必須招贅，但因爲一直不合家父之意，所以才拖延至今。」

「……」幻夢凝視著喜和。

「或許你也耳聞過，家父去年冬天中風，目前已幾乎無法開口說話，只能以眨眼的次數和我交談，也只有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意。……家父最掛慮的是百地家繼嗣的事情。由於過去拒絕過不少門親事，現在想找到好的對象，實在不容易。雖然也可以從下忍當中挑選，但家父不答應。……所以，我才想到您，因爲您可能是天下無雙的劍客，若是能生下您的子嗣，以承繼百地家的香火，可說最理想不過了，所以才來求您。」

「……」

「求求您，請您答應我，好嗎？」

幻夢久久都不答腔，好一會才開口問道：「你叫做喜和嗎？」

「是的。」

「到目前爲止，來洗心洞找我的戰爭寡婦，從沒有一個人希望懷我的子嗣。」

「……？」

「我的任務只是慰藉那些戰爭寡婦，但從不曾將精液射入她們體內。我堅守這個原則，以後也絕不破例。」

「我不是戰爭寡婦，而是個不曾許身給男人的處女，我也不是要求獲得男女交合之樂，只希望獲得一個孩子，……一個繼承百地家的男孩，求求您達成我的心願。」喜和懇求道。

「我說過絕不破例！」幻夢的態度像石頭一般冰冷。

「您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嗎？」

「既然是我自定的原則，就必定終身恪守！」

「……」喜和喪氣地嘆了口氣。

一陣漫長的沉默籠罩著整個茅屋。

喜和終於明白不可能改變幻夢的心意。

「打擾您了！」她行禮、起身。

春情戒

一

「等一等！」幻夢突然改變心意似地叫住喜和。

「是！」喜和的回答充滿著喜悅之情，她以爲幻夢已經答應了她的請求。

「我有個弟子！」幻夢說道。「他才十五歲，是童貞之身。」

「就是我剛才在門口遇見的那位嗎？」

「你不認爲他長得頗爲不凡嗎？」

「……」喜和以爲幻夢在敷衍她，而皺起眉頭。

幻夢把伊織的來歷告訴她。

「……只要他繼續修練的話，成就必定會在宮本武藏之上。我承認他的天賦頗高。……」

「……」

「你是處女，而伊織是童貞。……既然你是伊賀上忍的千金，而伊織將來必然成爲一流的劍

客，……雖然妳年長十三歲，不過，如果你想生下繼承百地家的子嗣，伊織是最適合的人選。」

「……」喜和躊躕著不敢立即點頭。

在喜和眼中，伊織只是個像弟弟般的少年。

幻夢又說道：「伊織曾數次目覩我和戰爭寡婦媾合的情形，他已經十五歲了，想必也已具有男人的本能，雖然他口中不曾說出，不過我看得出他想親身體驗一番。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找伊織，如何？」

「……」

「如何？」

喜和思索了一下，垂首答道：「我沒有異議。」

幻夢叫喜和坐到爐邊，自己則走到屋外。

這時候，站在山櫻樹下的伊織突然大叫道：「我打到了。」

伊織按著喜和所說的方法，把木片早一步丟在蒼蠅前面，但幾次沒有成功，到剛才好不容易才打落一隻。

「伊織！」

聽到這聲叫喚，伊織立刻起身。「在！」

幻夢慢慢走近他，說道：「有事和你商量，……這件事不是命令，你可以拒絕，只要你不願意的話。……現在在屋子裏的女子，不是戰爭寡婦，而是上忍百地上太夫的女兒，還不曾委身給男子。她爲了傳承百地家的香火，想要懷孕。——你不妨藉那個女人，來認識女人的身體。」

「……」伊織的表情十分困惑。

「像澤庵那種人，當然不會發生這種關係，不過，如果你依循本能的話，總會須要女人的。……以這位百地三太夫的女兒作爲第一次交合的對象，不是很恰當嗎？……你認爲如何呢？」

「如果師父勸我這麼做的話，我自然遵命行事。」

「我先教你一些男女交合的知識。」幻夢微笑道。

「我懂！」伊織表情僵硬地答道。

二

伊織走向茅屋，每走一步，心跳的速度就更加快速。

——穩重些！

他告訴自己，但內心的激動卻違反自己的意志。

走到門口時，他早已是口乾舌燥。

伊織感到呼吸困難，而強自作了個深呼吸。

喜和低頭端坐在爐邊。

伊織看她一眼。他覺得自己即將要作的事，似乎是不可能作得到的事。

喜和看著呆立在門口的伊織。

伊織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位上忍的女兒。

喜和先開口說道：「一切拜託你了！」然後，深深地行個禮。

「……」伊織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

茅屋裏只有一個房間，不過中間有一道幻夢親手製作的六尺高的屏風。

屏風裏面就是幻夢的寢室。

喜和站起身，走進屏風裏。

當伊織看到女人的腰帶掛在屏風上時，心跳幾乎快要停止了。

伊織曾數度看到幻夢與戰爭寡婦媾合的情景，按理應該不會臨陣膽怯，但一旦身臨其境，全身的神經就像鋼毛般聳立起來，體內則有如焰火般熾熱。

突然，伊織脫光衣服，赤裸地跑到後院。

他站在井邊，往身上澆了三盆冷水，在內心吶喊著：好啦！

擦乾身體，走進屏風內的伊織，俯看仰臥、閉目的喜和，很奇妙地發現自己竟能心平氣和。

伊織覺得寬衣後仰臥的喜和，顯得清潔而沉靜。所以他也跟著冷靜下來。

「對不起……」伊織低聲說道，然後蹲在喜和身邊，輕輕地將喜和衣服的前襟向左右攤開。

喜和穿著淺藍色的腰纏。

伊織將腰纏捲起之時，根本沒有勇氣凝視女體。

伊織把身體壓在喜和身上。冲過冷水的皮膚碰觸到喜和的肌膚，格外感覺到溫暖、柔軟。

喜和的下肢自然地分開。

伊織把精氣凝聚於胯下的陽物。

喜和的嘴唇發出細微的呻吟聲。

媾合的動作在瞬間便完成了。

伊織感覺到怒張的陽物，在女人體內瞬間迸散出去，而如激流湧退般，返回自我。

不知何時，喜和已緊緊擁抱他，使他無法將身體移開。

伊織喜和都沒有移動。

此時，喜和移動臉龐，將嘴唇觸及伊織的雙唇。

伊織知道喜和的須求，於是立即吸住，兩人的牙齒碰觸，連舌頭也糾纏在一起。

伊織再次把精氣凝聚於胯下的一點。

到現在，伊織才眞正感受到沉溺於女體中的快感。而腰部跟著蠢動起來。

喜和也作出相應的動作。

伊織雖然已經二度放射完畢，但喜和仍不罷休。

她喘息著喃說道：「……請吸吮我的乳房……」

伊織爲了喚起已經二度放射而喪失的精力，於是將臉埋入喜和柔軟的乳房中。

此時，喜和開始毫不忌諱地發出官能快感的呻吟聲，同時，也忘了羞恥，恣意地張開雙脚，雙手緊摟住伊織的臀部。

伊織的精氣又三度凝聚於胯間那一點。

三

喜和離開茅屋之後，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幻夢才回來。

伊織神情恍惚地坐在爐邊。

幻夢在他對面坐下，喃喃自語地說道：「藥能變成毒，毒也能變成藥。」

伊織默默注視著幻夢。

「在你剛到這裏之時，我就告訴你諸事不要違逆自然，照著自然的法則去生活，對吧！」

「是的。」

「詩經上說：不識不知，順天帝之則；莊子也說過：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這也是說人要順天性而生的意思。……但是天帝有時候也會發出淫威，而殘害到下界生靈。就像暴風雨吹倒巨樹、掀掉屋頂，在一夜之間，把人們苦心耕耘的田園化作岩石和泥濘的荒地。如果天不下雨，人們便無法耕耘；但雨下得太多了，田園也會歸於毀滅。……人的心有時候也會有類似暴風雨的時候，這時候，如果違逆天性，反而會有不好的後果，爲了使人類傳宗接代，上天賦予男女性慾，但千萬要小心運用，不可過度縱慾，否則就會產生不良的後果。」

這是幻夢第一次對伊織說教。

伊織把視線落在膝蓋上，仔細聆聽。

「再過五天，那個女人還會再來。……她每個月都會來好幾次，……在她還沒有懷孕之前，一定會繼續來這裏。我擔心你的心會被那個女人所羈絆，而沉溺於肉慾。」

「……」

「伊織……」

「是！」

「從現在起，你必須在心理上有所戒惕，有一天，當我禁止她來之時，你必須完全放得開。」

「是！」伊織點點頭。

幻夢所說的果然不錯，自那天起五天之後，喜和又來了，而且每隔五天就會來一次。

三個月很快過去，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當伊織和喜和作過激烈的媾和之後，從屏風後走出來時，發現幻夢已坐在爐邊。

過去，只要喜和來此，幻夢一定會離開茅屋，直到喜和離去，才會回來。

伊織頗感驚訝？

幻夢以眼神示意他坐下。

穿好衣服先出屏風的喜和，也吃了一驚。

「喜和小姐！」幻夢把視線落在柴火上，說道。

「是！」

「你已經懷孕了吧！」

「……」

「以後不要來這裏了！」

喜和注視著伊織。

伊織雖然感受到喜和的目光，但却和師父一樣，眼睛看著炬火，保持不動的姿勢。

「你的目的已經達成了，不論生下來的是男是女，都和我們無關，請你不要再來了！」

「……」喜和顯得很懊喪。

「如果你不再來的話，伊織便要開始忍受情慾，這種忍受的功夫也是修練劍術的一種課程，這一點，你應該可以了解。請你讓伊織達成成爲一流劍客的心願，拜託你了！」

「我懂！」喜和堅定地答道。「我絕不會再來了。」

「謝謝你！」

幻夢命令伊織送喜和出去。

伊織送喜和到山櫻樹下。

喜和駐足，對伊織說道：「我們要下定決心，以後不可再見面了。」其實，她的內心却不願如此。

雖然伊織比她小十三歲，但是對喜和來說，伊織已經不只是讓她傳宗接代的男人而已。

「……」

「伊織！」

伊織沒有回答，只是以熾熱的眼神看了喜和一眼，然後轉身離去。

喜和大聲呼叫，但伊織頭也不回，一逕走入茅屋裏。

突襲

一

伊織要花費一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淡忘對喜和身體的眷戀。

——白膩的肌膚、柔軟的身體、放肆地張開的大腿、滑潤的嘴唇，豐滿的乳房，還有性高潮時所發出的呻吟聲。

但卻不可能自腦海中完全抹煞。

半夜裏經常睡不著，眼睛在漆黑中睜大搜索著，突然一股難以壓抑的衝擊襲來，使胯下產生難以忍受的疼痛。

——乾脆明天去看她一次！

伊織經常如此下定決心。

茅屋依然時常有戰爭寡婦來訪，每當這種時候，伊織總是轉身離去，坐在可以眺望盆地的草地上，而一股慾情便像熊熊火焰般燃燒他的全身。

雖然沒有人教導，但伊織不知不覺地染上自慰的習慣，不這麼作的話，就無法壓抑內心狂亂的慾情。

——爲什麼不讓我也抱抱戰爭寡婦呢？反正我已經接觸過女人了……。

一股不滿的情緒在心中翻騰者。

但伊織根本不知道，幻夢在擁抱戰爭寡婦時，始終都平心靜氣的進行，而從不曾把精液洩入在她們體內。

伊織與喜和重逢，是在翌年的秋天——也就是相隔了一年半。

是相當偶然的機會。

幻夢命令伊織把一頭捕獲的豬，送到藤堂家的支城。

歸途中偶然遇見喜和。

「伊織……」先出聲叫喊的是喜和。

「啊！喜和！」

她頭戴草笠，手提竹簍，看起來和一般婦女無異，伊織差點和他擦肩而過。

他們曾經爲了生下百地家的子嗣，而過了三個月如膠似漆的生活。

伊織高興不已，心裏也十分激動，但爲了壓抑這種情緒，反而使表情顯得矜持。

「生下來了嗎？」伊織注視著喜和那張令他感到眩目的臉龐，問道。

「很遺憾，是個女孩，不過在父親臨死之前生下她。」

「這麼說，現在只有母女二人一起生活嗎？」

「是的！」

「我想見孩子一面。」伊織出其不意地提出這項請求，喜和顯得有些猶豫。

因爲她答應過幻夢，不再與伊織見面。

『如果你不再來的話，伊織便要開始忍受情慾，這種忍受的功夫也是修練劍術的一種課程。這一點，你應該可以了解，請你讓伊織達成成爲一流劍客的心願，拜託你了！』

幻夢曾如此要求她，喜和頗能體諒其用心，而發誓絕不再回茅屋。

這對喜和而言是很痛苦的，因爲喜和已經愛上伊織了。

在分別時，伊織的態度十分冷漠，喜和則強忍悲痛，分別之後，她心中抑鬱，凡事都索然無味。

現在，他們再度重逢，伊織提出想看孩子的要求，喜和由這句話，以及女人的直覺判斷出，分手之時，伊織也一定相當痛苦。

假如伊織回家的話，絕非看嬰兒便可了事的。

喜和深恐會被幻夢知悉。

「求求妳，讓我見孩子一面。」伊織再度央求。

二

百地宅邸座落於通向在天正之亂時，惟一倖免於難，未被燒毀的青黃龍寺的一條溪流邊。

石牆高達兩丈餘，石塊都呈矩形，似乎是準備在緊要關頭，使之完全崩潰，將圍軍冲到溪谷裏。

石階不在正面，而開在石牆右邊的隱蔽處。出入口是枅形，眞可謂設想週到。

石牆上還設有瞭望台。

隔著溪流，可以望見山麓邊有許多梯田，其間散佈著下忍的小屋。

換言之，百地宅邸構造的樣式，正好是在山腰地帶，睥睨整個村落。

——這個女人統領這麼大個宅邸嗎？

在喜和的引領下，伊織走上石階，心裏興起一股畏懼之情。

走完石階後，喜和說道：「請由庭院走到客廳……」她用手指引方向。

在瞭望台與主屋之間，是一片寬敞的庭院，中間隔著兩道中門。

本來這裏所有的建築物，在天正之亂發生時成爲一片廢墟，後來在筒井定次的領導下，才加以重建，所以還留有濃郁的木香。

爲了表現上忍的威嚴，動員了所有的下忍，建築這座美侖美奐的宅邸。百地家雖然是上忍，

但在過去想必也是由莊園名主所崛地的國衆。

伊織很快就發現客廳深處，有個用棕櫚竹編成的搖籃，裏面有個像洋娃娃一般的嬰兒。

——這是我的孩子嗎？

對十六歲的伊織來說，還沒有興起爲人父的感覺。

嬰兒不斷地吸吮手指，以圓潤的眼眸看著伊織，且並不哭泣。

——這就是我的孩子嗎？

伊織再次自問。

突然，嬰兒放聲大哭。

喜和走進來，將嬰兒抱起。「哦，乖乖，餓了嗎？馬上餵奶給你吃！」喜和說著敞開胸脯。

伊織把視線轉向他處，卻仍聽見嬰兒吸吮乳頭的聲音。

「如果你是男孩，那該多好，……二十年後，你必須生一個可以繼承百地家的男孩。」

伊織聽到喜和這麼說，眼睛並沒有看她，只是自言自語似地說道：「何不再生一個？」

「你說什麼？……」喜和反問道。

「……下一胎生個男的，不就好了嗎？」伊織答道。

「伊織……」

「我不認爲壓抑情慾是修練劍術的課程，我愛喜和，在一起難道會妨礙我修練劍術嗎？我想

不會……，幻夢師父曾經教導我，凡事不要違逆自然，順自然法則而生活，所以，我天亮就起床，日暮就就寢。按照這個道理來說，若是有情慾產生，也不須勉強壓抑。你住在這裏，我每五天來一次，根本無所謂，所以，我決定要在離開這裏之前，要和你一起過夫妻的生活。」

「……」

伊織正視著以豐滿的乳房哺餵嬰兒的喜和。

「喜和，我說的沒錯吧！我喜歡你，你也忘不了我，對嗎？」

「嗯！」喜和點頭。

「既然這樣，我們不必顧慮什麼，繼續過夫妻般的生活吧！」

「……」喜和的表情和體態，都散發著熱情，眼神却優雅地凝視著侃侃而談的伊織。

不久，喜和將嬰兒放回搖籃裏，然後默默地在榻榻米上舖起寢具，並豎起屏風。

三

伊織奔回洗心洞時，太陽已經下山。

伊織還得準備晚餐。

由於茅屋裏沒有準備燈火，所以他們一向習慣在天黑之前便用完晚餐。

——幸好趕上了。

伊織滿身大汗地把兩道菜捧到爐邊。

幻夢拿起筷子時，突然平靜地說道：「嗯！很香！」

「……」

「是喜和的味道。」

伊織屏息看著幻夢。

但幻夢不再說別的話，只默默地進食。

伊織對於幻夢這種超感敏銳的能力，感覺十分恐怖。但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藉此機會陳述自己的想法。

可是他找不到機會開口。

如果幻夢對他嚴加斥責的話，也許他還可以藉反駁的機會，陳述自己的想法，可是幻夢却一直保持沉默，也使伊織有口難言。

幻夢用過晚餐後，便逕自走入屛風內。

伊織把碗盤拿到厨房清洗時，天色已全暗了。

幻夢想必已經睡了。

伊織把炬裏的餘燼弄熄，躺下來睜大著眼睛思索著——爲什麼師父不責備我呢？

這是他來到這裏以後，第一次違抗師父。

——或許明天早上，他就會趕我走！

——會的，他一定會趕我走的！

武藝還沒有學成，就被師父趕走，實在教人惋惜，不過，幻夢要是下了這個命令，他也無話可說。

——到時再到百地宅邸，和喜和一起生活，叫喜和教我忍術。

但是，第二天用早餐時，幻夢也沒有趕伊織走。

幻夢只是沉默，這對伊織而言，實在難以忍受。

他就像個身負重罪的囚徒，等待著接受審判。

用完早餐，伊織在厨房裏洗碗筷，心裏暗下決定。

——好吧！等我洗完，我就自己向師父提出。

這時候，有個躡手躡脚的足音走近門口。

原來是一名戰爭寡婦，在下田之前，想來和幻夢雲雨一番。

伊織啐了一口。

他從後門走出去，在後院裏劈柴，心裏却無端地憤怒起來。

——我作錯了嗎？師父說什麼慰藉戰爭寡婦，其實自己還不是樂此不疲嗎？

既然六十歲的老頭都可以享受性愛之樂，爲什麼十七歲的年輕人反而不可以呢？

——難道眞的會妨礙習武嗎？

伊織突然抓起一根粗木柴，表情凶惡地凝視著。

——說作就作！

他毅然決然地說道。

他脫下芒鞋，以免發出聲音，然後悄悄繞進屋內。

從屏風後面傳來戰爭寡婦忘我的呻吟聲，還可窺見她張得很開的雙腿，裸露的小腿，和痙攣的腳趾。

伊織偷偷地潛進。

——別急！慢慢來。

他慢慢地移動一下肩部，使自己呼吸穩定下來。

在接下來的瞬間，他繞過屏風，木柴狠狠朝幻夢的頭擊下去。

幻夢抱著戰爭寡婦，快速地滾到一邊。

撲了空的伊織，再度向幻夢使出第二擊。

但是，在沒有擊中的意識尚未傳達到他大腦之時，伊織的身體已經被拋向空中。瞬間，又跌落在地上，發出極大的聲響。伊織恨恨地大叫道：「可惡！」

「伊織！」幻夢面無表情地俯看伊織，說道：「假如你和喜和抱在一起的時候，受到這種襲擊，你有沒有自信躲得過呢？如果有的話，就儘管到百地宅邸去會喜和。……如果沒有的話，那就別去吧！」

逃水

一

初秋時分。

宮本武藏沿著逃水，渡過草海。

當時的「草海」是武藏野（地名）的別稱。月亮出於草原，落於草原。彩虹起於原野，落於原野。歸雲籠罩於一望無際的平原——關東原野寬濶一望無際，仍保持古時的面貌。

古時的武藏野是孤獨劍客的徘徊之地，此時的古老街道仍與往昔無多大改變。

這裏是武藏野的「逃水」。

武藏野的「逃水」有如筑紫的「不知火」，亦有如浮於海面上的海市蜃樓，但，却非眞水，亦非河。

自陽春到初秋，只要是晴空萬里、風和日麗的日子，即可在遠處草原中看到潺潺流動的水影。

在瀲波蕩漾中，可看到船、人或馬匹涉水的情景，而且色彩鮮艷，比國畫更美。

初見此種水影的人，必定會大叫出聲，加快脚步。

但，捱近一看，却只是一片茫然的草原，水流不知流向何處。

因爲水又流向前方了。若觀者向前追進，水流又會逐步遠去。不論如何追逐，終究無法追近，故被稱爲「逃水」。

武藏現在正追逐逃水，欲離開江戶。

武藏本身也宛如逃水一般——他有如艷陽下的水氣，無法在天下覇府「江戶」中揚名，只有離開一途。

因爲幕府已下令住在府內的浪人，必須全部離去。即使是頗有名氣的武士亦在此例，更何況是浪人，更無例外可言。

此措施是在暗示攻打大阪城的時機已迫近，所以家康才命令將軍秀忠，把大阪城派來的奸細驅逐殆盡。

早在關原之役結束後，家康卽已決定，務必消滅豐臣家的一切。

只是時機一直未到。而家康則以異常的耐力等待時機來臨。他所等待的，是等豐臣秀吉所恩顧的武將老成凋零。

雖然家康本身也已到達耄耋之齡，不知何時將蒙死神寵召，但他的內心仍執著的燃著一股念頭。

——在攻下大阪城，消滅豐臣家，奪取其所儲備的軍費之前，我絕不甘心死去！

關原之役後十年當中，每個人似乎都受到家康咀咒似的，首先是淺野長政逝於六十五歲，緊接著眞田昌幸逝於六十五歲，堀尾吉晴逝於六十五歲，加藤清正也在五十三歲時，追隨而逝。

這些武將之中，以加藤清正的死最讓德川家康雀躍不已。

因爲加藤清正這位武將的存在，就有如家康進軍大阪城時，堵在途中的一塊岩石一般。

二

慶長八年，當德川家康被任命爲征夷大將軍時，加藤清正就已慨嘆無法再抗拒家康，對其覇權並不表示不服。

但是，清正却不像藤堂高虎及伊達政宗，並不放棄大阪城的豐臣秀頼。對清正而言，秀頼才是眞正的主君。

——只要我清正在世，絕不讓德川家康滅絕大閤的遺孤。

清正這項心意堅定不移。

他雖順服於家康，却不惜一死忠貞的保護秀頼。

慶長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家康與秀頼之所以能在京都二条城會談，主要是由於清正掛念豐臣家的安否，而與淺野長政、福島正則協議，彼此周旋而促成。

二条城會談順利結束，清正將秀頼送回大阪城，回至寓所，進入臥房時，他拔出藏在懷裏的短劍，凝視一會，才放入劍鞘，閤上雙眼。此時，寓所的值班人員庄林隼之助目睹清正的臉頰落下兩行淚水。

因爲清正已下定決心，萬一秀頼在二条城遭遇不幸的話，他將拔出短劍，一躍刺向家康，自己殉身。

這把短劍是清正在志津岳會戰建立功勳時，由秀吉所賞賜的。

當時，家康已經七十歲了。

清正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死於家康之前。

清正已私下決定，假如家康擔心自己年齡老大，而急欲攻打大阪城的話，清正將連同淺野、堀尾、福島等，率軍馳來與關東軍決戰。其結果大概不會使清正重蹈石田三成的覆轍才對。

二条城會談結束後，在不到一個月之間，淺野長政逝世。二個月後，眞田昌幸、堀尾吉晴、加藤清正也相繼去世。因此世人流傳清正一定是被毒害死。

其實這只能說是十九歲秀頼的不幸，而是七十歲家康的幸運。

清正一死，豐臣家的命運就此註定要斷絕了。

但是，對於一位孤獨的決鬪者而言，此種天下形勢却與其毫無關係。

當幕府下令所有浪人須離開江戶時，武藏早已無理由駐留於江戶城。

武藏離開江戶前，前往位於和田倉御門的細川家的江戶宅邸，造訪長岡佐渡。

因爲他聽妻六說過，長岡佐渡目前正在江戶。

但，武藏所見到的，却與在大阪府邸所見到的並非同一人。

在大阪府邸，迎接武藏送回主君忠興之女的人是長岡興長。而此次前來江戶的，則是興長之父「康之」。

此人雖已年近古稀，然長岡佐渡守康之却是揚名天下的武人。

長岡非爲本姓，而是得自於細川家的別姓，本姓爲松井，曾是足利將軍的侍衛。

簡言之，松井佐渡守康之與仕於足利將軍的細川藤孝（幽齋）屬於同輩。

細川藤孝爲三淵伊賀守宗薰之子，繼承長岡家，成爲長岡兵部大輔。但後來成爲細川播磨守元常的養子，仕於足利將軍義晴、義輝二代，是一大忠良之臣。

永祿八年正月十九日，三好、松永等人興兵作戰，將軍義輝慘遭逆弑時，義輝之弟、一乘門跡覺慶亦被叛徒拘囚。細川藤孝救出覺慶，使其還俗，更爲其謀求策略，擁其成爲二代將軍。

使此策略得以實現的人是，擔任軍師之職的松井佐渡。

覺慶在藤孝與佐渡的佐助下，逃出一乘院，越過奈良春日山，前往近江國，隱藏於佐佐木入道承楨的府邸中。總而言之，此人最後還俗而成爲十五代足利將軍義昭。

義昭之所以能被織田信長提携爲將軍，亦是完全得力於細川孝藤與松井佐渡。

將軍義昭却因短視，而欲結合武田信玄、上杉謙信、毛利輝元等人攻伐織田信長，然而在一旁忙加勸阻的，也是藤孝與佐渡。

天正元年正月，義昭舉兵攻伐信長，令藤孝與佐渡爲其失策而深感絕望。

然而藤孝仍極力挽救，以期義昭不被信長所滅。

但是，義昭雖向信長遞請求和書信，却又於同年七月再度舉兵，令藤孝不得不背棄主人而去。

據守宇治槙島的義昭，僅在十餘天內卽被信長攻陷城池，而奔向普賢寺請求投降。

於是信長脅迫朝廷，剝奪義昭的官職。足利十五代——歷經二百三十幾年的將軍之席就此拱手讓出。

信長則因賞識細川藤孝的忠勇，將其納爲部將之一。此時，松井佐渡正式成爲細川家的家老，而封上長岡之姓。

到了豐臣秀吉的時代，長岡佐渡與上杉景勝的直江山城守、石田三成的島左近同稱爲「天下三家老」。

但，長岡佐渡雖是細川家的宗臣，却也屬於朝臣，官位爲從五位下。在細川家的俸祿爲二萬六千石。

本能寺之變之後，藤孝剃髮入道，自稱玄旨，號幽齋。

秀吉逝後，家康與三成對立時，細川父子則依付於前者。

待關原之役結束以後，幽齋才完全退隱。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與長男忠興個性不合，才於洛西仁和寺附近，結草庵，過著寧靜的日子。直到前年——慶長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去世。

而長岡佐渡則因忠興不許其隱退，故目前仍位居國內首席家老。然而事實上，他已把所有政務完全委任長男與長辦理，而過著悠閒日子。

三

長岡佐渡守康之是受將軍秀忠之召，前往江戶以提出有關攻伐大阪城的意見。

佐渡守康之已親眼目睹到，自足利義輝以來，大將軍之職不斷更迭人物，所以他已看清豐臣家的命脈已達盡數。

於是他只答以「此乃天下大勢所趨，非人力可為」，就此驅離開江戶城。

就在此時，家人稟告有位宮本武藏的劍客欲求見。

佐渡守康之則愉快的會見武藏。

他之所以會在書院接見武藏，是有其理由的。

因為在他擔任洛外松井的稅吏時，與美作國吉野郡宮本村之長新免伊賀守交情篤厚。

因此一聽說武藏是新免家的血族，就立即親切招待。

與武藏對坐之後，一瞥見武藏，佐渡守康之不禁在內心呢喃：「相貌果然非凡。」

「聽說你殺了小西家殘黨的頭領小西與五郎，而救出我家小姐，此恩必須回報……，你是否願留在本宅效勞呢？」

武藏以目前正周遊各國訓練武藝之理由，而回絕之。

於是佐渡守康之說道：「那麼，你是否有其他請願呢？」

「……。」

「今年春天，我家主人延聘一位劍術教練，叫巖流佐佐木小次郎。目前他正在京洛附近走動，想必你已見過才對。」

「是的。」武藏答道。

「我見過他那一心一刀虎切刀的本領，的確具有外人所傳言的鬼神之技。以其技藝而言，的確堪稱天下一流劍客……。但佐佐木小次郎的個性不適於擔任一國之劍術教練，他的人格低劣，我認為他是一隻只適於在民間發展威猛的猛虎。」

「……。」

「你最近能否前往小倉？」

「你是說要我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是的。據我所知，能跟巖流劍術分高下的，唯有閣下而已。」

最後，武藏答應此事，而辭去細川家。

就在離開江戶之前，武藏終於找到一個「目的」。

武藏曾告訴妻六：「我想獨自趕路」，而與妻六分手。

這是因爲武藏認爲，若想贏佐佐木小次郎，必須有一番準備。若想有萬全的準備，必須孤獨。

突然，他察覺到在遠處流動的逃水，已消失不見。

不知不覺之中，武藏已走在古老的官道中。

——如此走下去的話，或許可到達秩父。

對武藏而言，他並不在意去處，走到那裏都一樣，所以這是一趟不急的旅程。

武藏野女人

一

武藏已越過數座被櫸樹林所掩蓋的小山丘。

有一條獸徑般的小路朝西北筆直延伸而去。

——在武藏七黨（註：古時的七個武士團體之稱）興盛時，這條小路大概時時有人奔走於其間吧！

當武藏走下山丘時，一大片茫茫的狗尾草迎著秋風而搖曳。

一陣鯨鐘自原野傳來，大概在遠處的森林中有座古剎吧！

——現在是中午了吧！

黎明前即起程的武藏，此時因飢餓，拿出乾糧，想找個地方休息用餐。他放眼望向原野。

他想找的是眞正的小河，而非虛幻的逃水。

慣居於山野的武藏，有其獨特的感覺。

當他看向右方丘陵時，立即看出其山麓必爲山谷，一定有水流經於此。

武藏踏入狗尾草之中。

狗尾草高及臉頰，但是，武藏却早已習慣走在這種原野之中了。

他的看法果然不差。自陡峭的雜樹林中傳來陣陣水聲。

正當他走至水流邊時，却在水中發現一個意外之物。

那是一具屍體，一看便知是位年輕武士。

手抓突出的灌木樹枝，大概剛死不久。

武藏環視四週，看到樹陰下露出一條裙襬不整白皙脚部。走近一看，原來是年輕的武士之妻。

被凌辱過的身體完全暴露於耀眼的陽光下。下腹裸露，單脚被打開而且被扭曲。

此女面貌姣好，肌膚白皙，約僅二十七、八歲。不過，由其穿著，及散佈於旁的懷劍造型、高貴的市女笠等裝扮看來，一定是身份頗高的武士之妻。

突然，武藏發現其眉宇間微微顫動。

武藏貼耳近胸，才發現其心臟仍在跳動。

——必須設法救她！

武藏輕輕將她抱起，試著喚醒瀕死的女人。

不久，女人茫然睜開雙眼。

「有遺言儘管說吧！我是旅遊各地的劍客。」

「……啊……」女人急喘著，似乎想自僅餘的生命中，重新燃起生命之火。

「你受何人襲擊？」

「……武藏……七黨…的後裔……」

「……？」

「我是……市井大炊頭大人的手下……松平內膳正之妻……。」

「你先生得罪了武藏七黨的後裔嗎？」

「……不……大概是他們…對奪得關東的德川家…所用的一種……洩恨之法……」

若說對方是因怨恨德川家，而採取報仇手段的話，却凌辱德川手下的妻子，這簡直有如憎恨和尚，却連帶憎恨袈裟一般，實在是卑鄙至極。

不久，松平內膳正之妻就斷氣，臨死前，她似乎還呼喚著孩子的名字。

武藏把她的雙手放於胸前，爲其整衣後即離去。

走了七、八步後，又看到地上有一名家丁及二名年輕武士。三人都是死於長矛或劍，而且都是一擊而死。

——殺手不單是野伏強盜，而是武藝高強之輩。

武藏如此判斷之後，突然，他的全身激發起高昂的鬬志。

——我應該足有力量與武藏七黨的後裔爲敵。

二

武藏七黨。

自古以來，素有「坂東武者」之稱，勇武之名揚天下。

七黨是橫山黨、猪俣黨、野與黨、村山黨、面黨、兒玉黨、丹黨——坂東武者卽隸屬於此七黨之一。

橫山黨奉參議小野篁爲始祖。篁之口代子孫「義孝」被任命爲「武藏橋介」，居於武州南多摩郡橫山，故以此爲姓。其子孫分爲海老名、室伏、平子、大串、樫原、古市、小澤、小猴等三十餘家。

猪俣黨亦出自於小野篁。由於橫山義孝之弟「時資」的長男「時範」，居住於武州兒玉郡猪俣，故以此爲姓。其子孫分爲酒勾、大田、甘糟、山崎、岡部等十餘家。

野與黨屬於平氏。自鎭守府將軍良文起經過六世之後，平基永居於武州南崎玉郡野與，自稱野與六郞。因此稱爲野與黨或私布黨。其子孫分爲鬼窪、澁江、多賀谷、酉脇、金重、野島、高柳等十數家。

村山黨亦屬於平氏。野與基永之弟賴任居住於武州北多摩郡村山鄉，故稱「村山貫首」。其子孫分爲大井、宮寺、山口、須黑、仙波、難波田等十數家。

酉黨的起源是，日奉宗賴之孫宗忠居住於武州南多摩郡平山，故以「酉」爲姓氏。其子孫分爲長沼、上田、稻毛、川口、由井、中野、田村、高橋等十數家。

兒玉黨則是出自於藤原氏。由於內大臣藤原伊周之孫經行居住於武州兒玉郡兒玉，故以此爲姓。兒玉黨的子孫最多，分爲本庄、若木、宮田、阿佐美、鹽屋、富田、若田、新生、黑岩、淺羽、長岡、高坂、岩田、大澤、片山、奧平、白倉、吉島、山名、小河原、木西等五十數家。

丹黨出自於宣化天皇的後胤丹治氏。其族人桑名峰時居住於武州兒玉郡丹之庄，自稱丹貫主，而產生此姓氏。其子孫之多僅次於兒玉黨，分爲大河原、中村、長田、坂田、織原、勅旨河原、新里、安保、長濱、青木、柏原、竹淵、黑谷、由良、野上、井戶、葉栗等四十數家。

平治之亂的待賢門戰役中，有「惡源太義平之十七騎」之稱，武勇之名聞遐邇的猪俣小平範綱，及岡部方彌太忠澄二人是屬於猪俣黨。金子十郞家忠屬於村山黨，平山武者所秀重爲酉黨。而殺死島山次郞重忠的愛甲三郞秀隆屬於橫山黨。島山重忠的老臣榛澤六郞成清則屬於丹黨。

此時期的坂東武者的確保有豪壯勇猛之貌，死守廉恥名節，視死如歸，具備有未受法刑之前卽慷慨死於自己刀下的勇武氣概。

武藏七黨的每個人都在內心擁有一項誓言：「僅此發誓，若父被殺，兄踏其屍體而進，若兄

被殺，弟則再接再勵，踏其屍體前進。」

他們在源平時代（後白河帝至後鳥羽帝——平氏滅亡之前約三十年之間），即已充分發揮其英勇精神。

但是，進入鎌倉時代後，武藏七黨僅餘橫山、豬俣、野與、丹等四黨，其餘已盡亡。

而且此四黨歷經南北朝時代，進入室町時代之時，只有各自在武藏野守住自己的宅邸，無人前往京師發揚自己的武名。

自南北朝時代起，武士的漠視節操、奢侈、利己主義等漸露端倪，直到室町時代，則完全彌漫於整個社會，唯有武藏野的這些鄉士並不受此習俗影響。他們仍繼承祖先的誓言，持續勇猛的面目。

不久，發生廣仁之亂，天下進入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武藏七黨的後裔因其勇猛受人賞識，而成為諸國武將的麾下。

而且他們知道弱肉強食的原則，為了一己之利，不惜殺害主人、親人，個性十分殘忍。

他們一味的爭勇鬥強，只要不被譏為懦夫，任何殘酷的事都能平靜為之。

這種想法對獨斷獨行的武藏七黨的後裔而言，是求之不得之事。

他們認為勇武的氣概不需要有高潔的操守。即使背叛昨天的主人，今天以其勇武獲得敵將重用，亦無所謂。

他們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根本不曾考慮過萬一有所失算的話，除了本身外，可能也會招來一族滅亡的慘事。

在關原之役中即可看出此種極端的例子。

成為關東領主的德川家康，承認他們是地方武士，並保障其土地與住宅的完整，但他們却對家康這位來自外地的人抱有反感。

——反正遲早一定會被家康逐出關東。

每個人內心都有此種不安的心理。

就在此時，石田三成秘遣而來的奸細，以三千石、五千石、一萬石的高祿為餌，誘其背叛家康。

武藏七黨的後裔皆受其誘惑，沒有一人願為家康效勞。

而家康則認為武藏七黨的後裔雖勇猛可嘉，却不過是個地方浪人，不如使其仍散居於武藏野為佳。

他們之中有的成為小田原北条家的部將，或是屬於武田信玄、或是上杉謙信的部下，而建下不少功勞，但家康却一意認為他們不過是武藏野的野武士，即使如何勇猛，三康也不願使他們與出自三河的人士平起平坐。

反感與不服促使他們依附石田三成，結果却招致滅亡，僅餘少數的武藏七黨。

生還歸來的餘黨也受到嚴厲的責罰，被驅逐出境，於是只得淪爲野盜。

三

關原之役是名符其實的統一天下的決戰。

連黑田孝高（如水）也在關原之役發生極大的誤算。

他的長男長政加入東軍，在關原之役建立功勞，成爲五十萬石的太守榮歸時，如水冷笑道：

「假如德川幕府與石田治部的戰事延長百日的話，我打算自九州出兵，攻陷關八州以奪取天下。屆時，你身爲長子，必須覺悟將會在這場大博奕中犧牲。因爲想奪取天下的人，若顧慮父子之情卽無法完成大業……你大概不會想過會有這種大規模的賭博吧！」

而且，武藏七黨的後裔對家康抱持反感，但在關原之役中又找不到去向，因此，只有受到石田三成所投設的高誘餌所引誘，說來亦是理所當然之事。

結果，他們的宅邸與土地却被奪，而淪爲翦徑野盜。

不過，他們雖僅剩下豪勇之氣概，而淪爲野盜，却仍互相盟誓，欲向德川報一箭之仇。

其中一定也有人矢志想取下家康或秀忠的首級。

當武藏蟄居於大風宅邸時，亦曾耳聞，每當德川家的人到府外狩獵或辦事時，常常會遭野盜襲擊。

武藏決定要試試武藏七黨的後裔到底有多大本事，不過，他坐在河邊，首先要先塡飽肚子。

就在他吃著浸水的乾糧時，一陣馬蹄聲與奇妙的吶喊聲逐漸接近。

溪流的對面是櫸樹林，一隻鹿自森林中跑出，輕快躍過溪流。

此時，武藏的右手丟出短劍。

鹿被射中眉間而倒下。

——烤了吃吧！

當武藏在內心呢喃時，有一人騎著裸馬躍出樹林。

那是位女人，而且尚很年輕。

穿著筒袖加短袴，黑髮散披於肩。

携帶弓箭，腰間配帶短劍。

一看見武藏，立卽疾馳而來。

「那隻鹿是我所追趕的！」她大聲責怪武藏。

武藏默默凝視著他。

「你應該聽見我的追趕聲，爲何還要阻擾？」這位女子的眼神、膚色皆散發野性味，她挺胸瞪視武藏。

「我想吃，才殺了牠。」武藏答道。

「可惡！」女子大喊一聲，抓箭瞄向武藏，把箭拉得緊緊的。

武藏則平靜的絲毫不動。

「納命來！」一聲令下，射出箭。

武藏只微微閃動脖子，飛箭卽射向後方。

「你！」這位少女對自己箭術似乎很有自信，自以爲能射中武藏眼睛，却因期望落空而怒目以對。

武藏看著女孩抓起第二支箭，便問道：「你是武藏七黨的後裔嗎？」

「是又怎麼樣？」

「如果第二支箭又沒射中的話，我就強暴你了。」

狐塚

一

武藏的這項宣告似乎激怒了野性少女。

過度的激怒使其不發一語，發出第二箭。

這次，武藏並不躲開飛箭。

他迅速舉起左手。

這舉動令射箭的女孩感到茫然萬分。

箭被夾在食指與中指間。

武藏莞爾一笑，右手抓箭說道：「你輸了！」並把箭投回。

箭刺中馬的眼睛。

少女無暇抓住鬃毛，自高舉前腿的馬背上跌下，掉入水流中，激起一陣水沫。

此時，武藏已跳過溪流，跳向波岸。

肉眼所見，溪流雖平靜而緩慢流動，實際上流速却極快速，又深，溪底石塊似乎長滿青苔，少女一度站起，却又滑倒，使她在水中掙扎而發出叫聲。

她的水性似乎不如箭術與馬術。

武藏折下一枝粗枝，巧妙的纏住再度浮起的少女的黑髮、拉近。

爬至岸上的少女休息一陣之後，大叫一聲：「畜牲！」隨卽拔出腰際短劍，向武藏刺來。

武藏毫不閃躲，空手打下短劍，面無表情說道：「我已說過，要奪得你的貞操。」

「你敢！」少女氣喘吁吁，不斷後退，嘴角散發出激烈的敵意。拯救她的粗枝仍纏住頭髮，垂於肩上。

武藏默默逼近——此瞬間，少女轉身。

武藏似乎早已等待此刻來臨，拔劍送向其背。

少女絲毫不知背部已受傷，連跑七、八步後，才發出哀嚎，倒了下來。

因爲繫住短褲與布子的腰帶已被砍斷，短褲滑落。

武藏不徐不疾的走近，踏住使女孩的雙脚失去自由的短褲，抓起布子捲起，用裙襬包住頭部從纏住腰部的濕透的白布之中，可以窺探到豐腴的臀部。

「不！不要！」女孩拼命的掙扎。

但是越掙扎，其裸露的四肢越加挑弄武藏的雙眼。

隆起的胸部、腹部，以及茂密的黑色私處都裸露於陽光下。

「殺、殺了我吧！」少女掙開蓋在臉上的裙襬發出哀嚎。

武藏只是默默使少女仰臥，用力抓住其雙手，把膝蓋放入下肢之間，用力使其雙膝張開欲裂。

少女把口水吐向武藏臉上。

武藏冷漠俯視，催促道：「快求饒，我就不追究。」

少女却不發一語，閉眼，把臉撇開。

「那我要奪妳的貞操了！」武藏放開緊抓的雙手。

少女不動，只有隆起的胸部激烈上下，有如即將被裂一般。

散佈雀斑的臉上，曬成恰到好處的小麥色，被布子所遮掩的肌膚則白皙如綢。

武藏所穿的短褲，爲了方便起見，不必一一解開，只消掀開前方即可，正好符合了這種情形所需，相當省事。

當堅硬的異物貼在女孩的私處時，女孩全身發生痙攣，但是她並不拒絕或拂逆。

——她是處女！

當龜頭刺破處女膜時，武藏注視少女的反應，才有所知曉。

突挺的陽物直接沒入少女的體內。

武藏專注的注視著忍耐疼痛的女孩的表情。

二

「紫伸小姐！紫伸小姐！」

此時，自雜樹林傳來陣陣呼叫聲。

少女的表情一變，嘴唇微微顫動，但，她却沒有發出求救聲。

陣陣的呼叫聲一度相當接近，然後又逐漸遠去。

武藏強暴了她，却不把精液射入少女體內，而是迅速抽出，裸身離開。

少女慢慢站起，合攏布子的前端。

她正要繫帶子時，却看到已被砍斷，令她十分徬徨的以呆滯的眼神望向切口。

武藏拿過腰帶，用短褲的帶子連接起來，丢向少女。

少女低下頭，繫結帶子，樣子十分純潔無邪，武藏問道：「為何不拚死抵抗？」

「……。」少女不語。

「妳叫紫伸吧！為何不呼救？」

「……。」

「為何不回答？」

少女沈默一會後，總算啓齒說道：「……因為你是個強壯的男人……」

「你們武藏七黨的後裔，一定也有許多強壯的男人吧？」

此時，少女不屑的表情咀咒道：「左源太、七助、太郎……他們都只會一味奉承我……他們再強，我也看不上眼的！」

「你是首領的女兒嗎？」

少女答說，她的父親是猪俣黨横山時範的後代荏原泰十郎，但是關原會戰時，親率五十七位族族人加入石田三成的麾下，而戰死。

「這麼說，妳現在是猪俣黨的首領了？」

「是的。」少女點頭。

「妳的手下似乎沒有一個懂事之人，對吧？」

「……？」少女以訝異眼神看著武藏。

「妳看……」武藏用手指向對岸的雜樹林「樹叢裏有一名德川家的侍從武士之妻被強暴而死，同時尚有三人被殺，大概都是妳的手下所為。」

「……。」

「妳的手下雖對妳奉承，對德川家的侍從及其家人，却有如惡鬼野獸一般……總之，關原之役時，妳的手下都年紀還小，而父兄却都死在戰場，對吧？」

武藏的猜測完全正確。

紫伸也承認他們之中，最年長的是二十一歲，其他皆爲十幾歲的小毛頭。

武藏認爲與此種對手決鬥無聊至極，而離開紫伸身邊。

紫伸急忙喚住：「請等一下！」然後下定決心般央求道：「求求你帶我一起走。」

武藏默默繼續走。

「你……你如此待我，又要拋下我，你實在太狠心了！」紫伸快步走在武藏之後「我願跟你到天涯海角！」

武藏不回頭，也不說話，加快腳步。

穿過雜樹林、登上斜坡後，即到達可遙望四方的丘陵之頂。

秩父山的淡影出現於遠方，令人覺得虛無飄渺，而一望無際的草原更是蒼茫一片。

武藏決定取道向北的小徑。

紫伸則隨於後。

三

一陣快速的馬蹄聲向此接近。

「紫伸小姐！」

一聽到這句喊聲，豬俁黨的末代女兒似乎下定決心般，獨自呢喃道：「我才不回去！」

武藏毫不回頭看她。

追趕的人立即堵住他們的去路。

來者是一位跨坐於裸馬上的二十幾歲的健壯青年。

「紫伸小姐，怎麼回事？」青年疑惑的看著武藏與紫伸的臉。

紫伸甩開散在臉上的濕髮，答道：「我要跟他走。」

「跟他走？」

「是的……因爲我已是他的妻子了。」

「胡說！」青年的表情是驚憤交加「紫伸小姐，妳瘋了嗎？」

「我沒瘋，我已找到一位可寄託終生的良人。」

「紫伸小姐，妳必須生個兒子成爲豬俁的首領，我不許妳嫁給來歷不明的外鄉人，而離開家鄉！」青年大聲咆哮。

「可是，你們之中，誰有資格成爲我的丈夫呢？……豬俁黨只到我父親就滅亡了，我要我行我素，放了我吧！」

「怎可放妳離去呢？」青年迅速奔過二人的身邊，疾馳向後方。

「七郎太！」紫伸大聲呼嚎，但騎影早已在百步之遠了。

武藏邊走說道：「我沒說過要娶妳爲妻。」

「是我自己決定的。」

「待會兒妳的手下會追來的。」

「前方有處狐塚，塚內有秘室，只有我知道……咱們到那裏躲躲吧！」

「只要妳回去，就一切沒事了。」

「不，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走。」

「妳率自決定，令我困擾。我是個一生不娶妻的人。」

「是你使我下定決心跟隨你的呀！」

「忘了一切吧！就當作沒發生什麼事。」

「快！快躲到狐塚去！」紫伸催促道。

不論武藏說什麼，或如何冷漠的拒絕，仍然無法使紫伸回轉心意。

「武藏七黨不是一向以勇武自誇嗎？我叫宮本武藏，我還不至於懦弱的必須躲起來。」

「你若被殺，我也不想活了。」

「我不會死，不過，我也不娶妳爲妻。」

「別說了，快躲入狐塚。」紫伸抓住武藏衣袖，用力拖拉，因爲一陣雜亂的馬蹄聲已震動地面而來。

武藏揮開紫伸的手，大聲叱喝：「回去吧！」

「不！死也不回去！」

武藏無計可施。但是紫伸雖已下定決心，追來的人都不可能因此而罷休。

一場爭鬥是無法避免了。但是，武藏却毫不想庇護紫伸，帶她一起走。他有種預感：

——此草地若或爲激戰場的話，此少女將會死！

「好吧！帶我去狐塚。」

「你願躲起來了嗎？太好了！」紫伸首先鑽入比人高的狗尾草叢中。

瞬間，馬蹄聲立即逼近了。

紫伸以敏捷的動作撥開眼前的狗尾草而前進。

「就是這裏。」

四週環繞狗尾草的土堆上，建有一座小祠堂。

在祠堂的正下方，有一塊可供合抱的四方石塊，看似擺放供物的石塊。

「從這塊石頭後方，即可鑽入秘室。」

紫伸說完，莞爾一笑。就在此時，武藏的拳頭擊向其心窩。

武藏支撐著紫伸癱瘓的身體，細聲說道：「在秘室內好好睡一覺吧！」

「紫伸小姐！」

「妳躲在哪裏？」

「妳別走呀！」

數位青年的叫喊聲自狗尾草中傳來。

嫉妬劍

一

追趕武藏與紫伸的武藏七黨的年輕後裔，共有十三人騎馬而來。

他們以每三、四騎爲一組，疾馳於草原中的各個小徑，不久後又折回原地，成爲一群人馬。

「一定是躲在這片狗尾草叢中。」最年長的——其實也不過只有二十一歲——七郎太下結論說道。

放眼望去，狗尾草在秋風中爭相搖曳，山丘及樹林則遠在彼處，距離之遠，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跑步到達彼端而躲藏。

他們的馬蹄聲響遍了每條小路，各處都詳加搜索過。

「怎麼辦？」一群年輕人把視線集中於七郎太。

若要進入狗尾草中尋人，以十三人的數目稍嫌不足。

「只有放火，才能抓到。」

「是的！放火吧！」

現在，風正朝西北方強勁吹著，正適合放火。

但是，掌有領導權的七郎太却猶豫不決。

他們猶豫的是，似乎不該像火薰狐狸一般，趕出豬侯黨的首領紫伸。

「七郎太！還有一個時辰就天黑了，他們若摸黑而逃，恐怕就難以找尋了。」

「快呀！快放火呀！」

「七郎太！別再猶豫了！」

所有青年都催促著七郎太，七郎太總算下定決心。

「好吧！分成三路，從艮、巽、坤三個方向一齊放火。」七太郎一聲令下。

就在此時，有人大聲一喊，用手指著：「啊！在那邊……！」

約距一百公尺遠之處的小徑上，突然出現一個人影。

此人背對衆人，緩步正欲離去。

「就是那小子！」七郎太暴突雙眼。

此人就是想帶走紫伸的陌生浪人。

「站在！」七郎太爲首的十三騎人馬迅速逼近。

就在對方的馬蹄即將輾到武藏時，武藏才漫不經心的轉身。

領頭的七郎太拉住馬繩，使馬高舉前脚，咆哮道：「紫伸小姐呢？」

「不知道！」

「你敢說不知道？」

「我們分手了！」

「你說謊！」

「我說分手就是分手！」

「胡說！你故意出現在我們面前，想欺騙我們，我們不會上當的！」

「你們不妨找找看吧！或是放火燒草原……」

「少裝蒜！你一定跟小姐約好在何處見面。」

「我是個決定一生不娶的劍客，不會帶著女人四處走動的。」

「既然如此，爲何小姐決定成爲你這個外鄉人的妻子呢？」

「你們不妨去問她。」

「可惡！難道你已對……對小姐？」

七郎太大概想說出「強暴」二字，又不願被十二位青年聽到，於是立即閉口，憤怒與嫉嫉充滿全身，使他怒視武藏。

武藏平靜承受他的視線，說道：「我與那少女已毫無瓜葛，我只能如此清楚告訴你們。」

二

「你以爲出現在我們面前，即可活著離開武藏野嗎？」七郎太大叫道。

「你們要圍殺我，不如先去找那位少女吧！」

武藏說完，七郎太身後的人提出疑問：「這小子會不會已殺了紫伸小姐了？」

此話一出，其餘的人都露出凶相。

「很有可能！」

「一定是的！這小子是德川家派來的奸細。」

「可惡！居然殺了紫伸小姐！」

面對衆人的騰騰殺氣，武藏冷笑道：「你們大概尚未忘了自己所作出的暴行吧！朝天吐口水，最後務必掉至自己的臉上，這是很明確的道理呀！」

衆人一聽此話，個個憤怒不已。

瞬間，武藏大喊：「那位少女並未死！」

「她在那裏？」

「她睡在對面狐塚的秘室裏……我並沒像你們一樣，強姦又殺了她。」

其中三人跳下馬背，撥開狗尾草，朝狐塚而去。

太郎太仍以憎恨的眼光盯著武藏。

「報上名來！你來自何處？」

「播州、新免伊賀守的血族，宮本武藏。」

「宮本武武……好耳熟。」

但是，七郎太却無法立即想起爲何對此劍客的名字頗感耳熟。

其實一定是他在幼年時，前往江戶城而聽到此名字的。

武藏滅亡室町劍術所之後，已流逝了八年的歲月。

「我好像聽說有位默默無名，二十餘歲的劍客，獨自一人搗毀了室町將軍家的教練所開設的道場，似乎就叫播州的宮本武藏……。」

七郎太大概也曾經聽過這件事。

地上的武藏與馬上的七郎太四眼相對等待著。

不久後，自狗尾草裏響起喊叫聲：「找到了！找到紫伸小姐了！」

武藏默默且輕輕作揖後，即欲轉身而去。

「站住！」

七郎太立即跳下馬背：「你不能走！」

「你們的首領平安無事，不就夠了嗎？」武藏邊走邊說。

「不行！你已傷害紫伸小姐了。」

「這叫因果輪廻。以後你們行事還是謹慎點吧！」

「來分個高下吧！」七郎太拔出腰間配劍。

武藏回頭，說道：「你不是首領，還是先問問那女孩，你是否可與人比鬥吧！」

「廢話少說！來吧！看看我甘糟七郎太的長劍的厲害！」

武藏看清七郎太已被嫉妬之火激怒。

「別急著死！你若處理得當，或許可以娶她爲妻，登上首領的寶座呢？」

在此情況下，武藏若採取冷漠的態度的話，即使他所說的的確是忠言，其結果亦有如火上添油油一般。

或許只有武藏當場跪下，才能阻止七郎太揮動長劍。

七郎太把內心的憎恨化爲淒厲的吶喊聲，由正面砍殺而來。

武藏轉身，同時滑向七郎太的身旁。

七郎太的右手受到一記重擊，痲木遍至全身，而砍殺對方的架勢瞬間轉變爲石頭，暴突雙眼，臉部表情僵硬。

目睹此情況的其他青年也一齊跳至地上拔劍。

甚至連十四、五歲的少年，也鬥志高昂，想爭在他人之前搶功。

從這些小伙子的身上，武藏看到了過去的自己。

他不想開殺界！

但不殺了他們，又無法離開此地。

三

紫伸的後面跟隨三位青年，自狗尾草叢中跳出。

她的表情十分凶惡。

武藏看向紫伸，說道：「你若是首領，就不該讓他們送死。」

紫伸神色憤怒瞪視武藏，尖銳叫道：「你打昏我，又說出我在秘室，我絕不原諒你！」

「難道妳不在乎這些人慘遭殺害嗎？」

「我恨你！」紫伸拔出短劍，筆直刺擊而來。

「妳別衝動！」武藏抓住其手，叱喝道。

瞬間，自紫伸口中說出只有武藏才聽得到的細聲：「快騎馬逃走！」

武藏推開紫伸、疾奔。

「啊！」其中一人瘋狂襲來，却被武藏輕易躲過。

轉瞬間，武藏已跨上七郎太的馬。

「別跑！」

「胆小鬼！」

「可惡！」

個個小伙子連連吶喊，跳起襲擊，却毫無用處。

武藏所騎的馬匹，像風一般疾馳而過紫伸與七郎太的身邊。

紫伸坐下來，垂頭喪氣。

七郎太以半帶厭惡的眼光看著她。

「七郎太……」紫伸注視地面，說道：「你殺了我吧！」

「……」

「我被他所凌辱……，又想拋棄豬俣黨，我是背叛者……你可以殺了我。」

「……」

「我已喪失當首領的資格了。……七郎太，由你負責處訣吧！」

「……」

紫伸擡頭仰望七郎太：「快處決吧！明天起，你就是豬俣黨的首領了。」

「……。」七郎太的鬢角一陣痙攣。

「只要是叛徒，即使是首領，亦當受罰，這是武藏七黨的戒條呀！……七郎太，快殺了我！」

「我殺不了！」七郎太搖頭「我不能殺妳！」

「為什麼？我背叛了你們呀……！」

「妳不是背叛！妳是被那小子強行凌辱，才……。」

「不，他玷汚我時，我絲毫沒有反抗。」

「……」

「我自己也想讓那強壯的男人擁抱。我認為我們黨中沒有一位像他那麼強壯的人……七郎太，你與左源太、七助又太郎，你們以野獸般的行為對待德川家的侍從及其家人，但是對我却只會察顏觀色，像隻喪家犬，這是最讓我生氣的。……我喜歡強壯的男人，他就很強壯。他輕易閃過我發出的箭，又說若我第二箭沒射中，就要強暴我。結果他抓住我的第二支箭，當時，我就決心要委身於他……」

紫伸說至此時，七郎太將慢慢舉起的長劍一閃而下。

紫伸並未哀嚎，倒臥在血泊中。

七郎太丟下長劍，屈膝，以雙手掩臉。

陣陣慟哭聲自手指間傳出。

——那位少女一定被七郎太殺了。

武藏睜大雙眼，在黑暗中仰望星空，心中有此預感。

武藏的處身之地，是越過幾座丘陵後，在遠離貧窮聚落的一處被夷爲平地的宅邸遺跡。過去，這裏很可能是武藏七黨其中一黨的根據地。

——我實在不該玷汚她。

這位無情劍客，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內心興起微微的悔意。

因果循環

一

巖流佐佐木小次郎在小倉城下。

當宮本武藏在江戶城度過無所作爲的三年期間，小次郎則在九州一帶專心的發揚一心一刀虎切刀的劍名，生活相當充實。

小次郎之所以成爲小倉的細川家的劍術教練，是由在細川家京都宅邸的第三家老有吉內膳所推薦的。

其中的淵源是，當有吉內膳由京都前往大阪辦事的途中——在伏見城外，突受三位浪人襲擊。恰巧小次郎略過目睹，而殺了三位浪人，解救有吉內膳。

三位浪人原是細川家的舊侍從，被有吉內膳驅逐出府。於是伺機報復，得知內膳將前往大坂，而於半途突襲，但是，却反被殺害。

內膳目睹了小次郎的鬼神般的快斷。當他得知這位身材高大，紅髮披肩的劍客就是不久前，

在大坂城三之丸紅葉歷場，擊斃荷蘭劍士格斯 夫・巴立立亞尼的天才之時，立即邀請道：「願意投效細川家嗎？」

有吉內膳原本是隱居於洛西仁和寺附近的細川幽齋的隨侍家老。

若幽齋仍健在的話，內膳一定會爲小次郎引見。

若幽齋見了小次郎，大概會說：「此事須再三考慮。」而推却內膳的推薦。

不過，幽齋已在半年前去逝了。

於是，內膳親擬介紹信，由小次郎攜往小倉。

細川忠興看到小次郎的「斬燕」本領後，立即決定支給六百石的俸祿。

小次郎所表領的是，在小倉城內的廣庭，由擅於弓術的二位侍從，自左右相距二十步的距離同時射箭，而小次郎則閃動竹桿，一次連砍雙箭。的確是名符其實的快斷。

不過，小次郎答應隨侍細川家，却附帶有一項條件。

條件是，雖然身爲劍術教練，也可以在九州一帶四處走動，與各地高手比武。

忠興欣然允諾。

五天後，小次郎便離開小倉城下。

三年來，小次郎已遊遍了九州各地，也以眞劍比武過八次，對手都是劍術高手。

小次郎都是一劍使其血流五步，毫無倖存。

回到小倉時，巖流佐佐木小次郎已被封上「送往冥途的榮貌者。」

所謂榮貌是語出於史記遊俠傳：「諺曰，人以榮名爲貌，豈既有乎」。

其意是，容貌必有衰落之時，若以榮名爲貌的話，此榮譽永遠不盡。

衆人對小次郎的畏懼多於尊敬。

小次郎雖身爲劍術教練，却不曾在豪華的道場中，親自教導門徒。

偶而出現於道場中，也只是在一旁觀望細川家的年輕侍從揮動長劍而已。

曾有一名老侍從質問何以不教導門徒，小次郎以冷漠的態度答道：「我找不到一位有才能的人，足以繼承我的虎切刀。」

這句傲慢之語傳至忠興耳邊時，忠興只說：「沒關係。」對小次郎毫無怒意。

因爲忠興認爲，只要其他諸侯認爲他已擁有一位天下無敵的天才人物即可。

首席家老長岡佐渡守康之，自一開始就不贊成由小次郎擔任劍術教練之職。他看出小次郎的人格缺憾，曾斬釘截鐵的說道：「這位劍客，只適於留在民間。」

他的長子興長亦有相同看法。

但是，當主忠興却排除他們的意見。

忠興原本在個人感情上非常厭惡長岡父子。因爲忠興的性格與父親幽齋完全不合，所以，他連帶的經常排斥與父親同輩的長岡佐渡守，甚至亦疏遠其長子興長。

因果循環

因此，在此種情形下，忠興就故意排除長岡父子的意見。

然而，長岡康之是從五位下的朝臣，領有二萬六千石的俸祿，家中老小皆尊稱其爲「上卿」，而其長子興長則是處理大小政務的「重鎭」，所以，即使是當主，亦不可使這對父子丟官。

而且，忠興已年逾五十，即將傳位給獨子忠利豐前三十五萬石。

而忠利則最仰慕這對父子。

二

細川忠利不同於父親忠興，具有辨識正邪的判斷力。忠利大概較像其母加拉西亞吧！

忠利與父親忠興一同觀看佐佐木小次郎的「斬燕」本領。雖然對父親立即賜予六百石的俸祿之事沒有提出異議，事後則召來長岡佐渡守，問道：「此人的人格如何呢？」

忠利在江戶時，曾入柳生但馬守宗矩之門，專心學習悟劍之理。而且，每隔五天，必延請宗矩的高徒田中甚兵衞至自宅，專心學劍。此外，曾經聽宗矩提過澤庵和尚的爲人，於是命令侍從尋找澤庵，遞交自己渴望窮究心法的信函，而且也獲得回信（在細川家留有許多二人往返的書簡，藉此可以了解忠利與澤庵的交情頗爲親密）。

具此性格的忠利，一看到技術萬能的巖流劍時，而興起疑問之心，實在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面對忠利的銳利眼神，長岡佐渡守微笑答道：「佐佐木小次郎是個少有的傲慢之人。」

「這麼說，此人不足以成爲家中武士之師表了？」

「誠如您所說的。」

「由我向父親進言吧！」

「恐怕不會受到贊同的。」

「可是，由他擔任劍術教練，只會徒增家中困擾。」

「您說的很對。」

「不過，他的劍術堪稱天下無敵，我認爲無人可破其劍，你認爲呢？」

「我不這麼認爲。」

「怎麼說？」

「俗話說平家敗於平家人。佐佐木小次郎務必會亡於自己的傲慢之下。」佐渡守充滿自信的闡明道理。

但是，三年過去了，佐佐木小次郎藉著竹竿橫掃九州一帶，不曾敗在自己的傲慢之中。

當他再回到小倉時，已被封上「送往冥土的榮貌者」，而獲得忠興加封二百石。

此時，忠利身在江戶。不斷物色能物擊敗佐佐木小次郎的本領高強之人，但，却毫無所獲。

而且忠利又不能拜託柳生宗矩，故讓他大感焦躁。

就在此時，長岡佐渡守被將軍秀忠傳喚至江戶，想向他垂詢攻陷大阪城的意見。

佐渡守只說豐臣家的命脈已盡，然後退出，回至細川家的江戶宅邸。次日就在忠利面前報告道：「我已找到能與佐佐木小次郎一決勝負的人。」

「眞的嗎？」忠利神采煥發。

「他是播州新免伊賀守血族的劍客，叫作宮本武藏。想必您已聽過此名字。」

「嗯，我聽過，他是獨自一人毀滅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的人。」

「是的，我認爲宮本武藏應該可以擊敗巖流虎切刀。」

「不過，宮本武藏的傲慢恐怕不及於佐佐木小次郎吧！」

忠利早已耳聞宮本武藏在洛北一乘寺竹林之鄉的下松所展開的激戰情形。他知悉在那場比武中，武藏是突然出現於暗處，而斬殺年僅十一歲的發起人。

殺死發起人，雖在情理上說得通，但是，亦顯得太過殘忍了。

佐渡守看出忠利聽過上述之事，對武藏抱有懷疑，說道：「依我看，武藏的冷酷或許更甚於佐佐木小次郎。不過，武藏不同於小次郎的是，其冷酷只發揮於比武時，平常他的舉止謹愼而小心。」

隨著，佐渡守又附帶說道：「宮本武藏已答應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而且尚未約定，若他得勝，將仕於細川家之事。」

三

佐佐木小次郎作夢也沒想到，長岡佐渡守選擇武藏成爲他的比武對手。

小次郎的腦裏，現在仍執著的認爲：

——總有一天，必將斬殺宮本武藏。

然而人除了能力之外，尙有運氣存在。古語說：「神力不如業力」。所謂業力是指宿業因緣，亦即是命運之力。

業力旺盛之人，一生從不知失敗，成就高於本身的能力。

孟子曾有訓示：「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下。」但業力旺盛的人，即使冒此危險，亦絕不會喪命。

佐佐木小次郎正是對自己充滿信心的人，認爲自己是不死之身。

但是，偶而想及宮本武藏時，却總是感覺到，他比自己更屬於不死之身。

在洛北一乘寺村的下松，迎擊武藏的吉岡門徒共達七十餘位，甚至亦埋伏有弓箭手與槍礮手。武藏單刀直入，却得已生還，眞可謂爲奇蹟。這只能說是業力助其能力，使其發揮出鬼神般的能力。

假如武藏的業力不足的話，只消一顆子彈，即可使他一命歸西。但是，事實上，不但弓箭子

彈無法傷他，而且亦無人用劍使他負致命傷，這些都是足於證明武藏的業力十分旺盛。

小次郎則毫不允許業力高於他的宮本武藏存於世上。

只有擊斃武藏，一心一刀虎切刀才得以堪稱天下無敵。

小次郎絲毫不認爲名爲巖流的斬燕功夫，會敗在武藏那毫無派流的劍術下。

若敗於武藏手下的話，一定是業力不足所致。

——全天下只有宮本武藏，才能證明我佐佐木小次郎是否爲不死之身。

當小次郎出沒於京畿一帶時，時常湧起此種鬥志。直到仕於細川家，巡迴九州一帶時，他完全確信：武藏絕對敵不過我。

因爲八名高手都是一刀斃命，這些都足以證明小次郎具有神力所不及的業力。

然而，越是認爲自己是不死之身，武藏的身影就越纏繞於小次郎的腦海。對他而言，武藏是位令人厭惡的騷擾者。小次郎有種預感：

——武藏總有一天會出現在我面前。

而長岡佐渡守促使武藏答應比武，可說是了却小次郎生平宿願的媒介者。

在武藏離開江戶後，某晨，小次郎踢開被褥，自床上彈跳起來。

因爲小次郎夢見敗於武藏的惡夢。

武藏的劍刺中他的額頭，這股衝擊使小次郎破口大罵「可惡！」而驚醒過來。

全身汗水濕透，小次郎細聲罵道：「可惡！」

雖然只是一場夢，小次郎仍不甘心輸給宮本武藏。

「臭小子宮本武藏！你在哪裏？出來！出來！出來！和我分個高下。」

武將之子

一

大阪城的天守閣聳立於小倉平的中央，與其呈對應的是，屹立於南邊的一座山。叫做福智山。

沿著橫切平野入海的蒲生川攀登而上的話，即可在福智山中發現令人嘆爲觀止的大瀑布。當他人稱爲「菅生瀑布」。

本來稱爲「周防瀑布」，不知何時却訛音變成「菅生」。

應永年間，周防的勇猛武將大內盛見，曾橫渡海峽，壓制北九州。大內盛見完成這項壯舉後，盛見爲了犒慰將士、心腹，而登上福智山，在此巨大瀑布之前，大擺宴席飲酒作樂。

因此故事，而有「周防瀑布」之稱，不久則被改稱爲「菅生瀑布」。

瀑布距城下僅四里，然而，其景觀却有如遠離塵囂般，令人覺得神秘莫測。

類似此種深山裏的絕佳勝地，是絕不會乏人問津的。自天文年間起，即成爲修驗道的靈場。

此地的確適於佛道行法的行者受瀑布沖擊，或在被飛瀑濺濕的岩石上打坐練功。

修道者認爲世間是俗塵的紛擾之地，他們認爲潛居深山，忍受轟然落下的淒厲的瀑布，才能完全領悟法悅。

自菅生瀑布流洩而出的蒲生川，又名稱爲紫川。這是由於水流途中所形成的潭、淵的水色深濃所致。

沿著紫色溪流，愈往上攀登的話，精神愈見清爽。

修行者在此深山發現這走一塊適於修行的清淨靈地，此後，無數修行者遠自全國各地滙集而來。

細川忠興成爲小倉城主後，亦認爲福智山是修驗道靈地，故全家大小無人前往此地，唯恐騷擾之。

只有一人經常離城，前往菅生瀑布。

那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因爲小次郎持續偸偸練習，站在飛瀑沾濕的岩石上，以虎切刀的快斬斬落嬉弄飛沫的岩燕。

若在天正年間，小次郎的偸偸練習務必會受到嚴重的騷擾。因爲當時在岩石上打坐的行者，一年四季不曾有一天中斷過。

自豐臣秀吉征討朝鮮起，雖未曾禁止修行者進入九州，但，行者却對渡過海峽有所顧忌，所

以，福智山的靈場也逐漸荒廢了。

不過，每個月仍可看到五、六位行者，弄響錫杖，走在小徑上。

小次郎在菅生瀑布也曾碰見過行者。而且也不只一、二次，當小次郎到達時，早已有行者在岩石上打坐。

每次，小次郎總是命令道：「滾開！」

大部分的行者一接觸小次郎的眼光，皆會乖馴離去。但其中亦有人不予理會，逕行打坐。

每遇此種情況，小次郎必會立於其身邊，斬落飛翔中的岩燕。

行者見之，皆為之慄然，而逃匿無蹤。

只有一次，有位行者仍固執的繼續打坐，惹得小次郎砍下其腦袋，將其身體踢落瀑布下。

自此以來，每當小次郎走在山徑時，便會響起法螺貝的響聲。其意是：「煞星來了！」

於是在岩石打坐的行者，務必會立即起身。

卻無人憎恨小次郎是破壞靈場氣氛的魔鬼，而加以狙擊。

其中或許有人憤怒難忍，自岩背想狙擊小次郎，但是一看到其斬燕的快斬，便退避三舍了。

修驗道雖用以激厲行者去除魔障，降服幽鬼妖怪，但是一旦面臨小次郎所散發出的劍氣以及快斬，即令行者不敢輕舉妄動。

二

夢見敗在武藏手下的當天早晨，小次郎離開道場，朝南沿著蒲生川的小徑，進入福智山。

自水聲急湍之處開始，道路消失於水流中。自此開始必須踏過紫色水邊的沙地，越過一片岩灘。

當小次郎跳向一塊岩石時，把視線投向右方樹林。

因為他直覺有一道銳利的眼光射向自己。

雖然對方小心謹慎，但是，卻仍逃不過小次郎的敏銳神經。

「……」小次郎嗤之以鼻，迅及跳向下一塊岩石。

不久，小次郎到達菅生瀑布之下。

今天，無人吹響法螺貝，途中亦未看到行者的影子。小次郎有種預感。

——大概有人要襲擊我。

雖然秋已深，在飛瀑前，仍可看到數隻岩燕快速飛掠。

小次郎以眼睛追尋交相飛行的岩燕。

每隻岩燕都反覆進行飛翔的動作。輕輕飛掠瀑布水面，輕擦小次郎所立之大岩石，翻身，飛向陽光照射下的飛沫彩虹中。

瞬間，小次郎的右手按在所背負的竹竿柄，接下來的一刹那，在一道劍光下，一隻岩燕跌至水面。

不僅如此，另一道閃電似的劍光又砍下一隻岩燕。

小次郎的快斬並非就此打住，接著橫掃一刀，又一隻岩燕被砍成二半，跌至小次郎的腳邊。

小次郎連續砍落三隻飛燕後，慢慢轉身，走向與樹枝葉交叉的岩石前，以冰冷的聲音說道：

「裏面的行者，你有自信擊破我的巖流劍術嗎？」

沈默數秒鐘後，躲藏的人迅速現身。

是位與其年齡相仿的青年。

此人眉目凜然，一身白衣打扮頗具高雅氣質，僅是一瞥，即知不是普通的修行者。

「本山的嶺風瀑音是法身說法之處，你却以穢身玷汚，又斬殺無罪的可憐小鳥，到底是何居心！」青年行者擡頭挺胸，斥責小次郎。

「呵……！」小次郎莞爾笑道：「代表不動明王的行者總算出現了，我已久候了。」

修驗道以不動明王降伏惡魔的憤怒之相作爲最理想的相貌。至今仍未有人以不動明王的憤怒之相挺身而出。小次郎却對其輕蔑不已，內心咒罵道：「無用的修行道！」

「你想討教嗎？」小次郎引誘道。

「向充滿毒氣的靈息施加處罰，是我的責任。」青年行者揮出左手所持之金剛杖，挺身而出。

見此架勢，小次郎立即看出這小子來頭不小。

突然，一股鬥志燃燒全身，小次郎道：「你不是一般的修行者，一定學過劍術吧！」

「稍微學過。」

「我佐佐木小次郎曾經歷經無數比武，爲了把你加入我的勝利記錄中，以留傳後世，先報出你的姓名吧！」小次郎向對方說出不遜之語。

三

青年行者瞪視小次郎，報出姓名：「我是先前任筑前岩屋城代、紹運高橋鎮種之子彌七郎鎮正。」

「哦！原來是高橋入道鎮種的兒子。這麼說，你是立花宗茂之兄或弟了？」

「是的，立花宗茂是家兄。」

「你們可眞是武勇之家。」小次郎笑道。

高橋鎮種是位勇猛仁義之武將，名聲不僅響亮西國，亦遠播關東、奧羽。

鎮種是吉弘鑑理的次子。年少稱爲彌七郎之時，由父親鑑理作主，約娶齋藤鎮實之妹。

但是，吉弘家四方受敵，彌七郎與父親不分晝夜迎擊敵人，而無暇迎娶。

數年後，彌七郎才前往拜訪齋藤家，敍述詳情，對延遲迎娶之事致歉，並要求再等半年。

齋藤鎮實答道：「舍妹前年患痘瘡，已變成慘不忍睹的醜貌，所以，請取消這樁婚約吧！」

彌七郎立即臉色一變，說道：「這是不合情理之事。齋藤的祖先是以武勇成名的武士。能與此光榮的門第締結姻親是無上的光榮。況且武士之言一言九鼎，萬不可驟然變卦。而且在下又非喜好女色之人。」說完，決定即日帶其妹同行。

當時，彌七郎二十歲。

迎娶齋藤之女之後，彌七郎的成年名字叫高橋鎮種，成爲筑前岩屋的城代。

彌七郎剃髮爲僧，號入道紹運，時逢三十九歲的壯年期。

天正十四年七月，薩摩的島津義久率領五萬大軍，攻打岩屋城。

岩屋城雖只有二千七百餘名士兵，但是，紹運在島津的大軍攻打下，仍然毫不鬆懈，奮力以戰。

但是，面臨五方薩摩兵的猛烈攻勢，死傷不斷，又難以離城，岩屋城的命運危在旦夕。

島津的部將新納武藏守見此情形，僞稱「新納藏人」，要求會見紹運。

紹運亦化名爲高橋家的侍從「麻布外記」，與其面談。

新納在城濠外，紹農在瞭望台上，彼此相距一段距離問答。

新納百般解說利害關係，勸其降服。紹運則堅持主張臣子節義，毫不屈服。

後來，島津義久再次派遣壯嚴寺的住持充當使者，力勸紹運投降，條件是只留一名人質，解除圍攻，直到大友家與島津家互盟和睦之約以後，必送還人質。

島津義之所以自薩摩出兵，主要是要與一向以羽柴秀吉作後盾的大友義鎮一決雌雄。但是，令他痛恨的是筑前勝尾城主筑紫廣門的臨時倒戈。

所以，爲了早日攻討筑紫廣門，必須盡快使岩屋城降服。

但是紹運毫不接受壯嚴寺住持的勸告。

於是島津義久下令發動總攻擊。

岩屋城終被攻陷，紹運先令妻子自決，於城門寫下訣別書之後，切腹自盡。

據說被圍城之時，紹運曾一一向受傷殉難的士兵跪地磕頭禮拜，所以，城陷之時，無一人苟活，全都與城共存亡。

紹運的長子就是立花宗茂。

紹運把十一歲的宗茂，交由立花道雪作爲養子，臨去時，交待說：「一旦走出我家門，就不可再認我爲父。如果明天我與立花家反目，與鑑連（道雪）爲敵，你亦可擔任鑑連的先鋒，前來取我的首級。若你犯錯，被立花家逐出的話，不可再回到岩屋，必須乾乾脆脆的自殺。」然後交給他一把自殺用的短劍。

而立花宗茂終生不離此把短劍。

現在，站在佐佐木小次郎面前即是紹運的次子。他原本註定該與父親紹運死在岩屋城，却受一名女婢的掩護下，平安逃至城外。

後來流浪四方，而投身於修驗道。

既是高橋鎮種的親生兒子，身上必定流著勇武之血統。

能與名聞天下的武將之子比武，使小次郎的全身，湧出不曾有過的鬥志。

僅看到其刺出金剛杖的架勢，即可知不是普通的高手。

「來吧！」小次郎的雙眼迸出火花，高舉連斬三隻飛燕的竹竿。

悲慘情侶

一

高橋彌七郎所站的小岩石，高於小次郎所站的大岩石。但是彌七郎所站的岩石形狀，有如一隻蹲著的熊，寬度不足二步。因此，高處之利與立足點之不利互相抹刹掉。而小次郎所站立之巨岩，平坦寬闊，可自由移動身體。

巨岩與小岩石之間約距六尺，岩下是瀑布流下的水，形成漩渦，湧起白沫，冲刷岩石。

在小次郎的挑釁下，彌七郎伸直左手，慢慢把右手放在橫掛胸前的金剛杖，前端朝向小次郎挸動。

此時，前端發出聲響，迸出彎曲的利刄，形狀有如爪。

看見頓時變成兵器的金剛杖，小次郎不禁冷笑道：「你雖是行者打扮，却是以修驗道爲掩飾，一心想重建高橋家，再當城主。」

金剛杖是保護佛法的法具，四面各有發心、修行、菩提、涅槃四轉。眞正的行者絕不會在裏

面掩藏刄器。

因爲金剛杖雖是用以攻破魔軍的器具，但却不許將其轉變爲兇器。

「是的……」彌七郎昂頭挺胸答道：「目前聚集於本山的百餘名行者，都是主家被島津義久、義弘所滅的武士。衆人推派我爲首領。……只待時機來臨，我們即將衝入薩摩，以洗刷亡君亡父之仇恨。」

所以，他們是絕不會放過無故入侵福智山的劍客。

「一、二百隻喪家之犬聚集在一起，又能有何成就呢？關東之役後，連德川內府都不敢討伐島津義弘，你們却是螳臂當車，不知天高地厚，簡直是鬧笑話。」

對於這陣嘲罵，彌七郎以悽厲的一擊代替回報。

刺出後，瞬間前端的二根利刄突然向左右分開。

小次郎立即領悟不可迎擊，而迅速後退。

這二根利刄開閉自如恰似活生生的東西一般。如劍來必將劍卡住，若敵人進入刀圈內的話，必會把顏面、咽喉刺的皮開肉綻。

假如小次郎的竹竿無法砍斷九尺金剛杖的話，就絕無法使彌七郎血流五步。

若要配合彌七郎的閃電刺擊，以使用斬燕快斬，砍斷金剛杖的話，似乎必須暫且靜觀，以等待適當的時機。

不過，即使能砍斷金剛杖，若同時也被前端的二根利刄刺中臉部或咽喉的話，亦會敗在對方手下。

彌七郎爲了消滅島津義弘，一定是萬般考慮，才製造出此種兇器。

小次郎也察覺這二根利刄一定也塗有劇毒。即使稍被劃傷，也必會一命歸天。

小次郎退至距金剛杖頗遠之處等待著。

小次郎認爲，只要彌七郎跳向自己的岩石上，定可在此瞬間決定勝負。

屆時，一心一刀虎切刀將以難以眼力捕捉的飛燕快斬，斬斷金剛杖，並將彌七郎砍成二半。

小次郎伺機以待。

二

彌七郎並不輕易跳至巨岩。

「嗯，怎麼了？你不跳過來的話，可無法殺了我佐佐木小次郎呀！來呀！看看是你的金剛杖會贏，或是我的竹竿會勝？」小次郎挑釁著。

「我會過去的！把你的穢身丟至水底！」

彌七郎雖然口中吶喊，却並不立即跳過去，他似乎要暫時凝聚心氣一般，正視前方，保持不動的姿勢。

此時，一陣響澈雲霄的尖銳利刄聲，朝小次郎的方向轟然響起。

有二把飛鏢發自樹叢，朝小次郎平行射去。

若小次郎不具有神速的斬燕秘技的話，或許會被其中一把刺中。

二把飛鏢都被竹竿擊落。

瞬間，彌七郎有機會跳向巨岩。

小次郎雖厲害，按理應無法躲過彌七郎的襲擊才對。

但是，不知何故，彌七郎並未抓住機會跳起，足以證明他事先不知有人將以飛鏢相助。

可以說是小次郎命不該絕。

小次郎顧忌飛鏢會不停射來，於是放棄較量，凌空跳起，移身至遠處下方的岩石。

而且，瞬間已消失於樹林中。

彌七郎目睹此景，不禁朝樹叢斥罵：「於吉，誰叫妳多管閒事！」

突然出現的是一位同是白衣打扮的行者，不過，却是位容貌端正二十歲左右的女子。

「少主，佐佐木小次郎是我的殺父仇人。」

「你父親蟠龍齋是與小次郎公平比武，敗在他手下的，妳不該心存憎恨。」

佐佐木小次郎在九州三年間，曾進行八次眞劍比武，其中一次是在熊本跟一位叫蒼雲軒蟠龍齋的飛鏢高手決鬥。

蟠龍齋朝距離三十步遠向他刺擊而來的小次郎連發七支飛鏢，却完全被小次郎揮落，而被迎頭砍成二半。

過去，蟠龍齋曾在筑前岩屋城，教授城代高橋鎭種及其侍從飛鏢之術。

由於有此淵源，當侍女帶年幼的彌七郎逃離陌城後，交由熊本的蟠龍齋收養。

所以彌七郎在蟠龍家長大成人。與蟠龍齋的獨生女於吉，感情有如兄妹。

「少主……」於吉以熱著的眼神望向彌七郎說道：「若非我射出飛鏢，你早已跳到他的岩石上了。」

「妳是說我若跳過去，就會被殺？」

「這可說不定……」

「胡說！我還不至於死在他的手下。我已經想出殺死那小子的戰術，却被妳破壞了。」

於吉低下頭，但絲毫不覺得錯在自己。

走到溪邊岩石灘時，於吉呢喃道：「……你該抓住那個機會跳過去才對……。」

「別說了！依靠女人幫助才獲勝，太沒面子了，只會成爲他人的笑柄。」彌七郎憤恨說道。

彌七郎仍然執着於自己是猛將高橋鎭種之子。

所以，即使在比武時，會被擊敗喪命於他人手中，他亦毫不畏懼。他告訴自己，苦無法收拾小次郎這種邪惡劍客，就別妄想能取下島津義弘的首級，所以，他才會單獨挑戰。

不久，兩人走出小徑。

由於這是斧鉞不入的深山中，因此，雖是白晝，週圍亦一片昏暗。

「少主……」於吉自背後呼喚。

「什麼事？」

「你何時才把我當女人看待？」

這時代的女子一旦對男方有意，絕不會在內心暗自煩惱，而會率直說出。

「還早。」

「我已經二十一歲了，應該可以接受你的愛了。」

「……」

「難道你只把我當妹妹看待？難道我不值得你疼愛嗎？」

「不，我也想一親芳澤。」

「那麼，今天就……，或是現在……」

「別急！」

「我是很急。……我想懷你的孩子。」於吉幾乎是強求似的。

三

彌七郎緩緩轉身，面對於吉。

其實，彌七郎亦深愛於吉，他早已是非於吉莫娶了。

他們雖彼此相愛，却因爲彌七郎負有重大的任務，而不忍提出要求肌膚之親。

現在彌七郎也深深覺得，現在是二人結爲一體的時候了。

「於吉……」彌七郎的喚聲激動，他不曾接觸過女性的肉體。

「在！」於吉答道。對她而言，久等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彌七郎把金剛杖靠在一邊的老松樹，伸出雙手。

於吉投入其懷抱。

彌七郎用力緊抱於吉那年輕輕富彈性的身體。

「我，我太高興了！」於吉亦緊擁著他。

二人自然的索求對方的嘴唇。甜美的吻使他們覺得這個世界似乎僅屬於他們二人。身子彷彿溶於眞空中，令他們忘了一切俗事！

彌七郎發自本能的採取下一步行動。

正當於吉的身體慢慢傾倒而下之時，背後有人大聲吶喊：「高橋彌七郎，眞不像話！佐佐木

小次郎在這裏呀！」

全身充滿熱情的彌七郎，絲毫沒有察覺到小次郎早已接近。

此時的於吉正沈浸於感官的高潮中。

小次郎讓彌七郎有機會推開於吉，抓取老松樹邊的金剛杖。

但是，卻不等其擺好架勢。

他以目力所不及的速度，拔出竹竿，高喊一聲，發出嗖嗖的劍聲。

彌七郎與於吉同時發出哀嚎。

竹竿砍斷金剛杖，順勢砍向彌七郎的臉上。

自下顎、口、鼻以至於眉間皆被斬切，在一片血液飛沫下，彌七郎倒臥血泊中。

「可惡！」於吉瘋狂的彈跳起來，連發三把飛鏢。

小次郎閃過二把，踢開一把。

「呵呵……」小次郎嗤之以鼻。「該抱妳的不是高橋彌七郎，而是我佐佐木小次郎。」

「惡魔！可惡！你休想凌辱我！」於吉的手中已無飛鏢了，不得已只有拔出懷劍，採取防禦架勢。

但是，因彌七郎被殺而陷於絕望谷底的於吉，覺得此事有如一場惡夢，對於站在眼前的小次郎，看起來像是身在霧中一般。

小次郎迅速逼近。

於吉頓地，刺擊而來。

她只有在懷劍被奪之前，還保持些許的清晰意識。

接下來被推倒於地，白袴撕裂、下肢被大大張開等等，她只是在無意識狀態下稍加反抗而已。

當她清醒過來時，才覺得自枝葉投射而來的陽光，正落在自己仰臥的身上。

私處微感一陣疼痛。

但是，於吉仍然處在茫然與虛脫中，身體不動，張著腿。

……不久，當她慢慢起身時，才看到五、六步遠之處，彌七郎倒臥血泊中。

「啊、啊……」於吉此時才察覺到自己正置身於悲慘的活地獄中，令她發出難以名狀的哀嚎。

接著是失聲慟哭。

雙劍伊織

一

在伊賀上野山中的「洗心洞」草庵，伊織的劍術正不斷精進。

但是，其師幻夢却已永遠離開爐邊了。

幻夢已逝世半年了。

幻夢預知自己壽命將盡，事先告知伊織，而後仙逝。其間僅因病臥床十餘日而已。

就在一年前的某個初秋早晨，幻夢命伊織手拿二把木刀前往庭院。幻夢亦手提二把木刀，站在伊織之前。

「明年春天，我可能就不在世上。」他以輕鬆的語氣說道：「所以我必須趕緊教你功夫。」

「懇請教誨。」伊織行禮。

過去，幻夢只是讓伊織以木刀擊他，從未親自予以指導，伊織只是不停獨自練習。

「我想教你使用雙劍。」幻夢說道。

「是！」

幻夢所欣賞的是，伊織的臂力過人，手比常人大，反射神精靈敏。

「雙手同時由上段砍下！」幻夢命令。

「是！」伊織揮動二把木刀。

「左手力量太弱，使用雙劍時，左右力量須相同。」

在室町時代之前，經常可在戰場看到揮動雙劍的武士，但，目前却少有劍客使用雙劍。因爲一般人都認爲練習雙劍並非易事。

要領悟揮動一把劍的訣竅已屬難事。更何況要把雙手揮劍學得像單手揮劍一般，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而且，雙劍的技法比單劍更富變化，所以，劍士本身往往會侷限於狹礙的技法中。

因此，學習雙劍的人，必須兼備相當的體力與精神。

在伊織獨自練習時，幻夢一定早已看出伊織可以耐得住學習雙劍的苦行。

這一天，幻夢傳授雙劍的握法、揮法及架勢。

這些都是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傳授。

二

首先是握法。單手持劍的話，劍的重量當然全落於單手。因此，一旦握劍柄，就不可改變握柄處。拔劍時，必須先決定握柄處。

距刀鍔一寸餘之處是最適於握持之處。

接著是握法。小指與無名指緊緊合併，中指用力適中，食指與姆指僅於輔助的程度，輕輕貼住。

這樣才可以正確的揮劍。若五指同時用力緊握的話，手腕無法靈活運用。即使能正確刺向敵人，手臂與手腕的習慣容易影響劍身，使方向發生偏差。

這就是揮劍的方式。

劍有劍路，是指劍刃與劍鋒的方向。

為了便於斬物，應朝劍刃方向揮劍，這就是「正確的劍路」。

如朝正確的劍路以外的方向揮劍的話，就無法完全順應劍的運動，而無法貫注全力於握劍的手中。

劍路正確的行劍法是「平靜的揮劍」。然而「平靜」並非慢吞吞之意。而是指不慌不忙的揮劍法。

若朝劍刃的方向砍下的話，應再循此路線往上砍。若橫掃的話，應再經此路線砍回。換言之，一般的規則是用力揮動手臂，重重的砍下。

雙劍的用法必須從劍路毫無偏差作為起點。

總之，雙劍的架勢有五種。上段、中段、下段、右脇、左脇。

但是，這僅是一般的型式。幻夢曾告訴過伊織：「架勢，可說有，亦可說無。」

架勢只不過是用以擺置劍位，以期順利砍殺敵人而已，絕對不可過度拘泥於架勢中。

上段的架勢：

是把雙劍揮向頭上成八字型。因此可迅速砍向敵人。

但，此架勢不具防禦性。不是攻擊敵人，就是後退以閃避敵人。除了往下揮劍之外，毫無變化可言。所以，有人說上段的架勢，是率直又毫無心機的架勢。

因此，此架勢只有一招，必須在敵人砍來的前一剎那出劍。所以，就必須先看清敵人的動態，學會各種應對動作及拍子。若不懂此點即採取上段架勢的話，簡直是愚蠢至極。

此外，若自上段的架勢向敵人砍下的話，若第一劍無法使敵人仆倒的話，則上段的架勢極具危險性。

若下砍失誤時，應迅速翻劍，使劍刃朝上，當敵人襲來時，往上砍殺。不過，這須有相當快速的技藝。由於此架勢毫無詭詐可言，所以，出劍時，必須心氣如一，有一致的應對及拍子。

在上段的架勢中，長劍負責攻守的主要角色，短劍只要不妨碍長劍的路線的話，可擺放於任何位置。然而，若把短劍置於中段，雖可增加防禦力，却會削減長劍的活力。所以，一流的高手絕不會把短劍置於中段，短劍一向只是用以輔助長劍的活動。

中段的架勢：

此架勢是把大小二劍尖朝敵人的臉面筆直的刺出。

若敵人砍殺過來的話，用長劍架開，再向其刺出，或把劍尖朝下砍去。而長劍砍下時，在下段翻劍，待敵人再度襲來時，上砍以砍斷敵人的手腕。

中段架勢在防禦上優於其他架勢，但却不利於攻擊。得勝的要訣是，利用防禦力的優點，向敵人逼進，以迫使敵人的架勢崩潰。

下段的架勢：

此架勢是雙手提劍，頹然垂下。

乍看之下，似乎毫無防備，然而由下往上砍的行劍速度却十分神速。

當敵人刺擊而來之時，由下往上砍斷敵人的手。

若敵人舉劍與眼睛成水平的話，可採用上砍或下斬二法。此架勢可在瞬間一決勝負。

在此種情形之下，原則上除非與敵人相當接近，否則不用短劍。

敵人爲了應付由下往上砍的劍，會將其擊落。因此我方必須利用此機會，把長劍自敵人的劍路移開，在敵人揮砍落空時，從側面砍斷其手。

右脇的架勢：

此架勢是把長短二劍平行置於右方，以等候敵人出劍。

當敵人砍殺過來時，以短劍架住，再把長劍斜提至上段，一劍砍殺敵人的腦蓋。

左脇的架勢：

把長短二劍平行置於左方。此法與右脇架勢不同之處是，長劍在上。若敵人砍來，先以長劍架開，再順勢移爲上段的姿勢。短劍隨長劍同時移動。

左、右脇架勢皆是誘攻的架勢。至於採用左方或右方，則依石牆或樹林的情況而定。

三

幻夢教伊織這五種架勢，翌日起，開始傳授自五種架勢所衍生出來的擊法、刺法、招架法。

擊法有一拍擊、二拍擊、專心一意擊、流水擊、緣擊、石火擊、落葉擊。

刺法有揮刺、直心刺、上刺、刺面等四法。

招架法有流變、刺受、入身受等三法。

三天內即教授完畢，幻夢說道：「以後就靠你自己練習，以領略其中之眞諦了。」說完，走回爐邊。

自此以後，幻夢不曾理會伊織的獨自練習。

幻夢早已把「不動智」教授給伊織。

既然已教完雙劍的架勢與用法，幻夢已沒什麼可教了。

幻夢坐在爐邊，一邊聽著自庭院傳來的淒厲吶喊聲及木劍的響聲，本身卻逐漸的消瘦。

——這樣行嗎？

現在的伊織已是一位強壯、凜然的青年，若再遇見武藏或澤庵，恐怕也難以認出。但是，伊織的內心現在卻湧起一項疑問。

在幻夢臨終之前，伊織央求他觀看自己的修練成果。

幻夢却只是連連點頭，根本不曾起身。

伊織無法了解他爲何不看。

難道是因爲他知道，要學會純熟的雙劍本領，須經漫長的歲月，所以不忍看到伊織不純熟的技藝，以免讓自己遺憾而逝？

或者是幻夢只聽伊織的喊聲及木刀聲，即知他已達到理想境界，而安心去逝呢？

幻夢總是在用過晚餐之後，以微弱的聲音，簡單扼要的回答伊織所提出的難解的疑問。

然而，在臨死前却十分沈默。

在即將喪失意志之時，幻夢以微弱的聲音，有如夢囈般的說道：「不可違逆自然……不可失忠厚之心……不可操之過急……心須謹慎，身可以不謹慎……懂嗎？」

這些成了遺言。

即使是埋葬幻夢之日，伊織仍不中斷練習。

孤獨與寂寥促使伊織更加精進不已。

然而，愈是精進，伊織的內心不斷興起一股疑惑：「這樣行嗎？」

山中有熊、豬等野獸，但伊織却不曾以野獸爲對象，試驗自己的雙劍。

他只是把假想敵擺在眼前，不斷揮舞長短木刀而已。

這是因爲他謹記一件事所致。有一次伊織向幻夢問道：「過去師父是如何練習的呢？」

幻夢答道：「我只是以陽光、風、雨作爲對象而已。」

所以，伊織的練習與武藏青少年期的刻苦練習，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

澤庵曾訓過伊織：「你要成爲不同於宮本武藏的劍客，須成爲一個屬於自己的劍客。決對不可成爲像武藏那樣只會殺人的劍客。」

洗心洞幻夢是一位終其一生不曾比武過的劍客。

伊織完全受到幻夢的人格所感化。

「劍必須順著正道使用。」這句話伊織緊記在心。

他也認爲自己應該成爲完全有別於武藏的劍客。

然而伊織不曾與眞正的敵人交手過，實在無法使自己對自己的本領產生信心。才會不斷興起這個疑惑：「這樣行嗎？」

收拾忍者

一

伊織終於有機會發揮雙劍的本領。

半夜時，挾帶豪雨的颱風吹倒幾戶人家，折斷老樹，河川氾濫，然後肆虐而去——翌晨，天空却是一片晴朗的令人難以置信。在秋高氣爽的山嵐中，伊織爬至屋頂，修補漏洞。

庭院的赤松從中折斷，露出慘不忍睹的樹肉，柵門亦被吹走。

而且，眼前的多數田園已被土砂掩埋，變爲悽慘的景色。

自幼即以山野爲家，四處流浪的伊織，曾有數次目睹遭遇天變時的慘況，所以，並不感到驚訝。但是，現在自己已成爲茅屋的主人，必須花費數日的工夫到處修理一番，令他有些憤怒。

——擁有財產可眞麻煩！

伊織如此認爲，却仍忙碌工作。

就在太陽高照之時。

有人氣喘吁吁的奔跑於平緩的坡道上。

是一位頭髮零亂，全身下田工作裝扮的中年婦女。

「求、求求您、少爺！」

這位婦人跪在到著「洗心洞」的山櫻旁，氣急敗壞的仰望伊識。原來是伊織熟識的丈夫死於戰場的寡婦。

「請……請救救我的女兒……！」

「怎麼回事？」

「我女兒被搶走了……，會被殺死的！」

「……」

「本以爲下拓植的若猿早已死在戰場，沒想到却是臉被燒焦，瞎了一隻眼睛，而回來了……，昨晚的風雨使他凶性大發……，今早闖入我家，強行搶走我十六歲的女兒！請救救我的女兒！」寡婦重重的瞌頭。

——下柘值的若猿？

過去，伊織曾經陪伴仰慕武藏，而隨後追趕的夕姬通過伊賀的南谷之時，曾被宍戶梅軒抓住。

伊織誤信武藏之墓在後山，而前往一探虛實。却受二位伊賀人襲擊，而被綁在松樹幹。就在

此時，夕姬受梅軒凌辱。

當時，爲伊織解圍，把梅軒逐出伊賀的人就是伊賀上忍十一家的長老，下柘植的大猿。

——難道下柘植的若猿是那位大猿的兒子嗎？

「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兒！」

「上忍的家中，無人可去拯救嗎？」

「前不久，忍術的好手都被調至江戶了。只剩一些老人。而且下柘植家大於上忍，所以下忍更不能干涉若猿。」

這位寡婦一定是無計可想，才想起住在「洗心洞」的伊織。

「……」伊織感到猶豫。

伊織實在不願意以一位瘋狂的忍者，用來試驗雙劍的練習成果。

他希望第一次的比武對象是一流的劍客。

「求求您？」

伊織俯看淚水汨汨，雙手合掌的寡婦，只有不得已的應允了。

「好吧！」伊織跳下庭院。

二

雖然只要沿溪谷行走三里即可到達。但水勢洶湧的河水淹沒了道路。岩石、土砂、巨木使過去水勢澄清、微波蕩漾的景色完全改觀。

濁水以淒厲之勢，沖擊岩石，捲走倒樹，形成漩渦。

伊織一邊扶持寡婦，跳過岩石，拉著樹枝，涉水而行。

不久，視線豁然開展開來。

山岳退向左右，田園寬廣，水流的寬度亦變寬。

令人意外的是，此山峽毫無受害的情形。

「就是那邊。」寡婦指著右方山麓的一角。

伊織不禁心想：「很像是百地宅邸。」

四週是高高的石牆圍繞，瞭望台聳立於石牆上。

但是，瞭望台後方却不見正堂的屋頂。

大概是天正之亂時被燒毀，尚未重建。

「這是下柘植的本家嗎？」

「不，本家在裏面一里遠之處。這是分家的宅邸，無人居住。」

「本家的大猿還活著嗎？」

「前年去逝了。」

「若猿是大猿的兒子嗎？」

「是次子。長子小猿已被調往江戶，所以本家亦無人……若猿於十年前離家出走……本以為早已死了，沒想到……。」

寡婦怨恨的仰望下柘植的分家宅邸。

就在此時，自瞭望台迸發出異樣的哀嚎聲。

「啊！是我女兒……！少爺，請您救她！」

「妳等在這裏。」

伊織慢慢走上坡道。

這裏的結構與百地宅邸相向，石梯不設於正面，而建於右方的隱蔽處。

出入口也是圓形。

伊織站在石梯下，感到一陣猶豫。

——根本不可能與瘋狂的忍者進行公平的比武。

應該運用一些計策才對。但，伊織却腦裏一片空，想不出任何計策。

伊織只好重新拾步走上石梯。

走到一半時，突然自瞭望台的格子窗有箭射出。

伊織立即貼身於石牆，避過飛箭。然後迅速拾梯而上，到達瞭望台。

伊織站在窗戶看不到的死角。大聲叫道：「下柘植的若猿聽著，洗心洞伊織想與你比武！」

頓時，一片笑聲代替回答。「洗心洞伊織？你是誰？」

「我是劍客。」

「哦！你想比武……？我是忍者，不是劍客……。我才不比武！你想把我騙出去……再搶回這個女人吧！要搶的話，上來啊！」

「我不是來搶女人，是來比武的……你若不出來，我就放火燒了此處。」伊織威脅道。

「什麼？」

「把你及女人都燒死！」

「可惡！」

突然一張臉突破格子窗，顯露於外。

簡直是個怪物。皮膚燒焦，露出赤肉，單眼破裂，鼻子塌陷，嘴唇扭曲。

如此嚴重的火傷，居然還得以生存，簡直可說是奇蹟。像他這種惡鬼形的人，實在難以要求他們的精神正常。

「我還能再被火燒嗎？」下柘植的若猿咆哮道。

「既然如此，就出來比武吧！」

「好的！你先到院子的正中央！」

「眞的要比武吧？」

「我要砍爛你這張臉！」若猿再次狂笑。

三

伊織慢走十步，回頭面對瞭望台。

此時，隨著一陣喊聲「可惡！」連連射出來黑色飛鏢。

伊織仍是低垂雙手，佇立不動。

因爲飛鏢皆非朝他的身體射來。

都是射向伊織的前後左右，刺中地面。這並非尋常的飛鏢，兩端皆是尖銳的變形。刺地後，瞬間響起爆聲，張開成十字形。

因爲此種飛鏢是由二支飛鏢釘合在一起的，

下柘植的若猿，在伊織週圍投射約七、八十支飛鏢。

「喂！如何？你已經無法動彈了！還要與我比武嗎？」

伊織的週圍的確都被飛鏢圍繞，完全喪失翻身的自由。

「是我向你挑戰，你可盡量施出本領。」伊織昂頭答道。

「可惡的臭小子！」

貌醜的忍者輕盈有如飛鳥般，自窗戶躍出。

雙手各拿一把短矛。

這也不是一般的短矛，矛尖長度達二尺以上，尾端及手腕皆纏有鐵鏈。這種短矛並非用刺的，而是用投的短矛，即使發生失誤，亦可以收回手邊。

下柘植的若猿走到佈滿飛鏢的前五步，說道：「我告訴你，這二把短矛將專刺你的臉，你只有招架的份，懂嗎？」

若猿似乎要先使伊織成為袋中之鼠，然後再任意宰割。

伊織默默拔出長短二劍，擺出下段的架勢。

「哦！你要以雙劍防禦嗎？簡直不自量力！」

若猿抓住二支短矛的尾端，把矛尖刺向伊織的臉。

伊織瞪大雙眼等待著。

「納命來！」若猿的雙手同時放出。

二尺矛尖，四尺矛柄，再加上五尺鐵鏈形成一直線，擊向伊織的臉部。

伊織迅速蹲下，雙劍往上砍。

已達爐火純青地步的雙劍本領，都在此瞬間發揮出來了。

短劍砍斷一支短矛的柄。長劍砍斷另一支連接短矛的鐵鏈。

伊織的本領並非僅此而已。

伊織的左手丟棄短劍，接住被砍斷鐵鏈的短矛。並用以支撐身體，凌空躍起。

若猿迸發出野獸般的咆哮聲，手移往腰間的小刀，却無機會拔出，凌空飛來的伊織已自上段將長劍砍向其腦袋。

伊織以單手砍斷，劈破若猿的臉面直達肋骨。

這一晚，寡婦帶著十六歲的女兒，前來造訪茅屋。

她告訴伊織，若猿不僅是臉面，連全身也遭火傷，喪失男子的機能，才未凌辱其女兒。

然後提議道：「我們沒有禮物以表謝意。請讓我把這孩子留在此地直到明晨，專心服侍您。」

一聽此話，伊織知道自己離開「洗心洞」的時機已到。

「今晚我就要離開了。」

「啊？」

「我要出外鍛鍊武藝，妳的好意我心領了。」

「可是，這……」

「別掛意，除了髮妻之外，我不擁抱其他的女人。」

當晚，夜深時，伊織佇立於百地宅邸的石牆下。

喜和一定在這棟宅邸中，安詳平靜的撫育伊織與她所生的幼兒。

伊織來此，是想和他們母子過分離前的一夜。

但是，走到石牆後，突然又轉而想到：「見面徒增留戀。喜和必定也是如此，只會徒然擾亂安寧的心湖。」

——想見面！

——還是不見面，就此告別吧！

伊織就在此二種矛盾心情的交戰之下，久久佇立於原地。

鬪雞

一

「賭啊！賭啊！一年一次的源平會戰……源氏贏，還是平家贏呢？這是統一天下的會戰呀！快下賭呀！」

正在口沫橫飛，大聲嚷嚷的，是一位身穿紅白相間的衣袴的人。

赤銅色的皮膚與強壯的體格，一看即知是在大海中鍛鍊而成的。

這裏——是紀州田邊港的鬪雞神社境內，約有千人以上的觀衆聚集於此。

除了城下的居民及當地的農民之外，尚有不少外地人專爲這一天而趕路至此。

觀衆所圍繞的是圍成圓形的矮竹籬。

裏面從中隔開，兩側的入口各有一隻雞，一隻紅，一隻白。

現在正在進行鬪雞。

大約自慶長十年開始，每年在辜月（十一月）十五日，讓紅白雞相鬪，再賭何者勝，何者輸

。

不過，這個神社名，却可遠溯至遠昔。

久安五年，十八任的熊野別當（官名）湛快，迎接熊野神社分至此，稱爲「新熊野神社」。

過去，這裏似乎是其他神明的神社，很可能是祭祀出雲族的神。

此時，則由湛快改換社名，使其成爲熊野十二社之一。

湛快善觀時務。平治之亂之時——源義朝等人利用平清盛前往熊野不在時，在原師舉兵起義。當時，清盛逃至九州，想等待時機再加以攻伐。因此，湛快和湯淺權守宗直等人一起支援清盛，贈予七副甲冑及弓箭，立即送清盛回京洛。因此功勞，使熊野別當的威勢不可一世。

湛快的長子二十一任別當的湛增繼承此威勢，他的豪邁不輸於其父。

據說湛增的身高超過六尺，具有二十人的臂力。

有一次，湛增的侍從與北叡山的和尚發生爭執，而殺害了一、二人。湛增的使者向「檢非違使」自首，然後切腹自殺。但是，叡山的和尚却不肯就此罷休，下山尋仇，毀了祇陀林寺的別當之家。湛增一聽此消息，僅帶五位侍從，預先堵住和尚的歸路，瞬間殺死十數人。

治承四年四月，源三位政賴等人擁護「以仁王」舉兵，湛增起而響應，聲討新宮十郎義盛。

但是，當平家的權勢漸趨衰敗時，湛增起兵渡海，攻入阿波，更攻進伊勢老摩。因此，平家十分憎恨謀叛人湛增，然湛增却絲毫不以爲意。

平家原本計畫以平賴盛爲大將，聲討湛增；却因關東情勢不穩，而一再拖延，最後作罷。

不久後，發生源平之戰。但，當時湛增已與源賴朝締盟。

源義經身爲總帥，把平家誘至屋島、壇之浦之時，湛增在田邊港的新熊野神社齋戒七天，演奏御神樂，祈求降福，然後在神社內讓七隻紅雞與七隻白雞相鬪。結果是七隻紅雞全部敗逃。不過，這是因爲湛增事先並沒有供餌給紅雞。

「勝利將屬於源氏！」

湛增如此向部下族人宣佈後，率領二千餘人搭乘二百餘艘軍船，朝壇之浦直駛而去。

這是鬪雞神社之名的由來。

二

「各位，怎麼搞的！押平家的人這麼少。鬪雞時，平家可未必會輸哦！來呀！快賭平家吧！」船伕莊家不停搧動著。

但是，押紅雞的人却不足三分之一。

若雙方賭金不均等的話，則無法開賽。

這種一年一度的鬪雞，經常都是此種情況。由於下注越大，輸贏越大，所以，往往到最後都是由大阪來的大商賈，大方的補足紅雞短少的錢數，或是平家的後代前來支援紅雞之後，才能順

利開賽。

不知爲什麼，今年似乎沒有這種人出現。

「各位，源氏只傳二代就亡了，別太盲目迷信，快押紅的吧！否則無法開賽的。」

贏者，必須捐出二成的贏錢，這已成規矩。

這個鬪雞神社（正名應爲新熊野雞合權現）在明應四年，曾經毀於兵火。但是，由於執行乘源獲賜募捐簿，前往各地募捐，才得以重建。

但是，天正十三年，豐臣秀吉征討土原時，又化爲烏有，神社的領地亦被沒收。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之後，淺野幸長受封於甲斐至伊紀，而由首席老臣淺野左衞明佐忠知統治田邊一地。

淺野左衞明佐決定重建歷史悠久的熊野十二社之一的鬪雞神社。主要的理由是，以稻荷山的大木建造而成的「千石船」，在首次出航時，並無遭遇暴風雨，却無故沉沒於海中。

「一定是熊野權現發怒了。」

於是使左衞明驟然決定先重建本殿。

但是，因左衞明只是位三萬石的貧窮支藩，難以全額負擔，只有仰賴當地人捐獻。

本殿終於完成於慶長九年。但是，却無法重建上神社、西神社、中神社、下神社、八百萬神社、玉置神社等等。

因此，有位侍從想起，以舉辦鬪雞作爲募捐的方法。

在莊家船伕的吆喝下，押紅雞的賭金還是不夠。

宮本武藏也夾在群衆裏。離開江戶後，曾四處流浪，現在正落足於紀州。

武藏沒有押下一文錢。他是一位以眞劍比武爲生活目的的決鬪者，却不喜歡賭博。而且也不曾賭過。

「你……」有人自旁向武藏搭訕：「你不妨押平家試試看？」

當時，賭博並未受禁。即使是一城之主也賭。甚至在會戰的前一晚，上自大將下自步卒，都沉醉於雙六、花骨牌、穴打、骰子等。

在對方的勸說下，武藏面無表情看向他。

對方是一位以斗笠遮臉，浪人打扮的人。

「我可以借你錢。」

「我不喜歡賭博。」

「可是，你不是正在看嗎？」

「我只對鬪雞的情形感興趣。」

「我想你是位劍客。」

「……」

「想必你已看出是紅雞或白雞會勝吧！」

「……」

「你的眼神對紅雞會勝很有自信。」

「……」

「下賭吧！」

「爲何勸我下賭？想賭的話，你爲何不賭。」

「我不能賭鬥雞，等一下我再告訴你理由。」

「……」

武藏並不回答，對方自懷裏拿出沈甸甸的皮革袋，勸說道：「押吧！」

但是，武藏並不接過。

此時，戴笠的浪人突然大聲叫喚莊家：「平家不足的錢數，由這位仁兄負責！」

立即四處歡聲雷動。

因爲不足的部分並非一筆小數目。足供普通人遊樂三年。

三

結果，白雞在紅雞的猛烈攻擊下，四處逃逸，最後則是眼睛被啄而倒地。

接受一大筆捐款後，神社立即由三位騎士舉行除魔的流鏑馬，作爲整個節目的結束。

正在進行流鏑馬之時，武藏就離開鬪雞神社，走在沿海的路上。

初冬的田邊灣，水面有如湖水般平靜。

自日之岬到潮岬之間，稱之爲紀州灘，海水汹湧，但唯獨田邊灣十分平靜。

灣口北方有天神崎，南有突出瀨戶崎，環抱海灣；其間有灘之嶋與沖之嶋二座露礁，形成自然的防波堤，擋在外海中。

武藏坐在松林前的砂地上，眺望眼前的美景，心想：「古代的熊野水軍大概以此作爲根據地。」

此時，有腳步聲走近。

「原來你在這裏……你可眞怪。贏了錢，却不拿錢就逕自走了。」戴笠的浪人亦坐下，把銅製的金盒放在武藏面前，說道：「請收下吧！」

「這是你贏的錢，不是我的。」武藏答道。

「我只拿回本錢就行了。」

「你說你不能賭鬥雞，理由是……？」武藏問。

浪人摘下斗笠，露出臉部，年約五十歲，眼窩凹陷，鼻梁高、唇厚——長像可謂魁偉。

「實際上，我是已滅亡的熊野別當的後裔。」

熊野別當是於三十一代正湛時毀滅。這是弘安七年之事。

壽永滅掉平家後，歷經三十餘年，天下大勢歸於鎌倉的北条家。京師中，却有許多人忌恨其專橫，而伺機推翻北条幕府。

後鳥羽院經常前往參拜延曆、園城二寺，春日、春吉二社。他之所以屢次率領人員前往熊野，主要是爲了聯絡神職信徒，以計畫打倒北条幕府。

熊野別當在鎌倉的援助下，曾興盛一時，却有意模仿湛增背叛平家的例子，而加入天皇的陣容。

承久三年五月，後鳥羽上皇動員近幾的士兵，以及各寺院的僧兵，討伐北条義時，下一任的別當候選人，新宮派的行快的長子尋快，與田邊派的湛增的次子快實，爲了爭取別當之位而反目成仇；於是田邊二十四代熊野別當湛增，使此二派暫停紛爭，一致馳往京師協助。

結果，在勢多、宇治的決戰中，京師大軍敗北，而潰不成軍。

在此戰役中，熊野別當派死守宇治橋，奮勇激戰，但是，新宮派尋快之子只長，田邊派湛增的次子快實，四子湛全，以及三千六百餘位族人全部戰死。

因此，使熊野別當的勢力於一夕間完全崩潰。

新宮派行快之子尋快逃匿於民間，歷經二十年後才獲得赦免，而成爲二十八代別當，但是，却已不復往日的聲威。到了三十一代正湛，還俗取名爲宮崎豐後，成爲地下武士，於是熊野別當就此結束。

這位浪人似乎就是三十一代正湛的後裔。

「我叫宮崎湛九郎……你是宮本武藏吧！」

「你怎麼知道？」

「這是很偶然的。四年前我曾在我家的庭院，看到你與宍戶梅軒在日高川的河灘的決鬥情形。」

原來這位熊野別當的後代，就是隱居於日高川下游的山麓。

「是否可請你到寒舍住二、三天？」

「……」

「我宮崎湛九郎曾把熊野別當所留傳的掃刀術，再加入一些自創的本領，想與你較量一番，不知你是否肯接受？」

一聽此邀請，即令武藏心動不已。

武藏也曾聽過「熊野掃刀術」。

傳說中，在熊野別當結束後，熊野掃刀術也已失傳。不過，原來其後裔還繼續傳承。

「好的，我接受你的邀請。」武藏答道。

「謝謝……由我來帶路吧！」

此二人決定一決雌雄之後，並肩自沙灘走入松林。

僞者墓

一

在田邊灣的防風林中，有人埋伏等待武藏及宮崎湛九郎。

一走入樹林，武藏就立即感受到有銳利的眼光，投射在他們的身上。

宮崎湛九郎也已察覺，說道：「甜東西可眞會招惹螞蟻。」

但是，二人却不忌諱埋伏，逕自前進。

松林中，散佈幾間漁夫的茅屋。

其實這些茅屋並非漁夫住家，只是擺著捕魚工具。當然可供住宿。每當捕魚的季節一到，農夫即放下田裏的工作，聚集於此，出海打魚。

自其中一間茅屋出現的是，打扮十分亮眼的武士。

年齡約與武藏相仿，不過，身高較高，肩部、胸部亦較寬厚。

容貌可稱爲秀麗。除去左眼有點斜視之外，簡直可說是人間少有。

宮崎湛九郎的相貌十分魁偉，但相較下，却屬於不入流。

自茅屋又不斷走出數人，然而都是衣衫襤褸，更加襯脫出這位武士的出衆之貌。

「把剛剛鬪雞贏的錢交出來。」

「笑死人。」熊野別當的後裔搖搖頭。「強盜應該是面貌凶惡才對……。孔子說的好，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容貌果然信不得。」

「廢話少說，把金盒交出來。」

「你不妨動手來搶吧！」

「請問貴姓大名？」

「只要你一聽在下的名字，大概就會親自交出來了。」

「我就是在京洛，憑一把孤劍，毀滅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的宮本武藏。」

當對方狂傲報出姓名後，瞬間，宮崎湛九郎窺探武藏的側臉。

武藏只是面無表情的看著假武藏。

宮崎湛九郎笑道：「你的外表的確與劍名十分配合。不過，我實在想不通，像宮本武藏這種一流的劍客，居然會是強盜。」

「我在各地收留了許多一意想學劍的門徒，爲了培養他們，只有合力進行此事。」

「在你身後的這些人，就是一意想學劍的人嗎？依我看，倒像是一些好吃懶做的浪人……。」

「住口！」假武藏怒叱一聲，抽劍。

後面的五位浪人也拔劍出來。

「如何？把金盒交給這位宮本武藏，還是……？」湛九郎笑著詢問武藏。

武藏對假武藏投以冷漠的視線。「我只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應該也殺過幾個人，你所殺的人當中，是否有本領不亞於宮本武藏的人？」

「宮本武藏之前，是沒有敵手的。」假武藏叫道。

「這不算回答。」

「你是說殺死吉岡清十郎、傳郎及其一門的宮本武藏，本領還不夠厲害嗎？」

假武藏學劍呈水平，步步逼近。

五位浪人立即採取包圍的陣容。

二

這時，宮崎湛九郎說道：「我退一旁觀看吧！」說完，把金盒放下，轉身退去。

假武藏逼進數步，刺出劍尖大叫：「你若不想死，就快退開吧！」

「我不會退開的。」

「我是宮本武藏呀！」

「正因爲你是宮本武藏，我更不能退開。」

「你說什麼？」

「因爲我不許在同樣的天空下，有二位劍客宮本武藏。」

「什、什麼？」假武藏稍微露出狼狽之態。

武藏環視其他浪人，說道：「你們是否明知他是假武藏，又甘心成爲他的手下？」

他們的表情都浮現出動搖的神色。

沈默瞬間之後……

假武藏發出類似哀嚎的奇妙叫聲，朝武藏砍斬而來。

不見武藏閃躲，但是，他却已滑過對方的身邊。

二人互換位置，又重新對峙時，假武藏的右手已被砍斷，却仍抓著劍柄。

武藏的劍尖垂地，平靜的使劍背朝下。

假武藏使出僅餘的力氣，發出有如夜鳥啼叫的聲音，同時，左手持劍，搖搖挸挸衝向武藏。

武藏的動作看似緩慢。

他的劍背朝下，長劍向上砍出，假武藏的臉部正好位於劍尖的路線上。

整個臉自下巴、唇、鼻梁、眉眼皆被砍成二半，噴出鮮血。

當屍體倒地時，五位浪人有如驚弓之鳥，早已逃得遠遠的。

湛九郎走近，說道：「眞精彩！」

「殺死這種，並不值得驕傲。」武藏自言自語般的說道。

「不，此人敢冒宮本武藏之名，就不是尋常的劍客，出劍之快絕非一般人可以抵擋……，却在此遇見眞正的宮本武藏，只能算是他倒楣。」

「……」

「今後一定還會陸續有人自稱宮本武藏。這大概都是由於仰慕你的武藝高強，你還是不與他們一般見識吧！」

湛九郎把假武藏的雙手交叉放於胸前，然後自茅屋拿來挖砂地的工具。

「等我一下，我把他埋葬起來。」

「不，該由我來挖墓穴。」

「與其讓殺他的人埋葬他，不如由我這位旁觀者來埋葬他。」

在湛九郎挖坑時，武藏注視著海洋。

——應該前往豐前了。

武藏記起了，在江戶時，與長岡佐渡守康之所約定之日即將到了。

那就是前往小倉，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之事。

武藏回憶起長岡佐渡守的話。「我看過他的一心一刀虎切刀，果然名不虛傳，可稱爲鬼神般的神技，可說是天下一流的劍師……。但是，佐佐木小次郎不適於作爲一國的劍術教練。他的人格低劣，應該是一隻只有在民間，才能發揮威武的猛虎。」

——我呢？

武藏捫心自問。

——我的人格不也一樣低劣嗎？……只因爲對手是敵人的發起人，我就毫不留情的殺害十一歲的少年。臨去江戶時，又玷汚武藏七黨的後代女兒……剛剛決鬪時，本可一劍殺死對方，我却故意先砍斷其右手，再殘忍的反砍其臉部，這實在不是正派劍客所應爲的。

結果，武藏認爲自己與佐佐木小次郎同是敗類。

這並非是後悔，又不是反省。

因爲武藏可以告訴自己：身爲劍客，就必須活得像一隻充滿野性的野獸。

若被人關在柵欄，養在家裏的話，就不是眞正的劍客了。

柳生但馬守宗矩已不是劍客，只不過是一條德川家所飼養的狗。即使是小野次郎右衞明，根據在赤坂溜池的道場所看到的，他只不過是一位被關在樊籠中，不得自由的人罷了。

住所不定，以山野爲家，四處流浪，不斷在危險中打滾，這才是眞正的劍客。

劍客的生存意義若非建立於眞劍比武中的話，就毫無意義可言了。

三

「久等了。」

湛九郎大叫一聲，才使武藏驚醒，回過頭。

在土堆上已建有墓碑。

墓碑上寫著：「自稱宮本武藏之墓」。

武藏注視魁偉，却已露出老態的熊野別當的後裔。

「這麼寫，不知是否冒犯你了？」湛九郎問。

「不，不要緊……」武藏搖頭，說道：「就此告辭了。」

「怎麼可以？你已答應同往日高川的寒舍，與我的掃刀術較量一番。」

「是的，我很想見識掃刀術，可是……。」

「既然如此，就跟我回家吧！」

「這……」武藏稍感猶豫。「我不想與你比武。」

「理由呢？」

「因爲你太仁慈了……」

「哈哈，我懂了。……我看到在我挖掘墓穴時，你就面露倦容。難道你認爲我的掃刀術絕不是你宮本武藏的對手，而欲離去嗎？」

「……」

「過去，別人向你挑戰時，你可曾拒絕過呢？」

「沒有。」

「那麼，你若放棄與我的比武，就算是你失敗，將在你一生中留下汚點。」

「……」

「你也未必會贏。……熊野掃刀是我畢生鍛鍊出的本領，値得身爲劍客的人見識一番。」

武藏被對方一說，無法堅持欲走。

——就是那邊。

武藏把視線投向昏暗的日高川的河灘，回憶起四年前的決鬪。

他曾在此等候自龍神溫泉直接走下「高野道」的宍戶梅軒。

武藏是一項妙計，在適當時機發揮出來，才得以收拾梅軒。

但是，在水中預藏改造過的短矛，却可說是卑鄙的行徑。

武藏認爲只有此法足以擊破梅軒的宍戶八重垣流，於是澈底實行，而獲致成功。然而，這場決鬪與在一乘寺下松斬殺十一歲少年一樣，都是不堪回首的決鬪。

他曾下定決心，決不再踏上「高野道」。

「宮本先生，在那場決鬪，你眞是運用了一項奇略。」湛九郎似乎看穿武藏的心事，說道。

「那是卑鄙的手段。」武藏率直說道。

「不，一對一眞劍比武時，並不限制不能用計，你是該勝而得勝，所以……」說至此，湛九郎笑了。

看其穩重的笑臉，不禁使武藏有一股不想跟別人決鬪的強烈意識。

武藏認爲，在自己的一生當中，或許再也不會有此種感受吧！

越接近密林中的屋子時，這項意識越加強烈。

因爲此時有一名容貌清秀的少女前來迎接他們。

「這位是小女。」

「我叫佐久」少女自我介紹。

聽到對方的自我介紹，使武藏顯出難得一見的尷尬表情。

宮崎湛九郎與女兒佐久，父女二人過著相依爲命的生活。

預感

一

「……」

武藏在昏暗的床舖上睜大眼睛。

原來是一股不同於殺氣騰騰的人氣，使他驚醒過來。

若是常人的話，即使醒著，也一定無法感受到這種氣氛。

由此可見，這位潛入屋子的人已練成銷聲匿跡的本領。

現在正是夜半時刻，附近一片漆黑，即使武藏的眼力再好，也絕不可能看清。

本來他已熟睡，而且住進此房間時，他根本不會想過會受到襲擊。

換言之，這位以決鬥為人生目的的男子，決定要在這晚好好睡一覺，這是數年來難得有一次。

——在那邊！

在他醒來的同時，就已察覺出站在黑暗中的人的距離與位置。

這是出自武藏天生的敏銳直覺力與刻苦鍛鍊而成的。

武藏早已鍛鍊出敏銳的神經。例如：即使在丑時（凌晨二時）才入眠，若決定在卯時（上午六時）醒來的話，必定會分秒不差自睡夢中醒來。

所以，即使對方十分巧妙的銷聲匿跡，亦不可能不驚醒武藏。

武藏甚至可在倉猝間，立即察覺出站立者的位置與距離。

但是，他唯一感到不解的是：宮崎湛九郎為何要以此種卑鄙的手段襲擊我？

繼承「熊野掃刀」的熊野別當的後代，居然採用此種卑鄙的手段暗算人，簡直難以原諒。

更令武藏感到憤怒的是，自己不善觀人，居然誤將宮崎湛九郎認為是仁慈心腸的人。

武藏在黑暗中睜大眼睛，等待對方的襲來。

長船祐定長劍放在壁龕的劍架，無法伸手拿取。這是身為劍客的一項大失策。

……對方並沒有襲來。

大約空白的過了四分之一時辰。

在黑暗的世界中，侵入者不動，武藏亦不動。

不久，武藏認為該由自己先開口。

武藏在等待時，不斷利用嗅覺的功能。

頭髮及肌膚的味道並不屬於男子。

「妳是佐久小姐吧？偷潛進來有何貴事呢？」

「宮本武藏先生！」佐久偷偷潛入，正猶豫著是否該先叫醒武藏，沒想到他却先開口，令她大感吃驚；「有件事想求您。」

「說吧！」

「請您在黎明之前離開好嗎？」

「……」

「求求您。」

「說出理由吧！」

「您一定是想見識家父的熊野掃刀，才前來寒舍的吧！……其實家父已無力使用熊野掃刀了。」

「什麼？」

「熊野別當有一項規定須遵守，不可活至老醜。尤其是繼承熊野掃刀的人，只許活至五十歲，家父今年四十七歲。」

「……」

「數年前起，家父的身體日漸虛弱，曾咯血數次。……他是想藉著與你比武，來結束自己的

生命。我希望家父能再活三年。」

二

武藏悄悄的離開這個家。

週圍仍是一片昏暗，不過，也已快天亮了。

武藏仰望山頂的天空，在內心向宮崎湛九郎與女兒佐久告別。

武藏對於自己平靜的離去，有一股舒暢的感覺。

武藏看見湛九郎埋葬假武藏時，突然覺得不想與其比武，其實主要是因爲他不願砍殺急於求死之人，只是他未察覺此點而已。

——我的第六感絕對不出差錯。

武藏走在昏暗的「高野道」時，不禁如此的自言自語。

——不久，我將前往小倉，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我預感自己會贏。

此時，天色已漸泛白，明亮的星星正欲消失。

武藏毫不回頭，仍以同樣的步伐走在結凍的路上。

疾馳的馬匹立即來到武藏的背後。

「武藏先生！」

馬上的人向他大叫，武藏並不回頭，而是立即跳至路旁的田野。

假如回頭的話，或許他的腦袋已被劈爲二半了。

跳至田裏後，掃刀撲空，響徹雲霄的聲音仍令他的身體感到一陣痲木。

湛九郎的雙腳緊挾馬腹，用雙手揮動掃刀，撲空後，約跑了六丈遠，才總算拉緊馬韁。

湛九郎自前腳離地的馬背上跳至地面，立即彎腰咳嗽不止，以掃刀爲杖支撐身體。

但是，又不願讓武藏看見自己的蠢態，迅速抬頭挺胸，忍住不咳。

武藏回至路上，佇立不動。

湛九郎沈默一陣後，開口道：「我不許你無故離去！」

「……」武藏默默的看著湛九郎。

「劍客豈可同情他人……簡直是侮辱對方！」湛九郎說。

「……」

「所以我才自背後出刀，所幸被你躲過……我再次向你挑戰。」

「別當大人，請珍惜最後的三年吧！」

「什麼？」

「我是爲了佐久小姐才這麼做。」

「難……難道是小女求你，你才要離去？」

湛九郎本想在女兒佐久起身前，與武藏比武，以期死得乾乾脆脆。正要悄悄叫起武藏時，却發覺武藏不在，憤怒之餘才騎馬追趕。

「我已知道繼承熊野掃刀的別當，只能活至五十歲。而且在田邊的沙灘時，我早已看出你患有癆疾。我了解你不能老死病榻，而欲轟轟烈烈死去的心情，才跟你回府……但是，當我見到佐久小姐時，即已放棄比武的念頭。」

「爲什麼？」

「因爲佐久小姐令我想起過去我所愛的女人。」

這是武藏有生以來第一次撒謊。他居然能自然說出此謊言，令他亦大感吃驚。

「是嗎……？」湛九郎點頭。「假如你完全是爲了同情我的人，我定會逼你比武……，若你以此理由欲走的話，我也只有就此告別了。」

「請你珍惜今後三年的歲月，多加保重。」

「好的。」湛九郎微笑道。

武藏走近，作個揖，走經他的身邊。

突然，一陣吶喊聲襲向背後。

同時，武藏立即轉身，砍出閃電般的一擊。

這是反射神經使他採取的行動。

就在他感到應手的感覺時，武藏立刻大吃一驚，心想：糟了！

因爲湛九郎並非在吶喊之下同時出刀，他只是大喊一聲而已。

他完全是想被殺。

長船祐定砍斷掃刀，又腰斬湛九郎的腹部。

武藏茫然的注視著仆倒在地的湛九郎。

三

當武藏以馬匹載回湛九郎的屍體時，佐久早已佇立於石板路等待，似乎已知道實情。

武藏牽著馬，走上石板，行禮道：「事情演變至此，實在很抱歉。」

「不……」佐久緩緩搖頭。

在早晨冬陽的照射下，美麗的臉龐毫無表情。

把屍體放在佛間，二人在客廳對坐，經過一段長久的沈默。

武藏難以忍受室間的氣氛。

「令尊是發揮熊野掃刀的秘法，才去逝的。」

佐久凝視武藏，說道：「家父不可能使用熊野掃刀了。」

「……！」

「我家的確是繼承熊野掃刀的別當後代。但掃刀術已在家父的曾祖父那一代就絕傳了。家父的曾祖父死於三十歲，當時曾祖父才四歲。而且，曾祖父、祖父一生中也從未拿過掃刀，每位都年輕時即去逝。……只有家父爲了要振興掃刀術，窮研遠祖所留下的書籍，自年少時即努力鍛鍊掃刀。……我記得在我懂事時，家父曾前往奈良的寶藏院，向住持胤榮挑戰，却被對方刺倒在地，幾乎喪生。不過，家父仍持續鍛鍊，十餘年來，父親皆以我作爲練習的對手。可是他所鍛鍊的，却非熊野掃刀，而是家父自創的。」

「……」

「家父一定相當渴望能以自創的本領，與一流劍客一決勝負。但是，却苦無機會，直到年齡老大，病魔纏身。」

「……」

「現在看來，家父的一生眞不順心。」

「佐久小姐……」武藏說：「我只能清楚告訴妳一件事，令尊的掃刀術非常優秀……」

「眞的嗎？」

「我發誓絕無虛言。」武藏加強語氣說道。

「聽您這番話，已可慰家父在天之靈了。」佐久的雙眼此時才流出淚水。

「我就此告辭了……」武藏行禮，正欲站起。

「請等一下……，您如不嫌棄的話，何不在寒舍多逗留幾天？」佐久加以挽留。

「讓我這位殺死令尊的人住在府上的話，恐怕貴府的歷代祖先會不高興吧？」

「不……」佐久搖頭。「我是想請您看看祖先所留下的有關熊野掃刀的記載，這樣子或許可慰家父在天之靈。」

——眞是一位心腸善良的女孩！

武藏爲之十分感動。

「在下就斗膽拜讀了。」

「謝謝。」

當他們四目相接時，武藏突然大驚。

——或許這是我第一次眞正愛上女人！

武藏既已知道自己是個預感十分正確的人，就必須更加自戒。

携子和尚

一

這是個寒氣透衣、刺肌，即將下雪的日子。

澤庵和尚正在伊勢，聳立於一瀨川海道旁的地藏堂中。

堂內安放了七、八尊境神石地藏，前方各自擺放當地人的供品。

地藏菩薩是站在現世與來世的界線，用以保佑人們，所以，這些石地藏大概是用來供人們祈求保護孩子安全，或延長壽命的吧！

聳立於地藏堂前方的山岳，是由巨巖及古松所形成的岩根山，又名「筆捨山」。

狩野古法眼前往東國時，曾想畫下此山的景氣，却因靈感不足，而投筆於山中。這是流傳於民間的傳說。

澤庵觀望這座筆捨山已達二個時辰以上，但是，却逐漸對這幅景色感到厭惡。

他在內心如此的呢喃：殘缺的岩石或松樹終究是會看煩的。

狩野古法眼並非沒有靈感而棄筆。大概是在觀望時，對奇岩的形狀及扭曲的松樹產生不快之感，才不願畫下去的吧！

——歪樹必投歪影！

澤庵的腦裏掠過這句俚語。

澤庵自袋中拿出餅，漫不經心吃起來。

此時，伊賀的妻六出現於堂前。

澤庵結束江戶之行，欲回京都的大德寺，一路與妻六同行。

剛剛妻六受澤庵之託，前往伊賀上野山中的「洗必洞」，探望伊織的情況。

即使是忍者亦難逃歲月的催促，在匆忙的往返中，妻六早已氣喘如牛，邊以衣襟拭汗水，說道：「讓你久等了。」

不知爲何原因，他的背上多了一位三歲的幼兒。

「伊織還健在嗎？」澤庵問。

「這……。三個月前已出外四處鍛鍊劍術了。」

「幻夢先生呢？」

「一年前去逝了。」

「是嗎？……日月之逝，歲不我與……對了，這個孩子呢？」

「是伊織的孩子。」

「伊織的孩子？」

澤庵驟訝的注視著沈睡於妻六背上的幼兒。是個女孩。

「這是百地三太夫的孫女。」

妻六把自己受人之託的經過詳細告訴澤庵。

伊賀上野的「戰爭寡婦」經常悄悄造訪洗心洞幻夢，供應肉體享受與他。其中上忍百地三太夫之女喜和爲了傳遞百地家的香煙，請求幻夢使其懷孕。但夢幻只願使戰爭寡婦獲得肉體享受，絕不使對方懷孕，而加以拒絕。但最後改變主意，命令才十五歲的童貞伊織完成這項任務。

當時，喜和已二十八歲，但是在幻夢的勸說下，得知伊織是不凡的少年，才予以允諾。

不久，喜和懷孕、生產。雖非男子，却因可繼承百地家的血統，也使母女二人過著寧靜的生活。

伊織在十七歲時，曾前往百地宅邸，擁抱喜和。却被幻夢獲悉，而嚴加責備，此後，伊織未再與喜和見過面。

「……當我到上野，聽見當地人的傳言後，前往百地宅邸一探究竟，可憐的喜和身患肺癆，正奄奄一息。」

喜和將名為時雨的女嬰交由妻六撫育，央其將來自伊賀上忍十一家中物色一位年輕人與其結為夫婦。

二

喜和得知妻六是音羽城戶家的分家上忍時，在臨死之前，難怪會將其任務託與妻六。

妻六卻感到猶豫。

他擔心的是，自己離鄉背井，淪為竊盜，如何能擔任此種重責大任。

但是，當他一想起同行的澤庵時，立即有了腹案。

妻六看出喜和的生命無法拖過十天，於是應允下來。並以催眠藥使哭鬧著不肯離開母親的時雨喪失意識，才背著離開百地宅邸。

喜和勉強起身，像幽靈一般至門口目送妻六離去，此情景至今仍烙印在妻六眼裏。

「師父，我妻六沒有自信能好好撫育這個孩子……。請你務必幫忙。」妻六雙手拄地，重重磕頭。

澤庵看著睡中的可憐臉龐，微笑道：「你似乎想推到我身上，才接受此項請求吧！」

「其實……你說的對，請原諒我私自作主。」

「不過，百地三太夫的女兒，是希望不致斷絕伊賀首席上忍的血脈。……也就是要這女嬰能生個優秀的忍者，對吧！」

「是的。」

「我才不願接受這種愚昧的養父任務！」

「啊？」妻六困惑的看著澤庵。

「我所能做的，只是把這女嬰送至某處的尼庵，讓她獲得一般的女子教養。」

「這……。」

「妻六，你應該最清楚，忍者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忍者的武藝即使能受諸侯賞識，頂多也只是安插於最下層的職位，俸祿微少，這一點根本不須我多說。」

「……」妻六只有保持沈默。

「隨侍德川家的伊賀或甲賀人當中，大概沒有一人當上旗本吧！服部半藏也沒有當上旗本，只不過位居斥侯而已。」

所謂「斥侯」是忍者的蔑稱。

在忍者的用語中，斥侯亦即表示「伏兵」之意。

是指在戰場的各要點散佈忍者，當敵軍敗退或出擊時，突然自地底湧現一般，突襲敵軍，這就是「伏兵」。在現代戰爭中即稱為「狙擊兵」，聽起來雖較高雅，卻不屬於正規軍隊，即使功勞再大，樹立卓越的戰績，亦無法獲賞而出人頭地。只不過被當作是「消耗品」而已。

關原之役時，井伊直政追擊敗逃的薩摩軍，因受到島津家的伏兵狙擊而落馬。結果因此槍傷，而使其死於翌年二月，年僅四十三歲（順便一提的是，斥侯的忍者蔑稱一直到江戶幕府末朝，只剩薩摩藩）。

「……妻六，若這個孩子交由我撫養的話，我決不讓她嫁給斥侯，好嗎？」

「……」妻六稍微思考了一下，不久抬起頭。「師父，一切就委託你了。」

「那麼，我欣然接受這個責任。」澤庵把熟睡中的嬰兒抱至膝上，笑道：「嗯……果然長得與伊織一模一樣，將來一定是個大美人……」

「師，若寄養於尼庵，該不會讓她當尼姑吧？」妻六不安的問道。

「別說傻話，如此佳人怎可一生不嫁。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定會爲她找個最佳的人選。」

三

這個女嬰的父親——伊織現在就在美作國。

吉野郡宮本村。

這是伊織十年後，首次又再度造訪一生之師宮本武藏的家鄉。

走在竹林所遮掩的丘陵中一上一下的小路上，不久，伊織看到一座小盆地。

「到了！」伊織瞇起雙眼。

一段一段的梯田，二、三十戶的聚落，聳立於村中的巨木，皆與十年前完全一樣。

「喂！」伊織就像返回少年時期一般，雙手遮口，大聲呼喚。「伊織回來了！」

他覺得武藏似乎已在桑田對面的古老大宅邸中，等待他的回來。

伊織筆直的走出丘陵，穿過桑田中的小徑。

伊織站在寬廣爲曬穀場，深深吸口氣。

他沒有故鄉，現在覺得似乎回到自己的家中一般，十分興奮。

「有人在嗎？」他連叫數聲，屋內却一片靜謐，無人應聲。

所以，伊織擅自坐在門檻上等待。

經過一會兒，有脚步聲接近門口。

伊織走下門檻，迎面走來一位手捧一籃柿子的女子。

伊織說道：「妳是……阿吉姊嗎？」

「……？」瞬間，阿吉面露狐疑的神色。「你……你是伊織？」

「是的，我是伊織。」

「長得這麼大了呀……，已經是個強壯的青年了……」阿吉的眼眶濕潤了。

「阿吉姊一點都沒變，還是如此年輕美麗。」伊織說。

曾經以藝名「夕加茂」被賣至京城妓院的阿吉，因武藏的原故而回到故鄉，自此以來皆住在

新免家。

阿吉應該已有二十五、六歲，但，看起來僅有二十歲左右。

「我太愚蠢了，所以……」突然阿吉露出落寞寡歡的神色。「眞高興你回來了！」說完，掉下高興的淚水。

「於幸姊呢？」伊織問。

「去逝了已有六年了。」

「嗯，當年她的身體情況就欠佳了……武藏先生是否每年回來一次呢？」

「不，只有四年前回來一次，却沒有過夜，掃墓後就立即出發了。」

「這麼說，只有妳一個人住在這裏？」

「是的。」

「妳可眞堅強。」

伊織憶起，當幻夢去逝後，自己在「洗心洞」孤獨生活的半年當中，就曾有數次感到寂寞。

當阿吉擺設了一桌盛饌時，伊織說：「這是我有生以來吃到最豐盛的食物。」

「您沒有家庭嗎？」

「是的，我根本不記得父母的臉龐，自懂事起，我就是個流浪兒……」

「你居然還能成爲如此出衆的年輕人……」

「這都是因爲我是武藏先生的弟子。……以及曾經照顧過我的澤庵和尚、幻夢先生等人所賜。……我能有今天，正是因爲我是個流浪兒，才能遇見他們三人。若只憑我的力量，絕對無法成爲劍客。……不過，武藏先生是天才，才得以靠自己的力量揚名天下……。」

伊織開始享用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豐盛晚餐。

二天一流

一

三天後的早晨，有位意外的訪客造訪新免家。

伊織用完早餐後，出去祭拜於幸的墳墓，家中只餘阿吉一人。

伊織表示欲多逗留幾天，令阿吉欣喜非常。

自於幸去逝後，六年來，阿吉日夜等待武藏回來，而獨守此屋。因孤獨寂寞已不知哭過幾回，阿吉總算熬了過來。

四年前，武藏不聲不響回來，所帶來的喜悅簡直是筆墨難以形容。

但是，武藏却未停留一宿，甚至未擁抱阿吉，用完午餐，前往掃墓後，就順道離去。

當晚，阿吉哭得眼淚幾乎乾涸。

痛快的流完淚水之後，阿吉又恢復孤獨生活的力量。自此以來，阿吉隨著四季的轉移，每天辛勤工作。

雖然當地人都知道阿吉曾在京都當過妓女，却無男人晚上潛來欺凌阿吉。

這是因爲響澈日本全國的宮本武藏的劍名，亦已傳至當地人耳中。

在武藏十三歲，欲離開村子時，曾召集六十七位當地人，宣佈如下：

他是宮本村之長，新免家的當主。亡父新免武仁曾把田園及山林借與各戶，却未曾加以課稅。但，自他成爲當主後，命令各戶每收一石米，須向新免家繳交十枚銅錢。他要出外鍛鍊劍術，不希望在路上工作賺取路費，而村民所繳交的金額即是充當路費之用，所以不許各戶怠慢繳納。

他亦與村人約定，自己將致力成爲日本第一的劍客。並以宮本武藏之名，使宮本村揚名於天下。

而且，他又說每年必定回來一趟，若有人輕視新免家，怠於繳納金錢的話，必定格殺勿論。

武藏雖未一年回來一次，但是，他却擊潰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的當主吉岡淸十郎與其一門，而使劍名遠傳天下。

因此，宮本村的人們皆以新免家爲榮，沒有人敢不繳納一石米十枚銅錢的稅金。

雖然於幸去逝，只餘阿吉守家，然而村民亦不敢蔑視或侮辱阿吉。因爲他們都認爲阿吉是武藏之妻。

光就這一點而言，阿吉尚屬幸福。

這筆稅金皆按武藏來信指示，在每年歲末，把錢滙往大阪的日本最大的酒屋鴻池屋的分店。

武藏歷遊各國時，只要路經大阪，則自分店領取金額。

阿吉十分希望武藏能夠每年回來一次拿錢，但是，當她知道這是難以實現的期盼時，只有告訴自己，守住新免家是神佛加諸於她身上的命運。

就在此時，武藏的唯一弟子伊織，長得強壯而前來造訪。

阿吉十分欣喜。

想起昨晚伊織所說的：「我第一次吃到這麼好的食物。」至今，還讓阿吉微笑不已。

——眞希望伊織能住一年該多好……。

阿吉一邊忙著剝柿皮，在內心如此呢喃。

就在此時，有人叫門。「有人在嗎？」

「來了！」阿吉開門一看，令她大吃一驚，呆立不動。

二

站在門口的，是一名高大的武士。自前額經左眼、臉頰有一道劍痕，左袖空空的下垂，由此推測，可知定是受到快斬，而喪失左手。

在相貌凶惡的武士背後，站著七、八位看似其部下的浪人，個個都面露凶相，排成一排。

「這裏是新免伊賀守的血族，宮本武藏的家嗎？」武士問。

「是的。」

「我是小西攝津守行長的舊家臣，小西與五郎。」武士自報姓名。

在武庫郡和田崎的血鬪中，大半的部下被殺後，小西與五郎與武藏一對一比武，挨了凌厲的一劍，却得以生存。

「宮本武藏回來了吧！告訴他小西與五郎來了。」

「不，主人已有四年未曾回來了。」

「別撒謊！明明有人看見他回來，才向我通報的！」

這位已化爲復仇鬼的小西與五郎，一定是百般追尋武藏的踪跡，最後在佐用官道安排部下，觀察武藏是否回家。

「一定認錯人了，你們可以進來搜搜。」

「喂！宮本武藏！別躲了！出來！」與五郎大聲叫道。

此時，有人慢慢自後門走出，站在阿吉面前的是伊織。

「宮本武藏是一位面對強敵，亦不會逃避、躲藏的劍客。」伊織說。

「你是誰？」

「我叫山野邊伊織，是宮本武藏的弟子。……你的人大概是把戴草笠的我，誤認爲是家師。」

伊織雖不滿二十歲，身材却較武藏強壯。戴上草笠的話，也難怪會有人將其誤認是武藏。

「武藏現在哪裏？」小西與五郎問道。

「我也正在找他。」

「別裝蒜！那有弟子不知師父的去處！」

「十一歲時我就與師父分手，自此不曾見過面。」

「住口！你既是他的徒，他必定敎過你劍術，怎麼可能像你所說十一歲就分手，簡直一派胡言。」

「我並沒撒謊。」伊織的態度十分平靜。

面對前來向師父尋仇的衆人，居然能夠如此鎭定——此種無所畏懼的態度令對方感到困惑。

「難道你想代替你師父，和我們作個了斷？」與五郎瞪視著。

「我的劍術是另一位師父所敎，不過，我不會濫開殺戒。」

「開殺戒！」與五郎身後的一人大聲怒吼。「你是說自信能殺得了我們！」

「我不曾與衆多敵人廝殺過，所以，沒有自信自己是否能殺了你們而殘存下來。」

「你剛剛不是說過開殺戒嗎？就證明你自信能贏！年輕的臭小子，少誇口爲妙，否則會么折的。」

「若觸怒你們，我在此道歉。」伊織行禮。

「殺了這種年輕人也難消恨。……山野邊伊織，你若見到武藏，請轉告他，小西與五郎必會找他復仇。」小西與五郎說完，旋即轉身。

此時，一位部下叫道：「老大，難道就此放過宮本武藏的徒弟嗎？」

「彌左，算了。……殺他太年輕了。」

「不！……宮本武藏毫不留情的殺死吉岡道場的發起人，年僅十一歲的少年。……這小子敢口出狂言，必定練過劍術。……把他收拾掉吧！」

與五郎不願再壓制部下的鬪志。

三

伊織走到門外後，與五郎留下挑戰者，與其他手下後退成半圓形。

「古藤田彌左衞門。」浪人一報名，立即拋掉劍鞘，捧劍成水平。

這是自實地戰鬪中學成的架勢。

伊織拔劍，毫無架勢，只是低垂雙手。

「你是哪一流？」與五郎問道。

「我自己命名爲二天一流。」伊織答道。

「什麼意思？」

「我們頭上只有一片天，但晝夜各有不同。白晝有太陽，夜晚有月亮。所以我認爲是有二個

天。……我的劍術就是把二個天合而爲一，亦即把陰陽合而爲一。」

「又口出狂言了。……彌左，這位年輕人頗有來頭，你可要小心行事。」

「哈哈哈哈……。」古藤田彌左衞門哈哈笑道：「把二個天合而爲一，這簡直是不可能。白晝是白晝，夜晚是夜晚，太陽一出現，月亮就消失，太陽西沈後，月亮才昇起，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說什麼陰陽合一的劍術，其實只是你這小子的錯覺而已。」

彌左衞門說完，不斷的逼進。

然而，伊織却仍只是低垂佩劍，絲毫不動。

伊織的身材健壯，毫不遜於宮本武藏，但是，二人的面貌却毫不相同。

伊織的長相是眉淸目秀，鼻梁及唇形有如女人，臉形英俊，頗具高雅之姿。

其相貌有如古代的王朝貴族，挑選美女繁衍數十代所成的公卿臉，使伊織看來似乎具有此種血統。不，或許伊織的確就是公卿貴族的後裔。

曾經衣衫襤褸，浪遊四週的流浪兒，在伊賀山中的「洗心洞」成長當中，逐漸在眉目中顯示出其眞正的血統。

因此，伊織任憑對方步步逼進，仍然保持自然的姿勢，毫無陰森恐佈的氣氛。

彌左衞門把伊織容入刀圍內之後，大叫一聲：「納命來！」然後擧劍大上段。

伊織依然毫不動容。

彌左衞門吶喊一聲，隨即朝伊織的腦袋砍斬過來。

勝負就在此一刹那決定了。

由於伊織的動作正好被彌左衞門遮住，使一旁小西家的餘黨並未看淸。

只聽見響亮的刀刄碰撞聲，接著就看到刺中彌左衞門腹部的劍貫穿腑臟，劍尖自背部露出，令人大感吃驚。

原來伊織用短劍架住彌左衞門砍來的長劍，同時以長長劍刺其腹部。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不偏不倚的正確使用了長短二劍。

一陣苦悶的沈默佔據了整個庭院。

小西家的餘黨看著伊織抽起長劍，彌左衞門的身軀有如朽木般仆倒，使衆人憤膺塡胸，拔劍。

「臭小子！」

「可惡！」

「絕不饒你！」

「等等！」小西與五郎以冷靜的聲音加以制服。「不准出手！」

「老大，爲何要禁止？」

「這小子是我們的敵人宮本武藏的弟子呀！」浪人們喧鬧不已。

「是，這小子是他的徒弟，並非宮本武藏。所以，只犧牲彌左一人就夠了。……你們也看到了，這小子並非尋常的劍客」，他的本領不亞於其師。……殺下去，我們將有泰半會被殺死。我們的目的是殺武藏以洩恨，千萬不可作無謂的犧牲而減少人數。」

女體

一

武藏在熊野別當的後裔，宮崎湛九郎的家中居住了十餘日。

佐久取出收藏於儲藏室的有關熊野掃刀的古文獻，但武藏只大略看一下，似乎並不感興趣。較令他感興趣的，則是在佐久的帶領下，漫步於日高川的河灘，發現到合意的青石，將其搗碎，加入粘土。不分晝夜，塑造出一尊塑像。

佐久看著逐漸成形的塑像，終於看出所塑的是亡父湛九郎。「塑這個有何用途呢？」佐久問。

「代替墓碑。」武藏答。

這是武藏有生以來不願與其比武的對手。所以爲了追悼之，才塑此像。

第十天，武藏完成塑像後，在佐久的引導下，登上田邊別當歷代祖先的墓地。此墓地位於山腰密林所圍成的平地，數十座墳墓井然有序排列在一起。

自久安年間起，代代的別當皆長眠於此。

半夜所下的粉雪，使地面及墓碑皆十分濕潤。

武藏把塑像安置在湛九郎的土堆上，默禱良久。

佐久佇立於後，注視武藏的背影。

不久，武藏起身，以冷漠的視線看著佐久。

「難道妳不想在令尊的墳前報仇嗎？」

「什麼？」

「就此讓殺父仇人離去，對熊野別當的後代而言，是一大恥辱。……我宮本武藏已準備隨時隨地讓妳報仇。」

「……」佐久在離家時，武藏要她攜帶亡父湛九郎的掃刀以供奉在墓前，現在她才了解武藏的眞正意思。

「若妳不曾學過掃刀，我不會向妳提出這件事。不過，在這段日子裏，我觀察妳的擧止態度，可以看出妳的天賦絕不亞於令尊。」

「我是個女子，絕非您的對手。……我不想爲了報仇，而反被您殺害。」

「不……」武藏搖頭。「我一點也不想殺妳。」

「那麼，您爲何叫我報仇呢？」

「因爲我認爲妳的天賦在令尊之上，應該更有資格繼承熊野掃刀，我只想證實一下。」

「可是……儘管我的稟賦再高，也終究不是您的對手。我不願爲了報仇，却使自己變得殘廢或喪失生命。」

「我們比武的方式是，妳用掃刀，我赤手空拳。看看我是否能自妳手中奪過掃刀。」

「……」

「拜託妳了。」武藏行禮。

但是佐久只是保持沈默，並不輕易答應。

武藏盯視著佐久的雙眸。「好吧！我說出我的眞心意。……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愛上女人，我無法片刻不想妳。……我宮本武藏曾發誓一生決不娶妻，這次大概是我一生一次的戀情吧！……我無法離開宮崎家……因此想讓妳對我報仇，而離開此地……萬一被妳殺死，亦毫無遺憾可言。」

佐久毫不眨眼的注視著武藏，答道：「遵命。」又說：「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請說。」

「若我輸的話，今晚請以情待我。」

一時之間，武藏不知如何回答。

「擁抱所愛的女人，揮開依依不捨的留戀之情，這對劍術的鍛鍊或許有所助益吧！」

二

佐久決定依武藏之意，揮動供奉於亡父墓前的掃刀。

在濕潤的墓地上，佐久在相距七步之處採取架勢。

此架勢與武藏所想像的完全不同。

因爲她把二尺長的菖蒲形刀刃，刀背朝下，刀尖幾乎觸及地面。

當時，掃刀與劍及長矛不同，幾乎沒有掃刀的流派。

直到德川期中葉之後，掃刀的流派才到處林立。有天道流、穴澤流、先意流、正木流、常山一刀流、月山流、戶田流、根岸流、米田流、留田流、武甲流、柳剛流、巴流、靜貫流等等。

不僅掃刀術的各派林立，大多數使用劍矛的劍客都將技藝傳授給妻女。

根岸流的八相架勢，武甲流的落卷，米田流的四天架勢，穴澤流的扇體架勢等等，都是在江戶時代之時，才各自有其基本型的架勢。

在此時代名聲最響亮的是天道流的始祖齋藤判官傳鬼房勝秀。天正十五年，他在常州眞壁的不動堂，與以櫻井霞之助爲首的二十餘位霞黨人員廝殺，當他被飛箭射殺時，曾以「一文字之亂」的技藝，用大掃刀砍斷十數支飛箭。

齋藤傳鬼房曾事師塚原卜傳，修練新當流劍術。天正十二年曾前往京都，在紫宸殿表演「一刀三禮」的秘術，而受封爲左衞門尉，所以，是位相當傑出的名人。

掃刀就是傳鬼房的特長。

掃刀的歷史久遠。在「本朝世紀」中曾經說明過，久安二年源經光所使用的武器，根據其中的記載，掃刀俗稱「奈木奈多」。

這一年，園城寺與延曆寺的僧兵都使用奈木奈多，以參加決鬪。

後來，奈木奈多改寫爲「長刀」，但是，形狀仍與後世不同。

進入南北朝時代後，開始有人使用四尺或五尺以上的長劍，劍長柄長，專門揮砍馬上之人，故又改稱爲「掃刀」。

室町時代時，掃刀成爲僧兵的兵器，刀身四尺，柄五尺的大掃刀最受人歡迎。

因此熊野掃刀的正確稱呼應是「熊野奈木奈多」，大概與現在佐久所拿的二尺刀身，三尺柄的掃刀的形狀大不相同。

佐久所拿的掃刀一定是其父湛九郎所改造的。

劍身與柄比室町時代的僧兵所使用的大掃刀短，此點可以說是熊野掃刀的特長。

亦即是宮崎湛九郎把遠祖所使用的奈木奈多改良爲掃刀。

武藏一直認爲掃刀是用以掃砍的兵器，所以架勢一定是八相形，或是把刀繞於左肩，藏於背後，其實這是武藏的錯覺。

因爲佐久的架勢顯示出，只有向上砍的招術。

手中空無一物的武藏，實在想不出何種方法可以應付對方向上砍的快攻。

三

「小心了！」

佐久以響亮的聲音預告後，以極緩的速度逼近。

瞬間，武藏認爲若要赤手空拳防禦的話，只有把自己塑造的湛九郎的塑像放在中間，然後後退。

但是，武藏不願選擇此法。

他希望能保持塑像完整無缺，而繼續這項決鬥。

——只有躲快一點了！

武藏如此的告訴自己。

佐久繼續逼近，終於使武藏進入刄圈內。

此時，武藏迅速後退一步。

下一刹那，佐久向前跨一步，把垂地的掃刀向上砍。

同時，武藏的身軀向後彎曲。

掃刀的尖刀只以一張薄紙的距離，輕輕掠過武藏後仰的下顎，而刺空。

佐久的掃刀並不停止半秒，用雙手抓柄，把掃刀掄向空中，大大的旋轉，變成掃腰的快斬。

但是，此時武藏已跳至佐久的身邊，單手握住刀柄。

刀柄被反扭，而被奪去掃刀。但，佐久那張美麗的臉龐，似乎早已有此預感，慢慢浮現出優雅的微笑。

晚餐時，武藏說道：「不等天明，我就要告辭。」

佐久面露困惑之色，但隨即點頭。「好的。」

把碗盤撤回廚房，回來後，佐久說道：「我在裏面恭候。」然後消失於內。

過了一會，武藏才起身。

內室傳來麝香的香味。

佐久早已躺在被褥上。

枕邊三架燭台的燈光所輝映下的美麗睡臉，令武藏怦然心動。

在武藏停留於此的期間，不曾施過脂粉的佐久，現在却塗著淡淡白粉與口紅。

突然他有一種預感。

——這個女子在與我發生一次關係之後，很可能就此孤獨過一生。

掀開蚊帳，進去一看，佐久一絲不掛，雙手垂於體側。

武藏默默的開始進行男女的媾合。

當兩唇相接時，佐久的雙手羞怯的摟著那副健壯的肩膀。

武藏不知道如何愛撫女人。他認爲女人的存在只是供男人發洩情慾而已。

但，現在面對純潔無垢的美麗身體，却使他想確切的證明出自己的愛情是如何熾烈。

——該怎麼做呢？

在摟抱、接吻之時，武藏却又感到徬徨急躁。

光是衝破私處，射出精氣，是絕不足以表達愛情。

不久，一種男人的本能，使武藏自佐久的上方滑向下方。

被褥被踢開，在搖撓的火焰中，處女的肢體閃爍陰翳。

武藏把臉埋在張開的胯間。

佐久不自覺的自口中發出呻吟聲。

就像口渴之人在山谷草叢中發現到清溪，而忘我的把臉浸在其中一般，武藏不斷吞嚥著溢出之物。

佐久的氣息逐漸急促。

羞恥促使感官更加昂揚，引發喜悅，雖然極力壓抑，喘息却更加劇烈。

武藏不停吞嚥湧出的液體，似乎不想停止此行爲。

這也可作爲鍛鍊忍住功夫，使胯下巨根不至放射出來。

大約經過一個時辰，二位男女合爲一體，武藏告一段落。

武藏絲毫不動，任由佐久摟抱。

——一生只要有一次此種媾合，就足足有餘了。

他的腦裏閃過此念頭。

假如不嚴斥自己的話，武藏似乎難與佐久分開。

佐久緊緊摟抱，似乎央求能再次、三次捲入高潮的波浪中。

是否要順其願望呢——武藏感到迷惑，然而他仍依戀著女體的柔軟、豐腴及細膩。

八幡船

一

三天後。

武藏再度出現於田邊的海邊。

他是想搭乘以田邊灣作爲根據地的海盜海。

離開宮崎家時，佐久曾問他將往何處。武藏答以「豐前小倉」，於是佐久勸他：「如此的話，不妨自田邊灣搭八幡船前往。」

在鬪雞神社看完紅白雞比鬪後，前往海邊，覜看像湖水般寧靜的景色。心想：「古代的熊野水軍大概是以此作爲根據地。」

其實被稱爲海盜及船手的熊野水軍的後裔，現在果然還在此田邊灣。

熊野水軍的歷史久遠。據說在天武帝的白鳳十三年（西元六八四年），當民間獲許造船時，海盜船早已橫行於紀州、伊勢等地。

最擅於利用海盜船的，首屬南朝的忠臣北畠親房。

延元元年，足利高氏舉兵時，親房效忠後醍醐帝，進入延曆寺。不久，與高氏的議和成立後，親房前往伊勢的度會郡，從事秘密策畫。

南北朝再次發生戰亂時，親房的長子顯家戰死於堺浦，新田義貞亦死在越前國藤島。

天皇任親房的次子顯信爲陸奥介，跟隨義良親王，下達東國。

當時，親房前往伊勢，招攬紀伊的海盜，組成五百餘艘的船隊，由海路東上。

但是，上天不佑義軍。中途遭遇暴風雨，船舶四散漂零。親房所乘之船漂流至常陸的海岸，下場悲慘。

當南朝的威風一敗塗地時，遊說紀伊海盜，使其投誠，可以說完全是仰仗親房的智謀。

脇屋義助率領熊野船，制服淡路、小島諸島，與備前源氏一黨、兒島的飽浦氏締結盟約，終於攻陷四國，在河野氏的支援下，得以入侵川江、今治、鞆津等地，這都是發生於當時的大事。

北朝爲了加以對抗，在紀州的由良湊設置本營，糾集海盜群，鍛鍊成水軍。

簡言之，南北朝戰爭是把紀州及瀨戶內海的海盜群分爲二派。而且所訓練出的戰鬪力的確梟勇善戰。

歷經嘉吉、應仁二亂，進入戰國時代後，海盜群變成有組織的水軍，實力更加強大。

瀨戶內海的村上水軍、伊勢的九鬼水軍等是最具代表的海盜群。

尤其是在織田信長的命令下，所編成的九鬼水軍，首開日本鐵甲船之先。

這七艘鐵甲巨船與六百艘村上水軍，在天正六年十一月六日於木津川會戰。後者慘遭一一擊破。

關東方面有北条、里見、武田氏等海盜群，九州的大友、島津、山陰的尼子等，大都擁有海盜群。

豐臣秀吉取得天下之後，制定諸侯，每十萬石須造三艘大船、五艘中船。但是却嚴禁海盜橫行。

全國各地，不論船伕、漁伕，若無當地地頭、代官的許可，禁止使用船隻。此外，若領主允許海盜居住在封地沿岸的話，一律沒收領土。

因天正十六年七月的禁令，而在國內失去根據地的海盜群，只有相繼離開故國，遠至南海開創新天地。飄揚著八幡大菩薩的旗幟，入侵暹羅、安南、呂宋、台灣。

但是，當德川家康在關原之役掌握大將軍之權以後，即放鬆此禁令。

朱印船的制度創設於文祿元年。但當時船數僅有九艘。直到慶長十年以後，却已超過百艘。

這是因爲未持有朱印許可的海盜船，在不知不覺當中大量激增。

以田邊灣作爲根據地的海盜群，雖已無往昔熊野水軍的聲勢，但已有數艘重新復活了。

二

田邊灣是個深浚的海灣，北有天神崎、南有突出的瀨戾崎，合抱海灣。其間有灘之嶋、沖之嶋兩座海礁，形成自然的防波堤而堵住外海。此地形正可供海盜船作爲停泊之地。

除了朱印船，家康甚至默許海盜船的數量增加。這是因爲被稱爲「倭寇」的海盜，會帶回各種物品回至國內。

其中包括俗稱「湖絲」的生絲、綿、綿紬、錦繡、刀帶等所使用的紅線、水銀、針、鍊鐵、磁器、古錢、名古畫、古書、藥材、絨毯、白粉、漆器等等。

例如，生絲在中國是每百斤值五十兩，在日本則可以十倍的價錢出售，水銀亦可賣到十倍的價錢。

八幡船以海洋爲家，以船爲枕，攜帶妻子兒女乘風波浪到處漂流。有時候，二、三十艘形成海上浮城。白晝僞裝成商船，夜晚一變爲海盜，行動詭異，把大量物品載運回祖國。

所以，可以說家康非常狡猾的利用海盜群。

在佐久的提議下，武藏答道：「我也想搭八幡船，只是他們大概不會讓我搭乘吧！」

佐久笑道：「只要您拿我家的熊野牛王給他們即可。」說完，把東西交給他。

熊野別當家中的牛王寶印對海盜而言，比將軍家的朱印狀更受重視。

武藏乘著僱用的漁船，划在平靜的海灣，離開田邊灣。

田邊灣的漁伕大都與海盜群頗爲友好。

老漁伕一聽說武藏要搭乘八幡船，立即笑道：「與其成爲諸侯的侍從，不如加入海盜群與洋船拼鬪一番，才可說是個眞正的男子漢。」於是非常樂意爲他渡送。

在南邊的瀨戶崎，正好停泊一艘八幡船。

依漁伕所言，以田邊灣作爲根據地的八幡船共有六艘。都是鐵甲的千石船，每二年回來一次。

把掠奪物品中的幾成獻給統領田邊灣的淺野家首席老臣淺野左衞門佐忠知，而獲默許一個多月的休息時間。

八幡船是由一位船長、五位甲長、六十餘位兵所構成。第一甲長掌管佛狼機（大礮、炸彈），第二甲長掌管長槍，第三與第四甲長指揮劍矛隊，第五甲長負責火弩。此外，並附帶十數艘哨船、輕船等小艇，人員分乘於此，用以襲擊明朝及其他南方各地。

「老先生，你以前也在八幡船嗎？」武藏問道。

「哈哈哈……，我身上還留有味道嗎？」老漁伕呵呵大道。然後以沙啞之聲隨意唱起歌來。是一首韻律充滿情趣的歌曲。

唱完後，老漁伕說道：「航行數天，仍無半點島影，在大海中的月夜下，喝得酩酊大醉，邊唱此歌，邊狂舞……唉！這種日子太令人懷念了。」

三

「圭兵衞，他是誰？」停在船邊時，一位蓬頭垢髮之人出來問道。

「請向船長通報一下，他想搭你們的船前往豐前。……或許他會加入你們之中呢！」

「這小子叫什麼？」

「叫宮本武藏，是位劍客。……你不知道嗎？他就是名揚天下的高手……。十餘年前，他曾經在京都獨自對付日本第一道場吉岡道場的七十餘位門人，却能死裡逃生呢！船長可能也早已耳聞了。」

「好的，等一下。」

不久，武藏被帶入船長的房間。

船長是位年越六十，白髮白鬍的老人。但是，一看即知是位曾經無數次歷經出生入死等大場面之人。

他的眼光使武藏想起宍戶梅軒。

武藏行禮後，交出佐久給他的熊野的牛王寶印。

船長接過，看了一眼，表情疑惑的問道：「你怎會有這個？」

武藏一一詳述。

船長與宮崎湛九郎似乎是舊識，一聽到被武藏所殺，立即皺起眉宇。

「他死了唄？」

「依規定熊野別當不可活至老醜……他雖還有三年的壽命，却向在下挑戰而縮短生命。」

「他的女兒向你報仇不成，不僅獻身於你，又把這個送你？」

「是的。」

「我想見識你的本領。」

「若你希望如此的話……」武藏答道。

「若是一般人與我比武，十之八九必死無疑，你願試試嗎？」

「任何比武我都接受。」武藏平靜的注視船長。

「好膽識！」

不久，武藏站在船頭，隨便借來一把槳以作爲兵刄。

相距十數步，對面站立的是，身穿猩猩紅陣羽織的第二甲長，手拿長槍。

第二甲長的任務是指揮槍隊。

他的槍法必定準確的足以擊落飛鳥。

「不後悔嗎？」船長再三問道。

武藏只是默默的看他。

聚集於船上的海盜並不摒息以待，反而只是像平常的遊戲般，在一旁觀望。

第二甲長慢慢舉起長槍，槍口對準武藏。

他並非站立不動的狙擊，而是慢慢的步步逼近。

武藏右手拿槳，毫無架勢的等待著

他的腦裏掠過了十八歲時，東西軍會戰，他加入西軍攻打伏見城的情形。

在這場攻防槍戰中，最讓武藏受不了的是，自五歲起即勤練劍術的自己，居然也和昨天尚拿著鋤頭的士兵處於同樣的狀況下，隨時將會飲彈而亡。

只要被子彈擊中的話，將會立即死得無聲無息。既然如此，又何必學劍呢?當時武藏實在不願如此死去。

所以，自此以後，他再也不參加戰爭了。

現在，武藏却被當作槍靶子，站立不動。

這是單方面的考驗。

但，現在的武藏却不覺得這是個荒唐的考驗。

因爲他覺得或許這一生當中，不會再有這種考驗自己的機會。

當第二甲長逼近距離七、八步之時，扣動板機，槍口突然噴出火花。

結果……

武藏直立於眼前的槳，在距頭頂二寸之處，被子彈貫穿。

武藏蹲下，把身體縮爲四尺左右。

「眞厲害！」船長讚嘆著。

武藏全身冒著冷汗，內心誠實的呢喃：「好險！」

因爲這是一次最爲魯莽的考驗。

再會

一

四天後，這艘叫「地獄丸」的八幡船自田邊灣出發。

「這艘船經常是經過南海路，停靠土佐的浦仁與薩摩的坊津，再自種子島一直南下。不過，這次將走很久不會走過的中國海路（瀨戶內海）。」船長鬼左衞門站在船頭說道。

武藏問他是否曾與同行的海盜船交戰過。

「有的，二百年前開始，紀伊的海盜與瀨戶內海的海盜就誓不兩立。……只要有一方自南方滿載物品回來時，另一方即在中途攔刼，這是常有的事。……這艘地獄丸也曾在薩摩的坊津海上及土佐海上，受到村上水軍的二次襲擊。」

「這麼說，經過中國海路是相當危險的……？」

「出航的船是不會受襲擊，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

「可是，你爲了在下而特意走經瀨戶內海，實在不盡感激。」

「哈哈哈……不是為了你。其實我們要到伊予、安藝及周防等島中載運女人。」

「女人……？」

「呂宋、安南、暹羅等處，到處皆有日本城，但是，却缺少年輕女人。每個地方的男女比例是十比一，所以為了爭奪女人，同胞之間互相殘殺，戰況激烈。……此外，若年輕女子不夠的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日本城，人口將會減少。所以自日本運出年輕女子亦是八幡船的任務之一。」

這些女人主要用來繁衍後代，所以並非妓女，而是良家婦女。亦即是用強抓綁架來的。

關原之役後，武藏曾經暫時居住於伊予國海洋中的一座小島。

武藏並不受漁夫歡迎，却與一名叫阿幸的少女關係友好。自阿幸口中得知，海盜船每年會帶走一名少女。

武藏為了拯救阿幸，說服島民，突襲海盜船，把七十餘名海盜連同船隻一起沈至海底。

然而，事後，惡魔般的暴風雨襲向島上。島長認為是因為把海盜群沈至海底，而觸怒龍神所致，決定把阿幸獻給龍神。

於是武藏代替阿幸，自有「鬼門」之稱的海岬跳入波濤洶湧的海中。

奇蹟般得以生還的武藏，很自然的與阿幸發生關係，而離開島嶼。

阿幸在天狗岩的鼻頭上，目送武藏划著小船離去，却違逆武藏勸她活下去的期望，縱身跳下海中。

這是十八歲的武藏，有生以來最大的衝擊。

那天的光景一一出現於腦裏，有如昨天一般清晰。

——原來八幡船是自瀨戶內海綁架女人，前往南方各國的日本城。

十幾年後，自己却與搶人的海盜處在一起，簡直可說是命運作弄人。

不過，既然是搭便船，也只有默視海盜刼人，而不得插手。

「我想請問一件事。」武藏注視船長鬼左衞門，問道：「你所說的載運女人，是否告以實情，獲得對方許可才帶走的呢？還是……？」

「哈哈哈……」鬼左衞門大笑。「不論是寡婦或大姑娘，根本不可能讓她們欣然答應。我們是說服島長，用錢收購。」

「若對方不收錢呢？」

「只有用搶的了。但是，應得的錢還是會給島長。……你的表情似乎認為我們不該用搶的？」

「……」

「最初女人都會哭鬧不已，但是，只要到了呂宋、安南，變成人家的老婆之後，一旦得到幸福，就不會再想回日本。這就叫入鄉隨俗，反正女人天生就能適應各種環境……」

「不過，這總是不人道之事。」

「這也是無奈的。因爲這是八幡船的任務之一。……若你看不慣，只有請你下船了。」

二

船長鬼左衞門與武藏同在船長室，問道：「對了，你到豐前小倉作什麼？」

「將與宿敵佐佐木小次郎一決雌雄。」

「眞無聊！」

「劍客與一生難得一見的強敵決鬥，你認爲是件無聊之事？」

「無聊。比武得勝只讓自己滿足而已。」

「但是，對一位決心一生當劍客的人而言……」

「你是說你不喜歡名利？」

「我願一生當劍客，一點也不覺得是虛度此生。」

「哦，你可眞是一位狷介不屈之人。但，自第三者看來，却覺得空洞。」

「我不在乎。我除了會劍術之外，一無可取。……這個世上恐怕沒有一個像我一樣能不爲名利，而賭生命的人吧！」

「哈哈哈哈……你的決心令人欽佩。像你這種人若能擔任本船的甲長，必定勝過一千名精兵……。」鬼左衞門把血色的酒倒滿酒杯，向武藏勸酒。

「在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鬥前，我滴酒不沾。」武藏拒喝。

「眞可惜！」鬼左衞門凝視相貌不平的武藏，發出由衷的讚嘆。「像你這種人，若能前往呂宋、安南或暹羅的話，必可率領一、二千騎兵征服當地……，我有個想法，在你打敗佐佐木小次郎後，你是否願意乘地獄丸漂洋過海？」

「我無才能可率領一軍。關原之役時，我就有此自知之明了。」

「你的才能本身很難察覺。……我鬼左衞門本來是在織田家，擔任副將，自知才幹有限，才淪爲海盜，現在却後繼無人。你若有意，我願把地獄丸交給你。」

「我只不過是一隻流浪山野的野狼……你太高估我了。」

「既然如此，我就不勉強……可是，劍客的種類很多……泰半的劍客都是心存揚名天下，受諸侯賞識而獲高祿吧！……」

「我一生也不想當官。」

「眞是可惜！」鬼左衞門又感嘆不已，然後說：「我聽過佐佐木小次郎這位劍客，據說他在九州一帶，每戰必勝，號稱無敵……你有自信勝他嗎？」

「現在尙無必勝之法。勝敗一切聽天由命。」

「即使我現在把地獄丸的船長之職讓給你，也無法使你取消比武嗎？」

「是的，現在我把擊敗佐佐木小次郎當作是我的使命……」

鬼左衞門注視侃侃而談的武藏，嘆息道：「你這種劍客的執著，恐怕自年幼就培養而成的吧！」

武藏一聽對方這番話，於是說出父親新免武仁受害，母親受人玷汚，而自己却被仇人平田無二齋養育之事。

一邊說著，他突然發現母親的名字，與熊野別當末代女兒同名。

三

此時，伊織離開播州，進入備前，向西筆直前進。

伊織曾前往京都，自一位偶然認識的劍客口中，得知佐佐木小次郎在九州一帶號稱無敵，於是立即動身。

因爲他有一種預感，他的師父宮本武藏必會前往豐前小倉，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京都人都已知道宮本武藏的宿敵是佐佐木小次郎。

伊織也曾聽澤庵說過：「武藏若會被擊敗的話，對手必定是佐佐木小次郎。」

澤庵的這番話一直留在幼小的伊織耳邊，不停的廻繞。

自和氣到片上的官道，完全是山路。

——似乎會出現山伏野盜。

伊織的預感果然正確。

就在他走在兩邊是山崖的下坡路時，突然有一支箭射向伊織。

伊織跳閃一邊，集中全部精神以應付下一次的突襲。

山崖上出現三個人。

其中一人笑道：「小子，跟你一身打扮比較起來，那把劍高貴得太不調和了。」

這把劍是亡師幻夢的遺物。刀鍔由金銀鑲嵌而成，劍鞘繫有金銀的細鍊條，的確不適於窮酸的年輕劍客作爲配劍。

這是幻夢親自打造的逸品。

劍身是粟田口則國打造。

「你在那裏偸來的？」一位強盜以好奇的眼光注視那把劍。

「是恩師留給我的。」

「的確不太配合。」伊織坦承道。

「佩在汚穢不堪的浪人身上，簡直暴殄天物。」

「不如交給我們，高價賣給諸侯。還是把劍留下吧！」

「我不能把恩師的遺物給你們。」

「生命與劍何者重要呢？」

「必須珍惜的倒是你們這些貪婪之人。」伊織說。

「可惡！」強盜圍住伊織。

突然有人自背後淒厲地襲來。

這是具有殺戮經驗的人所擊出的電光般的刺擊。

伊織迅即閃至右方，瞬間以反拿的短劍刺向右側強盜的胸部。

自背後刺擊而來的人，因用力過猛而奔至伊織的前面。

伊織把劍砍向其背部。

餘下的一人全身濺滿同伴的血，變爲惡魔一般，猛然揮動長劍跳躍而來。

伊織橫砍其臉。

只在刹那間就結束此動作。

當伊織擦拭長短二劍，收於腰間之時，突然自背後有人大聲說道：「好身手。」

伊織回頭一看，不禁以親切的聲音叫喚：「叔叔！」

對方聽到此喚聲，露出困惑的表情。「你認識我嗎？」

「我怎會忘了您這位伊賀的上忍。」伊織笑道。

此時，妻六突然發出狂叫聲。「呵！太令人吃驚了！伊織……你居然長這麼大了！」

「是的，叔叔。」

「眞是的！」妻六敲著自己的額頭。「眞是的！……我居然認不出你就是伊織。不過，你的長相與十一歲時完全不同。沒想到不到十年當中，你竟然變得這麼多！不，應該說是一表人才，此種面貌與體格毫不輸給武藏，太令人吃驚了！」妻六鄭重的低頭行禮。

妻六也是聽到名震九州的佐佐木小次郎的傳聞，才抱著期望，向西而來。

所以伊織與妻六的重逢並非偶然。

劍二道

一

伊織與妻六走在最近才開發而成的官道，來到方上浦。

五年前，武藏在蟲明村雕刻不動岩，砍殺四位池田家目付，後來由曾經是宇喜多家侍從的老漁伕以船送他渡海，這裏就是當時的海邊。

伊織與妻六並不知道，這條路比武藏路經此地之時，已經加倍拓寬，住家亦增加，客棧不下二、三家，人馬來往頻繁，已成爲山陽道的驛站之一。

宇喜多秀家滅亡之後，由備前、美作五十一萬石的小早川秀秋繼任，却於二年後早逝。慶長八年二月，姫路城主池田輝政以次子忠繼擔任岡山城主，才使得備前急速發展。

池田輝政是大諸侯，被稱爲「西國將軍」。

關原之役後，輝政領有播磨五十二萬石，成爲姫路城主。這是因爲他是德川家康的女婿所致。「小田原遺孀」（北条氏直之妻）督姫是家康的次女，北条家滅亡後成爲輝政的繼室。

簡言之，這是一樁「政治婚姻」。輝政的正妻是中川瀨兵衛清秀之女「阿幼」，而且亦生下叫「利隆」的兒子。但是輝政應家康的懇求，在文祿三年離棄阿幼，娶督姫爲正室。

於是，才成爲播磨五十二萬石的太守。又使督姫所生的次子忠繼爲備前二十八萬石，三子忠雄爲淡路六萬石。

由於忠繼與忠雄年幼，所以，實質上池田輝政是播國、備前、淡路三國合計八十六萬石的大諸侯。

此年，輝政被任爲正三位參議，由家康賜姓松平。

所以，其領地當然不斷快速發展，以符合西國將軍的聲譽。

「咦……，這麼熱鬧的驛站是何時設立的？」妻六面對街道，望著街道兩旁的陶器店、客棧。

擺飾在店前的，大都是距方上浦不到二里遠的伊部鄉伊部窯出產的陶器。

此時是茶道盛行的時代。古備前的伊部陶品最受重視。自豐臣秀吉在天正年間授予伊部陶工官階與免除山林的朱印狀之後，陶業大爲進步。抹茶壺、點茶壺、裝飾品等皆價值昂貴。

池田輝政以伊部陶贈給西國上下諸侯，以推展伊部陶的名氣。並以方上浦作爲驛站，所以多出數家販賣陶器的商店。

方上浦是處淺水灣，不能停靠大船，所以，無法成爲海港。

灣口有曾島、鴻島二島擋住瀨戶內海，距中國航道很遠。

可以說輝政是爲了讓諸侯及一般過路旅客，在此購買伊部陶，才在此地加以擴建。

伊織與妻六走到一個寬廣的十字路口。

突然，伊織看到豎立於路旁的告示牌。

「叔叔，那個告示牌有點奇怪。」

二人走近一看。

二

告

方今屢有無朱印的不明船隻出沒於領海，侵擾島嶼，綁架無辜婦女。這些都是剽掠外國海邊，搶奪財物的海盜所爲。雖說他們綁架婦女的目的，是要送往海外各地的日本城，以繁榮僑城，但，此行徑却決不被允許。而且彼等經常襲擊航行內海的合法船隻，故其繁榮日本僑城的名義令人難以置信。過去雖已加強防禦島嶼的措施，增加船手將士，力圖加以掃滅，然而馳驅外洋，素有倭寇之稱的海盜群却擁有鐵甲海盜，軍備十分優良。所以，現在廣募鄉士、浪人及漁伕，配備於各島，用以討伐海盜。每殺一位海盜可獲賞十枚小叛。

池田家船奉行

「此告示可眞有趣。」妻六笑道。

「叔叔想去應徵嗎？」

「伊織，與海盜作戰亦是鍛鍊劍術的一種方法。你大概可得一百枚小判。」

「我一點也不厭惡海盜。」

「什麼……？」

「因爲我曾經想過要渡海到外國開開眼界。……叔叔，你是否認爲以極少的人數渡過千里的波浪，攻進明國、安南、暹羅，是一件英勇之事呢？」

「嗯……」

「我曾在洗心洞看過一本敍述河道通有英勇事蹟的書籍，據說他在文永之役，曾在三島神社發誓，若敵人不來，他將主動征伐蒙古，最後甚至吞下誓紙。後來發生弘安之役，通有乘輕船襲擊元朝的大船，砍倒帆柱當梯子，殺入船內……。據說河野通有是伊予人，當時是海盜的頭領。……此外，南北紛爭時，村上三郎左衞門率領海盜，高舉義旗，爲南朝效力。元弘三年正月，千早城之戰時，士居通增等人在伊予海上大波率領水軍，準備東上援助六波羅軍的北条時直，使村上水軍的名氣揚天下。」伊織說道。

根據「本朝武家高名記」的記載：

村上義弘沒有後嗣，一族十七家爲爭奪權利而私下爭鬪。不久，出現一位傑出的人物，就是

村上山城守師清。

山城守師清是北畠頭家的遺子——也就是北島親房的孫子。

其父顯家戰死於安倍野，年少的師清逃至信州的山中。

不久，長大成人的師清聽說伊予國前的海盜村上義弘去逝，後繼無人，心想：「能繼承村上家的人唯我師清而已。」

於是率領三百餘人，前往討伐紀州的雅賀，並且在此組成船隊，首先在讚州塩飽諸島登陸。此島的海盜塩飽三郎光盛在交戰一次之後，即知師清的厲害，立即降服。接著師清登陸備中的神島，一舉攻下此地的海盜，進而攻打伊予國大島。住在大島上的是村上義弘摩下的海盜，却都被師清所說服而追隨之。後來，村上山城守師清平步青雲的成爲瀨戶內海首屈一指的海盜首領。

師清之子山城守義顯有三子，長子是山城守雅房，繼承父職，次子二男居住於備後因島青木城。三子來島又三郎繼承河野氏十八家之中的來島。

這三兄弟就是侵擾明朝，掠奪財寶，最爲勇猛的倭寇。

明朝的資料，對倭寇的凶猛程度記載得十分清楚。

明朝在沿岸數百里建築無數要寨，大要寨稱爲「衞」，安置四千至五千駐兵。次爲「所」，駐兵一千至一千五百。再其次稱爲「巡檢所」，駐一百名弓兵。據說「衞」內，每千戶人家備有十艘備倭船。

所有的要寨備有哨戒船，只要倭寇接近的話，烽火台及望樓即發出警報，這叫作「會哨」。

爲了對付倭寇的騷擾，明朝的水軍增強數十倍。編制分三組，有福船隊（由大船組成，堪稱遠洋艦隊），海滄船隊（近海艦隊），艟艚隊（湖江艦隊），此種水軍陣容在當時堪稱世界第一。

然而，目前倭寇仍然持續侵擾明朝。

伊織因爲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根本不想與倭寇爲敵。

三

伊織與妻六挑了一家新客棧，住宿下來。

「武藏若看到你，不知他會說什麼？」妻六盯視著伊織，說道。

「叔叔，您也認爲武藏先生必會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嗎？」

「因爲武藏曾受細川家的首席家老長岡朝臣之託，要他與仕於細川家的佐佐木小次郎比武。……我想他們必定會比武。」

「可是……，武藏先生未必會贏吧！」

「你說什麼！宮本武藏是天下無敵，他絕對不會敗！」妻六憤憤說道。

「叔叔……」伊織猶豫的喚著妻六。

「什麼事？」

「在幻夢師父的教養之時，我開始覺得學劍有二種方法。」

「二種？」

「一種是像武藏先生那樣，自小即不斷殘酷的鍛鍊身體，把自己鍛鍊成有如小鳥或野獸；另一種是幻夢先生的方法，在成年之後才領悟出心法與武藝的盡頭是無，而捨棄修禪，選擇學劍……」

「嗯。」

「所以我認為，同樣要窮研劍術的奧秘，有二種方法，一是從身體開始，另一是從心開始。」

「很有道理。」

「武藏先生以十三歲時的比武，作為劍客的出發點，此後擇強敵而鬪，終於成為無敵的高手。但是，幻夢却終其一生不曾比武過。……假如他們交手的話，到底誰勝誰敗？這是我經常在想的事。」

在前來此地的途中，伊織已詳細的向妻六提過洗心洞幻夢的為人，及其所傳授之雙劍術。

「不可違逆自然，不失平常心……不可急躁，心要小心，身可以不必小心……」

這是幻夢的遺言。

伊織流浪時所仰慕的宮本武藏，却可以說是完全違逆自然，瘋狂修鍊的一位劍客。武藏在十歲時，即用草蓆捲住身體，有如結草蟲，而且綁住雙脚，用繩子倒掛於樹梢大大擺動，練習閃過樹幹。甚至從樹上跳下斬砍樹枝，最後練成可以連斬四根的本領。武藏的鍛鍊方法十分異常，是以非人的鍛鍊而培養出來的劍客。

洗心洞幻夢却與武藏完全不同。

「不可違逆自然，一切順自然而生。」這是伊織從幻夢處所學到的原則。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人都是循此自然而生，若違背此原則而鍛鍊技藝，是徒勞無功的。此乃幻夢的觀點。

當伊織不論何時何地趁機襲擊幻夢，却始終無法觸及幻夢的衣角時，幻夢只教他一句話「不要拘泥於心」。

現在伊織認為，武藏的鍛鍊法與幻夢的教義似乎各有其道理。

然而令伊織難以了解的是，若不論天賦的話，到底何種方法效果較優呢？

不過，在幻夢的教導下，伊織已是一位完全不同於宮本武藏的劍客。

現在他最大的心願是，希望能藉著武藏，來證實幻夢所說的是否正確。

此時，一位中年女侍送來晚餐。

伊織背向對方，但是當妻六瞥見女侍一眼時，不禁大叫出聲。

女侍的鼻子和耳朵已被剁掉，是一張慘不忍睹的面貌。

「抱歉，請問妳爲何會變成這樣？」妻六問。

一聽此言，伊織回頭，不禁皺眉。

「我是附近島上之人……海盜想搶走我的女兒，我不聽從……才變成這個怪模樣。」

「什麼！簡直太可惡了！」

「丈夫及兒子皆被海盜殺死，所以，我只有忍辱在客人面前暴露這張怪臉……請別見怪。」

長島

一

三天後，妻六與伊織乘小船離開方上浦。

方上浦的灣口有會島、鴻島，而水道分爲東與南。

小船走南水道，通往蟲明瀨戶。

連接播磨、備前的蟲明海域，有一座長（東西）約二海里半的大島嶼，叫作長島。

（昭和初年，此島設立痲瘋病療養所，一直延續至今）

伊織與妻六停留於長島，是爲了守候海盜前來。

投宿於方上浦的客棧，看到女侍的慘慘面貌，使伊織改變心意，決心應池田家船奉行之徵。

那位女侍原先住在方上浦東水道海域的鹿久居島。

當時，海盜曾預告二年後，將前來蟲明海域的長島，然後揚長而去。

海盜一向都是在年底出現。

進入蟲明瀨戶後，伊織不經心的看向右方的山脈，指著說道：「叔叔，快看！」

距海邊數丈的高處——在彎向內側的絕壁上，有一塊突向海邊的巨岩，被雕刻成不動王，在朝陽照射下，顯得強而有勁。

在靜如湖水般的海灣，這座雕像似乎不太符合此地的氣氛。

「奇怪？」妻六凝視一會，對划船的漁伕問道：「雕刻者大概不是佛像匠，而是浪人吧？」

「是的，那個人曾央求蟲明村長，讓他在岩石上雕刻不動明王……。這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那位浪人是否叫宮本武藏？」

「我忘了那個人的名字了……，當時有四名池田大人的目付前往黑井山找尋宇喜多秀家夫落的軍資，而命令該浪人離去，結果却被浪人所殺，然後就失去踪影了。」

「一定是武藏！伊織，不會錯，那座不動明王是武藏所雕。」妻六斷然說道。

當妻六與武藏同在江戶之時，他曾在日本橋頭販賣武藏所作的佛像。

因此，妻六熟知武藏所雕的佛像的面貌特徵。

當時武藏所作的佛像，很難以區分是釋迦如來、藥師如來亦是彌勒菩薩。完全是憑自己的想像力，信手雕刻而成的面貌。可以說是一種自成一流，獨特的卓越表現。

雕刻在岩石上的不動明王的面貌，很明顯的是出自武藏之手。

「伊織，這個世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我們居然來到武藏雕刻不動明王的地方……這眞是一段奇緣。武藏與我們之間似乎繫有一條看不見的緣。」妻六興奮的說道。

但是，伊織仰望不動明王，內心却想著另一件事。

——這的確是一座獨特的雕像，只是面相却充滿一股瘋狂的氣色。與其說是表示降魔的憤怒，右手的劍，左手的繩子，以及背負的迦摟羅炎却散發著陣陣魔氣。

不動明王的憤怒之相，應該是爲了保護人們幸福，除去一切邪魔而產生的。

若其中參有雕刻者熾烈的好惡之念，就無法說是保護人類幸福的象徵了。

伊織有此感覺。洗心洞幻夢的觀念似乎已佔據伊織的心靈，成爲他的思想了。

二

遠自平安朝起，長島即是官牧之島。

小船停靠於蟲明岸邊，伊織與妻六站到沙地，立即看到眼前的草地上，有幾頭悠閒自在的牛馬。

無風，陽光柔和，亦無沖刷海岸的波浪聲。

島上的地形是起伏緩坡的低丘陵，是一片點綴著深綠色松樹的草原。

住家散佈於松樹間。

在渡船漁伕的帶領下，妻六一邊走向島長的家，邊說：「海盜侵擾如此安祥的島上居民，實在太可惡了。」

島民似乎以畜牧為生，完全不見農田。

島長的家是位在島上東邊地形稍高的地方，沒有一座瞭望台。

瞭望台上的人詢問他們三人是誰？

漁伕說明二位浪人是來自方上浦，應池田家船奉行之徵，欲加入殺海盜的行列。

自瞭望台走下來的是島長本人。

島長無助的搖頭說道：「只有二個人，又有何用？」

島長年紀約三十七、八歲，卻臉色蒼白，不斷咳嗽，可能患有肺病。

「放心，我們雖只有二人，卻有信心趕走海盜。」妻六報出自己的來歷。伊織雖年輕，卻是個無敵的劍客，我妻六雖老了一些，卻是伊賀的上忍，有自信趕走一、二十位海盜。

儘管他如此說明，島長卻一再埋怨無人響應池田家船奉行的告示牌。並說若只有二人的話，不如不與海盜反抗為妙。

不禁令妻六說：「不妨先看看我們的本領吧……」

為了驅除島長的不安，妻六以猴子般的輕盈身段攀在瞭望台的柱子，向上爬。然後像鳥一般自塔上跳下。

可是島長仍然表情黯淡，但也總算將他們帶入家中。

屋子似乎早在古代官牧島長時就有，屋內的設備十分氣派。

客廳的擺設宛如迎接貴客一般，早已佈置妥當。

島長姓裳掛，名太郎左衞門。

端茶進來的，是一位十六、七歲眉清目秀的少女。與太郎左衞門十分相像，有如翻版一般。

「這是小女，叫久美，過完年就十七歲。」太郎左衞門繼續說道：「久美已下定決心了。」

「什麼決心？」

「二年前在鹿久島搶走一名女孩的海盜曾揚言，下次將前來長島……過去，不曾有海盜前來長島。由於長島是座飼馬的島嶼，遠自宇喜多大人時代起，年輕人一到二十歲的話，必被召到岡上城，擔任下當武士的馬伕，二十年後才回來，女孩也應嫁給當馬伕的年輕人，而前往城下。剛剛圍觀的島民諒必你也看到了，都是一些老弱婦孺……島上除了久美之外，只有三個十幾歲的少女，而且都不滿十五歲。我身為島長，實在不該為了袒護女兒，而把其他的女孩交給海盜，所以我才叫久美下定決心。」

太郎左衞門以沈痛的態度，看向女兒，然後深歎些口氣。

伊織與妻六重新看一眼低頭俯視的久美。

鼻樑高挺，眉清目秀，肩線纖細，姿態楚楚動人。

太郎左衞門之妻於數年前逝世，他們父女過著寧靜的生活。生病的父親當然難以忍受女兒即將被奪之苦，女兒也一定捨不得丟下病中的父親，而被當做活貢品。

「眞可憐！」妻六說：「伊織，絕不能讓海盜搶走這位少女，你說對吧！……快向島長發誓，絕不讓海盜搶走她！」

三

八幡船「地獄丸」進入瀨戶內海。

搭便船的宮本武藏站在船頭，面對久未見過的寧靜景色，不禁令他想起阿幸，突然在內心呢喃著：我遇到的都是不幸的女子。

投海自盡的阿幸，被賣爲妓女的阿吉，當尼姑的夕姫，在備前蟲明村被毒害的赤音，還有獻身給殺父仇人的佐久。

——我大概是背負著親手殺母的罪過吧！我是一位無法讓女人幸福的男人……。

背後有脚步聲走近。

「快到備前蟲明的瀨戶海域了……」

「蟲明？」武藏感到訝異。

「哦！你去過蟲明嗎？」

「我曾在蟲明村黑井山中的無住寺住過一段時期。」

「是嗎？今年我們將自蟲明海域的長島帶走女人。」

「……」

「聽說島長的女兒頗具姿色。二年前我到方上浦海域的鹿久居島帶走女人時，聽到這個傳言後，曾留話二年後將會再來。」

「……」

「你一定認爲我們毫無人道吧！不過，本地獄丸所買到女人，絕不是供船上的人玩弄。瀨戶內海的海盜群都是上自船長，下至各個水手玩弄抓來的女子，但我鬼左衞門却不會如此殘酷。即使抓來的不是處女，而是寡婦，我也嚴令部下絕不可動手。我們都妥加照顧，帶往呂宋、安南、暹羅，嫁給當地適合的人。」

「……」

「每當我再次前往日本城探望時，只要看到以前抓來的女人生子，又過著幸福的生活的話，才會覺得自己的罪孽減輕不少。而且向我致謝的女子更是多得不勝枚數。她們都對我說：與其在日本小島過著貧窮的生涯，不如前往異國嫁給武士，過著富足的生活，這些都是您所賜。……只要聽到這種話，就讓我感到高興、安慰。」

「……」

「我並非爲自己的歹徒行徑辯解，只要你也前往海外的日本城看看的話，就不會再譴責我了。」

「……」

「你還是別跟佐佐木小次郎比武，坐這艘地獄船前往呂宋、安南等地吧？」

在鬼左衞門勸說下，武藏沈默一會兒，然後說道：「人各有志……」

「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比武？」

「慶長五年，亦即關原之役之時，我曾寄居於瀨戶內海伊予海上的一座小島。正巧遇見海盜要帶走女人……。我說服島長，指揮島民，利用奇計攻陷海盜船。也就是說，我曾經是你們的敵人……」

「事後我立即就走，所以毫不知情……」

武藏誠實告之以後，鬼左衞門笑道：「你可知道那座島嶼後來如何嗎？」

「那座島叫作弓削島吧？」

「你知道嗎？」

「由於你的多事，半年後，當地的島民連老弱婦孺全被殺害。」

「……」武藏驚愕的注視鬼左衞門。

「我不知道你就是指揮了削島民的浪人。……瀨戶內海的海盜即使到現在，仍然四處在找你，揚言非殺你不可。……原來是你所爲，哈哈哈哈……，我眞是服了你。」

迎擊者

一

「喂！來了！海盜船來了！」

午餐時，當伊織與妻六正要拿筷子時，站在長島東端的瞭望台，監視海面的老人正好發出喊聲。

二人互相照面。

「這是你發揮本領的好機會！」妻六說。

「叔叔可知道八幡船上搭乘多少人嗎？」

「至少四十人，至多七十人。」

「七十人！」

「你的師父宮本武藏曾在洛北一乘寺下松，與七十餘位吉岡門徒決鬥，而且獲勝。你大概絕不會輸給他，而且我妻六也要拼了老命，好好幹一番！」

「叔叔，請讓我一人對付海盜。您只要在一旁觀望即可。」

「不，不行。伊賀的妻六在一生中，至少也要有一次爲正義而戰的經驗，即若喪失生命，我亦不會後悔。」

正當妻六扮鬼臉時，島長太郎左衞門正好步入屋內。

他的臉色蒼白。

「求求你們，即使海盜來了，也請你們不要出手管這件事。」島長行禮央求道。

「你不是已答應讓我們插手管這件事嗎！」妻六嚴厲說道。

「是的，我的確答應過，可是……，我還是決定把女兒交給他們。」

「傻瓜！豈可讓海盜搶走你最愛的女兒！我們若被殺，再把女兒交給他們也不遲。」妻六說。

太郎左衞門低頭，獨語般說道：「可是，你們才只有二個人。」

「島長，你不知道這年輕人的厲害，才會有此顧忌。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這句話可說專爲伊織而創的。他可以在瞬間殺死五、六十位海盜。放心吧！放心吧！」

當妻六把手搭在島長的肩膀上之時，太郎左衞門激烈的咳嗽。雖用手堵口，鮮血却從指間滴落。

「糟糕，你必須躺下來，快！」

當妻六正欲將其抱起時，太郎左衞門又吐出大量的鮮血。

久美急跑過來。

伊織默默走到庭院。走至門外一看，島民已一傳十，十傳百的圍集而來。

果如太郎左衞門所言，都是老弱婦孺。他曾說過有三位十幾歲的女孩，却沒有看見，大概是躲起來了。

——眞是不得已！

伊織如此告訴自己。

——我獨自對抗他們吧！

伊織登上瞭望台，看到停泊於外海的海盜船，分出三艘小船向此划來。

——我的師父曾獨自對抗七十餘位敵人。但是，聽說那些吉岡門徒只有少數具有實地作戰的經驗。然而八幡船上的人却被明朝人稱爲「倭寇」的亡命之徒，每個都曾殺過人，戰鬪力與吉岡門徒完全不同。

伊織雖有二次殺人的經驗，但是，獨自對抗不知死活的數十位海上強者，他實在沒有必勝的信心。

當他與妻六離開方上浦，前來長島時，原以爲會繼續有鄉士或浪人前來響應。

伊織以爲至少也有二十人以上。

然而很意外的是，只有他和妻六二人。

其他島上根本不可能會有人響應。

因爲海盜曾經預告，將在二年後前往蟲明海域的長島。

伊織主要是認爲應徵來此，與經驗豐富，兇猛過人的海盜決鬪，是一次很好的經驗，才前來長島……。

如今的情勢，很可能使伊織步向死亡之途。

二

三艘小船繞經岬口，進入海灣。

每艘各有六、七人，共有二十餘人。

船長鬼左衞門搭乘最前面的小船。

進入海灣之前，鬼左衞門看到東端築有瞭望台的房子，認定是島長的房子，於是命令一位手下找出前往彼處的小徑，再命令道：「彌左、九市、汐政，你們三個跟我來。」

鬼左衞門的做法是，先見到島長向其遊說，若不順從時，再召部下前來，威脅要以金錢強買。若對方再不答應的話，再以暴力搶奪，當然也會留下金錢。

雖然搶奪女人的行徑與其他海盜群相同，但鬼左衞門却有自己的處事方法。

正要登上山坡之時，突然有位年輕人自赤松林中閃出，擋住小徑。

「幹什麼！」鬼左衞門嚴厲的看著浪人打扮的年輕人。

「我代表島長向各位回話，長島沒有女人可交給八幡船，希望你們立即離開。」

「聽說長島島長的女兒，出落得十分標緻，難道此言是假？」鬼左衞門微笑道。

「島長的確有個十七歲的女兒。但是，現在島長吐血臥床，女兒必須照顧他，請各位諒解，立即離去。」伊織的語氣平穩。

「島長是否罹患不治之症？」

「是的，好像是如此，所以請你們……」

「等等，若他的病只要經過女兒照料即會痊癒的話，我們絕不會不加考慮。但既然是不治之病，由誰照顧不也相同。……既然如此，我願出二倍價錢購買。」

「不行！」

「不行？……你又是誰？」

「我是受僱於池田家船奉行，保護長島，免受海盜的蹂躪。」

「什麼？」鬼左衞門皺眉。「看來似乎不只你一個人……是否還有其他人埋伏？」

「只有我一人。」

「哈、哈、哈……只有一人就想對抗我們地獄丸嗎？」

「不試試看，就不知道我能殺死地獄丸多少人。」

「好膽識。……真要試試看嗎？」鬼左衞門回頭看看跟隨於後的彌左、九市、汐政三人，以表情示意他們圍殺。

由於坡路的左右是陡峭的紅土，三人無法一起攻上。

首先是高大的彌左拔出背負的三尺餘長劍，怒吼一聲衝來。

瞬間就分出勝負。

伊織讓彌左衝至接近自己，才拔出長短二劍，以右手的長劍架住彌左的長劍，同時以左手的短劍，刺穿敵人的腹部。

九市跳過彌左滾落的身體，手拿柄長六尺的長矛。

勝負又在瞬間決定了。

伊織用短劍砍斷對方刺擊而來的矛頭，長劍由上向下砍，把九市的腦袋至下顎砍成二半，血沫橫飛。

「可惡！」汐政躍過二位同伴的身體，步步逼近。

為了對抗伊織的雙劍，汐政拔出背上的長劍，以及配在腰間的二尺餘短劍。這把短劍並非日本刀，似乎是在明朝搶奪的唐劍。

汐政的身高平常，但肩胸的寬度卻是常人的二倍。

汐政用刀揮動二把利劍，一再逼近。

他的戰法顯示出已有數次殺人的經驗。

伊織慢慢後退。

最後，背靠松樹。

汐政發出野獸般的咆哮聲，跳向伊織，此時的伊織正處在無法後退的地點。

然而伊織背靠赤松樹幹，是一種戰術。

伊織迅速蹲下，汐政的長劍砍入赤松樹幹。

汐政的動作瞬間停止了——伊織毫不放棄此空檔，把長劍刺向汐政的頸部，刺入咽喉二寸餘。

轉瞬間，三名得力心腹死在別人刀下，令鬼左衞門憤怒的發出咆哮聲。

三

已經過了一個多時辰了，鬼左衞門却尚未帶女人回到船上，令「地獄丸」的人員開始喧鬧。

「聽說池田家爲了趕走八幡船，僱用浪人保護長島，難道……？」鬼左衞門的心腹副船長滿十郎說道。

當滿十郎下達命令，要四艘小船划向長島時，武藏提議道：「先讓我獨自去看看吧！」

滿十郎以武藏是搭便船之人，不必插手，而加以拒絕。

「我只是想報答你們讓我搭便船。」武藏說。

滿十郎考慮一會，終於答應。

因爲他知道船長鬼左衞門不願在日本國內殺戮國人，而且也清楚武藏的實力。

「你去探探究竟，若半個時辰後仍無音訊的話，我們就全部上岸。」滿十郎說。

「好的，若岬上有人丟下火把的話，就表示不用攻擊。」武藏說。

小船離開母船。

武藏坐在船頭，突然回頭看著划船的人。

大概是海盜船上最年輕的，臉上仍留著稚氣。

「你幾歲了？」武藏問。

「十四歲，我叫石田左馬之助。」少年報出響亮的名氣。

「你是自願當海盜的嗎？」

「我是船長在戰場檢到的孤兒。」

「……」

「在佐和山城被攻陷時，我被女侍揹著逃出來，但那位女侍却病死，才被鬼左衞門先生檢來。」

佐和山城是石田治部少輔三成的居城。

這位少年名叫石田左馬之助，難道與三成有血緣關係。

若是三成之子，爲了不被德川幕府的人追緝，海盜船可以說是最恰當的藏身之地。

「宮本武藏先生……」左馬之助開口說道。

「嗯？」

「你打算一生以劍客的身份，不斷進行比武嗎？」

「可能吧！」

「只要名揚天下，你就滿足了嗎？」

「名揚天下只不過是結果，其實我並非完全爲了出名才一再決鬪。」

「我實在不懂。」

「……」

「難道你毫不求報償，却能拼著性命繼續比武嗎……？」

「……」武藏沒有回答。

不久，小船繞過岬口，進入海灣。

岸邊停擱著鬼左衞門等人所搭乘的三艘小船。

四周沒有人影。

「怎麼回事？」左馬之助疑惑的環視四周。

「你在此等待。」武藏自船頭跳至砂地。

「請小心點。」左馬之助對著武藏的背影大聲叫道。

邂逅對立

一、

大約走了二十步，武藏佇足，心想他們會是走上狹窄僅容一人走過的小坡路嗎？

他的表情毫無變化，瞬間，雙眼放出閃電般的光芒。

這位決鬪者的感覺完全超乎尋常人，即使距離頗遠，亦能敏銳的感覺出來，大概可說是天賦吧！

武藏有點懷疑，瞇起眼睛，慢慢走上去。

結果，走不到十步的距離，一股血腥味刺鼻而來。

坡路自此處起緩緩的彎曲，到了轉角，武藏看到許多屍體橫放於前。

屍體的形狀各異，却無一人因爲重傷而呻吟，完全是一片死寂。

的確是一片死屍累累。而且被害的都是分乘小船前來的「地獄丸」的人。

即使是武藏，也是第一次在大白天，看到這麼多被殺害的屍體。

在洛北一乘寺下松與吉岡門徒死鬪時，他根本無暇去觀看屍體。

——看來是有高手隱藏於此。

武藏的內心如此呢喃著。

自轉彎處，坡度突然變陡，有二、三具屍體重疊，是被殺後，滾落所致。

武藏走近，看出每個人都是一刀致死。

來到兩邊是紅土崖的坡路時，看到三顆沒有身體的頭顱，不禁令武藏懷疑：大概是池田家所僱用之人所爲，可是，池田家會有此種高手嗎？

已歷經各種場面的武藏，一眼即可斷定，殺害這些海盜的，是出自同一人。

……武藏終於走完坡路。

眼前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四處散佈有赤松。

「……」武藏發現到船長鬼左衞門雙手被反綁，綁在七、八步之前的赤松樹幹上。

——還活著！

鬼左衞門頭部低垂，很明顯的是被活捉的。

武藏移動視線。

殺害衆多人員的人就躺在附近。

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

由於武藏銷聲匿跡走上坡路，所以似乎沒有被察覺。對方大概是爲了消除疲勞與假寐一番。

也可能是正在等待第二次的襲擊。

然而武藏却認爲，殺害二十餘位海盜，活捉鬼左衞明的人，大概不是這個小伙子。

可能是看守的人吧？

武藏覺得這位年輕人十分眼熟。

就在此時，傳來飛鏢的嗖聲，武藏大步跳開，躲在松樹後。

三支飛鏢持續飛來，每一支都刺穿樹幹。若非武藏的動作快如野獸般的話，恐怕身上已中一、二支飛鏢了。

瞬間，年輕人彈跳起來。

武藏看向飛鏢飛來的方向。他與射飛鏢的人距離頗遠。

「叔叔，別出手！我來對付。」年輕人大聲叫道。

「伊織，這小子不是普通的海盜。」

此時，武藏不自覺的低吟一聲。

二

武藏迅速自樹後閃出。

「妻六，射飛鏢時，應看清對手再射。」

伊織面對說話的武藏，高興的說道：「啊！是師父！」

妻六也跳向岩石上，不敢相信似的大叫：「武藏兄！」

武藏凝視伊織。「你就是伊織？」疑惑似的問道。

「是的，好久不見了。」

「殺害海盜的人是………？」

「是我！」

「………」武藏簡直難以置信。

此時，妻六跛著脚跑來，纏在右膝上的布塊沾滿鮮血，看來可能是受到槍傷。

「抱歉，請原諒，我妻六果然要服老了，視力衰退，居然沒有看出是武藏兄，而莽撞射飛鏢，請原諒………」妻六跪下。

武藏仍然緊盯著伊織，問道：「你在那裏練得這身本領？」

「澤庵和尙帶我到伊賀上野，拜師洗心洞幻夢學習雙劍。」

「洗心洞幻夢？」武藏不曾聽過這個劍名。

「幻夢師父是一位不曾比武過的人。」

「………？」武藏皺眉。

妻六宛如以兒子爲榮一般，與高采烈說道：「你也看到伊織的厲害了吧………」

「妻六，你也是伊賀人，諒必聽過洗心洞幻夢之名吧！」

「不，完全沒聽過。據伊織所言，他原是禪僧，不過我不知道他是何時移居伊賀……總之，那位幻夢把伊織鍛鍊的如此厲害，眞是可喜可賀。」

「我倒不覺得。」

「什麼？」妻六目眦盡裂。

「我拜託這位被綁在樹上的老船長，讓我搭便船前往豐前小倉。」

「那麼，你也是看了池田家船奉行的告示牌，而前來收拾海盜的嗎……？」

「不，現在我是你們的敵人。」武藏以冰冷的語氣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妻六大驚。

伊織則冷視武藏，不發一語。

武藏走向鬼左衞明，將其喚醒。

「啊！你是來救我的嗎？」

「船長，殺你部下的人，正是我的徒弟。」

「什麼！」鬼左衞明驚愕的環視週圍，把視線停在讓自己遭受恥辱的年輕人。「他是你的徒弟？」

「雖是徒弟，但伊織自十一歲起就分手了……，他是從別的師父學劍，不過，我們師徒的關係仍未改變。」

「……嗯！」鬼左衞明低叫一聲。

武藏繼續說：「不過，現在……我屬於八幡船的人，伊織則站在防守長島的立場，簡言之，我們師徒正處於對立的立場。」

「……」鬼左衞明仰望武藏，毫不眨眼。

「船長，爲了救你，我必須與徒弟決鬥。」

聽武藏如此一說，妻六失聲大叫：「簡直豈有此理！你們要決鬥？天下那有此種事！簡直是瘋了。」

「妻六，亂世中，父子、兄弟甚至都會交戰互弑，你應該也常聽到這種事。」

「不，我不管別人，我絕不讓你們在我面前決鬥。」

「妻六，搶女人是另一回事，但我必須救這位海盜首領回船上，這是我的任務。……是搭船的人理應做到的事。若我不救他回去，全部人員將會攻向長島。他們有許多槍礮，將會使所有島民受害。……伊織，現在我出現了，你是否能看我的面子，放他回去？」

「不，我不放人！」伊織斬釘截鐵的答道。

「好吧！我只有和你比武了。」

「是！」

三、

「不行！不行！不行！我妻六絕不允許你們這麼做！」妻六臉色大變，站在三人之間。「你們若要比武，不如先殺了我！」他憤怒叫道。

就在此時——

「等等！」鬼左衞明插口說道：「宮本武藏，你留在長島吧！我回船上。」

「………？」

「我不帶走長島的女兒，就此離去好了。」

「他殺了二十餘人，你不帶女人回船上的話，豈不有失船長的面子嗎？」武藏說。

鬼左衞明搖頭說道：「這也是無奈的。我若回到船上，提議別攻打長島的話，就會失去船長的地位。」

「你是說三十多年來，身爲勇猛無比的八幡船船長，會因此而失去面子，喪失地位嗎？」

「反正我老了。至於我的地位要讓給副船長滿十郎，或由五位甲長抽籤，就完全由他們去協商了。」鬼左衞明有氣無力的說道。

四

當武藏與鬼左衞明走至海彎後，英勇寬大的老海盜坐上等在岸邊的小船。

「再會………」鬼左衞明行禮，又說：祝你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比武能夠獲勝。」

「謝謝你的照顧。………你若不當船長，是否將在田邊彎渡過寧靜的晚年？」

「或許吧！………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不論是豐臣家的天下或德川家的天下，八幡船是絕對不會毀滅。看看這位划船的少年吧！再過十年，他將會成爲指揮部下，入侵明朝，攻伐安南、呂宋的勇敢的日本男子。」

武藏看著可能是石田三成的後代的少年左馬之助，說道：「的確是可供造就之才。」

不久，來到島長家，武藏對這次的重逢似乎毫無喜悅之色，對伊織問道：「你使用雙劍殺死那些人嗎？」

「是的。」

「八幡的人個個都有無數的戰鬥經驗，現在我還無法相信你能獨自殺害他們。不過，我倒想見識見識洗心洞幻夢所傳授的雙劍術。」

「總有機會的。」妻六從房說：「你快和佐佐木小次郎比武了吧？」

「嗯。」

「祝你勝利。」

「不，我沒有自信能勝過佐佐木小次郎。………或許我會輸。」

「請別這麼說。」

「以天賦而言，或許我低於小次郎，以本領而言，名人越後的直傳弟子小次郎的富田流，一定勝過無師自通的我。」

「這……」

「這是事實……對了，伊織。」

「在。」

「你正式學過洗心洞幻夢的劍術嗎？」

「是的。」

「若我能擊敗佐佐木小次郎，接下去要你跟我比武。」

「是。」

「當我看見那些被你殺害的敵人之時，我就覺得，我根本無法施展此種劍術。你我的劍技似乎完全不同。總有一天，我希望讓我們超越師徒關係，進行一次眞劍比武。」

魚心庵老人

一、

慶長十七年二月下旬的某天早上。

佐渡守康之單獨造訪位於小倉城正對面的細川家首席家老，長岡佐渡守興長的宅邸。康之是興長之父。

佐渡守康之去年讓出音席家老之職給興長，恢復舊姓松井，自號魚心庵，隱居於到津的海邊，此釣魚過著平靜的晚年。

魚心庵康之在書房與佐渡守興長會面，這是自新年以來，三個月的首次見面。

互相寒喧之後，康之說道：「大阪城的空氣越來越怪異了。」

「看來戰爭是無法避免了。」興長皺眉。

前年三月二十八日，豐臣秀賴離開大阪城，前往京都，在二條城與家康會面。

魚心庵康從主君細川忠興的書信中，獲知當時的情況。

前往鳥羽迎接秀賴的，是家康的三個兒子——右兵衞督義直與常陸介賴宣。是十二歲與十歲的少年。

接待秀賴的人除了這二位少年之外，只有藤堂高虎與池田輝政，並無其他諸侯。

與秀賴同行的有織田有樂、片桐市正且元、大野修理等人。此外，城內尚有加藤清正、淺野幸長，以防止萬一。

家康與秀賴的會見完全是在家族式中順利進行。

這次的面見，人們都認爲充斥在關東與大阪的險惡空氣已大爲緩和。

但是，這次的會見似乎使豐臣家放下心中大石，同一年當中，淺野長政、堀尾吉晴、加藤清正就像是鬆懈心情以等待死神召喚一般，相繼去逝。

尤其是加藤清正這一位最令家康擔心，也最受重視，堪稱是守護豐臣家的首席武將，他的死讓民間所受的刺激最大，人們爭相傳言是被人毒害。

大阪城方面，片桐且元正著手重建京都東山方廣寺的大佛，在此期間，大野修理不斷召用有名的武士仕於豐臣家。

「大平記上有言：百年之榮耀有如風前之塵，一念之發心有如命後之灯。這的確有如槿花一日之榮。」

「你是說豐臣家會滅亡嗎？」

「是的，德川家康已是七十高齡，若無法親眼目睹大阪城崩潰，他將無法安心闔眼。所以一、二年內，大軍必將包圍大阪城。」

興長以驚訝、難以置信的表情聽著父親的這番話。

因爲興長沒有想到家康這麼快就要除去秀賴。

但是興長已屢次領教過父親料事如神的經驗。

「對了……」魚心庵老人轉變話題。「實力與佐佐木小次郎不相上下的人，下個月前來此地。」

「哦，這……」興長目光烱烱。

細川家劍術教練佐佐木小次郎，已在道場中用木刀擊斃六位年輕侍從，使四位永遠殘廢。」

由於是在訓練中，學員技藝未臻純熟，而發生死傷，所以不能責怪佐佐木小次郎。

當初當主忠興延聘小次郎時，長岡康之曾斷定他是一位「適宜置於民間的劍客」，細川忠利與興長却持相反的意見，不過，果如康之所言，巖流佐佐木小次郎的人格根本不適於擔任諸侯的劍術教練。

但是，威震九州，號稱無敵的小次郎，却被主君認爲他是「爲細川家揚名之人」，即使擊斃數位年輕侍從，亦無意加以驅逐。

家中之人大都懾於小次郎的淫威，而不敢出面主張小次郎不適於作爲劍術教練。

因爲這是一個只要「強」即會受到認可的時代。

二、

「有人足以與佐佐木小次郎抗衡嗎？」興長問。

「是一位你也認識的劍客。」康之笑答。

「是嗎？」興長思考一會，立即說道：「想到了，是宮本武藏！」

「是的，去年我到江戶時，巧遇宮本武藏來訪，我問他是否願來小倉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數天前，終於收到他的回音。」

康之自懷裏拿出武藏的書信，交給興長。

內容簡單述及將依約前來小倉。不過，日期未定，大約在三月成行。屆時將不露面，會透過仕於細川家的新免人通報，然後再請康之決定比武的時間與地點。

信中所提的新免人，是指武藏的血族新免伊賀守所率領的鄉黨殘餘份子。

關原之役時，新免伊賀守帶領一百七十餘位族人，加入宇喜多秀家的軍隊。

兩軍潰敗，秀家逃亡後，殘餘的新免人亦四散各處，其中有十四人聽說秀家逃至薩摩，於是決定前往九州，投靠黑田孝高（如水）。

關原決戰只在半天內就結束，不過，九州一帶仍分爲德川軍與石田軍繼續交戰當中。

黑田如水在豐前的下毛郡中津川城（現在的中津市）。

其子長致在關原之役加入東軍，建立功勳，而成爲筑前福岡五十二萬石太守。

但是，如水却毫無屈膝於德川家康足下的心意。

他的野心是稱霸天下。

如水認爲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的戰役將延長三年或二年。所以他打算趁機與加藤盟約締結盟約，與薩摩的島津家聯手，結合九州全域的諸侯，大舉攻入京都，與家康一爭天下。

新免人的殘黨之所以會投靠黑田如水是有其理由的。新免家是美作國的豪族，黑田家是備前國的豪族。過去皆隸屬於統治播州一帶的三木城城主別所氏。簡言之，他們的前代是同一封地的人。

三木氏被羽柴秀吉所滅，於是新免一族改屬於備前宇喜多家。黑田官兵衛（如水）却背叛三木氏，追隨羽柴秀吉，參加攻打備中高松城。

黑田官兵衛爲秀吉的謀臣，功勳卓著。

天正十五年，秀吉征討九州等，如水擔任軍奉行，平定後，獲賜豐前六郡中十五萬石。

所以新免人居於同鄉之誼，才奔往九州投靠黑田如水。

中津城中的如水欣喜萬分的迎接新免餘黨。

但是，如水判斷錯誤，德川家康在關原之役獲勝。如水反而受家康所嫉，必須離開中津城。

因爲家康早已看穿如水的心機，甚至不賜給他千石的土地。

但是，其子長政成爲筑前福岡五十二萬石的太守，所以如水只能退讓，獲准住於城外。

此時，如水率領新免人進入筑前國，央求長政，賜三千石給新免人的首領新免宇右衞明，以此三千石養活新免人。

鄰國的豐後、豐前有位自丹後宮津移來的新領主，就是細川忠興。

當如水逝世後，長政立即驅逐新免人。當時新免人僅餘六人。他們只好無奈的轉往小倉城下。

最初，新免人過著如同乞丐般的悽慘生活。不久，有強盜偷襲城下的富商，他們攜帶劍矛、趕往援救，瞬間即制服二十幾個強盜，而受到人們的尊敬，被稱爲「新免六人」。

當城主忠興聽到這項傳言時，立即將其召至城內。

此六人是內海孫兵衞、香山半平太、井戶龜右衞明、安積小次郎、船曳杢兵衞、木南加賀四郎。

忠興非常欣賞此六人，於是每人各給予三百石。

武藏得知新免六人仕於細川家，於是計畫到達小倉城下時，先造訪他們，透過他們請長岡決定比武的時間與地點，然後在比武當天再出現。

三、

「宮本武藏爲何要到比武當天才露面呢？」與長詢問父親魚心庵。

「要擊敗佐佐木小次郎，大概須要花費一些心機吧！一萬大軍對一萬大軍的決戰與一對一的比武完全相同，若力量均衡的話，只要能擊敗對手心理上的弱點的話，就會獲勝。」康之回答。

「我實在想不透，一對一比武時，如何才能擾亂對方的心呢？」

「我也難以預測。據我所知，宮本武藏這個人在比武時，往往會使用出人意外的計略。這次的比武，必將有一番讓我們驚歎的計畫吧！」

「我先把他要來的消息告知新免六人。」

「不必，我認爲應該先轉告佐佐木小次郎。」不知爲了什麼理由，魚心庵如此說道。

「是。」

當天中午，長岡佐渡與長把佐佐木小次郎喚至屋內，告訴他：「下個月，宮本武藏將前來小倉與你比武。」

小次郎睜大雙眼。「他要來！」

「與他比武是你最大的希望吧！」

「他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宿敵。」小次郎挺胸昂然說道。

這件事立即傳遍了小倉城。每個人都知道宮本武藏將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前者是獨自一人先擊敗室町劍術所吉岡道場的當主吉岡淸十郎，繼而又擊敗傳七郎，最後砍殺七十餘位門徒，使吉岡道場毀於一旦，這項傳言經過渲染後，早已傳抵九州。

佐佐木小次郎的厲害亦在九州一帶號稱無敵，甚至被認爲鬼神投胎轉世。

在道場中被小次郎擊斃或成爲殘廢的死傷者的親人，都前往神社祈禱，希望佐佐木小次郎會被擊敗。

細川家的侍從，也有不少人賭誰勝誰敗。

「佐佐木小次郎雖是個冷酷的劍客，但宮本武藏決戰吉岡門徒時，在一乘寺下松甚至不放過年僅十一歲的發起人，而加以砍殺，他的殘忍恐怕在佐佐木小次郎之上。」

「這次的比武，讓我們賭一貫金子吧！」

「好的。」

「我也參加一份。」

新免六人雖住在偏僻之處，却早已收到武藏的書信。

武藏在信中表示：「到達豐前時，將會先前來拜訪你們，不過不打算面謁城主或家老。自己將在比武當天才露面，所以請你們代擇一處藏身之地。」

六人商量一番後，決定找一處絕對不會被人發現的隱居處。他們六人堅信：武藏絕對會贏佐佐木小次郎。

城內方面，城主忠利與長岡興長正在商量該選擇何處爲比武場所。

興長說：「雖不知佐佐木小次郎的看法，不過，宮本武藏似乎不太喜歡人多的地方，所以紫川河灘、聞長海邊等都不適合。」

「圍個寬廣的竹籬如何呢？」

「這不是報仇，而是一場比武。而且不知道武藏在決鬪時將會使用何種奇策，所以應該選擇容易施展計策的地點。」

「興長，場所的選定就委由魚心庵如何呢？」

「遵命。」

興長立即趕往父親的隱居處，到津海邊。

康之的回答簡單扼要。「找一處無人島，一定錯不了。」

賭陀螺

一、

長國門下關。

在德川幕府尚未進行「鎖國」的此時代，海邊有著成排的海運店，海上停靠著掛有各色各樣國旗的巨船。

當時，下關與平戶、長崎同是與外國貿易的港口。而且也是連接九州、瀨戶內海與日本海的唯一海運要衝地。

下關之所以能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海運業興盛之地，其中之一的理由是毛利輝元致力於財政的改革。

自祖父元就手中繼承中國八國的毛利輝元，因在關原之役犯了大錯，而被家康沒收了所有的封地。

然後幕府重新將防、長二國賜予其子秀就，當時秀就只有六歲。

換言之，輝元在壯年時，即成為隱退之身。

防、長二國的虛祿是二十九萬八千四百八十石。

豐臣時代，毛利家原來擁有百萬石以上的俸祿，却在關原之役的失利，而被減為四分之一。尤其防、長二國少有平野，實際的收成只有二十一萬七千石。

輝元封其侄秀元於長府（三萬六千餘石），表弟吉川廣家封於東境岩國（三萬餘石），從實收二十一萬石當中的十萬石支付部下，剩餘的十一萬石勉強得已支持毛利家的開銷。

此外，毛利家須對削封的六國領地的新領主，償還慶長五年度所徵收的米租，所以，在往後的四年間，即運毛利家的武士也只能領到八成的俸祿。

慶長九年，輝元於萩城建築城堡，以此新城為中心，想確立防、長二國的政治體制。此時的輝元已越知命之年（五十歲），健康已大不如前。然而，輝元仍然借重關係欠佳的廣家和秀元，掌握政治實權。

被削減為二國，而財政陷於困境的毛利家，發展海運以求致富的方法，可以說是燃眉之急才想出的策略。

這個海港便是下關。

萩城築好的七年後，毛利家的財政總算步入正軌，一切都歸功於下關。

這個海港的歷史長久，秀元就是利用其歷史，舉行宗教禮儀以吸引人羣。

赤間神宮的先帝祭即是其中之一。

赤間神宮是祭祀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與在源平壇浦會戰中失到的平家一起投海的安德帝。據說先帝祭的開端是由當時的宮女，前來祭拜這位可憐的幼帝陵寢而揖開的。

赤間神宮除了幼帝的陵寢之外，尚有平家一門的墓七盛塚，據說在怪談中十分著名的無耳的芳一和尚，曾被平家的亡靈引至墓前，彈奏琵琶。

平家毀於壇浦之戰的日子——三月二十四日，京師令派遣使者前來祭拜，這項習慣是由秀元所設。

所以，很自然的會吸引數萬的參拜前來，成爲下關的一大盛事。

自神宮到海邊，有不少江湖郎中雜耍表演，以招徠顧客。

在這些江湖郎中之中，有一位正在表演罕見的陀螺技藝的人。是淡路的七助。

他在左手背上旋轉一顆直徑五寸的大陀螺，然後一一把陀螺重疊上去，大約堆積了十五、六顆，迅間使其突然崩潰——下一刹那，頭上、肩上、指頭、足尖都有陀螺在旋轉，此種神技使在場百餘位觀衆看得目瞪口呆，讚歎不已。

五尺左右的身高，胸膛寬厚、巨大雙眼極端分佈於左右，此容貌與十年前毫無改變。不論觀衆如何拍手喝采，他的表情依然冷漠。

不同的只是不停撿拾觀衆所丟下的銅板的七助之妻。

比七助高三寸的萬壽，在十年間胖了二倍，甚至要蹲下撿拾銅板亦感到吃力。

七助、萬壽這對夫婦仍無子女，亦無小小的房子，因此仍和十年前一樣，表演陀螺，流浪四方。

二

「各位，現在鳴門流劍客淡路七助將表演拿手好戲，而且，我本人也將在遊戲中下賭。」七助說道：「各位大概也已知曉，不久後，豐前小倉將舉行較量日本第一劍客的眞劍比武。而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都號稱天下無敵，到底誰會得勝呢？我想從各位中選出二位，以事先猜測一番。」

話一說完，觀衆立即分爲二派，各自大喊宮本武藏贏或佐佐木小次郎贏。

七助莞爾一笑，自主張武藏會勝的人羣當中，及主張小次郎會勝的人羣當中，各選出一名，令他們站在距離數步的地方。

「到底是武藏或小次郎會獲勝呢？讓我們先來預測一下。」七助自懷內取出塗金的陀螺。「我把這陀螺像雲雀般丟往高空。………然後陀螺會掉在你們之中的肩膀上，陀螺停在誰的肩膀，就屬誰勝，這種賭法如何呢………？」

「眞有趣！」

「就試試看吧！」

在九州一帶，早已傳遍了細川家劍術教練佐佐木小次郎將與滅亡室町術吉岡道場的宮本武藏決鬪之事。

過去，此地帶還不曾舉行過如此轟動的劍術比武。

「現在，就要開始了。」七助在陀螺上捲上細繩，說道：「附帶有一個條件，被陀螺停在肩上的人不必出錢，另一位却須把懷裏的錢都給我，願意嗎？」

「好，一言爲定！」

主張佐佐木小次郎會贏的人，似乎是一位有錢的生意人。

七助慢慢的轉動陀螺，大喊一聲，抛向空中。

陀螺消失於高空，然後在七助的訊號下逐漸下降。

陀螺降下，正好落在主張宮本武藏會贏的年輕工人的肩上。

「答案出來了！比武將由宮本武藏獲勝。」七助說道。

沒猜中的生意人，順從的把錢包交給萬壽。

「我的陀螺表演今天就到此結束。」

人羣散去後，七助走到海邊，盤腿坐下，說道：「萬壽，拿酒來。」

「錢包裏的錢，足夠你玩樂一個月。」萬壽把錢拿給他看。

「他猜佐佐木小次郎會贏，這只是對他的一點小懲罰。」

「你相信宮本武藏會贏？」

「我才不希望玷污過妳的佐佐木小次郎會獲勝！」七助憤憤說道。

「你還記恨過去的事？」

「不只是妳的事，那傢伙還曾經砍壞我精心製造的陀螺。」

七助說話，感覺出背後有人氣。

夫婦同時回頭，背後站著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

「你是誰？」

「小野邊伊織，不，應該是宮本伊織。」

「哈哈，這麼說，你是宮本武藏的徒弟了。」

「是的。」

「能遇見武藏的徒弟眞是萬幸，來一杯如何？」

「我不喝酒。……你是故意把陀螺停在猜我師父會贏的人的肩上吧？」

「果眞被你看穿了。」

「在你投出陀螺時，我就看出來了。」

「即使拼了我的命，我也希望武藏會贏。」

「……對了，武藏現在何處？」

「現在他大概已隱居於小倉城了，因爲那裏有新免六人……」伊織回答。

三

就在此時，妻六自防風林跑出來，大聲叫喚：「武藏兄眞是無情，居然悄悄離開客棧。」

「他是另有用意。」

「可是，也太無情了。」妻六憤恨非常。

很奇怪的是，在京都與武藏十分親近的七助與妻六，居然到現在才初次見面。

伊織爲他們二人互相介紹。

妻六與七助立即十分投緣。

七助說：「佐佐木小次郎小子有如惡鬼般狡猾，可能在比武時會率領數十人或數百人前往，你認爲如何呢？」

「這也很難說……對了，伊織，我們到小倉後，不妨前去拜見國家老長岡佐渡，要求必須是一對一的公平比武。」

「不，不必擔心。」

「爲什麼？」

「我認爲小次郎不會如此卑鄙。」

伊織一說完，七助立即憤憤說道：「你不懂的，我最了解這小子，他不是人，是惡魔的化身。他會強暴女人，殘殺無辜之人，壞事作絕，實在難以勝數………」

「不，他現在是細川家的劍術教練，必須保持風度。………他一定會遵守一對一比武的約定。」妻六確信的回答。

同一天，武藏頭戴斗笠，渡海進入小倉城，趁著天黑，悄悄造訪住在偏僻陋巷的新免六人。進入屋內後，六人立即集合。個個都已是年過五十，髮上染有白霜的中年人了。

內海孫兵衞與武藏的父親新免武仁是童年好友。

「你的長相與令尊眞像。」孫兵衞懷念似的說道。

但是，武藏只輕輕行禮，並未顯示出族人的親切態度，問道：「不知是否已找到讓我暫時棲身之處？」

「找到了……前任的首席家老長岡佐渡守康之，在到津海邊隱居，那裏必是最適當的隱居地。」

「不，不行。」武藏搖頭，「在比武之前，我不想留在小倉城。」

「爲什麼呢？」

「我有點小計畫……我想住在海峽對岸的下關。」

「哦！下關？……爲何選擇下關呢？」

「長岡上卿必會選擇無人圍觀的地點做爲比武的場地。可能性最大的是海上的無人島………我想應該不會在城主面前比武才對。」

武藏了解康之的用意，是想藉他殺死佐佐木小次郎。

因此，比武時必須使用計謀，以擾亂小次郎的心理。

若在細川忠利面前圍起布幔作爲比武場所的話，一定無法使用策略。

以技藝而言，武藏毫無自信能贏過佐佐木小次郎。或許小次郎的本領還在他之上。

武藏早已摸清小次郎的性格，所以他知道必須運用擾亂心理的策略。

因此，若圍觀的人太多的話，將不利於自己。

長岡佐渡守康之應該也會考慮到才對。

木刀

一

「……這場決定天下第一的比武，到底是何種結果呢？」春意闌珊，隔著瀨戶內海可隱約看見九川山脈的壇之浦海邊，妻六與伊織並肩而坐，歎息說道。

附近只見馬尾松散佈，不見漁夫的茅屋。

下關港以赤間神宮爲界，西邊十分熱鬧。

壇之浦的海面仍會令人回憶起平家悲慘的滅亡事蹟，漁夫似乎都畏懼鬼靈作祟，而不敢出船。

「伊織，你的預感如何呢？」妻六問。

伊織沒有立即作答，只一味看著撲岸的浪花，突然呢喃說道：「只要有計策能騷擾佐佐木小次郎的心，或是……」

「什麼計策……？」

「………」

「伊織，難道武藏要你替他設想計謀嗎？」

「………」

武藏、伊織與妻六同行至山陽道。到達壇之浦之前的友之浦時，武藏似乎想到什麼似的，對他們說道：「我將在下關與你們分手。」

他們曾在客棧留宿一晚，看來武藏必是趁著妻六不在之時，向伊織說明自己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時，將施用何種策略。

「伊織，難道連我也不能知道嗎？」妻六不大高興的看著伊織英俊的容貌。

「不，並非非保密不可………」

「既是如此，快告訴我，廢話少說了。」

「叔叔………」伊織回視妻六。「以你的猜測，師父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比武一定是一對一。不過，佐佐木道場的門徒大概可以獲准進場，而且數目可能不止五人或十人吧！」

「嗯，說的有理。」

「若師父贏了，那些門徒難道會就此放過師父嗎？他們很可能會當場襲擊師父以報仇。」

「嗯………，西國武士一向凶猛………。所以武藏叫你在適當時機時，助他一臂之力吧！」

「不，師父不會要求別人幫助他。………師父一再考慮，已決定出一個可擊敗佐佐木小次郎的計策，而正巧用得上我，所以，他命令我按計行事。」

「他的計策能否告訴我？」

「叔叔還是不知道爲佳。」

「爲什麼？爲什麼？」

「這………正如我剛剛所說的，一對一比武後，若佐佐木道場的人不允許師父離開之時，我將會助師父一臂之力。」

「難道我伊賀的妻六就袖手旁觀嗎？」

「叔叔這麼一說，我更不能說出師父的計策了。」

「你說什麼！」妻六十分憤怒。

「叔叔………」伊織微笑道：「即使是罕見的高手，也敵不過一件事。」

「是什麼？」

「年齡。」

「………」

「叔叔今年貴庚？」

「這………！」妻六的唇形扭曲。

妻六已經四十六歲了。由於忍者都是在童年進行激烈的訓練，所以自壯年後，體力會迅速衰

退。忍者的巔峯時期是十五歲之後，最多維持到二十六、七歲。

妻六本身也知道體力已衰退。雖然目前仍然發揮令人驚訝的忍技，不過敏捷的動作與耐久力却已不似年輕時代了。

在備前長島與海盜羣戰鬪時，妻六就已清楚自己衰老，而且伊織必定也察覺出來。

二

「若是十年前的話，叔叔或許可幫得上忙。」伊織平靜的說道。

「──十年前？」

妻六看著伊織強壯的身體，不自覺的戰慄了一下。

與伊織相比擬下，妻六總算了解到歲月不饒人的道理。

十年前，伊織是個粗暴又野性的流浪兒。

現在的伊織，却已是一位相貌堂堂，舉止風度翩翩，揮起雙劍有如鬼神一般的高手了。

而自己却仍是武藏的跟隨者，虛渡光陰，頭髮添加白霜，臉上徒增皺紋。

妻六重重地歎口氣。

「十年前？難道現在我已是無用之物？唉！這也是不得已的。」

此時，伊織的視線停二十步遠的海邊。

一位尼姑佇立在那邊。

手捧念珠盤於胸前，朝海面祈禱。

「她……對了，是她！」伊織起身，慢走在沙地，走向尼姑。

「您是……」

在伊織的叫喚下，尼姑轉過戴斗笠的臉。是一位中年尼姑，臉上顯現出專心唸佛心境孤寂的人生陰影。

「果然是您。……我是伊織，十年前我們在奈良分手……」

這位尼姑是洛北一乘寺下松，被武藏殺死的少年佐野又一郎之母靜重。

「你……你就是伊織？」靜重以難以置信的表情，望著十年歲月中，成長得相貌不凡的伊織。

「久違了。」伊織行禮。

「……這大概是我佛的指引吧！」靜重自言自語般的說道。

打消向宮本武藏尋仇，回到土佐的佐野家的靜重，佐良人又十郎慘死的浦戶城附近，築建茅屋，成爲削髮之人，日日爲公公、丈夫、兒子誦經弔慰。

自五年前起，靜重每年都會離開茅屋一次，前來九州，前來參拜下關赤間神宮的先帝祭。

這是這位兒子遭人殺害的孤獨女人突然興起的念頭。

參拜敗於源平會戰而墜海死亡的可憐幼帝之陵寢，正好是這位失去獨子的母親的唯一去處。這一點心情連伊織也能了解。

「你長得眞是英俊瀟灑，還是成爲劍客了吧？」

「大嬸是否也聽說家師宮本武藏，將在最近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不，沒聽過……」靜重搖頭。

「家師若敗，您的仇恨就可就此化消了。」

一聽此言，靜重的表情不僅沒有變化，又說道：「我希望宮本武藏能繼續留傳後世的比武。」

瞬間，伊織訝異的難以回答。

曾經憤恨交加，誓必復仇的女人，因柳生石舟齊之死的啓示，而放棄復仇；但是，她是如何自內心完全剔除報仇的念頭，而使自己的心裏變成眞空狀態呢？

靜重慈祥的望著一臉茫然的伊織，說道：「說來也很奇妙，對我而言，宮本武藏這位劍客，似乎是一位居住在另一不同世界的人。」

「不同世界？」

「他是一位直到去逝，亦即一生中都將進行激烈的比武………而我則一心一意拜佛，他與我各走在不同的道路，不論他比武是勝是敗，皆與我無關。………伊織，你也要與他走在同一條路上嗎？」

「或許是吧！」

一聽伊織的回答，靜重看向海邊，沈默一會，然後說：「在激戰當中，不論父子或兄弟，一旦發生衝突，也會互相殘殺。」

靜重的腦裏，掠過骨肉相爭的平家與源家的爭鬬歷史。

「………」伊織聽見靜重的話，立即想起在長島時，自己與武藏師徒之間差點發生激戰的情形。

當時，武藏曾說過：「若我擊敗佐佐木小次郎，接下來就與你眞劍比武。」

三

武藏住在下關海邊的海運店，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家中。

這是新免六人代爲選擇的隱居之地。

小林太郎左衞門原來是海盜。關原之役時，曾載運大批毛利家的軍隊前往大阪，與輝元約定，若西軍獲勝，將擁他爲瀨戶內海的海盜首領。

秘密載運新免殘黨前來九州的，也是太郎左衞門。

雖已年越七十，在年邁的臉上仍留有橫渡海洋，遠達南洋諸島的倭寇的勇猛神情。

太郎左衞門迎接攜帶內海孫兵衞的介紹信，前來拜訪的宮本武藏時，曾經懷疑的說道：「既然要在小倉比武，何不寄居於長岡佐渡大人的家中……」

武藏面無表情的回答：「由於無必勝的把握，故另有計劃，想在貴府叨擾一陣子。」

太郎左衞門點頭，不再多問。

太郎左衞門守口如瓶，未將收留武藏之事，透露給店中之人。

太郎左衞門本想派一名女佣，以照料武藏的起居，却被武藏拒絕。「只送飯菜來即可，其餘請不必煩心。」

「他的外表是我見過的無數的勇猛之人當中，排名在五名之內。」太郎左衞門曾如此告訴其子磯兵衞。

武藏住在十分僻靜的偏房，整天聽不到人聲。

女佣依武藏的指示，把飯菜放在門前後，即行退去。經過半個時辰，吃得乾乾淨淨的碗盤又整齊擺在同一地點。所以女佣也不知道，武藏在隔著紙門的屋內如何渡日。

五天後，武藏才自動前往拜訪太郎左衞門。

「打擾了，是否能給我五、六支不用的槳或櫓呢？」武藏說。

「做什麼用呢？」太郎左衞門感到差異。

「我想用木刀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爲什麼不用劍呢？」

「我知道佐佐木小次郎的竹竿刀身長三尺一寸二分，而我的長船祐定是二尺七寸，其中相差四寸二分，此差距可能會使我敗北，所以，我想做四尺的木刀。」

一聽此言，太郎左衞門立即表示家中有數把三尺二、三寸的長劍，任他選用。

不過，武藏拒絕。

因此，太郎左衞門令手下至倉庫中拿來七把木槳爲武藏自其中選了最重的赤樫槳。

以木刀而言，枇杷與赤樫是最佳的材料。

武藏拿著赤樫槳，又再次深居簡出。

不論是枇杷或赤樫，都難用鋸子鋸斷，若是外行人，也很難用鉋子鉋得動。

武藏却用短劍削。

削木刀一向被視爲秘事，柳生流的傳書中也曾記載：「相傳削木刀之法得自飯篠出城守所傳，實情不詳。削時，擇吉日，以上述之法削成長刀，不作短刀。削木刀是件秘事。」

武藏以短劍削赤樫木刀，亦無一人親眼目睹。

只花二天時間，武藏即削成木刀，長四尺一寸八分，重二貫目。

劍相

一

當武藏在下關海運店，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廂房默默削製木刀時，細川家首席國家老長岡與長把佐佐木小次郎喚至房內。

「你與宮本武藏比武的日期與場所已決定了，明天由主君正式告訴你。」與長說。

「你是說現在不能告訴我嗎？」

「還是由主君直接告訴你吧！」與長以冷漠的語氣說道。

小次郎早已知道這位首席國家老對他不具好感。

「家老，假若我擊敗宮本武藏的話，我希望增加五百石的俸祿。」

「這得由主君決定。」

「若不增加的話，我將辭去這裏，追隨黑田家、加藤家或島津家。他們大概肯給我一千五百石以上。」小次郎誇口說道。

「難道你一點也不擔心會敗給宮本武藏嗎？」

「哈哈哈………」小次郎大笑。「這三年來，我遊歷九州一帶，曾遇見數位本領高過武藏的劍客，全部都被我一劍擊斃。」

與長對小次郎的誇口似乎不以爲意，說道：「你的竹竿似乎是一把凌厲的名劍。」

「想看嗎？」

「嗯。」

與長自小次郎手中接過三尺一寸二分的竹竿，拔出，使其直立。

這把竹竿沒有落款，但據說是鎌倉物，出自貞宗之手。正如其名「竹竿」，原本是四尺餘，直到小次郎前來九州，才縮短一尺。但貞宗所打造之劍，不知爲何原因，幾乎都沒有落款。劍上鑄有「相模國住人貞宗」與「長銘」的劍極少見，與正宗極爲類似。

與長手中所拿的三尺一寸二分的長劍，不愧是貞宗所造，打造的十分精細。

鐵材細緻，劍色蒼然，閃閃發光。與過去與長所見到的豐臣秀吉的佩劍幾乎完全一樣。

與長凝視良久，然後問道：「你是否相信劍相呢？」

當時的人非常重視「劍相」。

人們相信刀身象徵天之五宮，把刀身分爲數段，自劍尖起依序是散、壽、福、命運。

長劍因鑄法不同，會顯現出各種不同的形，甚至會有瑕疵。「形」有像日輪、月、星等等。

小次郎冷冷注視興長。「你是說這支竹竿有凶相？」

「恕我直言，我第一次看見凶相如此清晰的長劍。」

瞬間，小次郎的表情變得險惡。「請直說吧！」

興長以平靜的態度，語氣和緩的一一指出凶相。

在「命運」的部分有三顆星，一顆代表凡事不吉，將陷於貧賤，另二顆星亦將爲佩帶者帶來災難，恐有罹患重病之虞。「福」的部分有三處瑕疵，表示大凶，將會遭遇難以想像的災難。「壽」的部分，中央的瑕疵表示橫死，此外，橫跨「壽」與「散」之間的瑕疵最具凶相，絕對難逃刼數。

只有出現於「壽」的中央──光命宮的幾道瑕疵及幾顆星之尙可，表示業力旺盛，強過神力。

興長明快加以說明，即把竹竿還給小次郎。

小次郎聞言，毫不動容，眉毛亦不皺一下。

「家老……你所指出的瑕疵及星星，全是在下在無數眞劍比武時所呈現的。換言之，這些凶相包含有被在下所殺害的寃魂的怨恨。………不過，你說只有一處顯示業力勝過神力的吉相，我就是要藉此吉相殺死宮本武藏。屆時，這個吉相也將因宮本武藏的怨靈而變成凶相。………如此一來，當我與武藏比武完畢後，這把劍將變成一把名符其實的凶劍，到時再獻給你，請你丟棄、折斷或隨便處置。」小次郎昂然說完，把劍入鞘，起身離座。

二

告示

劍術比武之事

一、時間：四月十三日辰時上刻

二、場所：豐前長門之海門　船島

三、比武人

本家劍術教練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播州浪人、新免伊賀守血族、宮本武藏

四、當天，無本家許可，禁止前往船島，並嚴禁船隻前往參觀。

慶長十七年四月十日

細川越中守家中

國家老長岡佐渡守興長

這一天，上述的告示牌不僅在小倉城下，連下關、門司關各交通要道，都以張貼的方式告示衆人。

一直就爭相討論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將在何時比武的海峽兩岸的居民，在看到此告示牌之後，更是議論紛紛。

不論武士、商人、漁夫、工人，無人不打賭到底會由誰獲勝。

賭博被視為壞事，是在德川幕府的制度確立之後的事了。

當時，不論是幕府或諸侯並不禁止賭博。自城內到城外的小徑，到處都有人賭博。

會戰時，上至大將下至步卒，也熱衷於博奕之事。

因為賭博可以說是人類體內最強烈的本能。

文武天皇時（西元六九八年）已有以賭博（雙六）為生之人。（雙六是比圍棋更早自中國傳至日本。把骰子放入二個竹筒，若兩邊都出現六就是贏。）

「吾妻」鏡上記載：鎌倉時代，武士可賭雙六盤，但僕衆不行。

隨著時代變遷，到了戰國時代，陣中賭博被視為當然。不僅是金錢，連武具、馬具、馬匹都賭，甚至還有武士輸得全身赤裸。至於步卒，連妻子、女兒也成為賭注。

在天下歸於德川幕府的慶長十七年的此時，全日本仍沈醉於賭博中。

即連家康本人亦喜好賭博。慶長十二年，朝鮮使者呂祐吉前往江戶途中，順道造訪駿府，家康出來招待一番後，即以荷蘭的撲克牌作賭，輸掉六貫目的銀子。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交好賭，一有餘暇，即涉足其間。

嚴禁賭博是肇始於二代將軍秀忠。

不過，在此時代，不論武家宅邸、寺院及神社都公開設有賭場。

因此，一旦有號稱無敵的二位劍客將進行比武的話，很少有人不加入打賭行列中的。（換言之，就有如現代的賽馬。）

細川家與毛利家，有的武士以珍藏的寶劍或甲冑下賭，富商則投下龐大的賭注，漁夫之中甚至有人以未來一年的漁獲量作為賭注。

若把所有的賭金合計的話，小次郎與武藏的比武足可動員十萬大軍。但是却沒有留下記錄。奇怪的是自此之後，賭博的記錄就此消失了。

小次郎及武藏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人投下龐大賭注之事。

住在下關客棧的妻六與七助夫婦，在可看見的範圍，就已得知有龐大的金銀下注於這場比武，令他們大感驚訝。

告示牌張貼出來的當天晚上，妻六回到客棧，激動說道：「兩家海運店以堆滿倉庫的洋貨作賭，簡直太過份了。」

淡路七助夫婦似乎要藉此機會，大發比武的橫財。

只有伊織一直待在客棧，默默聽取妻六帶回來的種種消息。

當天用過晚餐後，妻六說：「伊織……你大概知道武藏的藏身之處吧！又何必對我保密呢

！」

「叔叔太多心了，我根本不知道。」

「你若不知他藏身於何處，又如何與他的計策配合呢？」

「師父早已把計畫交待過我了。」

「可是，今天才知道時間與地點呀！」

「是的。」

「難道不必依時間與地點來改變計畫嗎？」

「………」

「不然就是長岡佐渡早在武藏來此之前，就已通知過他了。」

「不，我不認爲如此。」

「既然如此，計畫應該是在時間與日期決定之後，才能擬定的呀？」妻六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此時，伊織突發奇想的問道：「叔叔，你會划船嗎？」

「別小看我是伊賀山中的人，我也曾在伊勢海學過划船及游泳。」

「既然如此，請你划船載師父渡海吧！」

「我接受。」

「不過，叔叔的任務只是划去又划回，其餘的就別多管………」伊織再次叮嚀。

三

佐佐木小次郎在家中安置女人。

她是細川家下級武士的女兒，曾出嫁一次。

丈夫橫死於狩獵中，回到娘家已有數年，年齡雖已二十六、七歲，却仍十分貌美，引起小次郎的注意，將其帶回用以服侍自己。

此女名叫「須繪」。

白皙如絲的肌膚，在床第中不論如何挑逗，始終保持冰冷，纏住小次郎的肢體却異常柔軟。

自須繪進入家中之後，小次郎即戒除好色的惡習。

「自從有了妳之後，我就像被蛇吞噬的青蛙一樣。」小次郎坦白說道。

貼出告示牌的那天，須繪邊準備午餐，突然請求說：「我想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爲什麼？有什麼理由？」

「我覺得若我住在這裏，將會影響你這次的比武，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須繪是個沈默寡言，舉止輕盈有如影子的女人，與閨房時的情形截然不同。

「我佐佐木小次郎不會受女人的預感所左右，別胡說了！」小次郎粗暴的說道。

「須繪看著膝蓋，說：「上次我出嫁時，曾有不祥的預感，認爲娶我的人將會遭遇橫死，果然不錯。」

「他是他，我是我。若我迷信的趕妳出去，即使我能獲勝，亦會受他人恥笑。我是個業力超過神力之人，大概百萬人中只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以後別再胡說八道了。」小次郎說話時，才察覺到自己已愛上須繪。

愛上女性。

這是小次郎不曾有過的心情。他對這種感覺十分驚訝。

須繪抬頭。「您似乎完全沈迷於我的肉體。」

不僅是夜晚，即使是白天，小次郎也會出其不意的擁抱須繪。他不曾一天不擁抱那冰冷柔軟的軀體。

「是又怎樣？」

「我常常認爲，每當您抱我時，就逐漸在消耗曠世少有的劍客的精力。」

「胡說！」小次郎咆哮著。「我豈是個抱女人就會被吸收精氣之人！………須繪，難道妳討厭我？」

「不，我是爲您著想，才想自現在的幸福中抽身。」

「我會贏武藏，絕對會贏！」小次郎凝視須繪，毅然說道。

他的臉上已不再有過去野獸般的凶暴，而是充滿著步在武術正途的清爽神情。

「擊敗宮本武藏後，我就正式娶你爲妻。」

行 踪

一

長岡佐渡守與長焦躁得未用晚餐，等待新免六人自下關回來。

今天是四月十二日。

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的比武就迫在明天。

但是，武藏却不知去向。

長岡與長曾聽新免六人提及，武藏已在小倉城下出現。

聽到這項報告時，與長以爲武藏一定會潛藏在新免六人的家中。

貼出告示牌之後，爲了愼重起見，與長喚來六人的首領內海孫兵衞，問道：「武藏的近況如何？」

孫兵衞回答：「這……我、我也不淸楚……」

與長大驚，問道：「宮本武藏不是住在你們家中嗎？」

「武藏隱居在下關。」

「下關？」

與長責備孫兵衞未告訴他實情，在一再的逼問之下，孫兵衞才說出海運店小林太郎的家，於是與長立即寫信給武藏。

信的內容大致如下：去年已隱居的忠興大人特意前來小倉城，勉勵佐佐木小次郎務必得勝，以顧全細川家劍術敎練的面子。而且又允許把自己的船借予小次郎，護送其前往船島。聽說閣下正在下關，因此想命本人的船隻前往下關，以便能護送你準時前往船島。

內海孫兵衞携信渡海，但是，回來時却滿臉困惑，報告道：「武藏得知比武的地點及時間後，就突然離開小林家了。」

「他大概有他的打算吧！」與長並不感到驚慌。

但是，一想到比武就迫在明晨，武藏却音訊全無，不禁令與長感到不安。

——爲什麼一定要離開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家中呢？

與長不認爲宮本武藏會放棄比武。

雖然他一定已耳聞佐佐木小次郎稱霸九州之事，但是武藏却非會因此而退怯的劍客。

——武藏絕對不會遠走高飛。

今早，與長無斷地告訴自己這句話，此時，正好新免六人回來求見。

「我們想前往下關找尋武藏的下落，轉告他家老大人要用船送他渡海之事。」

「辛苦你們了。」興長允許。

這一整天，對興長而言，是既漫長、又焦躁的日子。

黃昏時，新免六人仍未回來。

戌刻（下午八時）時，興長才勉強命人送來晚餐。

正拿起筷子時，佣人慌張走進。「新免六人回來了！」

興長急忙走至大門。一看到平伏在地的新免六人時，興長立即直覺：沒有找到！

但是，他並未說出口。

內孫兵衞抬起頭，在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清他的沉痛表情。

「武藏已不在下關了。」他們分頭找了一整天，最後却不得不下此結論。

「你是說武藏逃走了嗎？」興長激動說道。

「不，他絕不是這種懦夫；但……」孫兵衞用力搖頭。

二

「哈哈哈………」突然興長高聲大笑。對著神色訝異的六人說道：「他一定已經到達本城，難道你們不這麼認爲嗎？」

興長如此一說，不禁使新免六人面露喜色。

「那麼，我們六人就在本處仔細找找看。」

「好的。」

興長回房，再次舉筷用餐時，不禁對自己說道：是的，武藏一定悄悄來到本城了。

子時（上午零時）………

新免六人再次並肩跪在長岡宅邸的大門外。

他們在小倉城下仍然找不到武藏。

他們找遍了客棧、神社寺院、及其他可供劍客寄居之處，却仍找不到武藏的下落。

「你們認爲他逃走了嗎？」興長對武藏的失踪頗有怒意。

六人低頭，沒有回答。他們不認爲武藏會逃。但到處都詳加搜索過，却毫無下落，使他們再也不敢堅持說：武藏絕對不會逃走。

「算了，若他明晨未準時赴約的話，責任由我擔當。」興長說。

所謂擔當責任，似乎是表示要「切腹」。

「我們再找一次。」內海孫兵衞說。

「不用了！」興長怒喊。

打發新免六人離去後，興長正想上床就寢，突然心血來潮，喚來佣人。「你去到津海邊走一

趨。」

他認爲武藏可能前往父親康之的隱居處。

過了丑時（上午二時），興長不得已上床，却輾轉難眠。

這不是普通的比武。

是當主君利爲了除去佐佐木小次郎，而與他商量，才由其父康之安排，選擇宮本武藏作爲比武的對手。

而且這場比武已遠播四方，毛利家、肥前的鍋島家、肥後的加藤家、播磨的池田家都已正式通知，明晨將派人前往比武場船島的鄰島「彥島」。

即使沒有正式通知，安藝、讚岐、伊予、豐後、薩摩等地的人必會齊聚於彥島。

雖然從彥島無法看到船島的比武情況，但比武的結果一定會馬上傳開來。

不，甚至可以確尊，已有數十人連夜渡海在彥島上過夜。因爲黎明到比武時刻，若無許可，嚴禁船隻渡海。

——假如武藏沒有出現的話……？

興長就只有切腹一途了。

由於佐佐木小次郎是細川家的劍術教練，若浪人宮本武藏因畏懼而逃的話，表面上而言，首席國家老並不須要負責。但是，對興長而言，這場比武是不被別人知道的一場大賭。若武藏出現，擊敗小次郎的話，可以再物色比武藏厲害的好手，繼續進行比武。若武藏放棄比武而逃匿的話，這是物色武藏的康之的錯誤，必須由其子興長負起責任。

所以，興長不得不有所覺悟。

三

——這種切腹死得宛如一條狗。

興長的內心如此呢喃——就在此時……

有輕輕的腳步聲走近。

「您已休息了嗎？」是佣人的聲音。

「睡不著。」

「我送來宮本武藏的回信。」

「什麼？」興長彈跳起來。「拿過來！」

「是！」

興長急忙拆開信。

佐渡守大人：

明晨比武之事，謝謝您表示要用船載我渡海。不過，在下與小次郎原係敵對，若他乘坐

忠興大人之船，而在下乘您之船的話，恐對您不利，請恕直言，並深致謝意。明晨在下將另覓船隻前往船島，當於適當時機到達，敬請諒察。

宮本武藏

——武藏沒有逃走！

興長激動的想高聲大叫。

興長曾寫信由內海孫兵衞攜往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宅邸。

既然有了回信，既表示曾經失踪的武藏，又再次回到小林家中，並看過興長的信。

——他大概是在某山中修身養性吧！

興長命佣人：「新免六人一定還在城下尋找，去告訴他們已有武藏的回信，武藏又回到小林家了。」

這一晚——。

在下關小林太郎左衞門廂房中休息的並非武藏，而是伊織與妻六。

即使已近寅時（上午四時），妻六仍毫無睡意。

——作什麼呢？要我們二人代武藏睡在此地，到底有何計策？

伊織並未向他表明用意，獨自熟睡了。

——這樣子我睡不著！

「喂！伊織，醒來呀！快天亮了。」妻六叫道。

「還有一個多時辰。」伊織立即回答。

「起來打點一下天就亮了。不，還是趁著天未亮，趕往彥島吧！」

「叔叔，爲何如此慌張？」

「難道你一點都不急！………到底武藏躲在那裏？」

「………」

「今早就要比武了，你可以告訴我其中妙計了吧！」

「………」

「伊織，你還不說嗎？」妻六憤怒了。

「叔叔，再讓我睡一個時辰。」

「不，你睡夠了，我連眼皮都沒閉下來呢！」

「那是你自討苦吃。」

「自討苦吃！」妻六起身。「是你和武藏使我睡不著的呀！」

「我不想在此與叔叔吵架。」

「我也不想吵………可是，你這小子眞過份，到了比武的時候，還不告訴我實情，可惡！」

「我想麻煩叔叔爲我划船。」

「早聽過了，我也答應過了……你眞的不說出武藏的計策……？」

「……」

不論妻六如何追問，伊織仍不透露一點風聲。

當妻六捶手頓足時，四月十三日的早晨已悄悄來臨。

等待比武的人們

一

船島。

長岡康之授意佐渡守興長選擇此島作爲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的比武場地。此座島嶼是關門海峽中，最小入大約五千餘坪）的船形小島。（直到大正年間，塡海擴大爲二萬六千坪，現在建有三菱造船廠及其他工廠，完全不具往昔的輪廓）。

此小島是一片低台地，被蒼翠大松、小松、竹林所掩蓋。台地之下長滿密林及羊齒類植物。只有東端——亦即面對海峽大島彥島的一邊，展開一小片聊勝於無的沙灘。

這是一座連漁夫也不願接近，被人拋棄的小島。

據說平家一門沈於澶澶之浦時，有三名武士隨波逐流而漂至船島，然後切腹自殺。此後，往來於海上的漁夫經常司看到，三位滿身是血的平家武士在沙灘上若隱若現。

這項傳說使人們不敢接近船島。

此小島對面的彥島，曾是平家水軍大將平知盛的根據地，十分廣濶，甚至可延著淺灘走到本土。（幕府末期英國曾向毛利家提議租借九十九年，却被拒絕。若英國能得到彥島的話，或許會將其整頓爲有如香港一樣。現在已與本土連接，成爲「弟子待町」。大概是由於佐佐木小次郎的道場門徒齊聚於此，等待比武的結果，才被尉上此名的吧！就像船島在比武之後，沿用小次郎的流名，稱爲巖流島。）

慶長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早晨——。

最先抵達船島的是，率領十餘名家臣與五十餘名步率的長岡興長。

命令設置裁判席，砍除台地的灌木與羊齒植物，張掛細川家的帳幕。

佐佐木小次郎的比武時刻早半個時辰，乘忠興之船抵達。

小次郎並未事先前來勘察地點，而是首次來到比武場把。

向興長輕輕之行禮，即坐在放在海邊的折合椅上。

他的裝扮十分豪華，染革的裙褲，猩猩緋的無袖短外掛，取下背負的竹竿，立於膝間，雙掌重疊放在劍柄。

今天晴空萬里，風平浪靜，是一個初夏的清爽早晨。

小次郎散於肩上的紅髮，迎著朝陽閃閃發光。

看向海面的眼光，銳利而機敏，毫不眨動。

小次郎的視線朝著小倉方面。但興長的視線却朝向下關方面。

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店位於阿彌陀市町，所以興長認爲，武藏會自此方向渡船而來。

……船島被一片苦悶的氣氛所籠罩。

海上沒有一艘船影。

在彥島的沙灘上，有九州、四國、山陽各諸侯派遣而來的侍從，新免六人、佐佐木小次的門徒及衆多的人群，都在等待勝敗的消息。

不論是下關或小倉，一定有半數以上的人放下手邊的工作。

因爲許多人都對這場比武下了賭注。若自己下賭的人獲勝的話，將有人可贏得別人的寶劍，亦有一些漁夫將在下一年度當中白白的捕魚。

不久，鑼鼓聲自興長的身邊響起。

已到了約定的辰時上到了。

二

「伊織！做什麼？到底在搞什麼鬼？」小林太郎左衞門的廂房中，傳出瘋狂、焦躁的怒吼聲。

已是辰時上刻了。

然而伊織仍然悠閒自在地用早餐。

一個時辰前，來自小倉的長岡興長的手下已乘快船來過。

「佐佐木小次郎已自小倉出發，請武藏先生也盡快前往。」

對方的語氣完全認定武藏必在此地。

伊織已事先央託太郎左門衞答以：「立即出發，切勿掛念……」

但是武藏却不在此。

不論妻六如何急躁，伊織却處之泰然。

「總算該動身了。」伊織起身時。早已過了四分之一時辰。

「故意遲到是武藏激怒敵人的戰術之一，但是，現在不嫌太遲嗎？現在划船恐怕也得費一個時辰以上。」

太郎左衞門已在海邊備好船隻。

妻六曾聽漁夫提及此海峽水流湍急。因漲退潮的關係，每天有四次變化。

退潮時東流，漲潮時西流。

若現在出發，正好逆流而划。

而且到了海邊，仍無武藏的踪跡。

伊織笑道：「叔叔，你說有自信划船，開始划吧！」說完，一骨碌坐在船頭。

「啊！你不是要我送武藏的嗎？」

「我代師父，你就送我一程吧！」

「什麼？」妻六詫異不已。「這麼說，你是要代師父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

「不，我只是在一旁觀戰。」

「……？」妻六凝視著態度穩重的伊織，微笑道：「嗯，我懂了，這就是妙計。」

「其實我很反對在遭遇強敵時，用計以擾亂對方的心氣。」伊織說。

「若是你的話，一定會準時赴約，進行公平的比武，對吧？」

「佐佐木小次郎一定不會使用任何策略，以劍客的眞面目比武。而我方却故意遲到或突然出現，此法雖未及卑鄙，但即使獲勝，亦令人感到遺憾。」伊織堂皇說道。

——他已是一位英勇的年輕人了！

妻六逆流划船，雖使盡力量，船却只是緩緩前進。

三

聚集於彥島海邊的人群當中，淡路的七助夫婦亦夾雜於其間。此外，還有一位認識武藏的人是一位雲遊和尙。

。

圓笠下的臉龐缺乏年輕人的氣色。

看來似乎趕了遠路，滿臉倦容，以拐杖支撐身體。

他是十年前在宇治槇島城址的「昌山庵」，與澤庵共同生活的城之助。

年幼時，不幸罹患小兒麻痺，難以治癒，而剃髮爲僧。

澤庵關閉「昌山庵」時，城之助向其請求，終於落髮而成雲遊和尚。

十年之中，城之助——現在已是慈念，曾經拄著拐杖，浪遊日本全土。

實屬偶然，當他前來參拜下關阿彌陀寺的先帝祭之時，正巧聽到這場比武。

「老伴，假如宮本武藏輸的話，怎麼辦？」

慈念聽見身旁一位肥胖的女人正問其丈夫，不禁着著那位女人。

「胡說！別說不吉祥的話！」向其咆哮的是淡路的七助。

「可是總有萬一啊！」

「沒有，武藏絕對不會被擊敗！……妳若再胡說，即使是我老婆！我也照殺不誤！」

慈念聽見這對夫婦的爭執，突然插口說道：「宮本武藏不會被擊敗的。」

「什麼？大師，你說什麼？」

「我是說宮本武藏尚未領悟出決鬥的虛幻，所以，絕不會敗。」

小次郎在船島的海邊挺坐了一個半時辰（三個小時），突然站起來，面對長岡興長。「家老，我想宮本武藏已逃走了。」

已是巳時（上午十時），已超過二個小時。

「不，決不會！」興長搖頭。「武藏必定會來！」

「不過，他故意遲到，使我焦躁，這種方法亦嫌卑鄙、無禮！甚至可說是蔑視細川家。……指定辰時上刻是你決定的，而非是我佐佐木小次郎所決定。連你也被宮本武藏愚弄了。……我認爲他一定不會來了，一定已逃走了。」

小次郎的表情變得凶惡，以憤怒的眼神看向興長。「家老，說不定是你串通宮本武藏，令他故意遲到。否則就是他私下向你說過，所以你早知道他會遲到。」

「沒有這回事，遲到是宮本武藏的自由，這可能是戰術之一。」

「來了！武藏的船來了！」

整個海峽全無船影。

數千隻眼睛都希望在海面上看到，迎著海浪搖擺搖盪的船隻。

最先發現船隻的是，停靠在彥島海邊的幾十條船之一的名拿望遠鏡的佐佐木小次郎的門徒。

佐佐木的門徒全部齊聚於此。

當衆人等得不耐煩之時，總算有船隻出現。

等待比武的人們

由於大家等得心急氣躁，不禁對武藏興起強烈的憎恨心理。

「各位！乾脆把他的船圍起來責問一番！」其中一人大喊之後，衆人齊聲響應，爭著要跳過去。

「等等！」此時，傳來震耳欲聾的斥喝聲。

是一位身材高大，大約六尺二、三寸的巨大浪人。

頭巾包臉，只露出眼睛，提著長矛。

「不准你們阻擾武藏的船！」

「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總之你們還是乖乖在一旁觀望即可。」

「多管閒事，就先殺你祭刀！」其中一人大叫著。

此時，一名黑田家派來的侍從挺身而出，大聲說道：「他是後藤又兵衞基次大人！」

這位九年前與黑田長政發生爭執，離開筑前，浪遊天下的武者，不知何時又回到九州了。

據說後藤基次已接受豐臣家的召聘，前往大阪城，可是……。

認出此浪人是後藤基次的黑田家的侍從，早就非常景仰這位武者中的武者。

佐佐木道場的門徒一聽來者是後藤又兵衞基次，個個都立即退開。

基次回到九州的目的是，他知道德川家康必定會攻打大阪城，而想說服九州一帶有名的浪人，以加入大阪城的陣容。

過去，基次曾在細川家的大阪宅邸與武藏較量過，爲了得知武藏比武的結果，才趕到彥島。

若武藏擊敗佐佐木小次郎的話，或許基次會慫恿武藏加入大阪城的行列。

小次郎敗北

一

——武藏來了嗎？

佐佐木小次郎看著逆流緩緩划近的小船，嘴角露出一絲淺笑。爲了排除等待一個時辰的焦躁與憤怒，也爲了恢復正常的心情，小次郎佯裝冷笑，嘲笑武藏這種故意遲到讓人等待的小把戲。

站在帳幕前的裁判長岡興長，以及其他的隨從、步卒，個個表情肅穆，像石佛木像般沈默不語，看來興長一定嚴加告誡過，不論何種情況，皆得保持肅靜，不可喧嘩。

小次郎的嘴邊泛著冷笑：我巖流佐佐木小次郎可不同於吉岡清十郎與傳七郎。

他的這番話與其是對武藏，不如說是對他自己而說。

逐漸接近的小船船頭，坐著一名戴斗笠之人。由於逆流而行，爲了免於被水沫濺濕，身上披著漁夫所穿的鯨皮短襖，蹲在船頭。

看著彎腰、斜戴斗笠遮臉的來者，不禁令小次郎興起悲慘的預感。

——武藏是要來殺我的！

自海面看到小船之後，小次郎又再次坐下來。

小船並未直接朝小次郎的方向划近。

船島唯一的海灘是一處淺灘。

事實上，若直接朝小次郎所坐的方向划來的話，船會在頗遠之處即觸礁，或是被泥沙堵住去路。

划船者似乎知道此點，立即掉頭，朝東而去。

「原來宮本武藏不喜歡被水濺濕。」小次郎冷笑道。

先前，小次郎就是乘船朝他現在所坐之地筆直前進，而在中途下船，海水浸濕膝蓋以下，踢著水波走到砂地。

因爲長岡興長的裁判席就設在此處。

而裁判席的前方一定是比武的場地。

在小次郎及細川家衆人的注視下，小船隨波逐流似的抵達島的前端。

此處密生有嫩松、灌木及羊齒類植物，直達水邊。

小次郎看著自船頭走下海邊的對手，沒有取下斗笠，撥開嫩松樹枝，踏著灌木，朝他的方向走來。

雖是沙灘，到處却散佈著碎岩或尖石塊，寸步難行。

大約相距二十步之時，小次郎站起身，把椅子踢落水中，拔出竹竿，劍鞘丟至一旁。

「武藏！」小次郎朝著以斗笠遮臉，只露出下巴的對手叫喊：「你故意遲到以擾亂對手心志，此種把戲對別人管用，對我佐佐木小次郎却行不通。」

「……」

「宮本武藏，難道你有遲到的理由可說嗎？……這次並非我們私下決定的比武，而是以細川侯之名所進行的比武。你既然還戴著斗笠，簡直太無禮了。這已不是尋常的比武，是細川家劍術教練巖流佐佐木小次郎教訓浪人宮本武藏的無禮，納命來吧！」

小次郎說完後，對方慢慢的解下下顎的繩結，摘下斗笠。

「啊！」小次郎察覺來者不是宮本武藏，而是一位二十歲左右，氣質凜然高雅的青年，不禁雙眼暴突。

此時的小次郎幾乎憤怒得昏了頭。

「你是冒名者嗎？」

就在小次郎怒吼的同時，自背後傳來說話聲。

「宮本武藏在這裏！」

「什、什麼！」小次郎迅速轉身，看到武藏站在十數步之遠的砂地上。

武藏毫無旅途勞頓的模樣，穿戴整齊，右手提著以槳削成的四尺一寸八分的木刀。

二

「可惡！」小次郎怒吼。

武藏面無表情答道：「昨晚我就來到船島，睡在小丘的松林中。你居然誤認戴笠的年輕人是我宮本武藏，是你自己疏忽大意。造成此種疏忽的，也該怪罪你自己。」

小次郎做夢也沒想到，武藏在昨晚即已到達船島。

——靜下心，巖流！

小次郎叱喝自己。

但是，却已太遲。

因爲他完全中了武藏的計謀。

根本不可能在瞬間平息激怒的心情。

若是一般的決鬥，他可大叫：「改天再比」，然後揚長而去。

但是，此次比武只要武藏出面，即不可能停止。

小次郎默默瞪視武藏，向前逼近。

相距五步時，武藏以平靜的語氣說道：「佐佐木小次郎，你的巖流虎切刀已敗了！」

「什麼？」

「尚未比武，我就看出來了。」

「可惡！你還想以舌頭來激怒我嗎？」

「若你有把握用竹竿殺我，何必把劍鞘丟入海中呢？你在下意識中已得知自己的愛劍無法再入鞘了。」

「廢話少說！」

小次郎天生具有善辯的能才，然而在一生中最重大的瞬間，却找不到話語以反駁武藏的戲謔。相反，腦裏只掠過興長的那句話：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的凶劍。

小次郎憤怒的心情有如驚濤駭浪，全身一陣戰慄後，朝武藏猛然奔去。

小次郎向其奔馳，武藏却似乎不願在砂地上決鬪一般，直線退向海水中。

細浪拍打於砂灘，平靜的小水波只在尖石塊激起白水泡。

時間已過巳下刻（上午十一時），在陽光普照的比武場上不見影子。

當武藏到達水邊時，小次郎亦已抵達。

看準距離後，小次郎掃動三尺一寸二分的竹竿。

瞬間，武藏似乎被淒厲的刀風掃及，跳向波浪翻動的海面。

摒息以待的長岡興長及其隨從，實在難以了解為何武藏會選擇影響活動的水中。

小次郎亦無法看清武藏的戰術，只是大踏步把右脚浸在海水中，擺出虎切刀的架勢。

「來呀！宮本武藏！」小次郎大喊。

武藏的膝蓋以下浸在水中，盯視小次郎。

自雙眼所射出的光芒有如冰塊般冰冷。

右手所提的木刀有二尺餘浸在水中。

「……」

「……」

彼此之間保持沈默。

二人絲毫不動的對峙，其中的時間幾乎可從一慢數至十。

最後小次郎放下高舉的竹竿，緩緩前進。

因為小次郎認為，此次對峙若他不動的話，武藏會站在水中等待。

而小次郎斬飛燕的本領根本不須用脚。

只要測好距離，把武藏置於刀圈內的話，小次郎自認絕對可勝。

因此，小次郎率先向武藏逼近。

武藏仍不動。

小次郎的步代小心謹慎，似乎在摸索水底一般，慢慢走入海水中。

終於把武藏置入刀圈內。

——勝敗即將決定了。

小次郎的眼光發亮。

武藏仍然是面無表情。

小次郎舉劍大上段，與武藏舉起膝下浸濕於水中的右脚幾乎是同等。

小次郎沒有發覺到，在武藏的前面有一塊幾乎露出海面的岩石，這一點可說是小次郎的疏忽。

瞬間，當武藏站在岩石上之時，小次郎對其龐大的身體當然會感到一股壓迫感。

小次郎突然察覺出自己處在不利的立場，爲了除去此念頭，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站在岩石上的武藏由上往下砍。

就在此時，武藏踢動岩石，把六尺之軀縮爲三尺餘，凌空躍起。

刹那間，武藏額上的紅頭巾被砍斷。

「啊！」裁判席的長岡興長忘我的站起。因爲他以爲頭巾被砍斷即表示頭蓋已被砍破。

但是，凌空跳起的武藏仍降至水中，沒有倒下。

三

身穿猩猩之緋無袖短外掛，站在水中，背朝此方的小次郎仍然保持虎切刀的架勢，宛如化石般一動也不動。

當雙方互相背朝背，保持不動時，衆人都不禁懷疑：到有是否結束了呢？

所有的人難下定論，現場一片肅靜。

此時，武藏向前跨出一步。

同時，小次郎的巨軀緩慢傾倒。

比武終於結束了。

小次郎仆倒於海中，揚起水沫；自口中流出的血水逐漸染紅海水。

武藏並不回頭望小次郎，大跨步走向興長，行禮說道：「請轉告上卿大人（康之），此乃武藏僥倖。」說完，不待興長的回答，逕自離去。

跳上在島的東端海邊等候的伊織與妻六的小船時，武藏才深深呼吸著像人的氣息。

「太精彩了！」妻六以槳撞擊松樹幹，推出小船，邊說道，武藏却無回話。

伊織默默注視武藏。

即使不問，妻六亦知武藏將前往小倉城下，所以向東划去。

但武藏却命令道：「妻六，回下關去！」此時，武藏才察覺到自己右手仍緊握著爲他帶來勝利的木刀，立即丟向波浪中。

「我擊敗佐佐木小次郎了……」武藏呢喃著。

「是的，你勝了。不久，宮本武藏將成爲日本第一的劍客。」妻六說。

潮流又改變了，妻六必須使盡力氣划船，但他一點不以爲苦。甚至他想開懷唱歌。

伊織則不同，不曾對師父說出賀辭，只是一味保持沈默。

「伊織……」武藏仰臥，叫道。

「在！」

「你依我的指示行動，然而你似乎不太服氣。」

「沒什麼，我只是認爲若是我的話，決不會使用此種計謀。」

「你是說洗心洞幻夢的劍術根本不須用策略？」

「是的。」

「這只是你的看法。我爲了要擊敗佐佐木小次郎才使用計謀。若是公平比武的話，或許我會敗在小次郎手中。」

「或許並非如此。」

「該贏就贏，有何不同，這是宮本武藏的戰術。」說完此話，武藏閉眼。

最後

一

在炎熱的天氣，阿吉獨自專心在田中除草。

對農夫而言，除草是最辛苦之事。阿吉留守新免家，並不需要除草，但她在距家三百公尺遠的二畝田中，獨自插秧、除草、收割。

她的期望是，當主人武藏回來之時——或許有一天會回來，能吃到自己親手耕種的米飯。

她專心工作，直達畦道時，擡頭深吸一口氣，突然看見桑田彼端，有位戴笠者走在小路中。

阿吉不禁驚叫：「武藏！」，隨即發覺是認錯了。

「是我！」掀開斗笠，露出笑臉的是伊織。

「眞快，距上次來此已過了八個月了。」用晚餐時，伊織說道。

伊織在安藝與武藏分手。武藏是應福島正則之邀，前往廣島城逗留數日。

伊織爲了祭弔幻夢的週年忌日，欲回伊賀上野山中的「洗心洞」。

武藏在安藝與伊織分手時，命令伊織：「到我家中等我。」

對武藏而言，繼佐佐木小次郎之後的對手是伊織。

比武地點大概就是武藏出生之地美作國吉野宮本村。

伊織當然不會將此事告訴阿吉。

他希望在武藏回來前，能享用阿吉特意準備的食物，度過幾天平靜的日子。

「武藏一定會回來？」阿吉聽伊織說完時，半信半疑的再次追問。

「一定會的！」伊織點頭。

「上次——五年前他回來時，甚至不留宿一夜即離去，此次你也來了，他大概會多住幾天。」

武藏擊斃細川家劍術教練佐佐木小次郎的消息，在不到十天之中，即傳抵宮本村，使當地人雀躍不已。

「武藏果然依約成爲日本第一的劍客！」

這一天，宮本村的人全部聚集於無想寺，飲酒、唱歌以慶祝武藏的勝利。

無想寺的觀道已去逝，由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和尚擔任住持。但連他也喝得爛醉如泥，當衆表演京都最流行的念佛舞。

只有阿吉沒有參加慶宴。

雖然她對武藏的獲勝十分欣喜，然而最令她關心的是武藏何時回來。

既然成爲日本第一的劍客，定有許多諸侯爭相延聘。若武藏被某諸侯延聘的話，將永遠不會回家鄉。阿吉對此最感不安。

雖然伊織說「一定會回來」，阿吉仍難以相信。

「一定會回來！」

當伊織看著阿吉注視遠方，自言自語的情景時，不禁在內心呢喃：「眞不願意在她面前與師父比武。」

二

武藏回到宮本村是八日後之事。

用完晚餐約過一個時辰後，突然自後院的井邊傳來水聲。

「什麼聲音？」阿吉悄悄自後門窺探，月光下，有個強壯的裸體正在沖水。是武藏。

穿好衣服，走入客廳，武藏的第一句話是：「拿湯飯來！」

伊織注視快速吞下湯飯的武藏，滿臉狐疑問道：「叔叔與你分手了嗎？」

「妻六死了。」

「啊？」伊織詫異不已。「爲什麼？發生了什麼？」

「進入佐用官道時，自森林射出數十支箭，妻六爲了掩護我，被箭射死。……突襲者是小西行長的舊臣小西與五郎及其手下。……小西與五郎已被我殺死。」

「……」伊織回憶起小西與五郎的可怕面貌。

他可以想像出小西與五郎一行人，化成復仇之息突襲武藏的情景。

武藏的左肩、左手及左腿都負重傷。

——好心腸的叔叔竟然死了！

伊織內心感到一陣疼痛。

然而曾經對武藏忠心耿耿的妻六，爲武藏而死的凶訊，若非伊織問起，武藏可能不會提及，由此點即可知道這位劍客的體內到底流著何等冷酷的血液。

「伊織……」武藏並不看他。「明天跟你比武，我想看看你的二天一流。」

「可是，師父還受傷。」

「別擔心。……我想知道你從洗心洞幻夢學到的正統劍術。」

伊織聞言，睜開雙眼，想說話又無法啓齒。

「遵命。」伊織答應。

這一天自清晨即十分悶熱。

用過早餐後，武藏深居房內。

伊織在廚房的爐邊靜待武藏。阿吉停掉田裏的工作，做起室內工作。但不論做什麼，內心都是一片空虛，徬徨不安。

武藏出現時，已是午時刻。

「伊織，到院子去。」

「我不想在院子比武。」伊織說。

「爲什麼？」

「我不想讓吉姊看到。」

「好吧！到我年幼時練武的深山。」

阿吉自門後窺探二人遠去的背影，以含悲的眼神默默目送，輕輕合掌。

武藏的腰間佩著長船祐定。伊織提著二把來此之後才削造的細身枇杷木刀。長的是二尺六寸，短的是一尺八寸，比當時的木刀各約短一尺。一般的木刀形狀與劍相似，刀鋑細，刀刄寬，具有彎度。但伊織的木刀沒有彎度，渾圓有如棍棒。

離家時，武藏曾經一瞥此二把木刀，却沒有說話。

走過梯田小徑，墓碑散佈的廢寺房，再經過桑田的斜坡之後，即到達武藏年少時遍擊過的赤松林。

這裏的風景與二十年前完全一樣。

二十年前，辨之助與養父，亦是殺父母之仇敵平田無二齋在此打鬪。無二齋被辯之助踢落斜坡的岩石壓斃。

這裏的赤松因被辯之助遍擊，大半已成枯萎，又受到當地人砍伐，而成爲一大片空地。但到處留有未完全砍斷的殘株。作爲比武場地不利於移步。

「擺出架勢吧，伊織！」武藏催促著。

「是！」

伊織提著大小木刀，輕觸地面，泰然自若地佇立。

「這就是架勢嗎？」

「是的。」

「……」武藏拔出長船祐定，舉劍上段。

武藏與伊織相距四步對峙，雙方皆不動。

無風，只有蟬聲不斷。

武藏看見伊織的架勢時，立即得知他的快斷本領如何？

大小二刀頹然垂下的架勢乍看之下似乎毫無防備，却可知道其由下往上砍的速度驚人，所以武藏舉劍上段。

若武藏棒劍與眼睛呈水平的話，往下砍必須二拍，而伊織只消一拍，當然是後者較佔優勝。

所以武藏舉劍上段是當然的架勢。

而且，這是一次必須由武藏先攻的對峙，伊織只是靜待。

三

大約半個時辰的不動架勢，雙方只是互瞪，在炎陽下，兩人的額頭皆無汗水。

身體與劍皆溶於眞空中，只有眼睛散發光芒。

最後，由武藏首先逼近。

伊織配合其動態，以相同的步伐後退。

武藏的移動正表示他將動手。

武藏看準距離出劍的話，伊織必會以木刀加以架開，再用另一把木刀攻擊。

上次武藏在看到備前長島看到海盜群的屍體，即已了解伊織的快斬火候。

武藏是否已胸有成竹，可以擊敗伊織的二天一流呢？

武藏前進，伊織退後。

伊織首先不再後退，因爲他的背部已融及枯萎的赤松。

若向側方移身，必使自己的立場轉爲不利，而武藏必不會放過此一漏洞。

武藏逼近，已完全看準距離。

但是，爲知爲何原因，武藏並未出擊，舉劍上段的架勢僵硬於空間中。

——爲什麼呢？

伊織的腦海裏像飛鳥般，閃過一絲疑惑。

流逝的時間約可從一數到十。

瞬間武藏腳尖頓地。

但是，他並非正面砍來。

一道刀光朝伊織的頭頂橫掃而過。

伊織在本能的反應下，使出眼力無法捕捉的快斬。

假如伊織不動，武藏的利刃大概只會空掃過伊織的頭頂。

當伊織察覺此點時，武藏已以劍爲杖，佇立不動。

他的眼光仍投向伊織的雙眼，不過，其上半身却已逐漸癱患下來。

伊織的右手可以感覺到長木刀擊中武藏頭蓋的應手感。

——難道宮本武藏這位劍客也會故意被擊敗嗎……？

伊織茫然的看著武藏倒地，皺眉。

這個疑點馬上就解開。

伊織正跨出一步，想靠近武藏時，才發覺自己腳邊有一條被砍斷的蝮蛇。

伊織毫不知情，以爲師父將施用意外的劍法，才出刀將其擊倒。

「師父！」伊織拋掉雙劍，抱起武藏。

當武藏被抬回放在阿吉正在等待的家中時，才蘇醒過來。

武藏立即起床。却面無表情，似乎毫無頭部被擊中的痛感，而且雙眼呆滯。

後記

從這天起，宮本武藏的決鬥者生命就此結束了。

爲了砍殺襲向伊織的蛇——或許可說是師父救徒弟，亦即武藏已是位稍具人性之人——武藏被擊中腦蓋，而喪失正常的意識。

假如不被伊織擊中頭部的話，武藏必會再進行留傳後世的大比武。

約經月餘，痴呆的症狀即已痊癒，但是却再也無法使武藏恢復往常的無比鬪志。

換言之，他已變爲一位普通人。

武藏的壯年至晚年，被人流傳許多軼事，其實都是後人杜撰的。其實自此以後，武藏不曾拔劍，過著無爲的生活，晚年成爲移至肥後熊本的細川忠利的食客，獲祿三百石，逝於六十二歲。

五十歲以後，頭腦逐漸瘋狂，六十歲時，深居熊本郊外金峰山中的靈嚴洞，孤坐如仙人，逝世時無人知悉。

武藏所著的劍術書籍相傳有「兵道鏡」、「三十五個條」、「五輪書」、「二天一流兵法序論」，還有自戒之書「獨行道」；事實上，完全是其養子宮本伊織所著。

由於是伊織代寫而成，故「五輪書」中才有以下的文章。

「我早年傾心劍術之道，十三歲首次與人比武，擊敗新馬流的有馬喜兵衞，十六歲擊敗強勁劍客但馬國秋山，二十一歲上京，尋覓高強的比武對手，凡比武未嘗敗過。此後，遍訪全國各地，進行六十餘次的比武，不曾失利過一次。時年是十三歲至二十八、九歲之間。年越三十之後，眷顧以往，領悟出窮極武術非爲求勝。劍術另有巧妙之處，皆因有違天理或劍術不足，才難以領悟其中道理，當余朝夕勤練，即將接近武術之道時，已年近五十。此後無路可尋，虛度光陰。若劍術之利爲諸藝諸能之道，則萬事於我如師匠。」

仔細咀嚼此文章，即可一眼看出並非出自武藏之手，只有養子伊織才能寫下此種文章。

若武藏沒有失去決鬥者的鬪志的話，只要參加大阪的「冬之陣」或「夏之陣」，必有一番非凡的作爲。然而目前却無這方面的記載，由此足以證明他已是一位幾近廢人的劍客了。

若是眞正的決鬥者的話，在船島與佐佐木小次郎比武之後，應該仍會繼續比武。但武藏自此以後却不曾再比武過。儘管他曾經是天下一流的武術者……。

只爲了一條蛇，就使武藏喪失決鬥者的資格，只留下令人懷念的劍名。

以三十歲爲界，往後的三十年間，武藏在緩慢的悲劇中結束生命。

他的養子宮本伊織將其劍名事蹟記錄下來以留傳後世，才使我們能夠認識宮本武藏這位最具代表性的劍客。

決鬥者宮本武藏

譯　　者：張　豐　榮

出 版 者：博聞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2422 號

打　　字：正佳打字排版公司

總 經 銷：滿庭芳書局

地　　址：北市遼寧街 124 之 1 號

電　　話：713-2963

郵政劃撥：533319 郭林宗帳號

印 刷 者：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9-4208　305-4975

定　　價：上下册一套 8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